百態人生

麗璧軒隨筆（卷一）

盧國才 著



3 1761 1192803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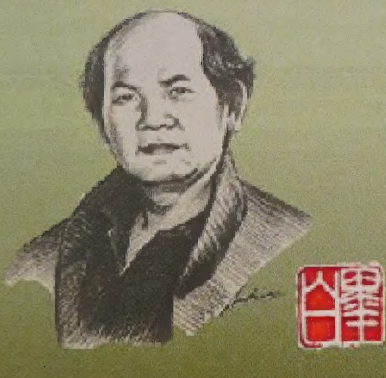
A_HK

利銘澤典藏
RICHARD CHARL... L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JUN 1 2 2026

麗璧軒隨筆（卷[illegible]）

百態人生

盧國才 著



《麗璧軒隨筆》卷一

百態人生

盧國才　著



作者簡介

盧國才，筆名白墨、盧茵，1953 年 5 月 19 日生於柬埔寨金邊。潮州人，祖籍廣東揭陽。於金邊端華中學接受中文教育，1970 年柬埔寨發生政變後到越南西貢，開始為《遠東日報》投稿；1974 年定居泰國曼谷，為多家中文報紙撰稿。1980 年移居加拿大，40 多年來一直為各報社寫稿。1996 年開始於《華僑新報》每週一篇撰寫《麗璧軒隨筆》專欄，25 年來已累積逾 1150 篇；1997 年參與創立魁北克華人作家協會並出任副主席；1999 年參與創立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擔任《詩壇》主編，每週一期，22 年來累積逾 975 期，從未中斷，發表各家詩作約三萬首。曾出版《泣歌》新詩集、《無墨樓吟草》、《無墨集》(隨筆)和《白墨詩詞集》，並為詩壇主編兩冊《滿城賡詠集》和多種個人詩集。2010 年獲美國世界藝術文化學院頒榮譽文學博士學位。2018 年麥基爾大學英語系畢業。

《無墨樓・麗璧軒》博客：http://www.kokchailu.com/

《麗璧軒隨筆》卷一：百態人生(100 篇)

目　錄

許序……6

曾序……8

祝賀白墨先生《麗璧軒隨筆》專欄文章 1000 期(敬家駒)……10

詩詞饋贈(許之遠)……11

詩詞饋贈(譚銳祥)……16

詩詞饋贈(劉家驊)……21

詩詞饋贈(左永強)……26

賀詞(余良)……26

自 序……27

名家……29
面子……30
廢話……32
賣文……33
真話……35
無奈……36
面具……38
緣份……40
容忍……41
懷舊……43
餐桌……44
名銜……46
無求……47
牢騷……49
名氣……51
命運……52
隨緣……53
無爭……56
應酬……58
消費……60
真情……61
假如……64
見識……65
等待……67
生死……69
淡化……71
百態……73
秘密……75
雜想……77
放假……79
浮生……81
睦鄰……83
過甚……85
代溝……87
節奏……90
薰染……92
感言……94
獨白……96
紅塵……99
溝通……101
熱話……103
話題……105
受騙……107
糊塗……109
感歎……111
遺憾……114
住院……116
速寫……118
偶感……120
感慨……122
炎涼……124

老外……………………127
雜思……………………129
尷尬……………………131
真偽……………………133
心語……………………135
取捨……………………138
遷居……………………140
園藝……………………143
成功……………………146
碎語……………………148
閑聊……………………151
求醫……………………154
漫語……………………156
理想……………………158
權益……………………161
世俗……………………163
角度……………………165
矛盾……………………167
認命……………………169
錢財……………………172
時運……………………174
苦樂……………………176
凡人……………………179
享福……………………181
小別……………………184
插曲……………………187
泛言……………………189
隨筆……………………191
證件……………………195
珍惜……………………197
鐵證……………………199
流毒……………………203
夢想……………………206
相對……………………208
感悟……………………210
精彩……………………212
感喟……………………214
感觸……………………216
得失……………………219
投訴……………………221
敢言……………………223
沉思……………………225
烏龍……………………228
世事……………………230
百感……………………232
冷言……………………234
感受……………………236
心境……………………238
休假……………………241

許　序

余生於鄉野之邑，長於耕讀之家。祖族分家聚村而居，家有藏書之閣層；村有同房之書屋。以鼎革之後未久，宿儒之遺老尚存。余當年入學，執教鞭者多為此輩。二年級學「串句」；因母親不識字，家書例遵父命由我寫，不識之字，在覆信時代填入，並示修改。由是接觸文事，比同齡同學較多。三年級開始選讀《古文觀止》，由村中秀才授課，重在「認字」、「背書」；至小學畢業，四年間所讀近百篇、能背者亦數十矣。余國學基礎之奠，或在此乎！鄉野無聊，常上閣樓讀家藏本。歷朝演義之章回小說如《精忠岳傳》、《楊家將》諸如此類歷史小說：如《三國演義》等；《西遊記》、《聊齋誌異》等和「平江不肖生」之《江湖奇俠傳》，亦在小學時代讀到。個性好文，亦喜與詩文同好者為友，至老未改。

與國才君結交逾三十年矣；其不恥下問，孜矻於詩文或有過之。當年英歲之日，而今接近古稀。尚孝心長懷父母，信義不遺師友；傳承故國文化。余未聞土生土長之海外華裔，刻苦自勵有如此者；仁人志士襟期，淑世可風矣。近聞其將年來文稿千篇，以文集分類付梓，問序於余，固不敢辭也。

國才以主編縱攬加拿大魁北克詩壇編務至今，已逾二十年矣。其個人詩詞集早已傳世；今始出其文集叢書，可知其慎重於文。余讀有清一代桐城派之文壇領袖：姚鼐惜抱先生在《復魯絜非書》：與文友「嘗論古今才士，為古文者最少，苟為之，必傑士也，況為之專。」「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佈置取捨、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余重修此篇，再讀姚公著之《古文辭類纂・序》(共四冊)，斷言：「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者，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為道也。」謂文亦可以載道。又恐今人讀或亦不解；姚所謂「當」，在《復魯絜非書》：「陳義必明“當”」，乃為文能確「當」、明「當」表達所言之「意象」。所以，姚說：「於古雖遠，亦無礙為至文。」即其所謂「文無古今」。因此，國才不論用何文體，只要能確當表達，便屬至文。叢書範圍既廣，作者因應範圍，行文適切，表達確當。

余讀《考正古文觀止》，從《左傳》「鄭伯克段於鄢」，至明代張溥「五人墓碑記」，凡二百二十二篇，「文起八代之衰」之韓文公個人佔二十四篇，佔篇超過三千年入選作者十分之一；當然可以代表中國古文體(文體之一)首席作家。韓愈生在盛唐之世，較魏晉約後五百二十五年。「五四新文化

運動」以後，白話文盛行，當是近世崛起之主流文體，惟至今少有可背誦之文；梁啟超之「飲冰室」又一文體(其他尚有少數未顯之文體)。可知作家求名豈易為，至文豈易作！國才致力於文，以其毅力才調，而終將悟於為文之道，余不疑焉。既為其文集作序，對於文事，願將個人所悟，若有助於國才之讀者對其了解，則亦符讀其文應知其人也。



國才對韓文公《師說》，身體力行。《師說》：「師道之不傳也久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無常師。」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於文集中，見事師多篇，而其歷練已數十年，尚不斷求學、求悟，余多見矣。有賢於其師又豈止一端？而尚不恥下問，其得韓文公精要矣。

國才歷數十年於文而不稍懈；亦是韓愈《進學解》之精要：「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余嘗言，疑為思之始，是入悟之門；是長進也。未及其一旦消毀之為害大也。「隨」：因循也，韓愈以為因循苟且，「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未將精要表達出來；「文雖奇而不濟於用」；不切實用也。「行雖修而不顯於眾」，乃謙德不及於眾。國才敬業而樂群，忍讓而無怨悔，孜矻於文者數十年；《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豈只於詩文獨樹一幟而已。謹序。

許之遠 寫於中華藝文書畫館

二零二一年五月廿二日

曾 序

國才出書，是端華同學中的喜事。他邀請老師寫序文，是尊師重道的體現。

我和國才的師生緣，始於柬埔寨金邊端華中學，但我不是他的班主任，只是代課老師；他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是陳綠波，當時因病告假，我就代了幾堂課，還依稀記得，就教過他們班一篇袁鷹的《青山翠竹》。1970 年，柬國風雲突變，師生各散天涯，十三年後的 1983 年，我們在愛民頓重逢，延續了因戰火中斷的師生情緣。

猶憶 2004 年拙著《紅楓片片情》一書出版，國才從打字、排版、校正、插圖到作序，全程負責。如今他出書，我們倆卻幫不上忙，甚感內疚，唯有寫篇序文，給予精神上的支持。

國才從《麗璧軒隨筆》專欄 1996 年開筆，我們就一直在關注。每次完稿，還未寄去報社，先傳給我們閱讀，在文章未見報前，我們已經是他的第一批讀者；所以，這廿五年來，他的一千一百多篇隨筆，我們一篇也沒有遺漏過。

國才的專欄隨筆，寫的都是他身邊每天發生的芝麻小事，雖然瑣碎，但全部來自生活，始終貫穿一個「真」字。蘿蔔青菜，各有所愛，有人喜歡長篇累牘的大文章，有人獨愛清新簡短的散文隨筆。國才的筆下，信手拈來，都是文章，從社會萬花筒、人生千百態，到感言心曲，墨客情懷；從雲煙往事、人海泛舟，到遊蹤閱歷、世事風雲，有情繫書樓的雅致，有麗璧晚晴的悠閒。他敘述的小故事，文筆流暢，思維清晰，情節感人；從不嘩眾取寵，憑空想像；沒有矯情做作，誇大其詞；絕無故弄玄虛，標新立異。讀他的隨筆，清淡如白開水，優雅若山水畫，平鋪直敘，從不說教，從小處悟出大道理，從平凡處發現疑點，細膩描繪，和盤托出，只寫實情，不加評論，留下空間讓讀者去思考，是非對錯，自有公論。

這些文章，大多數不是在書房寫下，而是在工廠休息用餐時，在塵粉滿佈的吵雜車間裡，在汗水濕透的高溫鍋爐邊。即使在旅途中，在工傷住院期間，在家療傷，在醫院候診室、機場、火車站，他都可以隨時寫稿，風雨不改，數十年如一日，貴在堅持，這種恆心、耐心、毅力、韌力，令他闖過一個又一個難關。他經歷過大起大落，從人生谷底到平步青雲，從結束五年成

衣廠生意進入藍領勞工市場，到成為家傳戶曉的詩人和專欄作家，他的隨筆，就是一篇篇回憶錄，見證了他一路走過的人生坎坷歷程。國才來加拿大逾四十年，逆水行舟，一步一個腳印，從艱苦歲月走出來，除了培育兩個女兒成材，自己也一直積極求知自學，從未放棄，從不氣餒，晚年退休後還在麥基爾大學上課，成為班上最老的學生，並獲得英語專業文憑。

把想說的東西寫出來，刊於報端；將發表過的文章輯成書，結集出版，這就是文化傳承。如今，欣悉《麗璧軒隨筆》文集即將問世，而且一連推出八卷，真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也！可喜可賀！作為老師，能有這樣出色的學生，套句文言文：「與有榮焉」。謹序。

曾任歐 於亞省愛城

二零二一年五月卅一日



祝賀白墨先生《麗璧軒隨筆》專欄文章 1000 期

《華僑新報》「海闊天空」專欄作者：敬家駒

本週，白墨先生在《華僑新報》上撰寫的《麗璧軒隨筆》專欄文章，正好是第 1000 期。

從 1996 年 9 月 20 日到 2018 年 4 月 26 日，漫長的 22 年時間，任憑歲月風雲變幻，不變的是白墨先生筆耕不輟，每週一篇，從沒停止。加上《華僑新報》不忘初衷的支持，二者相得益彰，成為蒙城華語文壇的一段佳話。

筆者定居蒙特利爾將近 10 年，閱讀中文媒體和中文專欄，是伴著白墨先生的文章和組稿的詩詞度過的，白墨先生以其幾十年如一日的堅持寫作以及對古典詩詞藝術的巨大投入和熱愛，事實上成為了蒙特利爾乃至海外中文媒體界的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

白墨先生《麗璧軒隨筆》專欄文章，立意簡潔並不失深刻，觀點獨立卻沒有偏激，看似天馬行空，實則緊扣主題，近這幾年隨著歲月的沉澱以及閱歷的磨礪堆積，他的文章和立意更有爐火純青、登峰躍進之勢頭，逐漸形成了自己厚積薄發在歲月感悟之外，嬉笑嘲諷於針砭時弊之中的獨特寫作風格。

觀點獨立，不受掣肘和任何政治勢力的籠罩和顧忌，是白墨先生文章最為可貴的閃光點，也讓他的文章具有了無窮的生命力。獨立的個人精神世界才能創造出真實的寫作個人，白墨先生就是這方面傑出的代表，他的文章取材廣泛，古今中外，包羅萬象，沒有禁區，沒有死角，褒獎和批評依客觀事實為依據，歌頌或譴責憑普世價值為準繩。像刊登在 2017 年 6 月 8 日《華僑新報》第 1372 期上的《知己》這篇文章，白墨先生以其淵博的歷史知識，獨立敢言的獨特風格，辛辣地嘲諷了上個世紀那段荒唐的中蘇歷史人物，文章僅僅圍繞知己這一主題，暴露了一些偉大人物如何對待「革命知己」的真實面目，尤其落筆在一張印有四位前中國國家領導人浮雕像的百元人民幣上，迅速生動地勾勒出那段哭笑不得的歷史歲月。

題材真實，又經過作者生活閱歷的積澱和提煉，是白墨先生文章的另一特點。白墨先生逃亡於上個世紀的赤柬動蕩，來加拿大後長期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工作，可以說是一個自食其力、艱苦奮鬥的移民典範和楷模。但長期的體力勞作也嚴重損傷了他的身體健康，其刊登在 2017 年 7 月 27 日《華僑

新報》第 1379 期上的《維修》讀來使人潸然落淚，白墨先生以看似輕鬆實則隱含無盡心酸的筆觸，訴說自己身體在提前病退之後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於無聲處之中，告訴了我們，特別是新移民一個淺顯的道理，保護好自己，尤其保護好自己的身體健康，是最為重要的事情。

白墨先生還是一個認真負責的評論作家，他特別注重文章論點論據的準確真實，其發表在 2018 年 4 月 19 日《華僑新報》第 1417 期上的《言責》這篇文章裡，白墨先生鄭重地寫道：寫東西要向讀者負責，首先要向自己負責。把錯誤信息傳達出去，貽害後人，罪不可恕。他繼而在文中舉例上世紀 50 年代末中國大陸畝產幾萬斤的謊言鬧劇並總結告誡說：隻手遮天，欺名盜世，白紙黑字，欲蓋彌彰，相信誰也抹不去，言責，對於新聞工作者就更加重要。

可以說白墨先生幾十年如一日的筆耕不斷和組稿詩壇，是他和一大批熱愛中國古典詩詞的詩人和詞人以及《華僑新報》這個媒體共同造就的一個罕見的海外文化現像，延續至今，憑借《華僑新報》幾十年的刊印發行已經成為一個堅持傳承中華文化的傳奇。

他們所共同傳遞的：獨立暢言，兼容並蓄，鍥而不捨，堅持傳承的真正中國讀書人的精神，將隨著歲月的衝刷，越來越煥發出耀眼的光芒。

(「華僑新報」1418 期 2018.04.26)

詩詞饋贈

許之遠

讀白墨賢棣「無墨集」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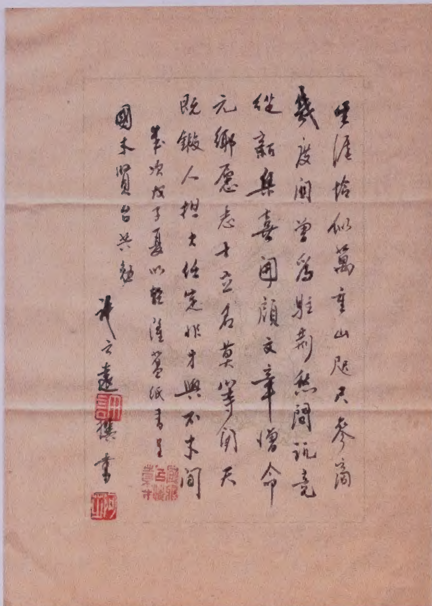
生涯恰似萬重山，咫尺參商幾度關。

曾為駐荊愁問訊，竟從新集喜開顏。

文章憎命元鄉願，志士立名莫等閒。

天既鍛人擔大任，定非才與不才間。

(1999.11.19)



訴衷情近

——記與白墨弟妹諸姪相處場景，並送詩豪先生歸國。

端陽客里，落葉先塋未掃。歸來念念良朋，尚幸碑人俱好。樽酒燈前揮筆，點染童心，看我書行草。

誰言老，猶是當年國寶。不甘棠後，半醉批詩稿。憐同道，竟遺憾也，相逢正待，別時難了，望碧空飄緲。(2001.07.27)

青玉案

——白墨「師緣」寄覽，棖觸予懷，覆書已過眠時，不寐成此卻寄。詞中「天問」，屈原著，意在問天也。

孤燈對卷憐君苦，正夜靜、瀟瀟雨。記得當年曾告汝：字傳因黑，詩窮招侶，況已無科舉。

世間情義崎嶇路，綵筆縱橫破於素。嘗對梅花添幾許，點紅催旺，補題圖富，天問為君訴。(2004.09.03)

白墨賢弟來舍小住遣興留念

一簾風月隨心賞，

萬卷詩書照眼明。

(2005.01.07）

賀白墨賢台獲頒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並序)

詩人重嚶鳴，是「世界詩人大會」集敘之所由也。易地而設，在廣求世界詩人之聚也。然必以組織而能傳詩教於久遠；故大會有「世界藝術文化學院」之設於美國，作詩學之學術機構，旨在扢揚詩教、傳承詩學也。對兩者有重大貢獻之詩人，得經大會推薦，而作品能通過學院之評審，得頒予榮譽學位。白墨盧國才君，孜矻於中國詩學三十年，主編「詩壇」傳詩教亦十年矣。今經大會推薦，作品經學院評審通過，頒予最高榮譽文學博士學位。連同德國名詩人兩人，將於應屆大會開幕典禮中頒授。噫！忝為「詩壇」盟友，與有榮焉；是為序。

亡家怙恃尚誰依，孤雁失群帶箭飛。

一別湄河過佛國，回聽社鼓對斜暉。

曾經小厄人生路，已卜中年錦繡扉。

今日名場償夙願，登高有伴賞晨晞。

註：「社鼓」「斜暉」，家山變天衰敗之景；「錦繡扉」光舊門楣也。「晨晞」乃旭日初昇之象也。(2010.09.24）

賀《詩壇》主編白墨載譽歸來

卅年孤鶴唳天聲，始解離騷出屈平。

疑是夙緣因舊約，不關風雪阻前情。

花蓮紫綬詩壇上，江陌芙蓉秋後榮。

朗朗乾坤中午日，坦途無復一山橫。

註：余與主編論交風雪無阻三十年，今喜見在花蓮大會上獲頒紫綬之照。與名家司馬中原、劉國松等同席，百歲功名如日之中午耳！謹賀！
(2010.12.17）

近問主編錦榮君事隨手柬贈

摩頂何曾禿，皺紋添幾簇。

當非少年郎，未肯稱耆宿。

忽登師公壇，驚心名姓錄。

重頭翻頁扉，衣錦早榮歸。

謙德署後學，時年逾古稀。

自負有雙眸，知君今反樸。

衣襟帶晚晴，好水好山谷。

出門帶詩囊，歸來細細讀。

(2011.03.18)

詩人會議即景

一

一水江流旅舍蟠，浮禽釣叟守竿欄。

斜暉旭日不殊景，偶落吟聲起小瀾。

二

焚膏煮字豆鐙殘，叩鍵憐君敲髓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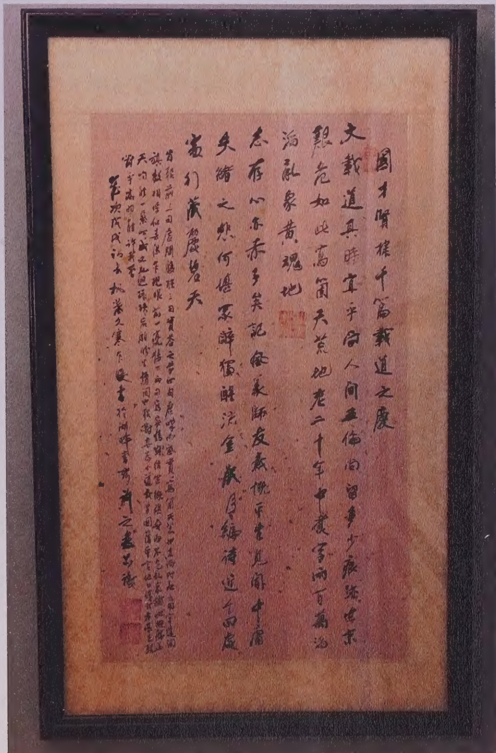
爾為詩壇疑賣命，誰憐未老已精殫。

註：白墨竟夜為詩壇出刊不寐感錄。(2011.09.02)

賀國才賢棣千篇載道之慶(賀聯)

文載道其時宜乎？問人間五倫，尚留多少痕跡！末世艱危如此，寫箇天荒地老；二十年中，煮字兩百萬，滔滔亂象黃魂地。

志存心亦赤子矣！記風義師友，感慨平生見聞，中庸失緒之悲，何堪眾醉獨醒；流金歲月，編詩近千回，處處行藏麗碧天。(2018.04.26)



北上掃墓，夜宿白墨主編府第

重臨策仗認時容，脫帽蒼苔上禿峰。

猶記當年歲正茂，談詩輒醉五更鐘。

註：兩年不見，余策杖而行矣！重見脫其帽視之，不宜註？主編亦大笑。(2018.11.22)

詩詞饋贈

譚銳祥

賀麗璧軒二百刊期

詩文卓茂建奇功，新舊詞華臻古風。
白雪紅楓供雅詠，翠松健柏蔭蔬菘。
連篇累稿蘭臺內，萬卷軒藏麗璧東。
二百刊期皆上品，鳳毛麟角報壇中。

(2000.07.28)

敬祝麗璧軒三百佳期

軒昂璧麗儲盧篇，楮墨硯池匯百川。
苦學尊師名望顯，勤耕重道樂陶然。
文章有種承先緒，絕藝超凡得自天。
三百刊期今已現，吟身珍惜早安眠。

(2002.06.28)

麗璧軒隨筆四百期回顧

耕耘麗璧美軒收，四百文期墨跡留。
博學胸懷欽倚馬，經綸腹滿羨鰲頭。
含茹忍辱扶貞節，勵志圖存護硯儔。
回憶當年遭毒詆，筆槍力敵偽端讎。

(2004.06.04)

謝白墨五載主社

感君勞苦見情真，伏案編排夕至晨。
繼晷囊螢詩社旺，焚膏映雪己身辛。

薪傳海宇吟爐燄，砥礪滿城騷筆親。

五載幼苗沾雨露，一朝花發喜逢春。

(2004.11.05)

謝白墨六年主編不倦

廢寢編修夕繼晨，騷壇沾雨筆花珍。

忘餐不愧灌園子，抱恙甘為護社人。

桃李成蹊揮汗水，綣緗滿架盡經綸。

六年忽覺春婆夢，醒後詩儔擇句申。

(2006.01.06）

盼白墨主筆康復續耕麗璧軒」柬全體會友

白墨主筆邇因積勞成疾，擬結束《麗璧軒隨筆》專欄，敬請詩友撰詩詞挽留。

晴空霹靂駭聽聞，十二年間喜氣芬。

麗璧耕耘憑獨手，詩壇碩果澤吾群。

忘餐主社知君倦，抱病為公體力焚。

張健偕余祈早復，更求會友挽斯文。

(2007.12.14）

《麗璧軒隨筆》復刊慶

欣聞《麗璧軒隨筆》專欄將於 2008 年 1 月 4 日復刊，特以此律慶賀。

一色雲開見太和，詩壇麗璧合高歌。

言詞百萬堪誰並？詩稿千期孰恨多？

藝海無波騷誼篤，文人有節免干戈。

明年正四軒欄復，戊子重溫鳩奪窩。

(2007.12.21）

《麗璧軒隨筆》復筆感言

枯木逢春麗璧軒，重耕舊圃夢猶溫。
縱橫妙筆驚天地，今古鴻詞動客魂。
有價文章頻問世，無端歲月近黃昏。
十年築舍空餘力，忍見荒涼草掩門。

(2008.01.04)

麗璧軒七百期感言

萬象包羅麗璧軒，縱橫偉論駭天人。
茹今含古驚司馬，引外惠中仰鬼神。
不怕強梁恣彩筆，敢言直罵不締秦。
頻年檀板唱酬合，無奈耆頤憶力貧。

(2010.04.30)

賀白墨獲文學博士學位

童年怙恃失無依，戰鼓頻傳矢亂飛。
枵腹潛逃留賤命，隱身偷渡趁餘暉。
飢寒渴飲啜牛血，夢寐難眠臥柴扉。
此日天晴雲路現，庭園喜見曙光晞。

(2010.09.24)

賀白墨榮獲名譽博士學位

十年窗下無辜負，一舉成名天下知。
自古英雄先受苦，由來雅士後矜持。
傳薪海宇傾餘力，服役詩壇節食馳。
博士銜封終得實，騷朋翹首賀良師。

(2010.10.01)

賀白墨君赴台北世界詩人大會拜領榮譽文學博士

韶華無辜負，世會有知音。

復古文風振，吟今情義深。

時人生涯適，國粹悉心尋。

十載寒窗苦，成名筆友欽。

(2010.11.26)

祝白墨君平安往台灣接領博士獎

蕪詞拙句壯君行，萬里無雲喜氣洋。

伏案潛修忘宿食，含枚忍辱覓騷糧。

文章有種流芳遠，假譽無聞中外揚。

十一年間窗下苦，榮膺博士賀聲狂。

(2010.12.03)

敬祝白墨君榮獲博士獎平安回歸

萬里遨遊冗務忙，休閒寢食迭無常。

身居異國思先緒，飄泊天涯念故鄉。

慧眼長明詩侶賀，吉人無恙美名揚。

勸君盡享旅途樂，獲獎榮歸友共償。

(2010.12.17)

賀白墨君獲錦榮歸

飲譽順風來，詩朋笑臉開。

虛榮殊不慕，國寶悉心培。

猶憶臥薪日，難忘嚐膽哀。

成名天下識，博士錦衣回。

(2010.12.24)

餞別白墨詞丈參加世界詩會

壯君行色我何辭，暴雨颱風自慎之。

萬里征鴻縱目送，千篇佳撰遠方馳。

良儔翹首倚閭望，筆侶心祈奪錦歸。

面壁廿年欣未負，題名金榜不需疑。

(2011.09.02)

謝白墨主編

富貴榮華隨世遷，詩詞經典代相傳。

韶光難挽長生壽，史冊能留不朽篇。

歲月無情嗟落日，桑榆既晚奈何天。

精疲力乏身心倦，感謝主編盛意拳。

(2012.12.07)

續謝白墨主編

朽腹蕪詞苦自持，蒙君指引補愚資。

天涯有幸逢知已，藝海無波謝友師。

歲月十三吟詠暢，華章逾萬雅音怡。

騷朋早退人垂老，黃卷長留光史詩。

(2012.12.14)

詩詞饋贈

劉家驊

次韻詩友贈別

雖未看君卻念君，凝望麗壁射朝雲。
虛心治學東西貫，滿腹經綸遐邇聞。
抬舉愚頑誠感激，潛藏睿智默耕耘。
今番野雀銜情去，暗禱書生更出群。

(2008.02.01)

念詩友

心懷西域神交友，慕戀廬君夢裏逢。
白首窮經顏益損，墨池隨筆色增濃。
詩侵麗壁高軒態，文炳書生磊落胸。
國粹發揚楓葉地，才華耀祖列奇峰。

(2008.02.22)

《麗壁軒隨筆》頌(鶴頂格)

慶賞華章滿地城，
賀君耿介不沽名。
隨時隨感頗多議，
筆引筆耕俱細爭。
六合乾坤今古事，
百年人物是非情。
雅言亮節公心在，
篇內長虹正氣盈。

(2008.04.11)

賀《無墨樓・麗璧軒》新網站開通

坐愛醉看楓葉赤，律宗杜甫傍元白。
詩壇廣益納賢才，網站開通迎博客。
筆傑閑愁自筆情，書生富樂惟書籍。
更隨時代做新人？文墨插圖真合璧。

(2008.12.05)

贈白墨

白也詩無敵手稱，
墨池畫有菊梅登。
精工莫不前人法，
神韻皆為後學繩。
功德歌行平仄事，
績謀格律是非能。
卓然北美騷壇獎，
著述豐隆更上層。

(2009.11.13)

讚《麗璧軒隨筆》七百篇二首

一

隨筆隨心七百篇，信人信手八方傳。
擲金詞賦迷鷹眼，攻玉文章映鶴肩。
正氣凜然驚魍魅，義聲傲矣樂忠賢。
嚴尊韻律防豪奪，呵護詩牢意志堅。

二

詩詞古韻四聲全，賦詠新文八米傳。

潔志談書歸正道，清心揮麈會明賢。

翩翻綵筆堪凌傲，芬馥蘭章信騁妍。

七步雄才情永結，百篇題品味長鮮。

(2010.04.09)

元玉奉和許老師暨賀盧兄榮冕(二首)

一

少年劫難失歸依，背井離鄉急踔飛。

忽歎危行傳母噩，俄驚怎奈報春暉。

悠悠歲月心仇恥，擾擾幽明夢扣扉。

威震文壇還宿願，盧家介福淚痕晞。

二

國難家傾奈託依，離愁別恨亂狂飛。

淒風寄柬迷津路，皓雪投楓透玉暉。

立足勞工開膽略，吟詩奮筆展心扉。

盧郎固有文華美，八米榮光映旭晞。

(2010.09.24)

抃賀盧國才君赴臺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頒發臨期上璧臺，

授權審議獲詩魁。

榮光漢語楓鄉地，

譽美盧家祖業杯。

文巧半生勝沈范，

學勤卅載媲歐梅。

博名為取吟壇樂，

士品元勳乃國才。

(2010.11.19)

《忽然人生——詩人白墨的回憶錄》讀後吟

一

白墨人生範世添，鑽研學問適觀瞻。

咳嬰喪父塵寰冷，少壯求知政局炎。

剎寺寒梅香始洌，廬山苦筍味終甜。

奮心不懈追玄兔，天道垂情獲步蟾。

二

白墨人生示墨林，無聞治學獻真心。

懸思石壓仍抽筍，遮莫塵埋總閃金。

毅力詩詞成至愛，凝魂韻律達知音。

業餘自屈藏書閣，樂在縱橫健筆吟。

(2010.11.26)

麗璧軒隨筆八百期感吟

八米盧郎八百篇，含章懷寶養心田。

忻懽擊壤歌平樂，隨筆無羈勝問天。

(2012.03.16)

喜慶八百篇

盧郎賦詠聚群賢，八拜之交十八年。

多少憂端因觸事，有無活理托吟箋。
人生尺寸分諸品，世態萬千歸一緣。
今日詩壇堪攬月，新知舊雨盡坡仙。

(2017.11.16)

《麗璧軒隨筆》目錄組合詩

暢言隨筆記千篇，生肖開懷念過年。
世態傷疤評點滴，紅塵慨抒選情緣。
牢騷感悟草根景，浪跡悠閒聲韻天。
遐想尋思長壽命，逍遙境界賀詩聯。

(2018.04.26)

敬步黃老「白墨吟」原韻

白墨賦精研，文章錦繡篇。
藏書成寶閣，隨筆即吟箋。
學海波瀾闊，江河細水涓。
珠璣充屋頂，蘭麝達周邊。
編輯詩壇久，豐收報館年。
騷腸多鶴老，氣吐彩虹天。

(2018.11.01)

敬賀白墨《麗璧軒隨筆》文集問世

雄文八卷近千篇，藻思波瀾壯闊天。
墨客情懷隨筆蕩，逸才書畫滿樓懸。
桑榆心曲優閑悟，蕙茝門庭美景傳。
閱歷遊蹤成字跡，浮生百態轉儒仙。

(2021.06.03)

盧國才先生新書付梓七絕以賀

左永強

歲月耕耘筆墨芳，通今貫古著華章。

經綸作冊傳寰宇，絕妙詩詞入殿堂。

恭喜同為來自柬埔寨的文壇知音、加拿大白墨兄弟系列新書出版

非凡人生　家國情懷

詩文翹楚　海外旗幟

美國　余良恭賀

自 序

《麗璧軒隨筆》專欄自 1996 年開筆，至今年正好 25 週年。整整四分之一世紀，一千多篇隨筆，頗感紛陳纏繞，雜亂無章。結集成書時，共刪去兩百多篇，經過一番精挑細選，分門別類，輯成八卷合計 925 篇，約一百八十萬字。再加上序文、專訪文章和各家饋贈詩詞，應該在二百萬字左右。

列出八卷後，先聆聽方家高見，有提議用「文集」取代「叢書」的；有主張用《盧國才文集》取代《麗璧軒隨筆》的；有建議邀請多人作序的；也有同意將饋贈之詩詞加在書前的。很快就收到郭廣中先生設計的封面，我依然寄給朋友們徵求其意見，有的對佈局有自己一套看法；有的覺得字體排列不宜又直又橫；有的認為將王安東給我畫的肖像置於封面乃最適合，因為是《華僑新報》專欄版頭特有的標誌。而我自己則希望能求得許之遠老師墨寶為書名題簽，那才是最完美的雅事。

我將八卷書名寄給許老師，請他揮毫題簽，許老師毫不猶豫，爽快答應，翌日便將書名寫好，剛勁書法，鐵畫銀鉤，清秀雋雅，美不勝收。他將題簽交給郭先生，並為封面構圖把關，八卷封面八個不同顏色，一絲不苟，連淺印肖像高低、題簽字體大小、印章位置距離等，都一一顧及。郭先生非常專業和盡責，將封面重新設計，令人十分滿意。

朋友一再問我，《麗璧軒隨筆》專欄名字的由來。記得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提過，為紀念先岳父「陸麗」和先岳母「李璧全」，寒舍取名「麗璧軒」；藏書樓取名「無墨樓」；書房取名「鑄心齋」；後園取名「茵廬」；專欄筆名「盧茵」，是由我的姓加上老伴的名字「陸惠茵」連結而成。

隨筆是《麗璧軒》專欄慣用的文體，隨緣之筆，隨意開筆，隨心下筆，隨手執筆，隨時收筆，隨處停筆。沒有論文必須論點、論證、論據、結論那些框框；沒有劇本務必開場白、場景、道具、對白、旁述、幕後那些繁雜鋪陳；沒有報導應該先列提綱、搜索材料、埋下伏筆、找突破口等按部就班。隨筆的特點，就是「隨」，因為，「隨」是無界限、無束縛、無設防、無枷鎖的。天馬行空，隨心所欲，來去自由，無拘無束，如果讀到通篇只有句號，沒有逗號的隨筆，你不必驚訝；如果翻到滿篇全是詩詞的駢文賦句，也無須感嘆，因為那就是隨筆。

邀請函發出後，首先為我作序的是許之遠老師，他先說自己如何從孩提時代就開始讀書和背書，再談論寫文章其實比作詩難，並極力推崇「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指出「古文」才是至文，白話文至今「少有可背誦之文」。許序時刻不忘提醒後人，不能不讀古文，可以看得出許老師之良苦用心也。曾任歐老師之序文語重心長，關懷備至，師生之情洋溢於字裡行間。張清老師《夜讀白墨佳作》，厚愛有加，受之有愧。伍兆職序文簡練如清泉，文末以《水調歌頭》相贈。李錦榮序文以哲學角度分析隨筆，邏輯和方法論都用上了。馮雁薇認真閱讀隨筆，為百篇寫了百段評語，別開生面，堪稱大手筆，篇末以《滿庭芳》相贈。馬新雲「我與《麗壁軒》的淵源」真情流露，文筆清新，篇末以《念奴嬌》相贈。潘潔心《天道酬勤》，用「平凡而偉大」來形容，令我受寵若驚，感懷五內。陸蔚青以《文學的燈永不熄滅》來鼓勵和展望，餘韻無窮。姚洪亮序文回顧二十年前往事，耐人尋味。江麗珍用《學而不倦》來強調學習之重要，立論中肯，篇末以《鳳凰台上憶吹簫》相贈。鄭懷國序文以「文人使命和信念」為理據，提出了「講真話」。蔡麗華序文非常用心撰寫，將百餘篇隨筆題目組成文句，恰到好處，篇末以《滿庭芳》相贈。唐偉濱以駢賦為序，謂仿王勃的《滕王閣序》，令余眼界大開。胡憲(北極狐)十年前曾經採訪過我，十年後為文集作序，更加駕輕就熟，信手拈來，琳瑯滿目。李俊豪以《我的師父》為題贈序，令我汗顏，誠惶誠恐，無地自容。感謝詩友這些年以詩詞相贈，特彙編後置於序文之後。特別感謝江麗珍、蔡麗華兩位老同學日以繼夜細心校對，發現錯字。

由於時跨廿五年，書中很有新舊事物的交集，隨著科技日新月異，有些名詞現在已更新，光碟、傳真機、手提無線電話、電腦上網、視像電話、衛星導航等，現在聽起來，好像很遙遠似的。每篇隨筆都在匆忙中敲鍵，完稿後立即傳去報社，所以不少地方出錯，馮京馬涼，魯魚亥豕，張冠李戴，沙石甚多，如蒙諸君不吝指出，將來再版時必能更正補遺。

八卷文集能順利成書，還要感謝老伴和兩女的全力贊助，是她們的鼓勵給予我出書的勇氣。最後，更要感謝《華僑新報》和廣大讀者二十多年來不遺餘力的支持和愛戴，使我有動力繼續寫下去。

適逢世紀疫情肆虐，但願文集之面世，能讓人們看到希望的曙光，看到未來。當疫苗大規模接種，一切恢復正常運作，《麗壁軒隨筆》專欄將迎來新的一頁。是為序。

名 家

當李少白還是個年青小伙子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沉迷作詩填詞了。由於家貧而無法上大學，只能靠自修；每當在報上讀到名家的詩詞，都會剪下保存，並總是想方設法通過報社找他們請教作詩竅門，希望能拜他們為師，結果一直落空，求師無門。

後來，在一次偶然的機緣下，李少白有幸結識了一位頗有名氣的詩人，蒙其不棄，便直呼「老師」。彼此通信往來，談詩論詞，老師將李少白的習作一首又一首修改，每一次都批改得體無完膚，面目全非，每一段評語都尖酸刻薄，如雷轟頂：「難登大雅」，「不堪入目」，「不焚何待」等。最後，那位老師乾脆叫李少白停筆，再讀幾年古文後才寫吧！

李少白經過這一連串的打擊，自尊心受挫，再也提不起勁下筆了。他細心重讀報上名家的作品，發現不少是平仄不符和用錯韻的，不少是對仗不工整和不按詞譜填詞的，不少是陳腔爛調和無病呻吟的，這一發現，使他悟出了一個道理：只要有名氣，就有一切！

為了證實他的預測沒有錯，李少白決定做一次實驗。他從報上抄了兩位名家的詩作，填上自己的名字，又把他的兩首詩分別署名兩位名家的大名，然後親自登臨呈交老師過目。只見老師的目光投在署名李少白的稿紙上時，露出了一臉的無奈，一目十行草草掠過，就丟在桌上，當他看到署名兩位大師的李少白作品，表情立刻一百八十度轉變，裝模作樣，搖頭擺腦反覆吟誦一番，然後嘖嘖讚嘆不已，連聲叫好，清清喉嚨，開始訓話：「看！名家就是名家，遣詞用字，出神入化，結構嚴謹，比喻恰當，韻律鏗鏘，堪稱一流佳作。」然後又安慰李少白：「不要灰心，慢慢來，作詩是一輩子的事，你還年青，一點也不急！」

李少白的測驗，恢復了他的信心，從此他再也不去找這位老師，以後的日子，他日以繼夜瘋狂啃書，見縫插針大量創作，連續不斷向五、六家報刊投稿，經過幾年的努力，他結集出版了兩本詩集，作品見報率漸高，並參加了筆會，儼然攀登作家行列，他終於被稱為「詩人」。

這個消息很快傳到了老師那裏。一天，李少白收到了老師的來信，希望他有新作寄給老師「先睹為快」，並代為在著名詩刊上發表；李少白想起了往事，心中感慨萬千，就在舊稿中抄了幾首十幾年前被老師評為劣品的詩作

傳真寄上，一小時後，他收到了老師的傳真回函，在詩作下面用毛筆加上了這樣的評語：

「少白老弟：士別三日，刮目相看，果真是青出於藍，不可同日而語也。老弟大作，意境清新，揚抑頓挫，擲地有聲，對仗天衣無縫，承接峰迴路轉，堪稱絕唱，完全可與吟壇名家一比高下。只要堅持不懈，前程未可限量，日後必能自成一家矣。」

李少白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反覆琢磨這段評語，覺得既好氣又好笑。這時，他的兒子從學校回來，興高彩烈的把一幅在校內得到大獎的畫作呈交他手上，並懷著期待的目光希望能從父親臉上找到稱讚的表情，誰知李少白冷淡的看了一眼，很無奈的說道：「這就是獲獎佳作？我實在欣賞不出是畫些什麼？」兒子的眼淚奪眶而出，委屈的狠狠頂了嘴：「如果這幅抽象畫是署名畢加索，您一定會說好！」

李少白被兒子這當頭棒喝，啞口無言，心中真不是滋味。 **(第 25 篇) (1997.03.07)**

面　子

身上穿的是名牌服裝，腕上戴的是名牌金錶，腰上圍的是名牌褲帶，肩上提的是名牌手袋；用名牌打火機，抽名牌雪茄，喝名牌 XO，吃名牌魚子醬，開名牌汽車，購名牌電器；學生讀的是名校，穿名牌球鞋，揹名牌書包，用名牌鋼筆做功課，用名牌球拍打網球，甚至連雨傘、襪子、內衣、毛巾等等都講究名牌，似乎只有這樣才夠面子。

報上經常見到長長的名單，一定會加上「排名不分先後」的說明，而許多名人往往還是「破例」被排在最前。編輯部排版，名家的文章要放在顯要的版位，若把某人的作品「補白」、「填空」，是不給面子，傷了和氣，說不定還會被抗議一番。

被晚輩批評，明知是自己理虧，還是死要面子，不肯認錯，怕面子丟了；聽不進責備的話，是不甘面子受損；忍不下滿肚怨氣，一定要把面子爭回，於是，所有強詞奪理之報復招數都使出來，只為了面子。君不見筆戰此起彼伏，除了就事論事，擺事實、講道理，而更多的還是「面子」作祟。文

人相輕，根本就是面子問題，究竟有多少人真正欣賞過別人的文章？有多少人謙虛地向比自己強的人「不恥下問」？始終是個未知數。

明知身上的錢是這個月的預算，為了面子，硬著頭皮請客，剩下的日子捱麵包，真是「打腫臉裝胖子」。寧可挨餓，不接受朋友的幫忙，美其名曰有骨氣，其實說到底，還是過不了「面子」一關。有幾人能學越王勾踐「臥薪嚐膽」，忍辱負重，把面子撕得破碎？

邀請社會賢達為剪彩嘉賓，聘請知名人士為名譽顧問，都是關係到面子問題。不管對方是否有學問，只要有名氣，肯捐一筆款，大學就會頒發榮譽博士給他。真是博士滿天下，才子有幾人？

記得當年在泰國，有位家財萬貫的秦老板，目不識丁，卻死要面子，喜歡亂拋書包，逢人談起他的姓氏，總是誇耀他本人與秦始皇同姓，逢人問起他的夫人唐氏時，他說是唐太宗的後代，令人啼笑皆非！另一位家財過億的富豪，在支票上簽名時，把他的姓「陳」字寫錯了，東在左，耳在右，幾十年一直都這樣寫，兒子留學回來，叫父親更正簽名，結果支票無法兌現，陳老頭氣得破口大罵：誰說我的姓寫錯？一張幾百萬元的支票全憑這個錯字兌現的！

面子有了，就要找一批文人幫忙美化，增加一點「書香」，於是，書法家派上用場，客廳中掛滿他們的字畫，蒼勁的草書，有幾位獲贈的名人能看懂？只有他們知道。詩人也忙著為名流舞文弄墨，絞盡腦汁，寫祝壽詩，作賀壽聯，為名流面子貼金。

為了面子，寧願借債度日，為了面子，搞到身敗名裂，為了面子，甚至連命也不要。皇帝要面子，定下了「欺君之罪」的野蠻法律，誰一觸犯這天條，死無葬身之地。

面子和尊嚴，只是一線之差，寧可站著死，不願跪著活，為民族大義，威武不屈，那不是面子，那是尊嚴！維護正義，不向強權低頭，敢於挑戰死神，那是千古頌揚之義舉，那是百世流芳之仁德！(第 26 篇) (1997.03.14)

廢　話

人們每天都說了不少可無可有的廢話，而且有時還必須說這些廢話，來打圓場，調和氣氛，消除誤會，敷衍應變，甚至靠這些廢話攀交情，拉關係，久而久之，廢話不再是廢話，成了有用的口頭禪，護身符，有效的遮羞布，鎮靜劑。

在街上碰面打招呼，見到對方兩手提滿一袋兩袋，最流行的口頭禪就是「買菜呀？」；在餐館遇見朋友，總會說聲「喝茶呀？」；現代人最時髦的告辭方式就是「有空 Call 我」，取代「再見」，其實很多人連對方的電話都不知，又如何 Call 他呢？

曾和朋友出席某君新翁之宴，他一見我的朋友，就裝作很熟識地問道：「令尊好嗎？」我這位自小就父母雙亡的朋友感到挺為難，一時答不上來；酒席上，新翁向每桌客人敬酒，當輪到我們這桌，他又和我的朋友遇上了，親切的問道：「尊夫人沒一同來吧？」我這位一直娶不到妻的王老五只能苦笑；散會時，新翁送客，當他和我朋友握手，再三叮囑道：「下次有到多倫多來，記得把孩子們也帶來！」我們啼笑皆非的告辭，趕到機場，朋友問我：「今晚那位新翁究竟是否認識我呢？」

找不到話題而講天氣，讚對方衣服漂亮，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沒有讀過你的文章而誇誇其談，就太不像話了。有位不認識你的人提起你的某篇作品，只知道題目，未讀內容，竟可以滔滔不絕評頭品足，加油加醋，反正對方未必看得到這篇文章，你於是問他：「你認識作者？」他更興奮了，在你面前繪聲繪影，惟妙惟肖，廢話連珠瀉下，你說多有趣！

參加名流婚宴，忍著肚餓聽台上一大堆名人千篇一律的廢話，九點許還沒上菜；追悼會上，體弱年邁的老人罰站了整整幾個鐘頭聽長篇悼詞；數千人大會上經常見到與會者打呵欠、打瞌睡，因為受不了又長又臭的發言，篩掉口號，刪去抽象概念，滿篇演詞空洞乏味，不知所謂。真不明白開一次會議一定要用「勝利召開」來形容，敲鑼打鼓慶祝一番，會議結束又來一句「勝利閉幕」，遊行集會大事賀喜，難道要「勝利」之後才能開會，要「勝利」之後才能閉會嗎？

算命先生的判斷總是沒有絕對性的，他會預測你將有大難臨頭，但又留下一條「假如」的尾巴，可以逢凶化吉；風水先生更是模稜兩可，既警告你方位帶凶煞，又有補救的一系列秘訣，保證化險為夷，都是廢話！

外交辭令就是如假包換的廢話，一個成功的外交家必須精通廢話。說話留有餘地，永遠不說「是」或「不」，只會說「有可能」，「不排除其可能性」；對記者的追問最通用的口頭禪是「無可奉告」，常掛口邊的話是「深表遺憾」、「有保留」、「有益、有建設性」、「情況令人樂觀」等等，只有不諳外交禮節的人不會說「留有後路」的廢話。

為了想知道列寧生前的職位，遍查所有書籍辭典，你一定會失望。每一部辭典的解釋不外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導師、蘇聯共產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締造者」，根本無法找到列寧究竟是黨主席？國家主席還是部長會議主席？最後只好在「大英百科全書」中獲得答案：「一九零七年在五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勝利後當選為蘇維埃俄國人民委員會主席」。

說了這麼多廢話，才知道這篇隨筆不也是連篇廢話，可見每天都在廢話中生活，在廢話中學習。廢話，不再被人嫌棄，這是多麼大的諷刺！(第 29 篇) (1997.04.04)

賣 文

文不能賣，文一賣就賤。好的文章是無價的，區區稿費買不起好作品，並不能以千字幾元的價格來衡量。打字的工錢比文章稿費高出兩、三倍，正如造原子彈的比不上賣茶葉蛋的，開頭顱的比不上剃頭髮的，是多麼大的諷刺。

文章不是工廠裏流水作業生產的商品，文章是用心血孕育，用感情滋養，用正氣栽培，用理念催生。賈島「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袁枚「一詩千改始心安」，李頻「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都說明寫作之嘔心瀝血。

千百年來，出了數不清的偉大文學家，他們的作品流傳至今，又有誰為他們追討版稅？如果稿費可以買下李白的詩，那肯定是個天文數字。

於是，有良知的文人每當引用前人名句時，都應該加上引號，查明出處，而不是「古語道」、「古人說」，這個引號和作者姓名就是比稿費更值錢的桂冠，是關係到智識產權的大事。

煮字療飢，賣文為生，本是風雅的事。有字可煮，有文可賣，是讀書人引以為榮的。「人到無求品自高」，賣文不賣人格。為了迎合某種口味而寫遵命文學的東西，為了稻粱謀而向五斗米折腰，肯定不會創作出好作品；為了付稿費買文而對來稿諸多限制，挑精揀細，一個願買，一個肯賣，已成了商品交易，「麵包文學」是沒有出路的！

相反，很多不會寫文章的名人憑知名度出版回憶錄，其版權動輒上百萬元，文筆既不優美，內容更非精彩，出版商看中的不是文學價值，而是名氣之號召力所產生的商業效益，這種商品文化沒有多少收藏意義，靠廣告的推銷掀起所謂搶購風以至洛陽紙貴，也不過是曇花一現，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

美國女小說家米切爾用十年時間完成她的長篇小說《飄》，當時她曾把該書投寄報社，希望連載，結果被退了回來，這是報社的損失；一九三六年，一家出版社大膽為這位記者出了她第一本也是唯一的小說，後來被搬上銀幕，拍成《亂世佳人》，獲得奧斯卡獎。《飄》成了當時美國出版史上銷量最大的小說，書出版後的最初六個月共售出一百萬冊，日銷五萬冊，到一九四九年作者逝世時為止已在四十個國家共銷售八百萬冊。當初因踝關節受傷從報社退職，賣文而沒人要，一文不值，小說一旦暢銷便一字千金，這是連米切爾本人做夢也萬沒想到的事。

拿人家紅包，被迫寫違背良心的東西，是文人的悲哀。賣文求榮，用筆桿子作為殺人工具，充當文化打手，則是文人的恥辱。御用文人為了投主子所好，昧著天良欺騙讀者，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那已不配稱為文人，更是文人所不齒的。

賣出的文，要負文責，什麼文可賣，哪種文不可賣？文人不應被利用，文章不可作為工具，文學更不該為誰服務，否則就不再是文學，最多只能是廣告、宣傳，文人和稿匠的分別也就在此。(第 30 篇) (1997.04.11)

真　話

詩集草稿裝釘後，寄了一份給某著名詩壇前輩，祈求修正，以便付梓出版；兩星期後收到來信，謂「詩無達詁」，不願批評，只寫了一篇讚揚的序。可見沒有多少人肯說真話。

朋友把詩稿寄給我，問我有何毛病？我見到平仄不符和押錯韻之處，老實不客氣的又圈又劃，心想自己正在治病救「文」，功德無量也；結果對方回敬了一句：「希望要有大量，別再隨意批評人家的文章。」可見沒有多少人肯聽真話。

忠言逆耳，良藥苦口，人們總愛聽讚美的話，哪怕是假話、大話、空話，甚至是廢話，就是不肯聽真話。說真話要付出昂貴的代價，輕則朋友反目成仇，重則招惹殺身之禍，所以，明哲保身的智者不會隨便向人說真話，只有不怕虎的初生之犢才敢說隨時闖禍的真話。

明明是肥胖，卻讚她發福；遇見禿頭的，說一句：「腦袋發達」或「十個光頭九個富」什麼的；於是，吝嗇變成節儉，機智取代狡猾，尖酸刻薄換為一絲不苟，讚蠢才是「大智若愚」，安慰一事無成者曰「大器晚成」，甚至連蓬頭垢面也可以說是「不修邊幅，不拘小節，有藝術家風格」，令人想起童話「皇帝的新衣」中只有小孩肯講真話，怪不得老人家常說：「大人無真，小孩無假」。

歷史上講真話的文人大都沒有好下場。嫉惡如仇的魯迅要是多活廿年，其遭遇肯定比胡風還要慘，他敢講真話的硬骨頭作風和痛打落水狗精神，一定過不了「廬山會議」一關，一定會寫比彭德懷的萬言書要厚好幾倍的公開信，他肯定捱不到文革就被整死。

香港回歸只剩下最後兩個多月，文人們紛紛寫文章、出紀念特刊表態；朋友向我邀稿湊湊熱鬧，我問他：「不同的意見能否發表？能否說些反映港人遠憂近慮的真話？如果容納不下不同的聲音，那寧可不寫」，朋友笑我太天真，不夠世故，不識時務，他說我今後在社會上一定會吃虧碰釘子！

也許由於一次又一次的運動，把人們訓練成不敢說真話的特性，既使到了海外，依然是「逢人只說三分話」，當然談不上肝膽相照，坦誠以待了。我認識一位著名的劇作家，他寫過數不清的劇本，得過算不完的大獎，其手

稿堆積起來足足比他還要高，名符其實的「著作等身」，但他說沒有一部劇本說過真話，全是文化垃圾的遵命文學，這是多麼深刻的真話啊！

其實說真話難，聽真話更難。要放下架子，拋開面子，還要沉住性子，冷卻腦子，對口沒遮攔的真話，是不容易聽進去的，對冒昧、唐突、露骨的真話，教人聽了尷尬，下不了台，產生反感，加深誤解和成見。因此，口才很重要，說真話要有技巧，否則，弄巧反拙，將私人秘密洩露，把神秘面紗撕碎，這樣的真話，還真是害人不淺呢！

說真話不易，不說真話更不易！有什麼就說什麼，比絞盡腦汁編造故事容易多了；為了不說真話，要動用多少人力、物力、財力去製造偉大的空話，去編織美麗的假話，去掩飾無稽的大話。對著一位患絕症的病人說善意的假話，好過向他透露還剩幾個月生命的殘酷的真話；我的一位朋友病逝，為了不讓他年邁的老母親傷心，大家一直沒有把真相向遠在故鄉的親友披露。

達爾文的進化論是最殘忍的真話，他將人類是由猿猴變的事實告訴世人，就像過去說地球是圓的一樣，需要極大的勇氣和膽識。三十九名邪教徒踏上了天國之旅，沒有誰知道是否真有天堂，誰有勇氣挑戰這個真話？阿彌陀佛，善哉！哈里路亞，阿門！(第 31 篇) (1997.04.18)

無　奈

祖先被譽為威震東方的巨龍，子孫卻向外國女皇宣誓效忠；乞討那本護照甘願背井離鄉忍受天寒地凍，無奈的苦臉上強堆自我安慰的多元化笑容。

五千年悠久文化震撼西東，子孫卻以學會廿六個蟹行字母為榮；崇拜但丁、荷馬更歌讚拜倫、莎翁，誰還向茅廁撿回那線裝的古董？

明明是殺戮同胞的元兇，只為了「顧全大局」寧可不計民族千古傷痛，向戰犯天皇敬禮鞠躬，怎對得起紀念碑下殉國捐軀之英雄。

世間不如意之事，十居八、九，人們總是以「無奈」的心態去對待、接受。在「無奈」中生活是相當痛苦的：騎虎難下、進退維谷時，只好隨遇而安，順其自然；阮囊羞澀、捉襟見肘時，寧願咬緊牙根，節衣縮食；山窮水

盡、走投無路時，不惜委屈求全，忍辱負重；寡不敵眾、孤軍作戰時，唯有臥薪嚐膽，以待時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已成了無奈的口頭禪。

教幾十年書的大學教授，被一位不學無術的上司訓話，是一種無奈；「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是一種無奈；放棄理想，流浪天涯，懷才不遇，學非所用，是一種無奈；寄人籬下，仰人鼻息，「為他人作嫁衣裳」，是一種無奈；明珠暗投，大材小用，數學博士幫小學二年級補習算術，是一種無奈！

猶憶自己瀕臨絕望時，曾到多倫多一家唐人雜貨店去見工，那位盛氣凌人的少東問我會不會寫中文，然後把筆紙丟在桌上，我端端正正地寫上姓名，誰知這位小開在我的姓上打了個交叉，寫了個「戶」字，又裝模作樣的說：時間寶貴，你的姓筆畫太多，為何不寫簡體？我一氣之下，頭也不回的走了。把「盧」的簡體變為「戶」字，這個故事足夠鞭策我一生，真是「虎落平陽被犬欺」，無奈！

某次和友人出席一個宴會，座中有幾位教授級人物正談論報章上的詩詞，我聽出是在評論拙作，正想湊個熱鬧插嘴，誰知其中一位帶著輕視的目光說道：你們是海外來的，對古典詩詞完全不通，當然聽不明白我們談論的話題。事後我的朋友怨我太謙虛，不肯表露身份，我「無奈」的說：誰會相信你就是詩詞作者？

印支變色，難民投奔怒海，來到西方，強迫自己在新環境駐足，歷盡氣候和語言的險阻，嚐遍世情的冷酷，將自尊賣給飢肚，換來淚花無數，是多麼無奈。

在朝不保夕、岌岌可危的非常時期，人們被迫無奈地選擇另一條自己不願走的路，包括移民、偷渡，徘徊在「無奈」的十字路口，有些意志薄弱的人最後甚至加入出賣肉體的行列，淪為毒販、劫匪，幹出傷天害理的事來。這已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更非「無奈」可以掩飾的了。

然而，「士可殺，不可辱」，「不自由，毋寧死」！違背良心、敗壞道德的事，喪權辱國、禍族殃民的事，絕不含糊，更不可用「無奈」來推搪，「無奈」不是活命哲學！魯迅說：「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忍無可忍的時候，就應該挺身而出，就應該爆發。

最可悲的是人們由「無奈」逐漸接受「既成事實」而心甘情願，而不再「無奈」。剛住進牛棚的日子，是何等的無奈，一股怒火隨時會點燃，積壓於內心深處的憤恨隨時會爆發；後來，「既來之，則安之」，健忘的人們總是很快便適應「無奈」，習慣成自然，住牛棚也不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無奈」沒有了，當初對一切的不滿，現在都變得不了了之。中國數千年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第 35 篇) (1997.05.16)

面　具

面具，自石器時代以來就流行，款式繁多，千變萬化，說到底只是一種化妝。在宗教儀式中，在戲劇舞台上，面具發揮著極重要的作用。

戲曲臉譜，又稱花臉，就是以誇張的色彩和線條來改變演員本來面目，用圖案化的性格化妝，使淨、醜與生、旦恰成對比。觀眾一看臉譜就可以知道是什麼角色，例如：整臉一定是正派人物，如關羽、包拯；水白臉一定是奸角，如曹操、嚴嵩；花十字臉一定是張飛、項羽；元寶臉一定是下層人物等等。

然而，在人生舞台上，面具比臉譜難分辨何止千百倍。一副副虛假的臉孔，一張張偽善的面具，戴在野心家的臉上，滿口仁義道德，天地良心；戴在大騙子的臉上，頓時油嘴滑舌，裝腔作勢，蒙騙著多少初出茅廬的年青人，為害了幾許善良純樸的老實人。這些天衣無縫的假面具，用金錢、權勢倒模，以理論、學識妝扮，憑名氣、地位支撐；當人們站在是非黑白的十字路口時，根本看不清方向，更無法辨別真假面目。所以在相當長久的時間裏，假面具不易被拆穿、撕破。

在泰國，我任職的李老闆是個目不識丁的暴發戶，雖然胸無點墨，但運氣奇佳，是個善於戴面具的一流演員。為了擠身進上流社會，他用了九牛二虎之力鑄造一個又一個的面具，高薪聘請私人助理教如何他由一名苦力變成大亨，從最簡單的打領帶開始，到吃蝸牛、魚子醬，從聽交響樂，看芭蕾舞，到買抽象畫，觀賞話劇，沒有誰會相信李老闆沒有讀過書。我問他魚子醬味道如何？他說吃下去想作嘔；我問他貝多芬的交響樂怎樣？他說是最佳催眠藥。

為了洗脫他貧窮的出生，他高價請人為他出書寫傳記，序言由大學校長執筆，轟動一時。他最得意的事，是榮獲泰皇授勳，以及朱拉大學給他頒發榮譽博士，要不是他不會講流利泰語的話，他還會競選國會議員呢！

我剛到泰國時，李老闆還只是一間僅有百餘名工人的塑膠廠小東主，短短幾年內，靠塑膠起家，進而地產、成衣、股票，又投資大馬的橡膠園、錫礦，身家過億。他告訴我，這些都靠一個個面具換來的。他交遊廣闊，上至皇親國戚，下至街販挑夫，多多益善；身兼十來個社團的名譽會長，每次演講，都要我把講辭錄音，再憑他精湛的演技發揮，恰到好處。我陪他到東南亞各國出席會議，成了他的秘書，每晚還要把當日報紙的財經消息讀給他聽，為他的面具補粉加妝。

七九年底我進了難民營，準備來加拿大，李老闆在省長陪同下專程到離曼谷數百公里的營中探望我，把營長給嚇壞了。他埋怨我不肯留在遍地黃金的泰國，不肯娶他如花似玉的女兒，最後掏出支票簿，問我要多少？我笑著說：錢，我不要，我只要你一件東西！他問是什麼？我答道：面具。

就在我來加拿大的第二年，這位最佳的面具演員，因心臟病復發走了，離他的五十歲生日只差幾天。死後留下的遺產超過一億美元，卻沒有把面具留下。

其實，這個世界是被面具充斥著，並不是每個面具都口蜜腹劍，笑裏藏刀，有些面具還挺有實用意義的。如何戴面具更是一門高深的學問，不同的場合，對不同的人，戴不同的面具，識時務者若善於戴面具，還可以左右逢源，得心應手呢！水太清則無魚，人太直則無友，不會戴面具肯定會吃虧碰釘子。

人生如夢，假假真真，又何必太認真？只要不是傷天害理，戴戴面具又何妨？彼此保持一些朦朧美，一點神秘感，總是好的，硬把對方的面具撕破，畢竟是件煞風景的事。原來，筆名不也是一種面具嗎？(第 36 篇) (1997.05.23)

緣 份

緣份，是一種極微妙的東西，難以用文字形容。有緣能相聚，無緣各東西，佛家常用「因緣生滅」來解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有一定道理的。

全世界五、六十億人口，能相識的只有幾人，這本身就是緣份。有緣，才能成為鄰居，成為同學，成為同事，成為朋友；有緣，才能成為同校師生，成為同床夫妻，成為同胞兄弟姐妹，成為祖孫父子母女。「修得百年同船渡，修得千年共枕眠」，既使是同搭一艘渡船，同乘一架飛機，同避一個防空壕裏，同住一所難民營中，都是緣份。

本來互不相識，由於同在一家報紙上寫文章，成了文友，就是緣份。因為有緣，大家最終能相聚結識，成了知己；如果無緣，有的就搬到別的城市去，連對方真實名字都不知；有的既使見了面，只因無緣，也難以維持長久友誼。「文人相輕」，其實也是緣份作怪，有緣結識，相敬如賓，志同道合，何來相輕？無緣湊聚，貌合神離，話不投機，難求互重。

緣份，使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緣盡了，夫妻離異，成了陌路人；緣份，使素不相識的人變為朋友，緣盡了，水火不容，甚至反目成仇。

友人今年四十出頭，多年來一直獨身未娶，只因緣份，去年他終於在柬國結識了一位比他小二十歲的少女，並結了婚。婚禮舉行那天，他才從親戚口中得知，新娘子就是十八年前被他由戰火中救出來的兩歲小妞兒，真教人不肯相信，十八年後變成了枕邊人。

君不見世上多少患難夫妻，都是緣份結合，有的是妻子美若天仙，丈夫其貌不揚；有的是先生飽學五車，太太目不識丁；有的是富家女死纏窮書生，有的是捨掉身邊美女不娶，跑到萬里天涯追求小學時期的同學。可見緣份作弄人，令父母束手無策的戀愛故事千古流傳，信不信由你！溫莎公爵寧要美人不要江山，查理斯皇儲甘心和美麗的黛安娜離婚，去與半老徐娘鬼混，其實就是緣份在作怪。

朋友因為緣份而相識，因為緣盡而絕交，更是多不勝舉。緣份，使年齡相差半個世紀的人都可以成為朋友；緣份，使萬里以外的人打破時空的隔閡在信上成為筆友；緣份，使參加旅行團的人成為數十年好朋友；緣份，使大家同聚一個城市，同居一條街道，同住一座大樓，同用一部電梯，同乘一輛

巴士，同在屋簷下避雨，同在公園裏野餐，隨時都可以因機緣的巧合而相識，說不定還可以因志趣相投而成為終身朋友。

看透了人生百態，就會相信緣份是不能勉強的。有緣就有一切，無緣，就一切都化為烏有；和朋友合作，也都是緣份注定。生意上的股東，社團中的理事，公司裏的員工，多少都因緣份之維繫，才能合作愉快。原則，宗旨，規章，都是人定下來的，可以更改變換，只有緣份，無法改變。這不是唯心主義，但這卻是無法用常規去理解的，有許多不按常規發展的事物，必須用緣份來解釋。

所以，只要問心無愧，就不必為緣份已盡而傷心。失去了朋友，不必內疚惋惜，再結交新朋友；失去了配偶，就當是緣盡今生，留待來世再續。只要有緣，就有朋友，就有愛情，就有一切。如果無緣，勾心鬥角的朋友，同床異夢的夫妻，勉強維持下去又有什麼好結局呢？

情緣，姻緣，良緣，善緣，文緣，詩緣，筆緣，墨緣，緣份到底是什麼？沒有誰能給予滿意的答案。(第 42 篇) (1997.07.04)

容 忍

《尚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容忍，寬容忍讓，是中華文化對個人如何克己、如何自制的一種美德。

孔子說：「小不忍，則亂大謀。」忍，是智慧的抉擇，對事態之輕重利害必須以冷靜的思考來衡量。逞一時之氣，因小失大，是愚蠢之舉。

常言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忍，是仁心的表現，寬能容眾，恕以待人，「宰相肚內能撐船」，忍，講的是胸懷和氣度，以忍讓處之，則戾氣立解，祥和即來。

「雖千萬人，吾往矣」！忍，是一種堅毅的勇氣，只有大勇的人，才能做到堅強不屈的忍。

忍，「刃入於心」，忍字頭上一把刀，必須經受嚴峻考驗。蘇軾說：「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蘇洵曰：「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功」，忍，是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韓信受胯下之辱，張良耐拾履之侮，而後成不朽之功；臥薪嚐膽，忍辱

負重，越王勾踐終能復國。堅百忍以圖成，「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怒則氣浮心蕩，忍則雨過天晴」。胡適說：「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白居易云：「孔子之忍飢，顏子之忍貧，閔子之忍寒，淮子之忍辱，張公之忍居，婁公之忍侮，古之為聖為賢，建功樹業，立身處世，未有不得力於忍也。」忍天下難忍之事，容世間難容之人，如果沒有修養，實在不易辦得到。

魯迅說：「誠然，“無毒不丈夫”，形諸筆墨，卻還不過是小毒。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然而，當忍無可忍的時候，就會爆發，就會一發不可收拾！

忍，絕不是逆來順受，敢怒不敢言，忍，更不是奴顏婢膝，渾身媚骨。對君子要忍，對朋友要忍，對親人要忍，如果是小人，容忍只會令對方得寸進尺，變本加厲。所以魯迅認為：「退步須兩面退，倘我退一步而他進一步，就只好拔出拳頭來。」

中華民族的歷史，是一部「忍」的記錄。千百次農民起義，都是在忍無可忍之下爆發，多少次改朝換代，都是因忍無可忍而形成。帝王以儒家的「忍」統治百姓，草根階層在「忍」中甘為牛馬，忍氣吞聲，幾千年來「忍」成了「美德」，人人「能忍常樂」，「百忍成金」，終於，忍出了鴉片戰爭，忍出了八國聯軍，忍出了火燒圓明園，忍出了膏藥旗插進東三省，忍出了天皇鐵蹄踐踏中華大地，忍出了南京大屠殺。

對敵人絕不能仁慈容忍！忍的代價，太沉重了：忍的結果，是簽定了數不清的喪權辱國之不平等條約，忍的下場，是割去了大片國土，賠償掉千萬萬兩黃金白銀。「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是活命哲學；賣國求榮，忍辱偷生，喪盡天良，是英雄所不恥。

對小人的低劣手段，更不應寬容忍讓。正所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對無恥之徒，講求忠仁道德，禮義廉恥，簡直是對牛彈琴。既然忍無可忍，就揭竿而起，就大鳴大放吧！就像毛澤東說的：「宜將剩勇追窮寇」，「安得倚天抽寶劍」，「攪得周天寒徹」！

忍，應該是相對的。可忍，孰不可忍？在容忍裏，你會悟出箇中真諦。**(第 43 篇) (1997.07.11)**

懷　舊

懷念過去的每一個地方、每一件物品，懷念逝去的每一個人、每一件事，多麼令人思潮起伏，浮想聯翩。

故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依稀浮現眼前；母親留下的針織毛衣，來信手蹟，牽惹多少熱淚；相簿中一幀幀發黃的照片，一張張熟悉的臉孔，有的音訊杳無，有的人天永隔；聯想起一串串發生的事，真希望好境重逢，惡夢不再。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遭遇，都有曲折的經歷，都有悲歡離合，都有盛衰榮辱，這些往事，有的韻味無窮，有的不堪回首，有的餘音繞耳，有的驚魂未定。喜歡懷舊的人，就變得拿得起，放不下，也是挺無奈的。

報上的優美文章，都會剪存收藏，朋友的片紙隻字，不管是傳真便條，還是二十年前在機場送別時匆匆留下幾行地址、電話號碼，我都不捨得拋棄，具有紀念價值的東西，小心翼翼保留，甚至旅途中的巴黎地鐵票，廣州中山紀念堂入場券，《華僑新報》三百期宴會桌上餐單等，都一直沒有丟掉。除了寫日記，藏信，剪報，集郵，收藏紀念品也是一種十分有意義的事。

由於懷舊，中華民族悠久的文化傳統得以源流遠長，每年春節，孩子們拿紅包，元宵吃湯圓、猜燈謎，端午吃粽子、賽龍舟，中秋賞月、吃月餅等等，由於懷舊，我們鼓勵海外華裔子女學中文，才不會被西方文明同化。

由於懷舊，不但喜歡收藏見得到的物品，更愛收藏一份份看不見的情誼。朋友的忠告，親人的關懷，都銘刻五中，一句話，一首詩，可以伴你度過一生，可以影響你一輩子。由於懷舊，你會和小學時期的同學、童年時的鄰居保持數十年不變的友誼，有的人會永遠戴那串普普通通的項鍊、那隻舊手錶，總離不開那間舊屋子，總光顧同一家舊飯店，總拋不去那段殘缺的甜蜜回憶。

相反，我對殺害數百萬生靈的赤柬有不共戴天之仇，我對這夥劊子手切齒痛恨，永不饒恕！懷舊，就會更牢記血海冤仇，就會對為牠們背後撐腰的罪魁禍首深惡痛絕，懷舊，就時時刻刻不忘萬古血債，就分分秒秒準備雪洗深冤。

懷舊，除了懷念美好的舊夢，更應牢記難忘的舊事。懷舊，絕不混淆是非，得過且過，懷舊，還必須理智清醒，黑白分明。失去的故然可惜，留下的未必無用，一切還應順其自然，勉強不來。雖說，桃花謝了會再開，燕子去了會再來，然而，刀口創傷永留，深深疤痕常在，對於懷舊的人來說，這個陰影會一輩子難以抹去，當然不是一聲道歉可以彌補也。

懷舊，緬懷功績，總結經驗，記取教訓，影響未來，是積極的；懷舊，觸景傷神，茶飯不思，積慮成疾，哀聲嘆氣，是消極的。懷舊，不可沉浸於憶苦思甜中，懷舊，必須醒悟在慎遠追終裏。(第 53 篇) (1997.09.19)

餐 桌

英國大文豪蕭伯納說：「沒有比愛食物更誠實的愛」，有了麵包，才有愛情，雖然這個歪論肯定會遭到正人君子的厲聲譴責，但還是蠻真實的。

鴻門宴「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以至重慶談判毛澤東和蔣介石舉杯共飲，古今中外多少重大的決議，很多都是在餐桌上通過的。

有飯吃，開起會來也爽快，要舉手表決，手舉得高，要鼓掌通過，掌拍得響，有吃有喝，幹起事來勁頭十足，有什麼問題不能解決？

古語有云「民以食為天」，幾千年來大大小小紛爭，說到底就是解決吃飯問題。儘管有些人一面狼吞虎嚥，橫掃餐桌，一面聲嘶力竭地不斷高喊「不是為了麵包而活著」，但他們還是無法不食人間煙火，依然每餐大魚大肉，吃得腦脹腸肥，大腹便便。古語曰：「不食三日則飢，不食七日則死」，真佩服古人的耐飢毅力，居然三天不吃飯才開始感到肚餓，如果是現代人，除了愛美節食減肥、絕食示威抗議或患上厭食症之外，少吃一頓都要鬧事，寧可不要精神糧食，也要大快朵頤一番！哪裏還會有什麼「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那一套呢？

在餐桌上還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明顯差異：中國人吃飯喜愛圓桌，一家幾代人圍在一塊，共飲一大碗湯，同挾一大碟菜，湯匙和筷子在湯中菜裏相互交流成一體，不分彼此，不嫌對方，這是洋人無法接受的。洋人的餐桌大多是長方桌，用餐時每人各自一份，楚河漢界，涇渭分明，絕不含糊，完全

符合以我為中心的原則，表面上看起來是挺衛生的。其實別看他們外表斯文，在餐桌上卻保存著原始人類茹毛飲血的風格，手抓嘴吮，舞刀弄叉，大動干戈於席上，其饕餮形像，頗令人眼界大開；餐罷各自付賬，沒有中國人爭著請客、搶先埋單(很多人也許口袋中根本沒有錢)的精彩演出。

說到禮儀之邦的上國，孔夫子在他那部聖經論語裏就說過：「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則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甚至說沒有下薑蔥的菜不食，坐得不端正不食。這也不可以食，那也不可以食，士大夫階級對吃的講究令草根百姓嘆為觀止，直至文明的今天，十幾萬元一桌酒席令人咋舌，甚至還推出黃金餐，由喝貴州茅台到法國路易十三，的確是翻幾番！只要有錢，流氓土匪也一樣可以吃到龍肝鳳膽，所以，千萬別在餐桌上唸杜甫那首「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或高嚷什麼「富人一席酒，窮戶半年糧」等那些掃興的詩句，沒有這群酒囊飯袋，數千年的餐桌文化就無法發揚光大也！

餐桌文化正在昇華，連活生生的猴腦，血淋淋的牛扒，口還一張一合的油泡鮮鯉，只要能進口的，無奇不有。魯迅筆下的「人血饅頭」，岳飛詩中的「笑談渴飲匈奴血，壯士飢餐胡虜肉」，以至諸如「人肉叉燒包」那類影片，使人想起鄭義的「廣西吃人事件」，人吃人已經是餐桌以外的了，教人反胃作嘔。

當營養學家危言聳聽地大談膽固醇過高之際，在非洲數以百萬的飢餓兒童骨瘦如柴，掙扎在死亡邊緣，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卡路里，無法想像文明人類減肥節食，他們不講求什麼營養，只希望不要餓死而已。比起非洲飢民，當年紅色高棉統治下的柬埔寨，人們再也不奢望吃飽，只希望不被殺害，餓也無所謂！寧可餓以求活著，這是個怎樣可怕的人間地獄啊！

由餐桌看赤裸裸的人生，看貧富懸殊的世道，悟出了什麼？(第 54 篇)(1997.09.26)

名　銜

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意思是擔憂死後其名不被人稱道。

《魏書》：「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

李白曰：「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傳說鯉魚游至龍門，若跳得上去，就可以化成龍。杜甫夢李白：「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感嘆李白名雖極高，死後之名並無補於生前。

名銜太重要了！多少人一生為追求名銜，捐獻青春，虛度年華，到頭來驚嘆功名似幻夢，富貴如浮雲。有位地產界仁兄賺到錢後，由於沒有拿到學位而四處奔走，最後終於花了幾萬塊錢換來一個榮譽博士，同行紛紛登報致賀，我問他是否值得？他說這名銜是他夢寐以求的夙願，不惜任何代價也要爭取到手。於是我們改口喚他博士，令他飄飄然，八面威風。

許多人到填寫履歷表時，才知道名銜有多重要：某某集團總裁，某某跨國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某某銀行總經理，某某協會主席，某某聯合會會長，前某某日報總編輯，前某某大學校長，前某某國會議員，前立法委員，前某某部長，退役陸軍一級上將，前總統府資深顧問......等等。只要你有了名銜，你就有用不完的特別待遇，別人就可以為你大開方便之門。

因此，名片就成了一張濃縮的微型履歷表，所有顯赫的名銜，被密密麻麻擠在那一張小卡上。某某先生也是名銜不少的僑領，他的名片上總共有十二個名銜，內中包括七個僑團領袖職位，有一次當他到香港出席國際會議時，見到了金融地產界首富，對方遞給他一張名片自我介紹，上面只有三個字：「李嘉誠」，既沒有名銜，更不需要地址、電話，這是多麼令人深思的例子，就像克林頓總統、英女皇一樣，他們不需要名片，也不會把白宮、白金漢宮的地址、電話告訴你，其它不需要使用名片的人還包括出名的紅歌星、影星、體育明星等，他們已經不需要介紹自己，他們的名字就是名銜，他們的面孔就是名片。

有了名銜，就有名氣。你去某處訪問，如果沒有什麼特殊身份或高層職位，是不會有誰睬你的，當人家問起你的威水史，知道你是位舉足輕重的頭面人物，就會肅然起敬，不管你的名銜是否真實，你已經獲得認可，一位有

博士、教授名銜的人，在任何時候都會比名不經傳的普通學者更容易被人推崇；更何況是掛著學術團體首領名銜，就更加權威了，能爬上如此高位，有誰敢說你不夠資格呢？

寫到這裏，順便找點資料談談古人如何辨認官階名銜。當然不是逢人大派名片，而是從衣冠來制定等級，在衣服上繡著圖案，這就是所謂的「章服」也。只有皇帝老子才可以將龍鳳繡在龍袍上，其餘文官繡禽，武將繡獸，也就是說，起碼要有個官銜才夠資格做「禽獸」呢！老百姓若無官職就連想做「禽獸」也不可能。同時，黃色袍服是皇帝御用的，等而下之臣子想穿五顏六色都個有規矩，一看袍色，再看禽獸，就可知官銜大小，斤兩輕重。然而還嫌不夠，還要加冠，帽子滿天飛，為了能戴高帽，必須爭名銜，皇上戴皇冠、翼善冠、白紗帽，各品官員戴高山冠、委貌冠、進賢冠、通天冠、烏紗帽等，如此看來，「衣冠禽獸」也不一定是句罵人的話了。

由名銜拉扯到衣冠，又想起和名銜有密切關係的「領袖」一詞，把衣上的領和袖拿來比喻一個團體的首腦，不但恰當而且十分傳神，提綱挈領，提絜其下，而衣上最容易骯髒者亦惟「領」和「袖」也！(第 55 篇) (1997.10.03)

無　求

常言道：「人到無求品自高」，要做到無求，的確還真不容易。首先要分清無求的定義，是對榮華富貴、功名權利的渴求，而非對學問的追求。你向高賢求證大理論，你向小輩求教新知識，要「不恥下問」，千萬不可用無求來推搪。

對權慾無求，高官厚祿不為心動；對名利無求，論資排輩與我何關？對富貴無求，粗茶淡飯快樂神仙；對得失無求，毀譽當前絕不折腰！

有求於人，言行就被限制，自由就被約束，再也不能獨來獨往，我行我素，甚至自尊心嚴重受損，自信心屢次受挫，正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議員為了求得選票，強裝笑臉向選民獻殷勤，罵不還口；團體如果接受某一方面的財力支助，完全失去自主權，立場、方針就要向一邊傾倒，這是多麼無奈啊！

很久以前曾到某公司求職，老闆熱情接待，問寒噓暖，殷勤周到，令我受寵若驚，原來對方以為我是某銀行派來檢查貸款合約的，直至道明來意，謂欲見工，這位東主立刻擺出不屑的臉孔，一雙白鴿眼向我直瞪，吩咐其下屬打發我一番，三言兩語，敷衍了事。之後我沒有再找該老闆，事隔多年，我在一家大企業任要職，某日適逢該店東前來申請代理權，剛好由我負責簽發，只見他恭恭敬敬，唯唯諾諾，弄得我渾身不自在，他一眼便認得出我就是當日去求職被拒的小子，點頭哈腰，好話說盡，又遞煙又點火，我覺得很尷尬，當時他的工廠已擁有數百員工，家財過千萬，根本不需要討好我，只因要爭一紙合約，必須低聲下氣。

老表運氣極佳，幾年前中了彩票，一夜之間成了百萬富翁，由於不喜張揚，外人一直還以為他幾個月房租沒交，連二手小汽車都買不起，對他仍舊十分輕視。某日他到朋友家，對方恐怕窮鬼又來借錢，剛見面就唉聲嘆氣，數說自己如何朝不保夕云云，老表慢條斯理的問他需要多少，然後從口袋中取出支票簿，朋友譏笑他打腫臉裝胖子，並再三強調絕不會上當，一毛錢也別想騙到手，老表那張一萬塊錢的支票竟被當成廢紙丟了，還把他罵了一頓。不到一個星期，老表發財的消息獲得了證實，這位朋友立刻換了另一張面孔，從老遠的鄉下趕來賠不是，又哭又跪的，令人難以置信金錢能有如此魔力，可以改變人的一切。

無求，可以使別人尊重你。特別是朋友，如果想保持長久良好感情，最好盡量避免向他提出求援，更切忌與他成了勞資主雇關係，儘管事先約法三章多少遍，一旦利益沖突，就肯定發生磨擦，再也難恢復過去平等相處、互相尊重的友誼。許多人一定不相信這個論斷，當他們親歷其境，才發現今天的人際關係已再不會有管仲和鮑叔牙。故此，既使我十分需要某份工作，寧可到處去應徵，也不肯去朋友開的公司任職，無求使我一直還保留一點點自尊，這是我感到欣慰之處。

然而，當你走投無路的時候，放下清高的架子，接受朋友的救急，卻是無可抗拒的唯一選擇，無求受到了考驗。收了人家的錢，得了人家的恩惠，你只好在不出賣靈魂的條件下，屈服於殘酷的現實，肚子餓了，無求也堅持不下了，寒酸文人只好用魯迅的阿 Q 精神自我安慰，求得心理平衡，於是用「忍辱負重」來鞭策自己，用『臥薪嚐膽』來給自己找個能下台的藉口，也就出現了諸如「大丈夫能屈能伸」之類的堂而皇之的論據。

經不起嚴刑逼供拷打，受不了錢財美色引誘，無求的防線就垮了！就像《紅岩》裏的甫志高，無求被出賣的時候，就是叛徒走上絕路的時候。

無求，才能無愧、無懼、無爭、無悔、無憾。其實，有幾人能做得到呢？(第 56 篇) (1997.10.10)

牢騷

人生不如意事十居八九，不平則鳴，抑鬱不平，激成牢騷。

一場冰災，怨聲載道，牽惹多少牢騷，後悔來錯地方，痛罵老天無眼，怪責官府無能，懷疑「人定勝天」的偉論能撐多久，理直氣壯，可圈可點。

限制燒臘，管制中藥，沉默不言，逆來順受，此路不通！百年來唐人街中文招牌一直高高懸掛，竟引來一小撮「語言警察」的干預，這個牢騷怎可不發？

自己究竟是什麼人？在加拿大人眼裏是少數族裔，回到祖國，自己是持外國護照的炎黃子孫，華僑，海外華人，變成了「華裔」，說到底還是「外國人」。

這樣的牢騷肯定滿肚子：一盒月餅八千元，可以救活多少在災區被凍死的同胞？大款吃一席黃金餐十八萬人民幣，算一算每年花在酒席上的錢可以辦多少間希望小學？為什麼釣魚台明明是中國領土，卻若無其事任由東洋鬼子霸佔？為什麼對赤柬頭子波爾布特殘殺數百萬人的滔天罪行隻字不提？

人性崩潰，世風日下，孝道淪落，令人髮指！為什麼一個父親可以撫養五個兒子，五個兒子不能養活一個父親，任其在老人公寓病危，由救護車送院搶救，事後也不見有兒子來探望？為什麼幾位兒女都是博士，老爹老媽要捱窮受苦？一名十三歲的孩子可以將自己親生的母親殺害，這是多麼恐怖的世界。

牢騷而轉為長嘆，李白「人生在世不稱意」，杜甫「斯人獨憔悴」，白居易「此恨綿綿無絕期」，南唐後主李煜「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都是千古絕唱。

毛澤東在「和柳亞子先生」的詩中寫道：「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兩位騷壇吟友贈詩唱酬，推心置腹，堪稱雅事，不料卻被文革中極左派為這件事貼大字報：「柳亞子竟敢對我們的偉大領袖發牢騷，是個反革命份子。」

其實，在反右運動和文革中，敢發牢騷的知識份子，豈僅僅是「腸斷」？千千萬萬人連頭顱都斷了，因發牢騷投入冤獄的更不計其數。

1954 年 7 月，胡風寫了著名的《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因這個牢騷而繫獄整整四分之一世紀，受到株連的所謂「胡風份子」更多達兩千一百人，成了建國以來文藝界最大冤案。

1959 年 7 月，彭德懷元帥在廬山會議期間給毛澤東呈上萬言書，批評浮誇風，結果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首領，丟了國防部長的烏紗帽，1962 年 6 月，他再次上八萬言書，遭到更嚴厲的批判和審查，被視為「翻案書」，成為「新罪證」，文革剛開始就入獄，八載囚窗，受盡酷刑審訊凌辱共達 250 餘次，兩根肋骨被打斷，一根移位，肺部受傷，經常便血，罹患直腸癌，最後左側肢體偏癱，右下肢浮腫，小便失禁，舌頭發硬，言語不清，於 1974 年 11 月 29 日在囚室中背著「裏通外國」的罪名離開他熱愛的土地，身邊沒有親人，其遺體火化時，「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變成了王川，連名字都改了。

發牢騷不是發脾氣，而應該是敢說真話，勇於直言，是積極的進言，不是潑婦罵街，不是指桑罵槐。古今中外，文人多愛發牢騷，借輿論的力量，伸張正義，向不得民心的勢力作鬥爭，千百年來，知識份子便是這樣發牢騷，做傻事，寫下了不知多少憤世嫉俗的文章詩詞，也拋了不知多少個不屈頭顱，勝利也許根本沒有得到，但已盡了言責，對得起良知，總算死也瞑目了。(第 75 篇) (1998.02.20)

名 氣

只要戴上主義流派之權威盔甲/就可以隨便在畫布上塗鴉/儘管左看右看遠看近看都「朦查查」/分不出是天是地是人是鬼是草是花/辨不清是善是惡是美是醜是真是假/奈何署名的是「聽說是」成名藝術家/扶乩符咒拼圖遊戲都會是博物館的藏畫/

僥倖冠以主義流派之漂亮簪花/便可以恣意在稿紙上亂畫/放縱下筆玄虛深奧晦澀迂誕難求解答/任你一讀再讀重讀細讀皆太不像話/不是高山流水也不是鍾子期不是伯牙/奈何署名的是「據說是」著名大作家/迷宮八卦陣都被盲目譽為現代詩壇的精華

——【名家】

名氣太重要了，有了名氣，就有方便，就有權威，就有影響，就有號召力。

同樣一句話，普通人說了也等於白說，名人說了就不同凡響，成了語錄，成了座右銘；同樣一棵樹，名人舉起鏟子對著鏡頭裝模作樣種下，就身價百倍，成了名勝，成了歷史文物。於是，一枝傑佛遜在獨立宣言上簽字的筆，價值連城，一張毛澤東坐過的藤椅，成了博物館之珍品；林肯總統的日記，瑪麗蓮夢露的情書，甚至丘吉爾的煙斗，差利卓別麟的拐杖，都是無價之寶。

書畫展覽，真正用審美眼光欣賞的不多，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署名蓋印上，一發現是大師級名家作品，就肅然起敬，哪裏還敢挑剔，若書畫作者是名不經傳的新人，儘管水準極高，也吹毛求疵一番，後來主辦當局告之此乃某大家之手筆，令審美專家跌眼鏡，難以自圓其說，其場面令人啼笑皆非。可見藝術鑑賞，已被名氣左右著，不信的話，將五代董源的「瀟湘圖」註明是學生習作，或將一幅明代沈周的山水畫之署名除去，擺在一角，你定會發現根本無人肯去細心觀賞。

拜讀名家作品，心目中已先入為主，絕少會懷疑差錯。最近讀了一位畫壇大師的舊體詩集，就發現平仄不符，押錯韻腳，不講求對仗，正偏格混淆等毛病，而且還被序言作者吹捧上天，可恨名氣累人，流傳下去將誤人子弟，貽笑方家。這種現象在新詩中尤甚，「香港文學」月刊曾登某名家詩作特輯，淡如白水，全無抑揚頓挫，簡直就是分段的散文，根本就讀不出什麼

詩味，卻被譽為詩的意境「回復自然，歸於平淡」，已臻最高境界，也就是說，不會欣賞的人就是外行，這和「皇帝的新衣」異曲同工，我就寧可做詩盲，也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有了名氣，你畫什麼都不重要，只要你在畫上簽個大名；你寫什麼不重要，只要你在稿上用讀者熟悉的筆名。不能畫不能寫的，或不能彈不能唱的，就千方百計給自己包裝成名流，用金錢換取名銜，用權勢提高名氣，身居多個社團要職，見報率高，擠身領袖圈中，舉足輕重，贏得「能者多勞」的美譽，死也瞑目。

電影明星拍一段手提電話廣告，酬勞是一千萬港幣，賺的就是名氣，廣告收入，成了名人追求名氣的報答，足球明星穿的球鞋，網球健將拿的球拍，歌壇天王駕的跑車，甚至喝的酒，服的藥，用的衛生巾，都成了盲目跟風的一股潮流。

名氣所累，也就如影隨身跟著而來。克林頓要不是美國總統，他既使跟一百人上床也不關你家的事，如今他貴為白宮主人，萊溫斯基等四、五個想借此提高知名度的女嬌娃就大有作為了，弄得大鼻小生要被法院傳去問話六個鐘頭，而且好戲還在後頭，麻煩陸續到來，一夜之間，萊溫斯基的身價竟暴漲五百萬美元。

名氣所累，只要你說錯一句話，就會成了笑柄，像美國前任副總統不會串馬鈴薯單字，更何況許多名流，連人家起草的演講詞都讀錯，也就見怪不怪了。所以你有了名氣，不一定是件好事，凡是經不起考驗的名氣，很快就會被淘汰的。(第 76 篇) (1998.02.27)

命　運

人生就像一場戲，不管你願不願意，每個人都在不同的舞台上演出不同的劇本，各自扮飾不同的角色，劇本早已寫好，是悲喜劇沒有誰知道，而這場戲的導演就是命運。

這豈不是在散播宿命論，推銷唯心主義思想，大放迷信流毒？儘管下意識不肯承認命運這玄虛東西，不接受命運的擺佈，你還是逃不出命運的掌心。於是，向命運挑戰，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等等自我安慰、自我鼓勵的

豪言壯語相繼出爐，平衡了心理，樂觀了一陣子之後，你依舊無法抗拒命運、否定命運的存在，還是受命運控制，被命運玩弄著。

老師的兒子在戰火中逃生，同行的幾位朋友都被地雷炸死，唯獨他有幸來到西方自由國家，大難不死，必有後福，考進著名大學，修得碩士學位，正慶幸獲命運之神青睞，平步青雲，前程錦繡，充滿希望，誰知一場無情車禍奪去他的生命，美好青春毀於一旦。

好友老熊滿肚子學問，移民到此，還怕學歷不夠高，再到大學修幾年課，學位是拿到了，就是無法找到份合適的工作；面子要緊，但飯還是要吃的。到停車場當收費員，到餐館當侍應生，到牛肉廠抬牛腿，什麼釘子都碰個飽，什麼架子都放下了，粗茶淡飯，省吃儉用，幾年後在埠仔開了間小雜貨店；雖然遭遇過一次打劫，僥倖歹徒槍法不準，住了院平安脫險，老婆又喜降男嬰，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回總該過個好日子了吧！誰知道，一場小病，發點高燒，竟然昏迷不醒，救護車把老熊送院搶救；幾天後醫生告訴熊太，要有心理準備，原來上次槍傷處發現了癌細胞，並已迅速擴散全身；半年還沒到，老熊走了。臨終前我去看他，已瘦骨如柴，不成人形，他說心有不甘，死不瞑目，我找不到半句話安慰他，心中在詛咒命運。熊太三十歲不到就守寡，今後的日子更不堪設想，店子平價賣了，帶著老熊的骨灰和一歲的兒子，飛去法國投靠娘家，留下了說不完的話題：命運。

雖然個人的努力可以扭轉局面，但卻不能改變命運。銜著金鎖匙出生在大富人家，未必就可以注定一生幸福。戴安娜王妃嫁入英王室那天，羨慕死多少發白日夢的灰姑娘，個個都希望能嚐試貴為未來王后的滋味，老天作弄人，命運這位導演臨時將劇本改寫，喜劇成了悲劇，戴妃竟然以慘死於車禍之殘忍結局收場，令觀眾大跌眼鏡。或許你會說這條路是戴安娜自己選的，怪不了誰，但她總不會傻到會與埃及男友雙雙赴死亡之約吧？

泰王生了三女一男，大女兒留學美國時與黑人男友同居，被逐出王室，未來王位將傳給皇儲，記得有一次皇儲生日，皇宮中設宴，特邀與皇儲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各界平民一起慶生，赴宴，內中有醫生，有律師，有和尚，有貨車司機，有倒垃圾工人，有街邊小販，還有坐輪椅的傷殘士兵，以及一位特從監牢放出來過生日的犯人，當時有位專欄作家就曾寫文章，慨歎同人不同命。然而，未蓋棺難以定論，有誰知道這些人中，皇儲一定好命，犯人一定低賤？君不見在中國歷史上，出生寒微而登極天子的，一個是草民布衣成

了漢高祖的劉邦，一個是臭頭和尚成了明太祖的朱元璋，命運之導演安排他們在第幾場戲落難，第幾場戲扮演皇帝，第幾場戲駕崩。再看看南非孟德拉、波蘭瓦文薩〔不該譯華里沙〕、南韓金泳三、金大中，身繫牢獄時有誰相信他們將來會成為總統？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命運一直在左右著世界，時至今日，誰也不敢說英女皇死後誰會真的接任王位，就像數年前朱鎔基還只是上海市長時，有誰知道他七十歲時會成為中國第五位總理？

台灣桃園空難，兩母女在家看電視，無端端被一架偏離跑道的飛機墜下撞死；不久前六/四九彩票頭獎竟被一位瀕臨死亡的愛滋病患者獨得；「聖嬰」橫行，幾年積蓄一夜之間化為烏有；地震後七天，還能從瓦礫中找到生還者，這一切或者都是意外，都屬巧合，都是天災，都是人為，理由不充足，然而，當一次又一次「禍不單行」之後，你會慢慢發現命運如影隨形在你身旁徘徊，你也許無法知道明天那場戲中，你還有沒有份演出。**(第 79 篇) (1998.03.20)**

隨　緣

奔波勞碌，曾經滄海沉浮，多少寒暑，歷盡盛衰榮枯，鑄成風霜傲骨。闖蕩江湖，飽嚐辛酸甘苦，風塵僕僕，閱遍人情世故，看透畢生榮辱。莫道桑榆遲暮，莫嘆夕陽歸路，富貴浮雲，虛懷若谷，澹泊無欲，不亦樂乎！

自楓華書市喬遷後，昨天首次前往參觀，入寶山瀏覽，總不能空手出來，有幸買到一本《名人和書的故事》，談及書緣，讀後回味無窮，愛不釋手，引起我寫此文的興趣。

談緣份，首先不能不談扉頁上的藏書印，由此結下的印緣，足夠我牢記一輩子。

十三年前，我剛從阿省愛明頓搬回滿地可，因有感多年奔波，長途跋涉，藏書散落流失，如今安定下來，應覓一永久書樓。我一口氣訂購了十五個大書架，開始整理藏書，編寫目錄，並到唐人街畫廊刻幾方印章，我挑選一套雞血石，大小共三塊，除了刻一方筆名，刻一方「鑄心齋」之外，另外一塊刻「無墨樓藏書」。這三方印章，是我最喜愛的，只可惜一直不知道是哪一位金石家的傑作，此事令我耿耿於懷，卻無法求證。

直到去年三月十六日，「魁華作協」成立，我在晚會上第一次見到蘇朝大姐，她卻說已認識我十幾年，令我有點費解。以後的日子裏，我終於有機會把謎底解開，原來蘇大姐的夫婿，就是為我治印的著名印人陳渥先生。緣份使我們在十二年後的某一天有幸相見面，當我看到陳先生把他存底的印款出示時，我驚訝得張大嘴巴，說不出一句話。

陳先生後來還送我幾方閑印：「閒庭信步」，「白雲底下墨耕忙」和一方「麗璧軒隨筆」，以及一幅國畫：「墨趣」、一幅筆走龍蛇的書法。如今，我家廿多個書架上，每一本藏書的扉頁，都蓋上陳先生刻的印章，書比人長壽，印章和這段緣，也將永遠留存。

另一段是與著名詩書畫家許之遠老師結下的師緣，也堪一記。同樣是十三年前，返回離別三載的滿地可，由於稿約，遂向多倫多《快報》投稿，許老師是該報主編，互相通信，並饋贈書法、墨梅橫幅。以後每次他出新書，我都第一時間獲贈，直至他到台灣出任立法委員，仍不忘通信，回答詩詞創作上的難題。今年四月，許老師來滿地可為其先父掃墓，在火車上因讀我的「無墨集」有感，寫了一首七律相贈，並勉勵我多讀好書，多寫好詩，不要再浪費筆墨於無聊的筆戰中，勞心傷神，實在太不值得。他的詩寫道：

「未見賢棣久矣，乘掃墓有滿城之約，車中重讀其新集，成此勉之。

生涯恰似萬重山，咫尺參商幾度關。曾為駐旌愁問訊，竟從新集喜開顏。文章憎命元鄉愿，志士立名莫等閒。天既鍛人擔大任，定非才與不才間。」

寫到這裏，剛才電話鈴響，驚悉遠在阿省卡加利的許志熙君，不幸因工傷事故，在他經營的木廠當場被機器夾死，沒有來得及留下一句遺言，就悄悄地走了，享年只五十一歲。當時其愛女正參加全省鋼琴比賽，贏得第一名，噩耗傳來，令她泣不成聲，不能再演奏下去。許君與紅塵的緣份已盡，在他個人事業達到最巔峰的時刻，往生極樂，早日解脫，這是天意，我相信命運之神已降臨，無法抗拒，由不得凡夫俗子扭轉也。

悲從中來，除了詛咒蒼天無眼，唯有填一首《聲聲慢》，痛悼許志熙君在天之靈：

魂飛天國，情繫凡塵，匆匆歲月留聲。半百年華，何堪駕鶴無聲？難酬滿腹壯志，令親朋、慟訴悲聲。最腸斷，是聽聞愛女，哀痛琴聲。

白手興家創業，讚雄才偉略，遠近蜚聲。大展鴻圖，商場享譽名聲。青雲路平直上，驟然間、雷挾風聲。淚雨灑，震耳處、呼號哭聲。

緣份，使未見面的人成為朋友，緣份，使不相識的人成為師生，緣份已盡，往日攜手打天下的知己成了陌路人，緣份已逝，昔年同飲湄江水的老鄉永隔陰陽界，嗚呼！

只要有緣，反目成仇的雙方遲早會冰釋前嫌，握手言歡；假若無緣，海誓山盟的配偶終究要分道揚鑣，各奔己程。所以，凡事莫強求，既然緣份註定，就順其自然吧！(第 88 篇) (1998.05.22)

無　爭

平生最怕到醫院、殯儀館、墳場，更怕到火葬場、刑場。因為這些地方，曾經給我留下了可怕的回憶，印象太深刻了，直到現在，依然常在夢中反覆出現，無法徹底刪除。

在醫院殮房裏向親人遺體告別，在病房中看到快要斷氣的朋友於死亡線上痛苦掙扎，終於離開人間，驚覺家財萬貫對於死人已毫無意義，沒有誰能在死後將財產隨身帶走。

泰國刑場上看槍斃死囚，更是驚心觸目。跪在地上是位約二十來歲的年青人，身穿全套白色孝服，和尚剛為他削髮剃度，雙手合十，手中一朵蓮花，一炷清香，向前來訣別的父母叩頭，泣不成聲；劊子手共十二名，六站六蹲，十二粒子彈射向死囚心臟......。

另一次是在曼谷一家非法的地下擂台觀看死亡拳賽，一口棺木和祭品擺在台下，比賽雙方頭戴白布條，先向未亡之父母帶孝，拳賽在醫生證實敗方死亡後結束，賭客們忙著分贓，而血肉模糊的死屍被放進壽板後，便立刻蓋棺加釘，好像怕他會復活似的......。

昔日，柬埔寨和泰國的葬禮大多在和尚寺露天火葬場舉行，被燃燒的屍體因筋脈抽搐而會在烈火中坐起身來，約莫一會兒才倒下，成群小孩在圍觀，火苗四射，焦味薰天。

每次到墳場心情就很緊張。讀著墓碑上的姓名、籍貫、生歿日期，常感覺陰風陣陣，不寒而慄。今年清明前夕陪許老師到皇家山義地為其先君掃

墓，在林立墓碑中發現一處石碑是做成一本厚厚的字典，並在書背上刻著「辭海」二字，可見墓中人生前一定十分愛書；我當時忽然有一種不祥的念頭：不錯！我挺喜歡。回來後還在睡夢中看到自己的墓碑是一本《辭海》，醒來就感到不適，從那天起，連續病了幾個星期，也說不出是否中邪？

當你從醫院的殮房、刑場、火葬場、墳場走出來，你就會發現，人生不過是一場夢、一齣戲、一盤棋，幸運的，發的是美夢；不幸的，演的是悲劇；長壽的，是一部幾百萬字的長篇小說；短命的，是幾個音符的小調；夭折的，則是一首三數行的小詩。生無帶來，死無帶去，有幸的，一抔黃土，七尺銅棺；不幸的，枯骨遺棄亂葬崗，留待若干年後，考古學家去猜測是那個朝代的出土文物。你會發覺，爭得死去活來的東西，全不屬於你！

陸游臨終絕筆：「死去元知萬事空」，昨日之歡顏，今天的熱淚，都是人生舞臺上一幕又一幕的戲，戲演完了，夢也醒了，才驚嘆個人原來是那麼渺小，紅塵本來就如夢境，才領悟貧富興衰乃命運安排，功名權位切不可強求，一切成敗榮枯、悲歡離合都是過眼雲煙，根本就沒啥值得搏命去爭也。所謂「佛爭一炷香，人爭一口氣」，爭到了又能怎樣？

廿五年前，曾在越南頭頓市普陀山觀音菩薩寺住了六個月，每天用毛筆小楷抄寫佛經，用水彩繪畫佛像，開光後讓善信供奉，這短短的半年，是一生中難忘的與世無爭日子。沒有電視，沒有報紙，老方丈除了講佛說禪，談經論法，還傳授作詩填詞之道，而我所過抄的佛經，印象中有《金剛經》、《楞嚴經》等，但能背誦的，就只有《心經》了。

唸《心經》中的佛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作為無神論者，在當時是無法體會的，經過這麼多年的生離死別，戰火洗禮，風風雨雨，對「色即是空」的禪機，開始有了一點領悟。由於無法達到「六根清淨，四大皆空」的境界，我這凡夫俗子始終沒有皈依佛門。然而，「無爭」的思想已逐漸認同。

無求便無爭，無爭則無畏。不看某些文章，就不會有反駁的衝動，就可免去一場無謂的筆戰，這個辦法也許會被人譏為是「鴕鳥」，但深一層想，即使反駁贏了又怎樣？大動肝火，傷了和氣，心情變得惡劣，脾氣暴躁，這又何苦呢？原來，被憎恨雖然痛苦，而憎恨別人卻也一樣沒有好日子過，這個道理相信很多熱衷於筆戰的朋友一定十分明白。

報壇上永無間歇的爭鬥，什麼時候才能寫下休止符？即使爭到了，難到能帶到地府不成？君不見美若天仙的戴安娜王妃死於非命，身後什麼也沒有帶走；一代梟雄毛澤東蓋世拔山，呼風喚雨，死後只能躺在水晶棺中供人瞻仰，千秋功過任由後人評說。(第 95 篇) (1998.07.10)

應　酬

張三七十壽宴，李四添丁薑席，老馬嫁女婚讌，老牛金婚喜酌，朱老新張酒會，高翁兩度續弦，劉兄弄璋彌月，小丁博士登科，喜帖、請柬如雪片飛來，從未間斷。

陳伯永生極樂，莊生壯志未酬，趙母瑤池赴會，施公駕鶴歸西，祭文、悼辭、輓聯、追思記、回憶錄應接不暇，登報哀悼，靈堂弔唁，痛哭流涕，一年不下數十宗。

應酬交際，還不止這些。每屆社團人事變遷，改朝換代，報紙就忙得不亦樂乎。僑領就職，大版祝賀，文人絞盡腦汁，各顯神通，鶴頂格對聯爭妍鬥麗，附庸趨雅，頗有一番文學味道。筆匠們埋頭為新任主席、會長、理事長起草就職演詞，滔滔不絕，千篇一律，總離不開回顧、展望，既感激大家支持，就必誇下海口，大開空頭支票，曲終人散，又碌碌無為過了一屆。到下一位走馬上任，再依樣畫葫蘆。如此一來，近百社團每年換屆，帶動了餐館生意興隆，刺激了報紙銷路上升，增加了消費，繁榮了華埠，功德無量也。

應酬詩文最難寫，應酬對聯更吃力。我曾經在報上寫了三十多幅賀聯、輓聯，除了少數是有感而發，其餘絕大部份都是文字遊戲。由於不認識對方，只在平仄、對偶上斟酌、推敲，寫出來雖然工整，卻只限皮毛，未能入室，難有佳作，故不敢讓人知道。

有些人由於某個歷史時期的客觀環境和主觀認識所限，寫出了經不起時間考驗的東西，成了一生中洗不去的污點，後悔不及。我自己就寫了不少應酬詩文，有些到現在還未有問題，有些則時過境遷，人事全非。我曾先後填了三首詞，送給一位長者，表達我對他的敬仰，後來，竟被他用謊言把我出賣了，這個慘痛教訓，給我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為了警惕自己，我在編「無墨集」時，將這三首詞收了進去，也可作為一個歷史見證。

有些是我景仰的老師，我能把對他們的崇敬之情感，化為詩文，是我的榮幸，也是我的驕傲。這些劫後餘生、碩果僅存的幾位老師，有的已作古，有的年近九十高齡，他們都是名副其實的學者，高風亮節，文如其人，對我諄諄教誨，我每年都會有大量詩詞祝賀他們之壽辰，這些不是應酬文章，而是對恩師的回報，惟恐太少，多多益善也。

每次買了新書回來，先看序文，總發現許多笑料。有些書會請名人題款，龍飛鳳舞的書法，令人眼界大開，有的書，加插作者和名人合影的照片，借以提高身份。有一本厚達八百頁的「中華詩魂」，內中搜集了全國一千九百多位詩人三千多首詩作，插在書前是一位三十來歲西裝男子的大張彩色全身照片，註明為高級工程師、某房地產開發總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既不是詩壇大師級人物，更沒有一首詩收進書中。原來此君有的是錢，就被推選為該書的編輯委員會主任，外行領導內行，名銜空掛，實際編輯工作由主編負責，為了感謝他的公司贊助，應酬一番，就把詩人桂冠戴在這位名不經傳的大款頭上了。

這是個交際應酬的社會，遇事必須識時務，逢人不能說真話，否則就會處處碰壁。於是，詩人遍處有，教授滿天飛，人人叫老闆，個個是作家，皆大歡喜，歌舞昇平。不要追問對方是在哪家大學任教，就像不可打聽某人銀行裡有多少存款一樣，不應挑剔平仄不符的詩詞，就像不該懷疑某人是否出過書、夠資格成為「作家」一樣。小心！當人家在文章中吹捧你是「大詩人」、「大文豪」的時候，也就是暗箭齊發、狗血淋頭的時候。這箇中滋味，嚐過的人心知肚明，所以，應酬的話，有幾句是真？還是少聽、不聽為妙。

這是個真真假假的社會，各式各樣的面具派上用場。參加宴會，席上如果對方不知你的身份，是最好不過，你就可以聽到許多真話，包括對你本人的評論。相反，假如你身份暴露，除了聽到恭維、吹捧等客套話，你所說的每一句話，還必須格外謹慎。至於那一連串長長的交際術語，「放之四海而皆準」，幾乎倒背如流，聽多了就感覺麻木、乏味。

應酬，是社交不可少的一門學問，要爬上領導之高位，先學會應酬，還要準備一筆可觀的應酬費，才能交遊廣闊，左右逢源。可見，主席這個位子，不是人人可以穩坐的。(第 109 篇) (1998.10.16)

消 費

這是個消費世界。消費能力決定了你的社會地位。「沒有錢就沒有一切」的理論，正不斷獲得驗證。你要吃飯，就要掙錢，嫌銅臭味而寧可餓死，是天方夜譚。窮酸文人再怎樣出名，也只能被壓在金錢的五指山下挺不起身，「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時代過去了。

即使你不肯承認金錢萬能的殘酷事實，你還是無法否認它的重要。多少人天天在發白日夢，儘管袋中只剩下幾塊錢也拿去買彩票，買一個發財的希望。有了一筆錢，就可以揚眉吐氣，就可以水到渠成，有了一筆錢，才可以無憂無慮到處旅遊，才可以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文窮而後工是騙人的，沒錢交租、沒飯下肚還有心情能寫出好東西才怪呢！

想過好生活就要有消費能力。像我這窮光蛋，「雞籠豈有隔夜蚯蚓」，掙到的錢都花在家裏兩隻「化骨龍」身上。這兩女的消費率隨著成長與日俱增，不斷透支著她們父母有限的精力。是生活的壓力逼使人不敢偷懶，是消費的銼刀將滿腔銳氣磨平，人貧志短，馬瘦毛長，當你錢財拮据的時候，就再也瀟灑不起來，最多也只能發發「窮惡」罷了。

看那些銜著金鎖匙出生的富家子弟，繼續祖業，平步青雲，一生好命，他們揮金如土，出手豪爽，身邊大堆跟班，由於有的是錢，一擲千金，誰敢動他們半根毫毛。你能酸溜溜的說他們只懂得物質享受，精神空虛，但誰也不能否認，學校是花他們捐的錢辦的，醫院是用他們捐的錢建的，他們用最大的消費填補不足，就再也沒有人敢胡亂謾罵了。所以，只要你有錢，又捨得花費，你就交遊廣闊，無往不利，誰還敢得罪你這米飯班主。

打工仔的錢只能從薪金掙來，有限的收入，平衡不了無限的消費，唯有靠加班加薪，甚至兼職找外快。每月薪水，交租去了四份之一，如果買房子的，銀行供款也許更多，此外要交的賬單可多了，再加上意外消費諸如修車、修屋之類，往往超出預算，戶口中若沒有一筆儲蓄，就要四處張羅，甚至借債，倘若病魔纏身，無法工作，手停口停，奈何！

納稅人的最大消費就是納稅。加拿大是個高稅收國家，打工仔的薪水中，聯邦和省政府就已扣除一大截，再繳納失業保險、退休計劃、工廠保險、工會費等，所剩不足七成。購物還要繳納省購物稅和聯邦貨勞稅，修車還附加省服務稅，年終報稅若收入太高必須補交所得稅。納稅人承擔了政府

繁重開支，包括官僚出國訪問費用，政要到處去開會的出差費，甚至參予空襲南斯拉夫的龐大的軍費，以及收容阿爾巴尼亞難民的基本生活費。

除了銀行屋子供款之外，每月賬單如雪片飛來，電費，本地電話費，長途電話費，手提電話費，有線電視費，衛星電視費，電腦互聯網費，再加上各式各樣的信用卡賬單，每年市政府徵收之地稅，車牌費，還有駕駛執照費，汽車保險費，房屋保險費，人壽保險費，還有兩女在女子中學每學期的學費、雜費、書籍費、校服費，每月她倆的巴士費、午餐費、出外活動費，此外，每月信件郵寄，年節賀卡禮物，網上訂購雜誌書報，當然還有租錄影帶費，看電影費，買衣服鞋子文具費，而不能忘掉的，是最重要的買菜錢。上超級市場購物，到唐人街買雜貨，還有每月的報紙費、雜誌費、買書費，還有汽油費，甚至警察罰單費，這裏面還未包括太座服飾費，週末上館子喝午茶、吃晚飯，為朋友洗塵餞行，甥侄彌月，親友生日，長輩壽辰，婚宴喜慶，喪事弔唁，都少不了祝賀、哀悼一番。

汽車舊了要換新，房子舊了要裝修，電視機、錄影機舊了要買新，電腦落後了要升級，紙張，打印機、複印機的油墨，還有淨水、吸塵機袋、垃圾袋、洗衣粉、廁紙，還未包括出街要泊車費，生病要藥費，還未敢提到出外旅行的機票旅費、酒店費，有這麼多消費，就必須努力工作，因為消費是在不斷增加中。而如果你還有藏書、集郵甚至蒐購古玉的嗜好，而如果你還愛買醉喝酒，又愛喝名酒，那你肯定要捱一輩子，這還不算，你如果信佛拜神，逢年過節又祭祖又燒香，你怎能不拼命掙錢？還好，你未染上好賭、嫖妓、吸毒，否則，連消費的資格都談不上，你就已註定完了。至於死後的喪費，那是活人的事！(第 135 篇) (1999.04.16)

真 情

人之初，性本善，真情流露，是人性最純樸的一面。元好問雁邱詞：「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人非草木，豈能無情？喜歡懷舊的人，更注重每一段情，珍惜每一份情，那怕只是短暫的幾個月、幾星期、幾天甚至幾小時。醉過方知酒濃，愛過才知情重，當時過境遷，你會回味那段未變質前的情，慢慢就悟出多情多累的道理來，薄情寡義的人，當然不解箇中真諦。

是真情還是假意，經歷風雨考驗，生死洗禮，就能印證出來。情和緣分不開，佛家稱之為緣份，是很對的。全世界六十億人口，偏偏就認識他或她，這麼多男男女女，偏偏就要嫁他娶她？有緣才成配偶，緣未了，即使多少阻礙也無法將雙方分開，藕斷絲連就是情緣未了的最佳詮釋；緣起緣滅，緣盡了就離散，覆水難收，再結合也有了芥蒂，就算破鏡能重圓也已留下了裂痕。

友情有時候甚至比愛情更堅固。世上能求得一知己，斯願足矣！患難見真情，在你最困難的時刻，是誰不顧一切伸出援手，毫不保留給予全力支持，這份友情比金子還珍貴。俗話說：仗義每多屠狗輩，我一生中交友眾多，而最講義氣的幾位朋友，他們都是粗人，內心善良，書讀得不多，字懂得極少，沒有滿口理論，但在生死關頭敢於挺身而出，寧願自己陷入絕境，也要把朋友救出生天，最後都死在赤柬的屠刀下，臨死沒有供出逃亡路徑，不肯出賣朋友，許多虎口餘生者平安到了泰國難民營後，供奉他們的靈位，焚香祭奠，我就曾跪在他們靈前悼念，痛哭一番。

天寒，風冷，情正暖。三五知幾圍在一塊喝干邑，吃麻辣火鍋，話匣子打開，聊大天兒，談今論古，海闊天空，大家不戴面具，沒有拘束，沒有顧忌，無所不談，真情在酒杯中完全流露了出來，終於看到了人性善良可愛的一面。須知這年頭想找三五知己喝酒談心的確不容易，彼此互相提防，說話點到為止，諸多避忌，最後只有把話題扯到風花雪月方面，大家淪為酒肉朋友。

就在我最需要精神支持的時候，幾位朋友毅然站到我一邊，雖然大家很少見面，但心靈相通，他們為我分擔憂傷，分享快樂，開解我心中情意結，與我共同進退。在我病得一蹋糊塗時，給我送來紅參，帶來電暖被墊，帶來無價的友情，在我失意時，增強我的信心，不讓我垮下來。

一聽說電腦出了毛病，朋友立刻趕來，儘管我還在工廠上班，他一人埋首修理，而且還往返幾次，把故障搞妥後，已是深夜時分，翌日還來電話講解一番，這樣情真意切的朋友，難得！

兩年前，當我蒙冤受辱時，一位素未謀面的朋友，托報社找到了我，送來一塊白璧，以示清白無瑕之意，一直到今天，彼此唱酬吟詠，切磋詩詞，友情日漸深厚。當讀到拙作「蒐集」後，還把家中珍藏的出土古錢相贈，一聞說我身體微恙，搜集了大堆有關治療的書籍親自帶來。

另一位朋友是在社團宴會上結識，此君文筆如刀，也是性情中人。因志趣相投，很快就成了知音，每週電話頻密，互訴心思，並多次到寒舍喝酒，促膝暢談到凌晨，頗有相見恨晚之嘆。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聽說某位老人家不適，我二話沒說，趕緊催促老伴煮及第粥，風雪中兩口子趁熱飛車送去，怕老人不肯吃，怕老人沒胃口，又怕老人吃太飽，又勸又嘮叨一番，真希望有個伴兒陪著老人。獲悉老人要遠行，大清早趕往送機，叮嚀吩咐，怕轉機時出了錯，喜聞老人回來了，趕往機場，風雪把班機誤了點，來回跑了兩次，接不到機，又到鐘上班，急忙打聽老人還有哪些親人可以來接機，誰知對方在電話中說道：「老弟，你也是夠杞人憂天的了，他能來到加拿大，他就一定能回到家，上班去吧！你已經仁至義盡了，你對人家太好，有一天你會後悔的。」講電話的人回中國去了，他的話也挺應驗，老人送我的詩和畫還在，但人事已全非了。

在一次宴會上見到了某教授，一別就是兩年，風采依然，被安排同桌共席，彼此感慨一番，拍照片時他就坐在我左側，將手掌拍了我大腿，真情流露的說：「兩年前咱們坐在一塊拍照，如今又坐到同一艘船上來啦！」我也很激動，回來後還填了首「一萼紅」發表，滿以為經過這一次會見，可以冰釋前嫌，重修舊好，唉！談何容易，一霎那的真情過了翌日就變味了，奈何？

朋友批評我凡事太認真，也太執著，他們罵我固執、食古不化，這些話都是真情流露，沒有修飾矯作，的確，我是個很任性的人，吃軟不吃硬，我堅持理念，不顧一切朝著目標邁去，我寫專欄，題目只用兩個字，就一直不肯破例，寫短評，標題總是四個字，也一直墨守成規，不肯突破，於是有人說我是個很難相處的人，沒辦法，由它去，就像我不願即席賦詩，只喜反覆推敲琢磨，被人譏笑是「沒有拐杖就不會走路」，我也一笑置之，不懂就不懂，何必裝懂，沒有拐杖不能走路也不是什麼丟臉的事，我靠自修的拐杖，一步一步學走路，也走了這麼多年，夫復何求？(第 137 篇) (1999.04.30)

假 如

假如當日我死在戰火中，假如我不來加拿大而去了巴西，假如我能活到百歲，假如我中了彩票頭獎，假如我不寫文章，假如我不曾認識某些人，假如我不說真話得罪人。

假如這假如那，每天都離不開假如。假如當然不能成真。人們總是用假如來反思、後悔、慶幸、抱怨、幻想，事過境遷，惟有用假如來安慰自己，僥倖一番，用假如悔恨，掩蓋過失，推搪責任。在假如的夢境裏浮沉，醒來後又回到現實，再繼續編造新的假如。

親人死了，孝子賢孫撫屍痛哭，後悔生前沒有好好服侍，假如能再復活，一定盡孝。愛人走了，拴不牢留不住，假如覆水能收，破鏡能圓，發誓永不分離。然後，又有新的假如，假如親人九十多歲還躺在病床上，久病無孝子，幸好終於走了；假如愛人癡情一片，是個醋罈子，哪有機會在外頭泡妞，假如愛人移情別戀，同床異夢，倒不如一拍兩散。

老師要小學生寫一百個假如，來練習法語語法，規定要寫得特別些，小孩子的天真就全在假如中流露出來了：假如我是仙女，能變出好多好多芭比娃娃；假如我能飛，假如我能隱形，假如我能縮小到可以住進玩具屋，假如我周圍的東西都變成可以吃的巧克力，假如我能進入遊戲機世界中，假如每一天都是萬聖節，假如楓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紅。

假如這個題目換給中學生作答，就精彩多了，但已失去了天真率直：假如時光能倒流，假如我能找回失去的一切，假如我能通過時光隧道回到從前，假如我是複製人類的科學家，假如我能擁有一部印鈔票機，假如我是戴安娜王妃，假如我是總統的女兒......。

畢竟是學生，他們回答的假如還是局限在現實生活之外。到了社會各階層找尋假如，每個人的處境各異，經歷不同，宗教信仰、認識水平、教育程度、品德修養都有差距，對假如的話題，就五花八門，多姿多彩了。不管怎樣，假如還是假如，無法成為事實。

假如鄭和沒有下西洋，假如被成吉思汗家族侵佔的連結亞歐大片領土都屬於中國版圖，假如閉關自守的滿清不開放通商口岸，假如沒有鴉片戰爭，假如不割讓香港，假如日本在投降時已將釣魚台歸還中國，假如台灣也像海

南島一樣被大軍攻克，假如達賴喇嘛還留在西藏，假如志願軍不越過鴨綠江開進朝鮮，假如解放軍不教訓同志加兄弟的越南。

假如張學良、楊虎城不發動西安事變，假如蔣介石在西安兵諫時被殺，假如孫中山活到一九四九年，假如毛澤東在廬山會議被彭德懷逼下台，假如周恩來出任中共主席，假如劉少奇在文革中反敗為勝，假如林彪不但沒逃亡而且奪權成功，假如趙紫陽依然大權在握，假如胡耀邦不在八九年四月逝世，假如「六、四」沒有流血，假如江青沒有自殺，假如陳希同已被槍斃，假如魏京生沒有釋放出來，假如二千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北京舉辦。

假如希特勒在寫「我的奮鬥」時就已英年早逝，假如美國兩枚原子彈沒有在廣島、長崎投下，假如赫魯曉夫不是修正主義者，假如尼克松不從越南撤走五十五萬美軍，假如沒有水門事件，假如波爾布特在掌權之前就已被處死，假如越南不入侵柬埔寨，假如戈爾巴喬夫沒有上台，假如蘇聯和南斯拉夫不解體，假如克林頓敗在露雲絲姬的石榴裙子下，假如北約飛彈炸的是俄羅斯大使館，假如在貝爾格萊德遇難的不是記者而是中國大使，假如聯合國總部設在北京，假如梵蒂岡教皇由華人出任，假如中國作家和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金，假如阿拉法特當上了以色列總理，假如英女王被綁匪撕票，假如七國高峰會議的首腦全被恐怖份子殺害，假如比薩斜塔倒塌，假如水城威尼斯陸沉，假如地球上沒有加拿大，假如魁北克脫離加拿大宣告獨立，假如滿地可脫離魁北克成為一國，假如加拿大沒有接收難民政策，假如加拿大沒有社會福利金制度，假如，假如，假如……。

假如你的面具被人撕破，假如你還有一點天良，假如你到仇人的靈前弔喪，假如你有可預知未來的特異功能，第一件事你會做啥？假如畢竟是假如，人們還是樂當馬後砲地在事後用假如去解除內心情結。假如，假如，沒有假如，又怎麼有那麼多八卦新聞？(第 140 篇) (1999.05.21)

見　識

見識，是人生的記錄，閱歷越深，見識愈廣。不同階層的人，有不同的見識，見識是相對的，絕不能用來褒貶評價一個人的成敗優劣。有些見識是不堪一試的，例如殺人綁票、坐牢越獄；有些見識是不希望歷史重演的，例如投奔怒海、虎口餘生；有些見識是恥於啟口的，例如吸毒嫖妓、偷竊搶掠；有些見識是不屑一談的，例如同室操戈、兄弟鬩牆。

紅燈區阻街女郎每天接觸各式各樣的嫖客，閱盡社會眾生相，看透人間萬花筒，她們的見識肯定不比社會學家低淺。要不是受社會地位和道德觀念所限，要是她們能書會寫，開個專欄談論性犯罪問題或研究性心理學也許是最佳人選。海員的驚險經歷和豐富見識，一直是最令小說家感興趣的，以他們成為主角的故事多不勝舉，如果水手成了作家，他們筆下一定能寫出多姿多彩的作品來。試想一名訓練有素的職業殺手，從外表裝扮，學問修養，到談吐舉止，應變機智，他們的見識肯定是一流的。以此類推，行行出狀元，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專長，都有外行不能兼顧的獨特見識，那麼，見識越廣，成就就越卓越嗎？

在台灣期間，我就曾認識一位泰國女導遊，她是中暹混血兒，朱拉大學生，留學台大，秀外慧中，能說七種語言，寫得一手漂亮書法，天文地理，歷史政治，頭頭是道，無所不談，令我甘拜下風，佩服得五體投地，對她頗生好感，回泰國後彼此保持密切來往。曾問她為何不在報上投稿，她從書架上隨手抽出兩本書，在扉頁上簽名送我，其中一本居然是詩集，我頓時臉紅，由崇拜轉為愛慕，相約出街，視為知己。直到有一天，才發現她除了導遊之外，還是在上流社會從事性交易的風塵女子，我問她為何不嫁人而寧願墮落，她笑說見識越廣，越難找到合適對象，在性交易中所結識的都是達官顯貴，上至皇室，下至國會議員，有花不完的錢，有享不盡的權，有何不妥？怎能說是墮落？幾年前朋友告訴我，她後來去了法國，終於嫁給了一名退休將領，她的豐富見識足以寫一本厚厚的傳記。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經歷，有不同的見識，特別是處身在戰亂中，在逃難中，其見識就更不平凡。你見過大兵將五個血淋淋的人頭綁成一串提在手上大搖大擺走過嗎！你見過刑場槍決犯人時劊子手向未斷氣的死囚之太陽穴補上一槍嗎？你見過集體活埋了嗎？你見的也許是我沒經歷過的，你朝被批鬥的老師臉上吐口水，你用大字報把你最親的人出賣了，或者你也和其他紅衛

兵一樣踢打那可憐的老校長，這些陰影一輩子留在腦海中。(第 142 篇)
(1999.06.04)

等 待

等待，等待，人們每天都在等待中生存，只要還有一絲希望，就絕不輕易放棄，一定要耐心等下去。垂死病人等待醫生救活，困在瓦礫中的災民等待救出險境，怒海逃生的船民等待荒島登陸，飽受戰火摧殘的居民等待和平降臨，流離失所的難民等待返家團聚。

等待，等待，等待遲到的約會，等待拖延的佳期，等待誤會冰釋，等待諾言兌現，等待時光倒流，等待奇蹟出現；等待情人重拾舊夢，等待歹徒放下屠刀，等待兇手懸崖勒馬，等待浪子回頭是岸；等待風平浪靜，等待雨過天青，等待雲開霧散，等待冬盡春來。

等待，等待，等待誤點的班機，等待過境的風暴，等待阻塞的交通，等待修築的道路；銀行提款要等，醫院看病要等，郵局寄信要等，戲院買票要等，擁腫的巴士，擠沙丁魚的地鐵，排隊的人龍越排越長，人們在等待中青春流逝，歲月消失，頭髮變白......。

等待股票谷底回升，等待加幣重振雄風，等待市場恢復元氣，等待經濟全面復甦，等待政府減稅，等待老闆加薪。時間在等待中白白浪費，期望在等待中化為泡影，多一次等待，多一次失望，等待 6/49 彩票中頭獎的機會只有一千六百萬分之一，比空難墜機的兩百萬分之一還要難八倍，等待醫學界發明治癌新藥，不知要有多少病人再接受藥物試驗。

等待，等待，母親十月懷胎，等待嬰兒呱呱落地，看著小寶貝學坐學站學走路，等待小心肝快高長大，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終於等到孩子大學畢業，拿了學位，娶妻嫁郎，生下一群小孫，又要等待第三代......，誰知子女對父母的態度惡劣，忤逆不孝，等待一輩子，到頭來是失望的收場。對上述遭遇，佛家就用「報應」和「因果」來解釋，認為是前世的債今生償還，不必患得患失。然而，還是有那麼多慈母在等待中默默度日。

等待是策略，「小不忍則亂大謀」，毛澤東在「論政策」一文中提到白區工作的十六字要訣：「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一

九七零年柬埔寨軍人政變後，留在金邊的「白區」工作人員就是憑這十六字令，等待下去，提供情報，裏外接應，挨街逐巷畫地圖，連電燈柱和大樹的詳細位置也註明，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赤柬部隊打進金邊，就是靠這些地形圖長驅直入，勢如破竹。等待啊等待，多少熱血華裔青年犧牲於戰場，病死在「解放」區，天天等待得來的，竟然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政權，多麼諷刺！

等待，等待，懷才待用的，守株待兔的，都還是在等待著一種希望，總是件好事。最可怕的等待，是等死！眼看死神一天天逼近，措手無策，任由宰割，那種坐以待斃的滋味，只有死囚和末期病人才能知悉。我在泰國看過很多死囚被槍決的場面，等待死亡，不堪回首，那最後一餐，那行刑前雙手合十，一朵蓮花，焚一炷香，頭髮剃光，身穿孝服，向父母親跪拜訣別，那情景一幕幕浮現眼簾，槍聲響處，令觀者陣陣心悸，手腳發軟。

朋友李君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等死病號，他患末期鼻咽癌，醫生斷定他只有半年命，而他竟奇蹟的活了九個月，那是一九八一年春，我住在魁北克 Gaspe 半島，認識了李君，當時他已不住院，在「等死」，每天陪我去小溪看沙文魚，去海邊看潮起，聽浪花，我們一起談往事，我送他一闋「滿江紅」，四首鶴頂格七律，為他畫肖像，有一幅黑白炭筆畫他吩咐妻子放在靈前，其妻泣不成聲。他和我去墓地，那兒已有他的墓碑，只欠填上死亡日期，他很樂觀，還勸我別傷心，有一天我也會到下面和他相會。我於八月底回滿地可準備赴香港成親，他於十月初走了，聽說是自己開車去醫院，還打電話叫妻子把車開回家，他妻子以為是例行檢查，等兩個小孩放學才一起去探病，誰知母子三人到醫院時，李君的遺體已轉去殮房，他走的時候還差幾個月才四十歲。另一位好友劉君，也是被醫生宣判為肝癌而「等死」，不到半年便撒手了，享壽卅六歲，他去世前幾天還告訴我，他不甘心被處死，但又不能上訴，我後來去皇家山拜祭他的骨灰，一直不肯相信這個殘酷的事實。

等待，等得到的也許是禍，也許是悲傷；等不到的，也許是幸運，也許是福氣。(第 143 篇) (1999.06.11)

生 死

適逢老友從故鄉回來，前天中午邀一群相識超過廿載的舊雨聚餐，多年不見，大家都感慨一番，相互打聽其它朋友的下落，細訴陳年往事，嘆喟舊朋成新鬼，心情頓時沉重下來。忽然在座有人透露，住在多倫多的老友杜兄，也因肝癌剛剛辭世，令我如雷轟頂，幾乎不敢相信這個傳聞，返回家後到處尋找友人電話求證，卻無法聯絡上其家屬，於是向外地親友撥長途電話，把這噩耗傳遍各國，聽到這消息的人都驚訝尖叫，痛聲哀念。於是，有人提議登報弔唁，有人要到殯儀館拜祭，有人詢問杜兄遺孀孤寡今後何去何從，甚至有人想赴多倫多慰問其家屬，吩咐由我全權代理有關喪禮楮儀，電話中不斷傳來哀嘆聲。

整夜呆呆坐在書房，翻看與杜兄合拍的舊相片，有幾張是廿五年前在曼谷拍的黑白照片，思維又回到四分之一世紀前。我曾於金邊與杜兄、羅兄一同學習泰文，並相邀逃到泰國避戰禍。在曼谷，三人同住同吃，患難與共，後來我和杜兄與其弟一起進難民營，一起來加拿大，他兄弟倆住渥太華，我定居滿地可，他們移居多倫多，我搬去愛明頓，最後又回到此地，多次搬遷，為生活奔波勞碌，和舊友漸漸失去聯絡，但心中時時牽掛，偶爾翻閱來信，依然十分惦念。畢竟他才四十多歲，如今人鬼殊途，陰陽永隔，怎不悲傷斷腸？

昨日醒來，正準備撥電話到泰國給羅兄，告知凶訊，忽又想起，萬一被問起病逝詳情，我答不出話，豈不太草率？於是再到網上去搜查多倫多其它朋友電話，經過幾番折騰，最後找到了答案。我的天，回答電話的人，竟然就是被誤傳已死去的杜兄，我問對方：「你還沒死嗎？我不是在陰間地府講電話吧？」他被問得莫名其妙，終於哈哈大笑：「謝天謝地，要不是聽說我死，想和你老弟恢復聯絡比登天還難。」假消息已傳出，人卻沒死，那就麻煩了，我必須逐一去向朋友們闢謠，還好，未將前晚撰好的輓聯傳去報社刊登。

因誤信傳言，梁實秋曾於五十年代為冰心寫過悼文，一九八七年，比冰心小兩歲的梁實秋先走了，而冰心一直活到九十九歲的今年才去與他相見。像這樣的謠傳，也曾發生在本市一名殷商身上，當時還繪聲繪影，謂在國內旅遊的死者之靈柩已運回加拿大云云，誰知該君不但無恙，生意越做越大，分行一間又一間，真可謂「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一夜之間，被生與死纏繞得透不過氣來，也悟出了一些道理。存在的，並不珍惜，只有失去了，才覺得可貴；就像荷蘭畫家梵谷，活著，沒賣出一幅畫，死後，他的遺作被炒家瘋狂以八千萬美元的高價標投，梵谷地下有知，怎不詛咒這充滿銅臭味的、虛假的藝術界。當藝術被標價，憑價錢貴賤出售，就成了商品，成了買賣，失去了原來的意義。

曾到療養院探訪一位八四高齡的老人，陪他整個下午，聽他談人生經歷。他是位專欄作家，執筆數十載，積壓的手稿堆起來比人還高，名副其實是「著作等身」，如今老了，老伴先走一步，兒子忙於生計，老人孤獨寂寞，坐在輪椅上，心情一直不佳，總是想死，他望著窗口，謂從四層樓跳下去，萬一死不了豈不更慘。哀莫大於心死，要阻止老人求死，唯一辦法是不能令他絕望。我提議他將八十多年經歷撰寫回憶錄，他說手顫抖，已不能握筆，我勸他用錄音機口述，由我用電腦打字整理，我還提議他把手稿交給我，在他有生之年付梓出書，只要他能打消求死之念頭，我願意集合朋友的人力、財力、物力，再加上老人有幾個兒子，一定能把書印出來。結果，他開心地笑了，第一次見他笑出淚花，雖然這只是個構想，離成書的事實還很遠，但只要老人不再尋短見，能多活一天也是樂事。

生與死這話題，總會涉及宗教和迷信，每年農曆七月，俗稱鬼月，七月初一，鬼門關大開，百事不宜，我幾乎年年的此月，就會大病一場，去年一直到農曆八月，才有起色。信不信由你，明天就是七月初一了，我昨晚開始感到不適，今天已手腳冰冷，頭重足輕，可能要請幾天病假。當你在醫院手術房等待開刀，當你掙扎在生死邊緣，你才印證到陸游臨終絕筆詩句：「死去元知萬事空」，你會發覺，所有東西都不屬於你的！還爭什麼？(第 152 篇) (1999.08.13)

淡 化

人，總是健忘的，隨著年齡的增長，時間的流逝，環境的變遷，閱歷、見識的廣泛，經驗、教訓的累積，對許多問題的看法也漸漸淡化；有些本來十分執著的觀點與爭論，逐漸變得模糊，變得不那麼重要。當初堅守什麼原則、立場、宗旨等等神聖不可侵犯的界限，也都輕易跨過了，遠遠逾越了，或者這就是佛家說的「圓通」，或是「大徹大悟」？非也，是被無情歲月沖淡。

「菜根譚」中讀到「寵辱不驚，去留無意」和「萬事皆緣，隨遇而安」等句子。看透世情，凡事就能淡化，功名利祿，過眼雲煙，到頭來還不是鏡花水月。其實，一直吵嚷名利澹泊的人，大多數最受名韁利鎖綑縛，擁有了名利，依然不開心，得到了名利，卻又去羨慕那些歸隱田園的，像英女皇名傾天下，眼看家醜外揚，媳婦們離婚、離世，她也不見得會比尋常百姓快樂。

人的真情流露，以第一次最真，其餘已淡矣。「列子」有個「燕人還國」的故事，話說一個在楚國做官、年老返鄉的燕國人，對家鄉的一廟一屋，感觸流淚，對先人埋骨之墳，放聲大哭，後來嚮導告知燕國還未到，這裏是晉國，剛才的一切都是假的，當燕人真正見到家鄉的城社、廬墓，淚水再也流不出來，感情已經麻木。原來他的淚水，早已在晉國流乾，悲傷也淡化掉了。

其實，凡事最容易淡化的，就是人。感情、親情、友情、愛情，時間一久，便逐漸枯燥乏味，老朋友相隔多年，別後重逢，熱情擁抱，通宵促膝長談，恨不得把心給解剖開來，第二天再見面，話題少了，第三天又相聚，開始有微言，彼此隔膜似乎越來越大，最後的會面，失約了。

親人患病住院的第一天，病房滿是鮮花水果，來探病的人潮絡繹不絕，一個星期過去了，一個月過去了，一年過去了，再也收不到康復慰問卡，連電話也沒有了；久病無孝子，躺在床上十幾二十年，兒女來醫院探望的次數越來越少，成了他們肩上的負荷，面上再也沒有表情了。

剛剛拍拖的男女，卿卿我我，形影不離，結了婚，生兒育女，夫妻之間的神秘感沒有了，每天為生活奔波勞碌，什麼羅曼蒂克情調都給沖淡了；妻子有喜，懷第一胎時最受呵護，第二、第三胎就沒什麼了；當彼此的話題除

了財政開支就是兒女學業，除了超級市場大減價就是哪家餐館的菜色好味，當對方忘了結婚紀念日，當情人節再也收不到鮮花、詩詞、賀卡，當生日禮物成了多餘，甚至連蛋糕也省了的時候，你先且不必驚訝婚姻已亮紅燈，因為有「老夫老妻」四個字可以用來解釋淡化了的一切。同樣，兒女第一次入學，父母手忙腳亂，到他們小學結業禮，還有一點興奮，等到參加大學畢業典禮，結婚典禮，除了感慨一番，你已經沒有什麼太大的激情了。

文人寫東西，最怕遇到應酬式交稿，剛開始還有些靈感，再寫下去就完全枯竭。例如，寫紀念歷史事件多少週年，若每年都是一樣的題材，三幾年過後，你已寫不出水準，如此類推，賀詩悼詞、祭文輓聯，都會遇到寫來寫去大同小異的毛病，漸漸的淡化了，再也寫不出了。是感情麻木？是文思絮亂？非也，是遵命文學走進死胡同的病例。可想而知，文革時期靠歌功頌德起家的那批文棍，每天絞盡腦汁樹碑立傳，編歌譜曲，要多肉麻就有多肉麻，的確相當可悲可憐。

新聞價值取決於新聞效應，時間的過濾沖淡，慢慢就變得乏味。當日把克林頓修理得死去活來的小野貓露雲絲姬，要是到現在才出書，肯定一本也賣不去。戴妃車禍，香銷玉殞，第一週年祭日，氣氛還是很悲傷，再過幾年，就淡了。新聞來得快，也淡化得最快，這就是新聞的節奏。

「英雄見慣亦常人」，對某人的瘋狂崇拜，最後由肯定變為否定，這個過程就叫做歷史。我曾崇拜過道貌岸然的老人家，後來這短暫的幻象又殘酷地被摧毀了。對一些名流，當你與他相處，深入了解，當「不外如此」的印象刻在腦海之後，朦朧面紗撕破後，景仰之情也隨之淡化。

對周圍的風景也一樣，天天相對，視而不見，法國的同學說他們最怕帶朋友登巴黎鐵塔，多倫多的 CN 塔，紐約的自由神像，滿地可的奧林匹克運動場，相信也都是當地人不常遊之景。

錢財也然，生不攜來，死無帶去，不必太苛求，衣食不愁，就算了，「是非成敗轉頭空」，看盡人間冷暖，趨於平淡，返璞歸真，對人對事，都不須太執著，沒有壓力，就活得開心了。(第 153 篇) (1999.08.20)

百　態

社會萬花筒，五光十色；世上眾生相，多姿多采。俗語說：「一樣米養百樣人」，閱盡包裝臉譜，看穿真假面皮，洞察人生百態，猶如翻讀每一本書，欣賞每一幅畫，觀看每一部電視劇，妙趣橫生，回味無窮，將點滴印象拼湊，就是書、畫，就是人生劇本。

在唐人街觀看演出，台上又唱又跳，歌甜舞美，表演完畢，我本能地鼓掌，誰知其他觀眾呆若木雞，沒有反應，掌聲雷動成了孤掌獨鳴，而且還招來眾人對我投以奇怪的眼光。舉手之勞也費勁？原本，華人是最不捨得鼓其掌的，若在歌劇院觀看老外演奏，一曲音盡，全場起立，掌聲不絕，表演者謝幕多次，依然拍爛手掌，唉！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參加宴會，請帖上寫明七點入席，八點仍有一半席位沒坐滿，九點未上菜，大人物講話，又長又悶，折騰一番後，已飢腸轆轆，問同桌長者，答曰：數十年習慣，改不了！

改不了的，何止不守時，不守紀律就更司空見慣：過馬路闖紅燈，驚險刺激；隨地吐痰丟垃圾，見怪不怪；公共場所大聲講話，打罵孩子，我行我素；公廁的廁紙，快餐店的紙巾、糖、鹽、胡椒、茄汁，任意取之，旁若無人；排隊打尖，上巴士搶位子，駕車爬頭，還動輒向人家豎起中指，怒目金剛，磨拳擦掌，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與其有仇似的。

有趣的是，老外大多富於幽默感，你罵他粗口，罵他「操你媽」，經過翻譯，他哈哈大笑，還說了句「我媽太老了，我妹妹很年輕」。你叫老外「鬼佬」，他聽了還挺神氣地說：「我是鬼佬，而你才是人？」其實，對他們來說，我們才是名副其實的「老外」！

把鏡頭轉到超級市場，這裏什麼人都有，將動作用慢鏡頭攝錄下來：架上的牛奶、橙汁，日期一定選最遲過時效的，而即使日期全都一樣，也本能地取放在最內的那盒，如此類推，麵包、雞蛋、肉類、罐頭，甚至水果，都不願取架上最前面的；玉米油、汽水、洗潔劑等瓶裝液體，則選哪瓶最滿的；大減價貨品，每位顧客只準許買三件，於是總動員，全家出動，上至爺爺奶奶，下至小孫女，只買特價品，分別在各個收銀櫃台付款，然後在停車場集合，再回去排隊，一來一回，整屋子都是特價廁紙、洗衣粉、牙膏、粟米油。

到百貨公司買件裙子赴宴，穿了一個晚上，第二天退貨，理由是「不喜歡」；買個相機，拍了十幾卷菲林，同樣退回，理由是「這份生日禮物，我兒子已經有了。」如此免費享用的例子太多了，反正大公司卅天內可退貨，我認識一位老兄，連影印機也弄到手，只要買一卷油墨，複印它十來天再「完璧歸趙」，理由竟是「效果不佳」。在香港購物，就要記住「貨一出門，不得退換」，即使還沒有回到家便折回店舖，一樣不認賬，夠絕！

朋友告訴我，初次拜訪做客，確忌問人家「房子月租多少？」萬一房屋是買的，豈不尷尬，若一定要問，可以將題目改為「每月供款多少？」對方也許會謙虛的說，是租的，這樣就可下得了台。不要問人家在哪裏打工，說不定是他自己的生意，千萬不可傷了人家的自尊心，諸如此類，都是社交學問。有誰肯聽你在電話中問他「找我幹嗎？」「我很忙，有什麼事嗎？」之類的語氣，客套話雖然很假，但不能不承認是社交必備之鑰匙。

現實和理想畢竟有很大的差距，友誼也一樣。兩週長假招待來自歐美的親友，疲於奔命，其費用比出國旅行還大，於是每逢長假，宣稱遠行，電話也不敢接聽，結果在唐人街遇到從歐洲來的同學，說不出的難為情。吃飯搶著出錢的鬧劇，也令老外大開眼界，事後口袋空空，下次不敢再應邀赴飯局。應酬少不了喝酒，酩酊大醉，強裝無事，回家嘔吐，大病一場，真所謂「人出酒，你出命」，元氣大傷，其實說到底都是過不了面子那關。

本欄曾經寫過「面子」、「廢話」、「賣文」、「真話」、「無奈」、「面具」、「朋友」、「緣份」、「名銜」、「餐桌」等隨筆，嚐試剖析人生百態，體驗世間冷暖。大名流有他們的圈子，小人物有自己的天地，政客在台上揚威耀武，百姓在台下切齒咬牙，一場地震，百樣心態，泱泱大國，出手袖珍，馬屁文人，下筆阿諛，也該入百態之列。**(第 159 篇) (1999.10.01)**

秘密

經常遇到這樣的叮嚀、囑咐，甚至警告：「讓我講個秘密給你聽，但有個條件，你必須守口如瓶，千萬不能告訴別人，如果有誰知道，就是由你洩露出去的！」我很怕聽見這種有附帶條件的「秘密」，只因我是個口無遮攔、直腸直肚的人，要我學金人三緘其口，沉默無言，密不透風，我會發瘋，諸君若有什麼秘密請不能讓我知道，否則，「走漏風聲」的責任可實在擔當不起。

有秘密讓人知道，被扯到辮子，抓住痛腳，成了致命傷，必須唯唯諾諾聽命，恭恭敬敬服從，稍有差錯，車毀人亡，而這些秘密還可以作為交換條件、達成協議的籌碼，更被高價售賣，其殺傷力更勝於武器。歷史上為了保密而殺人滅口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洩漏軍事秘密的最高代價是判處死刑，秘密的威力簡直無法評估。到底秘密的價值有多大？足以用生命來抵押、賠償。

古人為了向朋友守密，把頭顱割了下來，以作信譽之保證；反抗極權的義士寧死不屈，絕不賣友求榮，誓死不肯招供同黨名冊；「紅燈記」中的李玉和、老奶奶為了保住密電碼而壯烈犧牲；這些人為了信念和理想而保守秘密，捨身取義，殺身成仁，名垂青史。這保密任務是神聖的。

與上述完全不同，另一類是專門道聽途說，捕風捉影，疑神疑鬼，到處打聽秘密，揭人隱私，再憑其豐富想像力，炮製八卦新聞，一發現蛛絲馬跡，立刻大作文章，以「先知先覺」自居，惟恐天下不亂。也有幹著偷雞摸狗、見不得光勾當的，怕被人發覺，於是先發制人，賊喊捉賊，轉移視線，於是，每天都有新的「秘密」熱辣辣出爐，充斥市場。靠揭人秘密起家可還真不少。

瓜田李下，被人嫌疑，在所難免，而堅持理念，問心無愧，不畏強權，不怕「秘密」曝光，又有誰能奈他何？至於婚外情、抓黃腳雞，那是既成事實，就不怕被公開，越怕人知道就越提高秘密的價碼，人是健忘的，當秘密失去了新聞效應，自然而然就煙消雲散，很快便被世人遺忘。

染上性病，成了秘密，是可以理解的；輸血時不幸患了愛滋，竟令親友不敢接近，臨終得不到公平的待遇，死後都不願讓病情外傳出去，連同秘密一道火化，問起其家人，皆言是癌症，為的是不想產生負面影響。出身低

微，也因社會風氣成了秘密，逢人談及貧苦童年，都矢口否認，誰要是提到大學文憑，就支吾以對；以此類推，胡適沒有領取博士學位，只有數十間大學頒授榮譽博士銜頭，也成了眾人津津樂道的秘密，這是多麼無聊，胡適的學術成就，豈是靠虛名換來？

因偷東西坐過牢，曾被強姦玷污清白，都成了終身的秘密，即使老夫老妻，臨終時都不能告訴他關於妳第一次失貞給初戀情人的遙遠往事。肉體的秘密是男女之間最後一道防線，倘若彼此袒裎相對，神秘感沒有了，防線就徹底崩潰，再說什麼也太遲了，很多女性就被對方抓住這個秘密弱點，如影隨形死纏不放，慘遭蹂躪摧殘，像被一場永遠不醒的噩夢折磨著，無法擺脫糾纏。

生死命運、宗教信仰、特異功能等等，謎底未解開前，都是秘密。歷史上多少冤案，都因為證據被消滅，沒能公開的秘密被掩埋，受害人含冤蒙辱，無法討回清白。江青為了不讓人知道藍蘋的粉紅色外史，多少無辜被抄家投獄，多少忠良遭殺害滅口，將秘密帶到地府去。在民主自由國度就完全不同，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接受賄賂，韓國前總統全斗煥、盧泰愚在任內貪污等秘密曝光，最後都淪為階下囚，其形象嚴重受損。秘密的時效很重要，克林頓總統和露雲絲姬鬼混的秘密被公開後，成了新聞焦點，緋聞案罪名不成立，就不再吸引傳媒了，當年水門事件的秘密被揭發，導致尼克松總統下台，某些在當時被認為是最高機密的東西，事過境遷後，很快便降溫。

其實，任何人都有自己最無法解讀的的內心秘密，連女性的年齡、體重，也算是秘密，然而，秘密還必須與名氣成正比，無名小卒，是難成氣候的。名流的婚外情、大明星的三圍數字，都是令娛記感興趣的秘密，憑著這些所謂的秘密來個獨家報導，滿足讀者的好奇心，銷路直線上升，所以就出現「狗仔隊」追蹤，苦心搜索，守株待兔，也怪可憐的。香港最近正蘊釀成立報業評議會，就是針對報人之道德而設的，試圖通過某些新聞審查、管制，以便保障隱私權不被侵犯。

房間、門、鎖，這些都是為保住秘密的產物，一扇門，一道牆，門裏牆外，皆有秘密，由武林秘笈、醫藥秘方、家傳絕學，到日記本、內衣褲，都是秘密的範疇。保險箱、防盜器、提款卡、電腦上網，都有密碼，人與人的信任總有一定限度，私人秘密是真空地帶，肝膽相照也無法跨越這個界線。筆名也是秘密的產物，上網交友，在聊天室中，見不到對方，秘密受到了保

護，就大膽暢所欲言，寫匿名信也是一例。心理醫生就是幫助病人將秘密說出來，放下了秘密的包袱，克服掉心理障礙，病就好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天知地知神知鬼知，還有什麼秘密？(第 161 篇) (1999.10.15)

雜　想

凌晨四點鐘回來，霧很大，能見度只有幾米。車子慢慢在爬，像烏龜，像蝸牛。平時十五分鐘車程，竟花了半個多小時才抵家。陷入五里霧中摸索的感覺原來還不錯，猶如在仙景中縹緲，頓時與塵世隔絕似的。短暫的迷失感，讓太清醒的腦筋，獲得一點舒緩。我幾乎陶醉在霧中了。

洗個熱水澡，將疲倦驅除，再喝碗防黨湯，精神抖擻起來。這麼靜的清晨，最好就是進書房寫稿。書桌很亂，連鍵盤都被擠在一旁，把書堆積地上，騰出一小塊空間，足夠我使用電腦就算井然有序也。總埋怨書房太小，連轉身伸伸懶腰都有困難，但也挺獨立，關起房門成一統，就可以自由自在與書為伴，管他多凌亂多窄小，這裡是最寬廣的天地，這裡有最可靠的朋友——書。

滴滴答答的壁鐘已經五點，再發牢騷就天亮了。天一亮，兩個女兒就起來，家裏就忙碌，樓上樓下廁所沖水聲，匆匆洗刷像操兵，弄早點，準備午餐帶去學校，手忙腳亂一番後，總算聽見關門聲，知道她倆已出去等巴士，才算恢復寧靜，每天都一樣的節奏。而她們也不進來書房打個招呼，說聲早安什麼的，彷彿我是透明的，我也沒有出去廚房看看究竟是亂七八糟到何程度。反正在家中，我是唯一不開雪櫃的，要我進廚房，只有一個理由：找酒杯。我是否屬於這個家呢？

只有週末才有機會和孩子見面，爭論起來也是蠻過癮的。為什麼金正日沒有和金大中平分諾貝爾和平獎這樣的問題，也會扯上來，臉紅耳赤一番。大女兒是樂天派，十七歲是做夢的年齡，杜魯多逝世，她說最吸引人的不是古巴卡斯特羅的大鬍子，而是英俊的賈斯丹在先父葬禮的精彩演說；她說高行健若肯接受她的訪問，她會問他九十一萬五千美元獎金如何使用？小女兒是循規蹈矩的典型，沒有斑馬線不敢過馬路，其喜愛 Harry Potter 的程度比男孩子更甚，她看科幻小說，英法文都不放過，每週去圖書館搜羅，已經十三歲了還迷卡通人物，租錄影帶一定租動畫片。

天已大亮了。看昨晚錄下的衛星電視新聞節目，依然是以巴流血衝突，先後已經超過一百卅人喪生，大部分是巴勒斯坦人，停火協議只是廢紙一張。冷戰結束，克林頓任內將訪問北韓，成為韓戰五十年來首位打開平壤大門的美國總統。而江澤民十一月中將訪問金邊，這是文革前劉少奇以國家主席身份作客以來，中共最高領導人到柬埔寨訪問，赤柬那筆血債，是應該承認了吧？

錄新聞節目成了老伴每天的任務，每月兩卷錄影帶，幾年來積累了近百卷，用電腦將日期標籤打好貼上，方便查看，是繼報紙之後最重要的資料庫。雖然上夜班，但不影響我與外界聯繫。

電話響了，是壇主傳真來兩首七絕，不論商務多繁忙，每星期三一定有詩稿寄來，風雨不改，實屬難得。我打字後和譚公通話，他問起懷石的體康，問起其他詩友的近況，儘管不斷有電話找他，有些還是國際長途電話，他可謂日理萬機，但仍十分關心詩會運作。我告知一切正常，只要我還有呼吸，就有詩作，不管發生什麼事故，詩壇永遠是最超脫無爭的，寫詩的朋友遍天下。

回到書桌，回到雜想，才發覺已經快十點了。老伴問我為什麼不多睡一會，這麼早起來幹嗎？是否已喝了藥？我這才想起星期天還給大姐刮了一身痧，小病了幾天，也早睡晚起了幾天。每次從醫院、殯儀館、墳場回來，總要大病一場，說是迷信也行，說是撞邪也行，就不能找出答案。太陽一下山，人就乍冷乍熱，陰風陣陣似的，老人家說是「時運低」，我偏不信邪，但每次都靈驗，晚上發的惡夢都是死屍、棺材、毒蛇，把那條佛項鍊找出來戴上，到樓上給觀音菩薩上一炷香，求個心安理得。也許是心中陰影，宰豬場見屠夫殺豬，刑場見劊子手槍斃死囚，擂台見拳手被活活打死裝進棺木加釘，還有那年在台灣東西橫貫公路目睹大車禍，曼谷沖天大火災，歷歷在目。日前請許老師來家中看風水，叮囑放置黃水晶，可聚財云云，姑妄聽之。平安二字值千金，生死由命，貧富由天，只求風平浪靜，小病也是福。人生苦短，強求未必如願，知足常樂吧！

郵差按門鈴，是來送郵包的，《世界百科全書二零零零年鑑》，一年一本，已積了十幾本，我沒時間搞藏書目錄，約近百本書未填進電腦中。時間啊！時間，後園的草已多時未修剪，灑水的膠管要收起過冬，玫瑰花要鋪泥保暖。時間啊！時間，大堆信件未整理回覆，女兒的畫像只完成眼睛，鼻子

嘴巴還沒有下文，那幅西遊記師徒圖只完成孫悟空和豬八戒，一擱就是十年。時間啊！時間，堆積如山的報紙，不知哪年哪日才能剪存，數以千計的相片，什麼時候才能放進相簿中，還有那《人物生歿錄》、《鴛鴦譜》、《詩詞名句辭典》，哪一天才能編錄？等退休再說！

隨筆就這樣隨便東拉西扯麼？十一點正，是時候上網 E-Mail 去新報了。電話又響，喂喂！老豆，我忘記帶功課，下午要交給老師，您能否現在開車送來？Please！求求您，S.V.P.謝謝！(第 215 篇) (2000.10.27)

放 假

聖誕和新年的兩週長假就這樣匆匆結束了，又恢復勞碌生涯，依然是雙手粗糙的藍領階層。依舊是凌晨四、五點放工，不管外面寒風大雪如何砭膚刺骨，幾千度的火爐邊依舊是汗流浹背，雖是出賣勞力的牛工，卻被毛澤東在他那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譽為「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紀律性強的產業工人，是革命的希望，哈哈！想到此也就把滿肚子無奈都吞了下去。

不斷透支體力，一旦有假可放，就本能地真的放起「病」假來了。其實，把積累多時的不適，一併清算，痛痛快快的大病一番也挺過癮的。昏睡中，不知白天黑夜，驚醒時還以為睡過了鐘，趕不及上班，箭步跑出門外，才知是半夜。一大堆假期計劃，都在病中報銷掉了，實在可惜。

還好，趁剛開始放假的頭兩天，全家出動，清理堆積了六年的報紙，把「山」給「移」走，總算完成了一件「大事」。剩餘的時間，就是翻查資料，先是總結二千年大事，接下來便是蒐集「逢一」發生的史料，如今每天還在書堆中逐一找尋肖蛇的著名人物。朋友笑我自找麻煩，我卻覺得是一種「享受」，例如，以前總以為宋慶齡生於一八九三年，和毛澤東同齡，一定是肖蛇，現在才明白她出生於一月廿七日，未到二月十七日，所以依然是肖龍，又如羅馬尼亞獨裁者壽西斯古生於一九一八年，以為一定肖馬，現在求證之下，才知他生於一月廿六日，在二月十日以前，還是肖蛇。「生肖論」雖然很玄虛微妙，但信不信由你，劉邦、王羲之、祖沖之、李商隱、陸游、諾貝爾、甘地、魯迅、畢卡索、陳雲等名人，都是肖蛇的，這其中一定有值得研究之地方。

最開心的，是和遠方親友通電話，互祝新禧。愛城曾習之老師雖在加州度假，依然保持聯繫；香港郭燕芝老師告知，汕頭陳國暐老師刻在港逗留，他們分別送來書法墨寶，贈詩題字；法國九一高齡的薛世祺老師，還揮毫迎歲首；泰國詩畫家李少儒，寄來水墨畫和題詩；還有北京、廣州、貴陽、瀋陽詩友也傳真來賀年詩文信件；還與澳洲、紐西蘭、德國、法國、英國、印尼、柬埔寨、越南、台灣親友通電話或寄電子郵件，收到的賀卡也近一百廿封。自九七年發行牛年郵票起，送生肖郵票就成了一年一度的賀歲節目，由於等待郵政局發行蛇年郵票作為賀禮夾在卡中，故今年的賀歲卡較遲寄出。用電腦打印地址，列出清單，反覆核查，唯恐遺漏，也算大工程了。

利用假期，探訪親友，致以節日之問候，聯絡感情，歡聚共飲，實乃人生樂事。有朋友光臨舍逢下，倒屣相迎，病也似乎好起來了。日前詩友海語先生蒞臨小樓，蓬蓽生輝，聆聽一席話，獲益匪淺。文人互重，詩友相親，有緣能在海外結識，十分難得，更何況有共同喜好，壇主譚公以詩明志：「時逢知己筆頭親」、「祈求一統睦吟親」，倘若真能一聚解千愁，何樂而不為也。

假期中一有空閒，就會想起難忘往事。和多時未聯絡的朋友再聊，雖已有些疏遠、淡化，但語音中還聽得出一股互相關懷之情愫，引用蘇東坡「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名句，祝福病中的朋友早日康復，祈願久未來往的朋友萬事如意！只要大家還健在，山水有相逢，總能有機會再見面，報上的文章、詩詞，時刻拜讀品嚐，昔日的點滴回憶，依稀浮現腦海，印象怎能磨滅？

整理錄影帶，一年的新聞精選，用電腦列印標籤貼上，容易找尋某一天發生的大事；收拾像雜物間的書房，清理一大疊傳真紙，逐一建立各自檔案；把新購買的書名加進電腦藏書錄中；把一年來收到的各地來信分別放進各人文件夾裏，僅僅這幾項工作就花去幾個晚上的時間。把那兩大張用楷書抄寫的《三字經》和《千字文》找出來，硬逼兩女死背開頭那幾段，方知她們小時候能流利背誦的《三字經》只剩下「人之初，性本善」，而《千字文》也不過來來去去那幾句「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完了！兩個女兒都被英法語同化了，她們寧可半夜苦讀拉丁文、西班牙文，就是不肯背中國經文，看來，老子的藏書後繼無人，百年往生時要捐贈國家圖書館啦！奈何！

習慣爐邊高溫出汗，促進新陳代謝，如今整日躲在書房，不病才怪，還是到屋外鏟雪吧！一出門口就碰見左鄰的意大利佬，本以為寒暄幾句，誰知他也夠長氣，一聊就聊到被拉進他屋裏做客，又喝葡萄酒，又飲白蘭地的，兩個鐘頭就過去了。向這位威尼斯先生拜拜，酒意正濃，不宜「開始」鏟雪，右鄰的烏克蘭婆婆又叫我到她家去，原來她的女兒從多倫多開車來探望她，平時一個人孤零零的，頓時有了生氣；我是盛情難卻，又在她家坐了一個多鐘頭，聽她回憶陳年舊事，被她追問曾教我的俄文是否還記得，就像我在審查女兒會否寫「劍號巨闕，珠稱夜光」一樣。

時間在流逝，假期完了，又等新的假期。翻看舊日記，方知去年元旦假期，也一樣是大病不起：「一月九日，病情未有起色，懷石兄中午開車來，載我去拉娃區一家醫務所求診……。」(第 226 篇) (2001.01.12)

浮　生

廠裏日班一位寮人工友，下星期將滿六十五歲，屆退休期限，眾同事每人攤派若干，準備為他搞個歡送會，並買了一張賀卡，上面逐人簽名，寫滿祝福字句，慶祝榮休。一切統籌就緒，誰知噩耗傳來，前天風雪交加，這位工友因鏟雪而心臟病發，救護車送院求醫，搶救無效而終。攤派的錢買不成禮物，卻買了花圈，賀卡換成追悼簽名，喪禮於今早舉行，瞻仰遺容後，隨即蓋棺火化，簡直令人無法相信。上週四開工時，還與剛下班的死者寒暄，羨慕他退休，問他一共幹了幾年，他說來加拿大廿年，也在這家工廠呆了廿年，沒領過一天失業金，更別說是社會福利救濟金、退休金、養老金，他有些捨不得離開，聲稱自己還強健，太早退休，是有些可惜云云。想不到那簡短的交談，竟成了訣別。消息傳來，夜班工友人人提不起勁，個個愁雲慘霧，搖首噓唏。

廿五年前曾在曼谷《新中原報》上刊登一首詩，追悼傳聞遭赤柬殺害的同學，廿五年後在一本通訊錄上看到了這幾位同學的名字和照片，恍如隔世。這又令人想起梁實秋曾於一九五一年在台灣撰文哀悼「雙雙自殺」的吳文藻和冰心夫婦，後來證實是謠傳，一九八七年十月三日，梁實秋因心肌梗塞逝世，冰心於十月五日寫了篇《悼念梁實秋先生》，最後一段這樣寫道：「實秋，你還是幸福的，被人悼念，總比寫悼念別人的文章的人，少流一些

眼淚，不是麼？」當年寫《憶冰心》的梁實秋走了，而冰心卻比梁實秋多逗留十二年，風雲難測，生死無常，怎不令人感嘆？

曾為朋友填一闋《聲聲慢》的輓詞，哀悼其英年早逝的故人，詞填好後傳去報社，才獲悉病人還在彌留中，生命尚未結束，這就麻煩啦，萬一明天輓詞見報，人還活著，豈不荒唐透頂？稿子已經發出，趕不及截止，正焦急之際，電話響了，證實病患剛剛安息。如此擺烏龍是多麼尷尬，人家是期望病人能多撐一天以等待奇蹟出現，哪有恐怕被悼念的人死不去，這是那門子邏輯？

剛才新聞報導，昨天一輛大巴士在通往汕頭的公路上翻車，二死四十傷，巴士上都是赴內地提前清明掃墓的香港旅客，看到親人在車禍地點路祭，嗚呼！來拜山變成被人拜祭，人鬼同悲。

《莊子・刻意》：「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人生在世，浮沉聚散不定，故稱「浮生」，亦稱「浮世」，逝去的歲月稱「浮年」。浮生若夢，浮世如雲，浮年似水，千百年來，騷人墨客對人生的探討，始終找不出稱心之答案。《莊子・知北遊》：「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曹氏父子都以朝露相比人生，曹操詩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植唱道：「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王勃有「人之百年，猶如一瞬」之感慨；李白舉杯長嘆：「浮生若夢，為歡幾何？」蘇東坡則認為「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他覺得「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而李賀「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韓愈感喟「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何？」陸游最終「悟浮生、浮名，回視千鍾一髮輕。」妙哉！

冰心在晚年寫追悼文章最多，眼看一個個至親好友走了，她心裏極不好受，但她能寫，能留下文章給後人。生於一八九九年的蔣介石遺孀宋美齡已跨越三個世紀，她經歷了喪夫、喪子、喪孫之痛，身邊一個個親人先後離她而逝，相信她內心也一定很悲涼。日本百歲雙胞姐妹金婆婆、銀婆婆因其中一人先逝而另一人也跟著辭世，可見長壽必須快樂，要活得開心，活得逍遙自在。(第 237 篇) (2001.03.30)

睦　鄰

來加國廿五年，先後寄居魁省、亞省雙城和兩鎮，總共搬家達十次，直到六年前買下小軒，開始扎根落戶，才算安居。而比鄰隔壁，像萬花筒、走馬燈，屈指算來，也超過廿家。和鄰居相處，從他們身上，找尋加拿大多元文化的精華，觀察移民生活的橫切面，透視主流社會的縮影。

孟母三遷，為了擇鄰；季雅萬金，為了買鄰。十分幸運，和我為鄰的所有鄰居都心地善良，和睦可親，彼此守望相助，情誼日深，搬遷久別，偶然路上相逢，熱情擁抱，閒話家常，並應邀互訪，有些還一直保持聯絡，聲聲祝福長留賀卡中，這份異鄉珍貴鄰情，永留追憶，回味無窮。

鄰居中有猶太人、意大利人、烏克蘭人、魁北克人、愛爾蘭人、海地黑人、希臘人、韓國人，有獨居寡婦、退休校長，有海員、教師、電工師傅，有乳酪工人、漁翁、郵差，每人都有難忘經歷，都可以寫成一部史書。和他們相處，學到的東西比書本更多，獲得的溫情比什麼都珍貴。

剛來加拿大，曾在魁北克 Gaspe 半島住過，那裏民風樸實，人情味極濃，比鄰對我這唯一東方人很友善，家裏每逢有吃的，一定叫兒子來邀，那小鎮的居民，把小孩的照片帶來，請我給他們畫像，我非常樂意塗鴉，分文不肯要，半年中也畫了幾十張，鎮上小孩見到我都親切打招呼，家長送來畫紙、水彩、炭筆等，那段鄉間日子，逍遙快樂，真希望退休後，再回去那小鎮隱居。

從亞省愛明頓搬回滿地可，為了成衣廠交通方便，在廠址後街猶太區住下，和猶太鄰居相處了三年，關係相當不錯。原來，每逢週五太陽西下後，猶太人就不能接觸任何機器，包括汽車在內，有時忘記關車頭燈，他們只好要求我代勞，廚房爐灶也多次喚我幫忙關熄。我們一起聊天，探討以巴衝突的根源，詢問哭牆史話，我獲贈《英文－希伯來文辭典》，和他們交往，看不出孤寒吝嗇，他們好客熱情，豪爽大方，篤信神靈，三年相處，完全改變了以前我對猶太人之偏見。

遷離猶太區，又搬到聖米歇區，鄰居是魁北克胖哥，足足有三百磅，他家幾代住於此區，有兩個小女孩，很快便和我家兩女攀交熟絡，一起學游泳，學騎單車，一同上學，一同報考速成班，一同畢業。胖哥夫婦出門，他們兩女在我們家吃晚飯、做功課；我們去多倫多，胖哥負責接收郵件；我工

傷住院多時，胖哥幫我把車停泊在他父親家。我們一起參加楓樹糖一日遊，一起搞生日會，一起安裝聖誕樹，一起野餐，一起去夢湖園觀賞中秋燈展，一起去看煙花；他們還學會吃中餐，學會吃龍眼、荔枝，暑假還要求讓兩小妞加入我們家的中文補習班，連她們的小表姐、小表弟也都來湊熱鬧，還似模似樣在黑板上書寫「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和「人之初，性本善」，當然，很快就忘掉了，但那段笑聲充耳的難忘日子，一直依稀在腦海中浮沉。四年過去了，我們在同條街不遠處買下一間小屋，搬遷後大家的孩子們依舊往來，但又有新的鄰居、新的朋友了。

右鄰是一位高齡的烏克蘭婆婆，今年八十四歲，從一九五二年就住在這間屋子，丈夫是名修車師傅，已仙遊卅五年，留下她和兩名女兒，如今自己獨居，女兒年節時會來看她。婆婆身體十分健碩，走路不持拐杖，上樓梯不用人扶，每天忙碌不停，滿園花卉，全是她一手細心料理。她很健談，每逢見我到後園剪草，她總會滔滔不絕，口沫橫飛，天南地北，從她逃脫蘇俄鐵幕，如何跑到匈牙利，又如何從奧地利去南美洲委內瑞拉，最後來加拿大。她一人能操九種語言，是位十分能幹的女人，又很喜歡幫助鄰居，經常移植園中花卉送人，她種的花幾乎送遍整條街了。我有空順便幫她鏟雪、剪草，她就跑過來幫我種花，我攀爬屋頂搞衛星轉播器，順便幫她查看煙囪，她去超級市場買西瓜，我們遇上了，一定用車送返；多時不見婆婆，我們總會敲門，怕她病倒家中。她告訴從多倫多來過節的女兒：有這位好鄰居，我不會無聊寂寞，我很喜歡他的小女兒。

左鄰是一位退休意大利佬，他過去在非洲喀麥隆開大卡車，一開就是卅年，見識非常廣博。他為人爽朗，古道熱腸。我們家的曬衣柱，是一棵很高的樹幹，據烏克蘭婆婆說，已豎立超過五十年，因年月腐蝕，搖搖欲墜，我在工廠上班，意大利佬立刻過來砍伐，鋸成小段，免除了一場驚險。他太太的衣服，有需要剪修縫補的，我們都樂意幫忙；小女兒的單車壞了，意大利佬提來工具箱，兩下功夫「搞掂」；門前中午街車掃地，不準泊車，我們相互經常提醒對方，免遭罰款。足球賽意大利與巴西爭奪世界杯，我們一起在電視機前為意大利隊打氣，場面動人。意大利佬的葡萄酒釀成了，會送來一大壺，他後園的李子、節瓜、西紅柿熟了，會摘下一大筐相贈。到他家拜訪，搬出大堆照片，逐張講解，如數家珍。他的電腦出毛病，我整晚維修，翌日送交無誤。

鄰字既可將牛耳放左，也可放右，若世代與人為善，睦鄰相處，歡樂和諧，則戰火消除矣！(第 240 篇) (2001.04.20)

過 甚

在魁北克市舉行的美洲國家組織高峰會議時間，逾五萬民眾示威，警方動用了五千瓶催淚彈鎮壓，若以五十元計算，僅僅催淚彈就超過廿五萬元。電視機前的觀眾，不知道卅四國領袖談論些什麼，只看到和平示威演變成暴力行動，若每天都是這樣的消息，時間一久，便失去了新聞價值。健忘的人們剛剛看完廿四名美軍從海南島返抵回國門夏威夷的現場轉播，很快又把話題扯到下個月十六日，俄克拉何馬城聯邦政府大樓爆炸案主犯麥克維將被處決，六年前罹難的一百六十八人默默無聞長埋地下，而向法官要求盡快接受死刑的兇手，頓時成為最搶手的傳媒追蹤焦點。

不僅僅是新聞，即使天氣，都同樣適可而止。當第一場雪開始降下，人們歡呼雀躍，若連續幾天下個不停，瑞雪成災，就聽到怨聲載道；渴望陽光普照，若幾個月都沒下雨，見到烈日就討厭，祈禱上蒼趕快送來喜雨，雨一下就不肯罷休，洪水侵襲，又詛咒老天爺不該哭個沒完沒了。

有錢人老是鮑參翅肚，山珍海味，燕窩吃多了也膩，偶爾到大牌檔來碗白粥鹹酸菜，會胃口大開。一身名牌衣服手袋鐘錶太俗氣，換上廉價牛仔褲球鞋，更粗獷瀟灑。陳年 XO 干邑喝多了，嚐一口五糧液也不錯。十幾萬元的跑車開厭了，乘搭巴士兜風，體會草根生活，別有一番滋味。

物以稀為貴，一旦太多就賤。加拿大龍蝦到了法國，身價上千法郎；美國汽車到了歐洲，令人刮目相看；果王榴槤空運到北美，連殼論磅出售，若在東南亞，天天是特選金枕頭，吃膩了就不覺得珍貴。在泰國，一公斤紅毛丹比一個蘋果還便宜，一大箱芒果換不到一小袋美國金山橙。

同樣是動物，澳洲袋鼠因繁殖太快，要大量消滅，鼓勵民眾吃袋鼠肉，而中國熊貓被視為國寶，若大熊貓像猴子那麼多，相信牠們的命運和袋鼠一樣。同樣是花，品種不同，身價就天淵之別；同樣是金魚，幾百塊錢的特種獅子頭，五條才一元的名不經傳小魚兒，牠們自己當然不知道被人類劃分等級，依然在水族箱裏逍遙自在。還有波斯貓、沙皮狗、鸚鵡、毒蜘蛛、蜥蜴

等寵物，一旦被鑑定，就成了有價之寶，可憐街上流浪的花貓、黃狗，樹上的麻雀、烏鴉，都不入流。

同樣是一幅畫，被證實是名家真跡，馬上高價賣出；同樣是一塊古玉，鑑賞家若鑑定是某個朝代的出土文物，立刻價值連城。若畫家尚健在，有的是時間可以創作，標價就很難攀升，作者一死去，才顯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由拍賣行炒熱。歌星還活著，唱了多年就被奚落，只好來個退出樂壇的告別演唱，若食言再復出，又要忍受冷落的痛苦，只有死去，才能真正激流勇退。

巴黎鐵塔，紐約自由女神，多倫多 CN 塔，每年都吸引千百萬遊客，而當地居民視若無睹，除非充當嚮導，才會客串參觀。相反，到偏僻落後的非洲地區，採購原始工具，當藝術品擺在客廳，是因為新鮮時髦，倘若天天對著黃沙駱駝隊、冰山雪狗車，你會懷念大城市喧鬧吵雜污染的環境，你會發誓再也不去森林沼澤餵蚊子，你不再有耐性去聽土人的鼓聲，你開始害怕沒有電燈的原始生活；回到現實後，時間一久，你又會痛罵大都會可怕的交通，刺耳的救護車尖叫喇叭，還有緊張的每分每秒，於是，你又再一次計劃逃離文明世界，又嚮往鄉村、海灘，如此周而復始。

剛到大陸旅遊，一見園林古寺，興奮得大殺菲林，到處都是值得拍攝的風景線，十幾天過去，就感到所有園林都大同小異，最後連相機也懶得帶。聰明的導遊，會將重要的旅遊點排在精力充沛的最初幾天。這個經驗也適用於探親訪友，首站興致勃勃，話題豐富，接下去就開始累了，最後便急於回家，什麼也不顧了。逛公司也一樣，剛開始會很仔細查單問價，幾個鐘頭過去，連書店也不想進了。所以，旅程不宜太長，活動時間縮短，趁人還未疲困時，趕快辦完重要事務。

物極必反，寧缺勿濫。每年孩子生日總送一大堆名貴禮物，他們從不珍惜，同學送一小冊日記本，卻視如瑰寶，問其緣由，答曰：平時想要什麼就能得到，不一定等到生日，而這位同學明年就去西班牙了，不知何日才能相見。如今才明白，太容易得到就不會珍惜，更相信「僅此一家，別無分店」的獨特地位。常聽人家說哪部電影百看不厭，哪首歌百聽不膩，莫說百看百聽，一連看他三、五遍，聽他幾天，你就知道有多恐怖。連三歲小孩都不願天天臨睡前聽同一個灰姑娘、同一個白雪公主，你能整日看《亂世佳人》不

厭嗎？學生時代唱《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朵朵葵花向太陽》，唱到怕怕，如今一見到向日葵，內心就會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反感。

凡事不可過甚，讚美的話說得太多，變成過譽，有甚於毀，就有擦鞋、拍馬屁之嫌，毀謗的謠言傳久了，不但沒有殺傷力，反而真相大白，水落石出。君不見當年大陸砲轟金門、馬祖，水過鴨背，聽慣了也就像蟬鳴蛙叫，哪一天若沒了砲聲，居民還挺不慣呢，好像缺少了什麼似的。(第 241 篇)(2001.04.27)

代　溝

由於兩代人之間年紀相差太遠，彼此對很多問題的看法不同，各持己見，便出現一道深深的、難以填補的鴻溝，這就是代溝。「代溝」一詞據說是從日文轉譯過來，通用的時間不算太長。

其實，不僅介於兩代人，即使同齡，只要大家接受不同教育的琢雕，不同環境的薰陶，認識、思想、觀念相差極大，也會形成同輩的代溝。有些可以填平，有些無法溝通，裂痕日漸加深。

平時午出晨歸，整個星期不見女兒，週末才能同桌用餐，飯後談天說地，彼此距離拉近，才發覺女兒長大了，她們對人生有自己的追求，對許多事物有新的認識，與家長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她們開始堅持主見，不再乖乖聽話，她們思考問題很獨立，不隨便認同家長提供的意見。我們只好重新檢討，反覆思量，究竟代溝能否填平？怎樣才能接受女兒的觀點？是抗衡？是妥協？

首先，別向她們講什麼「為人民服務」，沒有錢，服務個啥？她們同學的父親，身兼慈善機關主管，雖然「慈善」，可非免費，年薪六萬大洋。高中畢業，老師相約十年後再聚，且看屆時誰最成功？何謂成功？職位高，收入好，醫生、律師、博士，可別來個畫家、街頭音樂家之類，美其名曰藝術，口袋空空，就不成功！別笑渾身銅臭，有錢人一擲千金，才能當慈善家。小小年齡如此拜金主義？理所當然，放學後給低班同學溫書補習，代價是時薪八塊半呢！沒錢誰肯幹？

妳們競選什麼班長，要謙虛禮讓，不要出風頭。哪能謙讓？那怎麼拉票？要向全班同學闡明自己的才能，爭取大家一致支持，才能擊敗對方，贏得一班之長的頭銜，領袖群倫，一定才能出眾，有才能，就要出來競選，人人禮讓，個個謙恭，最後一人欽定，那不成了帝制？爭論鋒芒又扯上國家總統該由民選，不該憑「你辦事，我放心」就欽定，太敏感了，只好打圓場，換話題。

加拿大什麼都好，德育完全失敗！可悲！老師向學子灌輸「一切以我為中心」的思想，自私自利，「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我們反對！賺到的錢，當然自己先享用，連本身都養不活，甚至逢人借債，還誇口助人為樂？若連自己都不能征服，胡扯什麼世界上三分之二人類還沒解放？

妳們要記住，自己是堂堂中國人，不能嫁給老番，更不可和黑人男子往來。那不是歧視嗎？為什麼老外甘心領養我們中國幼童，就不見我們中國人領養洋孩子？總之，不許帶非華裔男朋友來家中，我們不想人家取笑！兩心相愛，管他是否漢人？又有誰能保證和華人婚嫁可白頭偕老？

妳們吝嗇孤寒，同學沒錢，向妳們借，幾塊錢乾脆送人吧！這是做人原則，絕不含糊，身上沒錢就不應酬請客，有借有還，即使幾毛錢也算分明。不明白咱們中國人，結婚宴客，寫明邀請，卻要給錢，兩人出席，二百大元，比上酒樓喚菜還來得貴，那不叫應邀。大人的道理，妳們懂什麼？當然不曉，老外受邀，雙雙赴宴，只帶一張賀卡，或再買件小水晶禮物，二三十塊錢，就很堂皇入座，在他們來說，夫婦抽空出席，是給主人面子，若還要交錢破費，無論如何講不通。

妳們不肯關心時局和國家大事，讀報只翻娛樂版、體育版，世界上發生災禍干卿何事？唉！老豆，你們錄了幾年國際新聞，剪了幾年報紙，那又如何？誰當選大和首相，誰入主白宮，地球照樣不停在轉，高行健《靈山》再版啦，《臥虎藏龍》獲獎啦，口蹄疫肆虐啦，又怎樣？難道天天圍繞新聞感賦一番，又寫詩又祝賀？說真的，上一代雙肩的使命感始終未卸下，放鬆自己吧！

妳們不尊重老師！唉呀老豆，老師有優厚年薪還不滿足，整天準備罷工。妳們對長輩不恭不敬，老幼不分，沒禮貌，太放縱！我們不明白，為什麼見到大人一定要喚聲叔叔、阿姨、uncle、aunty？難道稱呼某某先生太太就不行嗎？非親非故，幹嗎總愛稱兄道弟呢？我們寧可和洋人為友，內心壓

力全無，和中國人交往，是非多，麻煩多，心理負擔大，時刻小心翼翼，惟恐言行得罪人。做不成朋友，就是敵人，那多可怕！洋人同學的雙親雖已離婚，大家來往如常，還互相出席對方婚宴，一同拍照，我們中國人辦得到嗎？告訴我，妳們到底是什麼人？我們父母是中國人，我們是地道正宗的「加拿大華人」。太放肆了，我要妳們道歉！sorry Daddy！be happy！

妳們浪費，亂丟棄東西，每次全家大掃除，總愛從垃圾袋中撿出女兒小學時期的作業簿、手工勞作、蠟筆塗鴉，細心保管，唉老豆，不堪懷舊，舊的不去，新的不來，老是停留在過去中，是沒有任何好處的。多交年紀輕的朋友，心境才年青，心態不僵化、老化。妳們嫌老豆 out、脫節、落伍？那當然，每次我們聽 Rap，一定痛罵宛如和尚唸經：「誰放狗出來？汪！汪！汪！」

我們百無禁忌，我們不信輪迴轉世投胎，不信前生、後世、因果、緣份、報應、命運，難道這些是錯的嗎？港台武俠片中，老和尚武功蓋世，出掌殺人；他們唸佛吃齋，豈可殺生？持刀仗義的江湖好漢，不用打工，沒有受薪，沒失業金、退休金，哪來銀兩花天酒地？苦練功夫，天天只想報仇雪恨，報了仇又怎樣？大女兒看「三國演義」，最喜歡的人物是曹操，夠狠夠奸，敢作敢為。最不喜歡劉備，很假，很小男人。小女兒看「西遊記」，最討厭唐僧，人鬼不分，心胸狹窄，陰險無情，動輒唸兇殘的緊箍咒，令人氣憤！真不明白齊天大聖怎麼還拜他為師？太離譜！

老豆，你太拘泥刻板，我們在長大，你還是一成不變，年年端午弔屈原，歲歲中秋詠明月。整日平平仄仄，連寫文章也講 「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一見鬢眉男子穿紅衣就反胃，看到女孩剪短髮便搖頭。花開花謝，潮落潮升，這代溝無法填平。我們還是乖乖聽話，和平共處吧！(第 243 篇)(2001.05.11)

節　奏

凌晨五點半放工，氣溫只有五度，細雨綿綿，誰會相信這是六月天？街燈未熄，高速公路上已塞滿車輛，大城市的匆忙生活，從清晨便密鑼緊鼓，舞台序幕一掀，趕著上班的人們又開始緊張的一天。香港人到滿地可，總覺得這裏的節奏慢半拍，即使紐約也還是嫌不夠快，歇息一會吧！上弔也要先喘口氣，都說人生苦短，犯不著把弦扯得太緊，弦若斷了，再快的節奏也枉然矣。

這麼早就塞車，扭開收音機 940，還是前天那件令人髮指的新聞：醉漢駕車衝上人行道，撞死正踏著單車的六歲小童，有沒有人性哇？無辜的孩子，做夢的年齡，人生還未開始，就這樣走了，公理何在？正在痛罵之際，前面警車閃爍紅白藍燈，這麼早就發生車禍，一輛白車翻個四輪朝天，地上蓋白布的兩具屍體躺著，血淋淋的玻璃車窗，如此恐怖的畫面，是一份難忘的早餐。

終於闖過瓶頸，離開險境，歸程還遠，放張 CD 輕鬆一下，鄧麗君的歌聲，百聽不厭，卻又怕太醉人而不知不覺睡著了，那可危險。六年前，她魂飛泰北，恨飲湄南，多少人為她哭泣，我最喜愛的，是她那張《淡淡幽愁》，裏面都是唐詩宋詞，名家譜曲，經她的金嗓子一唱，「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她悄悄走了，蘇東坡的《水調歌頭》從此長留世上，老少能吟。

交通燈轉紅，報販兜售今晨出版的《滿地可日報》，買的人不多，冷風中賣報，其滋味一定不好受。一到下午，工廠隔壁的便利店，免費贈送當天報紙，條件是買一杯咖啡，一個甜圈，所以每天工友遺留下來的報紙好幾份，我也全年免費閱讀，還帶回家給女兒分享。物質過剩，一份百多頁的報紙才賣幾毛錢，地鐵站一些讀者翻幾翻，知道昨晚球賽分數，就隨手丟棄。西方社會的收入豐厚，生活指數高，各人都有經濟能力，所以很少見到酒樓爭埋單搶付款的現象，不是他們「自己顧自己」，而是像吃飯這樣小事，不屑一談也。我們老祖宗幾千年來，最大的問題不是民主選舉，不是環境保護，不是女權婦解，不是社會福利，而是吃飯！逢人見面，第一句話就問人家吃飯了嗎？請客吃飯，成了表達人情味濃厚的象徵，父子上館子各自還錢，更被視為怪事。

扯到這裏，家門到了，門口那盞燈還亮著，就說明我還沒回家。大人們趕著送小孩去托兒所，鄰家學童趕著去上學，整條街頓時熱鬧起來。鄰居幾位趕早班的，正準備出門，見了面，還是那句老話：「你可以睡大覺啦，而我剛要趕巴士。」而我也總是搖頭一嘆：「C'est la vie！」

肚子有點餓，到廚房找點吃的，幸好有一鍋防黨淮山枸杞燉湯，還微熱，可以大快朵頤。祭飽五臟廟，洗個暖水澡，上床已六點許。和往日一樣，十點準時醒來，看香港新聞直播，看昨晚錄下的國際新聞。以色列耶路撒冷婚宴大樓陷蹋，那觸目驚心的鏡頭深深留在腦際，廿五條人命，三百多傷者，令這對新人終身背著痛苦包袱，每年的結婚紀念日就是受難親友的死忌，多麼殘忍！還是看轟動一時的滿城天體集會鬆弛神經，兩千多人赤裸裸幕天席地，返璞歸真，回到原始，只有一絲不掛，人類才真正沒有階級、身份之區分，達到最徹底的平等；當衣服脫光之後，總統、首相、主席也好、君王、公主、富豪也好，也不外如此，與平常人一樣，根本沒什麼特別。

電話聲響，新一天又開始了，是傳真，喜接詩朋大作，有幸先睹為快，立刻進書房打字，電腦中積累詩壇七十六期一千多首詩詞，洋洋大觀，詩友四方匯集，步韻唱酬，堪稱海外一奇也。

又是電話響，是甥女打來，她昨晚剛從香港返滿地可探親並參加小弟婚禮，一幌又是幾年沒見，只憑 E-Mail 聯絡，答應多幾天才晤面。每逢週末的時間表總是排得滿滿，上星期六隔壁意大利佬娶媳婦，新娘子花車十點到來，我一早八點才匆匆到屋前屋後剪草修花，免得雜亂花園影響拍攝背景，然後整裝前往祝賀，飲了香檳，又趕去南岸赴約喝茶，去唐人街取幾個星期的報紙，到圖書館還書，到電腦公司詢問主機升級之價格，去文具店找複印機油墨。回來後又開車送女兒去遠在拉娃的同學家參加小組討論，還答應今晚去接她回來，順路送她兩個同學。手機響，老伴吩咐回程去超級市場買點東西，看到排隊付款的人龍，最少廿分鐘才能離開，時間神聖，我寧可去街口便利店，多花幾塊錢，順便提一箱 Heineken 冰凍啤酒。回到家，方知朋友一行五人從美國來，下榻兩晚，然後去多倫多，計劃週日先到唐人街飲茶，下午逛公司，晚上吃泰餐，我的天！

今年暑假看來又不能遠遊了。油刷房子的計劃，拖了又拖，漆油買了好幾年，動也未動過，不知會否變壞。日前朋友沖洗照片，問我如何能送交，我叫他放進信封中，貼足郵票投寄，兩天就收到。信不信由你，住在同一城

市，想見面除非出席宴會。時間比什麼都寶貴，許多龐大計劃都因為抽不出時間而被迫告吹，在這麼緊張的日子裏，長期缺乏睡眠，根本無法想像失眠是怎麼回事。記憶開始衰退，收到信件後，是否有回信，已經記不起來，以至一連寄了兩封，對方來電話，才知道擺了烏龍。放錯信封寄錯信也發生，甚至只有一張什麼也沒寫的白紙，原來是先寫好地址貼上郵票，把空信紙放進封中，到工廠趁一有空就寫後投寄，偶爾疏忽，便鬧出笑話來。健忘也跟著來，冬天匆忙趕去上班，車子開到半路，才發覺雙腳只穿一對拖鞋，冰天雪地，怎麼沒感覺，只好再折返家中換雪靴。而穿不同顏色襪子，更是司空見慣，奈何？「C'est la vie！」(第 246 篇) (2001.06.01《華僑新報》第 536 期)

薰　染

墨子見染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客觀環境具有很大的影響，雖然「人之初，性本善」，也會「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故荀子認為：「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孟母三遷，實乃顧及客觀因素之緣故。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對客觀因素有很生動的比喻：「雞蛋因得到適當的溫度而變化為雞子，但溫度不能使石頭變為雞子。」顯然，外來的影響故然重要，但決定性還是本身的主觀因素。

話雖然這麼說，太多的例子令人確信，環境的薰染，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性格、際遇，甚至命運。將一對雙胞胎嬰兒分別由兩個不同家庭撫養，長大後各奔己程，結局迴然各異。在富裕家庭成長的，接受良好教育，結識顯赫貴族，晉身上流社會，或在商界大展拳腳，或在法律界叱吒風雲，或在醫學界出類拔萃，或在政壇嶄露頭角，前途不可限量。在草根階層熬大的，吃苦挨餓，貧病交加，與惡劣環境搏鬥，往來的朋友每多屠狗輩，隨便找份牛工，庸庸碌碌就度過了一生。

美國八所歷史最悠久的名牌大學，包括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哥倫比亞等著名學府被稱為常青藤大學，正如英國牛津、劍橋一樣，能夠在裏面拿到學位的，非富則貴，想當美國總統，就應該先當哈佛、耶魯的學生，窮家子弟付不起每年十幾萬美金的昂貴學費，有幾人能跨進門檻？

再回到主觀因素，有錢佬若生了個阿斗，考試不及格，讀名牌大學也是枉費心機，他老子捐給大學的經費動輒數以百萬，可謂用心良苦。美國心理學家 Lewis W. Terman 測定人的智力標準，劃分出智商 I.Q（Intelligence Quotient）等級，140 分以上為天才，80-90 分為遲鈍，50-70 分為愚笨，25-50 分為低能，25 分以下為白痴。香港著名作家倪匡（衛斯理），到美國定居後，深居簡出，幾近歸隱，曾到醫院作個智商測驗，報告出來了，醫生的結論是：「和白痴沒有多大分別。」這位著作等身的大作家，竟被有眼不識泰山的老外當成了白痴，你說有多荒謬？古人常用「大智若愚」來形容君子，事實上，環境的薰染，使智叟和愚公對該不該移山的看法截然不同。

同樣是三國時代，同樣是赤兔馬，際遇前後不同，主人先是狂恣凶殘的董卓，然後是三姓家奴的呂布，隨後是一代梟雄的曹操，最後是忠肝義膽的關羽。同樣是汪精衛，由少年時那種「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的豪情壯志，到後來在武漢高呼「革命的向左轉，不革命的滾開去」，以至在南京靦顏獻媚，少年、中年、老年，前後判若三人，是主觀媚骨天生？是客觀時勢使然？

文革時期有「血統論」，有「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其實是今日「太子黨」的前身。有父輩護蔭，優良血統是滋生高幹的溫床，能上最好的大學，能調配最合適的單位，在這些條件下，一顆顆政壇明日之星耀眼閃爍。再看看美國總統小布什，有老布什先入為主，總統世家，駕輕就熟，誰與爭鋒？印度甘地夫人上有父親尼赫魯總理，下傳小甘地，三代閣揆凡數十年。印尼梅嘉娃蒂，才兩歲就成了總統千金，耳濡目染，今日圓了總統之夢，中規中矩。

能在逆境中堅守立場，以屈原的「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來激勵自己，不為誘惑，決不動搖，說可容易，要做得到，非一朝一夕矣。古人愛讚詠蓮花，「從來不著水，清淨本因心」（李頎），稱之為君子花，就是取其「出於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之高尚品質也「。

思想認識在客觀環境中，很快便受影響，若有良師益友薰陶，從好的方面潛移默化，還是積極的、樂觀的。寫詩的朋友，在詩壇步韻唱酬環境中，詩興盈然，靈感奔放，過去一年多來，幾位主將發表的詩作各超過兩百首，這是他們自己意想不到的，一旦離開創作環境，寫詩漸成被動，就有懶得動筆之嘆，最終寫不出一個字來。猶憶在泰國那段日子，每天聲色犬馬，燈紅

酒綠，虛度年華，是環境造成，後來結識了一群詩友，每月在海天樓雅集，盟鷗弄墨，才逐漸遠離頹廢生涯。有了切身經歷，力促友人送子女出國，推薦新加坡為留學首選，並兩次前往辦理入學手續，幾年後，友人來信喜告子女學成歸泰，舉止談吐斯文，彬彬有禮，與在曼谷時不可同日而語。

沒有優良環境，靠自學成材，就要付出比平常人多出數倍的努力。詩壇上有一位吟友，學生時代在報館排字，笑稱「黑手黨」，與王雲五頗相似，憑自修研讀國學，十七歲已諳絕律，論詩齡超過四十年，令人肅然起敬。拜讀敖詩豪先生「抹不去的記憶」，想起文革時期「階級烙印」這名詞，不寒而慄，我們這群燙著深深烙印的舊體詩發燒友，成立詩詞研究會，就是為了創造吟風弄月的環境，遠離可怕的批鬥，如此而已。僅以此文，向三百期來一直支持詩壇的吟友、讀者、報社仝人致意，有了雅文化的薰染，相信對下一代的中文傳薪，或多或少起了點推動作用。(第 255 篇) (2001.08.03)

感　言

住在阿省愛民頓市的曾習之老師夫婦上星期去了北京，來電話閑聊，謂聖誕節前回來。他倆將在首都度過中秋國慶，並出席國際潮團年會，臨行留下北京住所電話和傳真號碼，我答應將每期「詩壇」和隨筆按期傳去無誤。今天郵差送來了《曾習之詩文集》草稿厚厚一冊，共計一百四十八篇，約廿萬字，叮囑寫一篇序文，或填一首詞。曾老師古稀已逾，仍筆耕不停，令人欽佩。

曾老師五、六十年代在北京住了十五年，《詩文集》中有《神州紀遊》，是描述他重返故都的見聞，有一段提及要不要參觀「毛澤東紀念堂」，當想起禍國殃民的文革悲慘史，想起一批批國家棟樑被無辜殺害，成千成萬精英學者含冤倒下，最後終於作出了「不看也罷！」的決定，我讀到此，拍案叫好。另一段是遊上海黃浦公園，他聯想到的竟是舊中國「華人與狗，不准入內」的恥辱歷史，放眼今日神州之富強繁榮而自豪驕傲，這與一般只羅列名勝古蹟的遊記迥然不同。

明人王世貞編的《調謔編》中，有一段是談蘇東坡的肚皮，話說某日他退朝後，吃飽飯，捫腹散步，遇見侍兒，便指腹戲問道：「肚子裏藏的是什麼東西？」答曰：「都是文章。」東坡認為那不一定，又問另一侍兒，答

曰：「滿腹都是機械。」東坡還是不滿意，忽遇愛妾王朝雲，她善解蘇學士，給了個最恰到好處的答案：「朝士一肚皮不合時宜！」語出令東坡居士捧腹大笑。

不吐不快，就要發發牢騷，自古文人多感慨，其實，除了感慨，文人又能做些什麼呢？伴君如伴虎，在君王身邊的文人，若功高震主，則分分鐘人頭落地，明哲保身的文人，只有選擇歸隱田園的路子，於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成了榜樣。陸游一生作詩萬首，其中七千首是自稱「放翁」歸隱廿年間寫的。然而，「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若人人歸隱，不問世事，去哪裏找「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譚嗣同？哪裏會有敢上萬言書的彭德懷？更沒有「粉骨碎身全不怕」的于謙、「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拚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的秋瑾。

陶鑄是中共領袖中，少數敢講真話的絕無僅有者，於文革浩劫中慘遭迫害。在牢中寫了兩首詩贈其妻曾志，將真情實感發揮得淋漓盡致，他感嘆道：「縱使投荒能贖愆，不須酹酒為招魂。每當夢醒難成哭，羞效王章有淚痕。」王章是西漢諫大夫，剛直敢言，後被陷害致死，成語「牛衣對泣」就是王章寒士清貧之寫照。陶鑄還有另一首《卍字廊》七律，寫於中南海內卍字廊，是被軟禁之處，詩中吟道：「漢家獄辱周何怨，宋室延刑岳慨承。」他用「周」和「岳」自喻，即漢初功臣周勃和南宋抗金名將岳飛，周勃曾遭誣陷下獄，岳飛則被扣以「莫須有」的罪名遇害。

「詩言志」（尚書），「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毛詩序）。感慨而吟詠成詩，故詩人必須時刻肩負詩責，與時代息息相關，而非不食人間煙火，與世隔絕。詩壇九十幾期千餘首詩中，每多感慨華篇，不乏激昂佳句，或思鄉憶舊，或觸景生情，鑄成精美言辭，一詠三嘆，實堪回味。百期在即，將吟朋心血結晶裝釘成集，洋洋大觀，留作難忘紀念，實乃騷壇盛事，佳話傳揚也。

有幸在伍兆職先生壽宴上獲贈《故鄉月》詩集，愛不釋手，也浮想聯翩，感觸很深。許多人有的是錢，但卻不會寫文章，更遑論吟詩作賦了；能作詩是件值得慶幸的美事。能將作品在報上發表，公諸同好，是樁多麼寫意之樂事。一生中能出書傳世，更是引以為榮的雅事。但願在未來的日子裏，每位詩友都能有詩詞作品單行本結集出版，或合集，或自選，相信能帶動吟詩風氣。

「書比人長壽」，將書留給後人，就必須對自己的作品嚴格要求，一絲不苟。在千千萬萬書堆中，沙裏淘金不易，淹沒於滾滾洪流中不難。言之有物，資料性和趣味性，是文章的要素，無病呻吟，或枯燥理論，很難引起共鳴。曾看過一部電視劇，內中有一幕是講如何醫治失眠的有效方法，除了臨睡前喝一杯熱牛奶，另一個妙方，是翻開報紙，找到社論那一版閱讀，不出幾分鐘，肯定就會去見周公。雖然有點誇張，但可以說明，形而上學的概念性東西，很難再找到市場。

寫到此，天已大亮，怎不感慨？去年七月每股 124.50 元的北方電訊股票，昨天滑落到谷底，每股報 8.33 元，我沒玩股票，但股票在玩我。怎不感慨？都說飛機安全沒保障，就改乘巴士，誰知灰狗長途客車也遭殃，司機被歹徒割喉，車毀人亡，頗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慨嘆。世貿中心被攻擊倒塌，對世界和平的信心也徹底崩塌了，以致人心惶惶，才會上演印度假劫機鬧劇來。

文章見報時，出兵阿富汗是否已付諸行動？等得不耐煩的記者，巴不得美國飛機立刻到喀布爾展開地氈式轟炸，就像當年 B52 對北越的洗劫。看熱鬧的人，請到巴基斯坦街頭，那裏的反美示威可不是兒戲，分分鐘釀成災難。而我，抽空研習可蘭經文，查看阿富汗前國王生平……。(第 264 篇)(2001.10.05)

獨　白

四月春風一點不柔和，連續幾天炎熱高溫，攝氏近卅度，破了自一九七三年以來的紀錄，就開始聽見人們在叫罵。沒有耐性是人性的另一缺陷。寒流侵襲時怕冷，渴盼艷陽；晴朗無雲時怕旱，祈求降雨；豪雨成災，又咒罵上天哭個不停。氣象局預測週末溫度會下降，可望徘徊在六到十度之間。到時若陰沉沉的天、濕漉漉的地，又不知招惹多少臭罵。老天爺有知，會否長歎呢？

和滿地可正好相反，電視上看到加西的亞伯達省愛明頓被風雪掩蓋，積雪厚達卅五公分，令人不敢相信這是四月中旬的天氣。看不順眼的，又會破口大罵一番。其實，下一場雪總是好的，把污穢漂白，滋潤乾燥的大地，凍死蛇蟲鼠蟻。這樣看來，不管老天爺如何安排，也依然捱罵。

剛才兩點鐘提前放工回來，誰知傾盆大雨令多處停電，馬路一片漆黑，家裏正點燃蠟燭。怎麼辦呢？要是整晚都未搶修，電腦無法開啟，明天的專欄就要破例開天窗。六年了，從未中斷過一期，總不能開先例！家裏電話也不能打出去，只好用手機到處詢問電力公司何時有電源。心情不好，連燭光下的羅曼蒂克浪漫色彩也欣賞不起來，最後決定將電腦搬上車，開去姐姐家趕稿。

那怎麼行？現在是午夜近三點，難道去敲門借電？驚動左鄰右舍，吵醒一家老少？正在焦急之際，來電啦！這才發覺沒有電的幾個鐘頭是那麼難捱。平時擁有的一切都從未珍惜，只有失去了才倍感珍貴。電是這樣，朋友更是這樣。還有親情，一旦失去身邊最親的人，才驚醒、悔悟。

剛才在工廠休息時，讀到香港女作家圓圓的一篇文章，裏面有一段話，發人深省：「如果你想某人痛苦，與其去憎恨他，不如讓他來憎恨你。」初時讀不明白，再讀《勸世文》，就漸漸領悟了。《勸世文》說：憎恨別人的人是痛苦的。被憎恨的人並不知道自己在被恨，就是知道了，他又會有什麼損失呢？停電可以等電源流通，失去的友誼，就很難再找回來，還是以和為貴吧！

來電後第一件事，就是細讀姚奎畫家今天傍晚傳真來的詩作《回敬詩友》，感情真摯，一詠三嘆。「普嚐人間味，慎思今古銘。飽讀天下事，苦訴心中情。」神聖的詩畫情，傳為佳話。緣份使大家相識，仰慕令彼此相敬。如果世人能互相尊重，如果筆桿只寫詩繪畫，只抒情寄意，就沒有糾纏不清的筆戰，就沒有充滿仇恨的謾罵，就沒有永無休止的紛爭。凌晨四點，讀詩有感。

書桌上是白天郵差送來的《時代週刊》和《新聞週刊》，封面分別是永遠纏繞招牌式頭巾的阿拉法特，以及「自殺性炸彈」引爆犧牲的巴勒斯坦兩名少女。血淋淋的畫面，沉甸甸的史料，令人喘不過氣來，自前年九月以來，一共有六十六名巴勒斯坦男女引爆炸彈捐軀，造成超過一百七十名猶太人喪命。「人彈」對巴勒斯坦民眾來說，是英雄、烈士；對以色列猶太人來說，是屠夫、兇手。只要沙隆一天不下令以軍從佔領區撤出，就必將有更多的敢死隊加入自我引爆行列。

想圓以巴和平的美夢，越來越遙遙無期。而審判赤柬的日子，則越來越近；屠殺數百萬生靈的罪證，並不會因時間的流逝而毀滅。廿七年前的四月

十七日，柬共大軍奪取首都金邊，政權剛到手，就展開史無前例的人口消滅行動；統治近四年，被殺害、病死、折磨死、餓死的人數，遠遠超過三百萬，這場浩劫，首當其衝的，是八十萬華人。同年四月卅日，越南西貢易手，改名為「胡志明市」，在不得人心的清算下，引發了百萬難民投奔怒海。難民潮震驚世界，多少無辜船民葬身魚腹。健忘也是人性的另一本能，下意識不想去提起，只默默讓時間逐漸沖淡痛苦回憶。

日前好友相約去喝咖啡，聽他回憶在赤柬統治下的可怕日子，不寒而慄。他的妻子最後離開塵世，他親手埋葬遺體；並砍下愛妻一隻手臂，燒成骨灰，帶在身上，輾轉逃到越南。辛苦珍藏的骨灰罐，在越共抄家時化為烏有。這切膚之痛，烙印之深，聞者落淚。怎堪回首，在這寂靜無聲的凌晨。兩位好友都是赤柬殺戮的見證人，他們負責掘土埋屍，每人處理超過兩百具死屍；有些還沒斷氣，有些奄奄一息；由於吃不飽，沒氣力，挖得淺，死屍埋不夠深，手指都露出地面。

看過影片「The Killing Fields」《戰火屠城》的朋友，一定對赤柬暴政印象深刻。憑該影片榮獲 1984 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男配角的吳漢認為，影片不及真實慘況的十分之一。吳漢後來也於 1996 年在美國被暗殺，我當時曾填了一闋《玉漏遲》悼念。只要我還活著，我會記得吳漢的。

六點，天亮了。柬埔寨也天亮了。將王朝推翻的龍奈（朗諾）將軍死了，西哈努克又回金邊繼續他的皇帝夢；波爾布特死了，還剩下那臭名遠揚的喬森潘，雙手沾滿鮮血的英沙利......。

將思維從印支半島拉回來。女兒今年九月就讀麥大，看到 Dr.Heather Munroe-Blum 的照片，就剪了下來；她前天才受聘接掌麥基爾大學第十六任校長，是自 1821 年創校以來首位女性出任。(第 292 篇) (2002.04.19)

紅　塵

家庭滅門血案近年來不斷上升，前天南岸又傳出一家四口共赴黃泉的悲劇。33 歲的馬丁，殺死 32 歲的妻子莉麗安，連只有 4 歲大的長女克勞蒂亞和一歲半的小女貝特莉絲也不放過，最後自已懸樑上吊自殺。丈夫是報紙經銷代理，妻子是特許會計師，一個美好的家庭，就這樣破滅了。

另一邊，被美軍誤炸喪生的四名加拿大士兵之遺體，日前從阿富汗運返國門；其餘八名傷兵則於愛明頓的醫院療傷。隸屬第三步兵營的四名死者，是分別來自滿地可 25 歲的戴爾，來自安省 29 歲的列日，以及兩名來自新斯科舍省 21 歲的格林和 27 歲的斯密夫。最不值的是，不是在戰場上轟轟烈烈陣亡，而是被美軍 F-16 戰鬥轟炸機投彈喪命。擁有精密儀器探測，號稱第一流高科技設備的美軍，其雷達系統之準確性百無一失，其命中率誤差不及千分之一，其拍攝技術可以從萬英尺高空解讀地面上小至火柴盒上面的電話號碼，難道會將加拿大營地當成是塔利班基地不成？就像誤炸駐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這樣的醜聞，相信自欺欺人的五角大廈永遠無法自圓其說。誰會知道有朝一日小布什的手指頭一按錯鈕，又不知哪個國家會遭殃，會因「誤炸」而被核武器摧毀？

美國國防部文件中，將核彈指向中國、北韓、伊朗、伊拉克、利比亞等七個國家，引起全球震驚。在這箭在弦上、一觸即發的情勢下，江澤民走訪歐、非、亞五國，特別是訪問了利比亞和伊朗，具有特殊意義。與此同時，朱鎔基也到了埃及；胡錦濤起程訪問馬來西亞、新加坡和美國。中南海大人物紛紛周遊列國，除了說明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也可以看出權力核心已基本穩固坐陣，可以放心出國。紅塵翻滾，終有解脫之日，為何不把握良機？想起毛澤東一生只到過蘇聯，哪裏都沒去，實在可惜！周恩來走遍亞非歐，還沒來過美國；鄧小平到過紐約聯合國演講；江澤民的命好，趁大權在握又還能走得動時，到處留下足跡，也到處留下墨寶。

談起墨寶，就更珍惜碩果僅存的老人家所留下的筆跡。若問我畢生有何憾事，答曰：一是不能在柬泰邊界與母親相會，二是沒有保存先父片紙隻字。兵臨城下的亂世，我亡命暹羅，寄人籬下，又無身份證明，只好讓母親在邊界空等了半個多月，她返回金邊不到幾天，赤柬就入城，母子人天永隔了。先父一生詩文著述甚多，可惜英年早逝，遺孤顛沛流離，偏又祝融光顧，家產付之一炬，幾番戰火，洗劫無存；十幾年前去法國，打聽父輩友人

下落，知其女兒住在巴黎，而其人已故，生前詩文手稿尚在，內中有不少是與先父步韻唱酬之作，都是毛筆字跡；按址前往訪尋，卻已他遷，又因護照、飛機票全遺失，匆匆趕往加國大使館補領證件。回滿地可後曾托友人追查，皆泥牛入海，杳無音訊。此後，對每位老人家的墨寶都視若奇珍，盡量搜集，惟恐遺失矣。

都說人生苦短，禍患無常。昨天去商場，巧遇隔壁意大利佬，嚇了我一跳：瘦骨嶙峋，臉色蠟黃，表情呆板，雙眼無神。我問他身旁的太太，才知道他的肝出了毛病，住院三個星期，要排期動手術，還要電療、化療，她不敢用一個「癌」字，只是搖頭嘆息。我心中深感內疚，又不知如何安慰他們。整個冬天，大家都躲在屋裏「冬眠」，我則午出晨歸，只有夏天才會到後園種花剪草，與鄰居暢談；想不到才幾個月，就傳來患病噩耗。在工廠十一年，送走了好幾位工友，他們都是和我一起同桌吃飯，同個車間操作，說走就走，有的不到六十歲。而被機器切斷手指的，不計其數。只是這兩個星期內，工傷事件已經五宗，有被鐵壓斷腳的，有被火嚴重灼傷的，有被鐵尖刺穿手腕的。我自己也傷了好幾次，住過十多天醫院，而摔傷、燙傷、鐵屑進眼球就更不在話下。昨晚臨收工時，左邊膝蓋骨又被掉下的鐵蓋擊傷，不能彎曲，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回到家已凌晨五點半，不敢吵醒家人，自己用跌打藥酒塗抹患處，唉！今天又不是 13 號黑色星期五。

其實，飛來橫禍，誰能預料？中國航機在南韓撞向神魚山，意大利飛機横衝米蘭 26 層大廈，都是突如其來，無法迴避。就像星期日早上，滿地可曾發生地震，我們一家都在睡夢中，沒有誰發覺；後來聽新聞才知道，打電話問朋友，他們個個都說被震醒。我在想，要是七、八級大地震，我們連怎樣死去也來不及知道，那種解脫，也蠻乾淨俐落的。所以我告訴好友，不要給孩子留下遺產，將錢供他們唸書，就是最大筆的遺產，如果有剩餘，留給「陪你走完最後人生路」的身邊人。至於死後如何善後，還是自己生前先妥善辦好，就像女作家謝冰瑩，生前給許老師的信中說自己一早就繳交火葬費；隔壁烏克蘭婆婆告訴我，她吩咐女兒不要燒她，要土葬，她說最怕火燙，辭世後就和先夫同穴，她一有空就去墳場打掃墓碑，還種了她喜愛的花。能如此面對生死，真是「看破紅塵」了？非也，若「六根清靜」、「四大皆空」，就什麼也沒有了，又何來紅塵？(第 293 篇) (2002.04.26)

溝　通

宋代詞人辛棄疾認為「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的確入木三分。常聽見不知天高地厚的十來歲孩子慨嘆「枯燥人生」，凡事看不順眼，滿肚牢騷，憤世疾俗；既嫌「人生乏味」，又老氣橫秋的感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似乎歷盡滄桑，遍嚐苦樂。若出生在貧困家庭裏，「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奔波勞碌，看透人情冷暖，飽經起落浮沉，則還有點邏輯；或生活在烽煙戰火中，「風裏來雨裏去」，見識廣博，閱歷豐富，也令人信服。或者，西方孩子早熟，獨立性強，才中學未畢業，講話口氣十足像似大人，既多愁善感，又老成世故，似模似樣。

其實，今天的孩子們應該比我們更懂事。資訊發達，尖端科技產品日新月異，他們接觸的，比我們那時代不知先進多少倍。從電話、錄影機、傳真機開始，到電腦、光碟、數碼相機，他們在互聯網上瀏覽，學到的東西，更是我們學生時代的千百倍。生活程度、物質享受，再加上很容易就「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論學識，他們的確跨越時代，論見識，他們也未必會輸給我們。至於經驗，他們系統地羅列成材料，小組討論，大夥辯論，總結成專題論文，引經據典，頭頭是道，既科學分析又旁徵博引，讀了他們的評論文章，你能相信孩子的年齡只不過十四、五歲嗎？

倚老賣老，是我們最慣用的一套，過去行得通，是因為孩子還小，獨立思考能力有限；隨著學識的增長，他們已不再唯唯諾諾、人云亦云了。大人說話，常擺出老資格，不許懷疑，只可照單全收，「我說了算數！」憑經驗畢竟不是科學根據，能靠得住多久，就很難打包票了。由於上晚班，平時很少和孩子見面，一星期難得有機會同桌吃飯，所以，每逢週末晚餐，飯桌就成了我們和孩子滔滔雄辯的講台；聽她們各自剖析，才驚覺孩子真的長大了。「最討厭月曆牌總是來來去去幾個明星，應該換上風景名勝、國畫書法。最蠢的人才去崇拜歌星、影星，他們有什麼特長？除了唱歌演戲，書也讀得不多。還不是被商人包裝推銷，大力捧紅起來。」「不要叫黑人做黑鬼，他們除了膚色之外，沒有什麼比不上白人。和黑人交朋友，才發現他們很友善，很好客。」

我們無所不談，從全球化這熱門話題，到自殺式炸彈，從賓拉丹是否壞人，到小布什算不算是恐怖主義者。而每當辯得臉紅耳赤時，就會一齊到客廳，一面看牆上大地圖，一面反駁對方。當然，有時也會不服氣而各自翻查

百科全書求證，例如：北愛爾蘭該不該脫離英國獨立，就爭論到去翻史書找史料。大女兒往往不服，但多方引證之下，最後只好乖乖認輸，然後就搬出新疑問；小女兒也喜鑽書堆，平時不大出聲，偶爾發言，也頗有見地，她是環保支持者，對野生動物保護一題，最感興趣，痛斥獵人殘殺大象和鯨魚，說到激動處，聲淚齊下，似乎還蠻有情有義的。

我們也有講笑話的輕鬆時刻，我把新鮮出爐的趣聞摘幾段給大家分享，除了調劑緊張氣氛，緩和辯論之舌戰局面，也製造不少笑料。例如談到嚴禁走私國寶動物，我就講了個小品：唐人街某社團從大陸訂購了兩隻舞獅，加拿大海關如臨大敵，暫且扣押，聽說還要出動獸醫、動物學家等檢驗，原來運貨單上寫著「2 Lions」，將舞獅變成活生生的獅子，這笑話也夠諷刺性的了。

和孩子溝通，先放下長輩架子。由於平時見面少，板起臉孔的機會也不多，千萬不要擺出一副不可一世的莊嚴尊容，相信今天的孩子，肯定不會賣你的賬。要孩子敬重你，不是靠嚴肅的表情。當她們有困難求你幫忙時，立刻伸出援手，最重要的，讓她們領會到親情的關懷，對其過錯，適度批評，但忌囉唆，別再舊事重提。有空時，給孩子畫一幅肖像，她們會十分高興；幫孩子修理單車、書桌抽屜，或捉捕蜘蛛，打死蟑螂，她們會感激你。凌晨放工回來，看到書桌上放著你喜歡吃的巧克力，還留下字條：「別太勞累，記得早點休息！」你會覺得一股暖流湧上心頭。

幫助孩子完成學業，是最重要的溝通。她們的功課，要家長簽名，就好先細心查看一遍，有進步的，適當表揚，發現退步時，問明緣故，安排補習。抽空到學校與她們的老師見面詳談，了解疑難。作為學業長線投資，切勿吝嗇荷包，電腦升級，高速上網，工具參考書，該買的就買，給孩子養成翻查百科全書的習慣，有問題自己鑽進書堆中尋找答案，讓她們知道，讀書是其首要任務。以身作則，讓她們看到，我們每時每刻都在學習，從未放鬆。每期的 Time 和 Newsweek 週刊，都逐篇閱讀，遇到陌生詞彙，用筆劃線，立刻翻查辭典，她們也受影響，每期週刊都不放過。

曾將伍兆職先生的中詩英譯剪報給孩子們看，告知是伍先生之女兒所翻譯，令她們讚不絕口。過去苦心教她們《三字經》、《千字文》，如今都胎死腹中，是一遺憾也；她們自己曾許下諾言：將來大學畢業後，到大陸或台

灣，專門攻讀中文！這張支票會否兌現，就讓時間去印證了。(第 296 篇)(2002.05.17)

熱　話

凌晨兩點半提前下班，外面氣溫依然廿八度。這幾天酷熱難熬，攝氏卅五度加上濕度可達四十六度，誰會相信寒冷的雪國有赤道般的炎熱天氣？而在工廠高爐邊幹活，就更可怕了，每一分鐘都汗流浹背；今天黃昏時仍然徘徊在六十度上下，若是正午，肯定不會低於七十度。據悉，沙漠戰爭的酷熱，也不過是四十幾度而已。工頭還幽默地說這裏有免費的桑拿浴，可以快速減肥。

回到家幸好有冷氣可消暑退熱。洗個冷水澡，喝杯冰凍濃茶提神，進書房開工。熱天寫熱門話題，必須再來幾瓶冰凍啤酒才夠應景也。連續兩天，一大清早守著電視，情緒隨著世界盃鹿死誰手而被炒得火熱。土耳其奪得季軍銅牌後，和南韓球員搭肩拉手，氣氛和諧融洽，場面感人；全球十五億人觀看大決賽，巴西以 2:0 戰勝德國第五次奪魁，國腳朗拿度成了足壇寵兒。大街小巷都被巴西國旗染得又黃又綠的。我家住意大利區，落敗的滋味令鄰居將紅白綠旗收起。卅天六十四場賽事，令多少球迷嚴重睡眠不足，抱怨丈夫冷落嬌妻的花邊新聞也點綴「世界盃快訊」。

最火熱的新聞，首推七月一日加拿大國慶那天，兩宗慘案。一宗是俄羅斯飛機在德國與貨機相撞，一宗是美機誤炸阿富汗平民。五十二名俄國兒童，準備赴西班牙巴塞隆納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辦的渡假活動，原定六月卅日起程，因去錯機場延誤了航班。失望的孩子們紛紛打電話給家長，這些家長都是高級官員、大公司老闆，甚至大學校長，他們倒很有辦法，租了一架包機，翌日出發，竟把孩子送上不歸路。當晚 11:40 分，這架圖波列夫 154 型包機，就在德國和瑞士交界的博登湖北岸一萬兩千公尺高空，與德國 757 貨機對撞；52 名孩子，5 名空姐，12 名機組人員，加上貨機上兩名駕駛員共 71 條人命全部罹難，方圓 30 公里散佈飛機殘骸和死屍碎塊，慘不忍睹。

與孩子們高高興興去旅行一樣，阿富汗南部一個小村落，村民們正在為一對新人快快樂樂舉行婚禮，誰知慘遭美軍 AC-130 運輸機「誤擊」，持續

兩個小時的轟炸，最少有四十人死亡，一百餘人受傷，大部分是婦女和兒童。一位在醫院獲救的六歲小女孩，身穿禮服，家中其他人都被炸死，她無端端成了孤女。去年年底「誤炸」參加新政府就職慶典的平民車隊，兩個月前「誤炸」加拿大士兵，如今對四個平民村莊足足「誤炸」兩小時，這熱辣辣的新聞，誰該出面負責？誰是劊子手？誰才是最大的恐怖份子？密集轟炸兩個鐘頭，對參加婚禮村民展開行刑式殺戮，試問公理何在？人命關天，屠殺阿富汗老百姓的罪魁禍首豈能逍遙法外？國際社會難道無法制裁美國？

寫到這裏，已經熱淚盈眶，熱血沸騰，熱度上升，打開冰箱再來一瓶降溫驅熱，讓發熱的頭腦冷卻。忘掉慘案吧！忘掉南北韓黃海交火，忘掉印巴緊張對峙，卻忘不掉大陸洪水作虐，忘不掉流離失所的災民。我在炎炎夏夜獨飲，災民在水深火熱中哭泣，這鮮明的對照教我臉紅耳熱。

壁上掛鐘已快六點。看到鐘，就想起了書法家啟功大師詩句「飯後鐘聲壁上紗」，就想起王播的碧紗籠詩，就想起上週末 Richelieu 畫廊的「輔仁畫展」，腦海中又浮現了畫壇女傑劉蘭亭的《燦爛》、《大雁歸來》、《氣壯山河》和《金秋太行》，很熱，很夠火候，很搶眼。八十歲的著名文物鑑定專家史樹青老先生的魏碑、漢磚拓稿，十分珍貴。還有齊良遲的「碩果」，有白石老人之遺風；閻慶的漆畫，徐定的仕女，祖莪的鷹，張慶芳的貓，惠然的杜牧詩，以及定居滿地可的宗教畫家、八四高齡的劉彥斌老師廿年前大作《朝暉溪鹿》，都是值得再去細覽的精品。

畫壇上女傑輩出，而詩壇呢？除了冰玉、晨青之外，詩友幾乎都是清一色男子漢，今晚回到家喜接白鷗的《十六字令》，慶幸詩會終於又多了巾幗加盟。詩詞作品，字越少越難寫，短短十六個字，比五絕、七絕更難寫，白鷗用清新簡練的字，將畫面展現出來：有酒，有柳，有船帆，有鷗，用「惆、瘦、羞、孤」等形容詞將感情融入畫中，又把「銷、憑、問、起、候」等動詞穿插其間，有感歎，有發問，有答案。猶憶詩壇第十二期曾刊出拙作《望海潮・詠白鷗》，時隔兩年餘，終於盼到了白鷗加入「鷗鷺之盟」，捧讀佳作，一詠三嘆，讀之頗有共鳴恨晚之感慨也！

提起清一色男子漢，就不能不說七一國慶夜紅寶石酒樓雅集盛會，眾詩友歡聚，祝譚銳祥壇主七五壽辰，談詩論韻，不亦樂乎！人生難得幾回聚？多年詩誼，宜當珍惜。散席後餘興未盡，數人魚貫到磨瓚坊夜訪懷石君，高歌話舊，熱情洋溢，竟不知時間之流駛，至凌晨兩點才告辭。

熱火朝天的夏季，只那麼短暫幾個月，所以老外不會抱怨「酷熱」，他們會盡情享受上天的賜予，因為一到了九、十月，楓樹開始變紅，秋風掃落葉，冬雪又接踵而至了。人生何嘗不是這樣？珍惜今天的一切，趁心還熱，筆還健，記憶還好的時候，寫點東西留給後人吧！還等什麼？(第 303 篇)(2002.07.05)

話 題

上週日，滿地可的天空一片灰暗，太陽被籠罩在朦朧煙霧中，這景觀還是抵加拿大廿多年來首次見到。很多人以為天要下雨或風暴將來臨。扭開收音機，才知道是魁北克北緯 52 度地區山林大火，從七月二日開始燃燒，濃煙隨風吹到一千公里外的南部，連美國波士頓也一片朦朧。昨天，魁北克市被煙霧覆蓋，空氣質素極差。今天，總共大小廿四處山火繼續蔓延，一發不可收拾。當局動用了 500 名消防隊員，50 架直昇機，投下 16 個水彈，每天的滅火費用高達 150 萬元，卻仍然杯水車薪，實難收效。儘管陣陣驟雨已使六處災區之火勢受到控制，但災情依然嚴重。目前，風向已將濃煙吹向紐芬蘭。到今天為止，被焚燒的面積達到 244,000 公頃，相當於五個滿地可島。這場大火造成的經濟損失無法估計，元氣大傷，已知有 6000 人因而失業。加拿大和美國多月來因軟木貿易爭議不休，魁北克林木業首當其衝，此次大火焚燒掉數以萬計的樹木，更是百上加斤，火上加油。僅僅來不及運走的木材，就已超過八萬立方公尺，都被吞噬於熊熊大火中。這是魁北克十年來最大的一次山林大火。上一次林火發生於 1991 年，大約 40 萬公頃的森林全被付之一炬。

如果說魁北克遭遇的是天災，多倫多市民飽受的垃圾污染就是人禍了。25,000 名大多市外勤工人大罷工已經進入第十一天，垃圾堆積如山，臭氣沖天，鼠輩橫行，蒼蠅滿佈，加上炎熱的天氣，病菌迅速滋生，這是多麼可怕的人為災難啊！如果罷工持續下去，美麗的都會變成一座烏煙瘴氣的垃圾城，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將蒙受最大的羞辱：七月十八日是世界青年日，全球將有卅五萬人雲集大多市，另外還有三千名記者，如何為多倫多找尋偌大遮羞布？七月廿三日，教宗約翰・保祿二世將到訪，總不能讓八二高齡的教皇聞到撲鼻垃圾味、見到如貓那麼大的老鼠亂闖吧？

勞資糾紛，往往以罷工解決，這是自由民主社會的產物，垃圾工人用工業行動爭取權益，無可厚非；但必須在不影響公眾利益的大前提下，才會獲得民眾支持。此次多倫多垃圾工人大罷工，連市民自己開車去垃圾站，都被工會阻撓，這就引起公憤了。巴士、地鐵大罷工，交通一片癱瘓，最多不出門，還不至於影響健康，垃圾不清除，疾病傳染，有害民生，再充分的理由也不得民心矣！多倫多每年有一百萬噸垃圾，一年搞它幾次大罷工，想被評為最佳城市，肯定沒希望。

工人搞垮資本家，有種！但搞到普羅大眾頭上，令老百姓遭殃，就怨聲載道了。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醫生、護士罷工，病人求醫無門，試問「醫者父母心」的再世華佗、白衣天使，若病人因延誤而有什麼三長兩短，就算罷工勝利了，心中難道一點也不內疚？工潮、學潮一直是搞革命者最擅長的玩意。領導一次大罷工，過領袖癮，說不定還能像波蘭團結工會主席瓦文薩，靠工潮起家，登上總統寶座。於是，五花八門的罷工，各師各法，上自高高在天上的飛機師，下自地下的煤礦工人，連銀行自動櫃銀機，也有罷工的新聞，要想提款？請到銀行乖乖排長龍苦等吧！

發這麼多牢騷，天都快亮了。剛剛出去通宵便利店買來四份星期四的報紙，看看有什麼特別新聞。依然是魁北克山林大火，依然是美國華爾街股市暴跌；還有非洲乍得發現七百萬年前的人類頭蓋骨化石，應該是考古界最大的喜訊，人類起源是否黑非洲？再次引起人們的探索。有一則新聞，是玻利維亞新總統 Evo Morales，將是第一位出任總統的印第安人。令人想起南韓，金大中大刀闊斧改組內閣，漢城梨花女子大學前校長張裳，接替李漢東出任總理，如果順利獲國會通過，她將成為韓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理。這都是改寫歷史的新聞。《環球郵報》頭版刊登加拿大女作家芒羅 Alice Munro 的大幅彩色相片，昨天是她 71 歲生日，為其故鄉 Wingham 的「芒羅文學公園」主持揭幕典禮；這位獲獎無數的短篇小說家，其生平詳細記載於《加拿大百科全書》中。

寫到這裏，特翻查中國著名女作家鐵凝的資料，知悉她將到訪滿地可，希望這美麗的城市能有機會被寫進她的作品中。對加拿大之印象，不會因多倫多的垃圾、魁北克的林火而大打折扣。說到印象，學生時代一提到加拿大，就本能地「白求恩大夫」脫口而出，誰知來到加拿大，逢人就問 Henry Normand Bethune，幾乎沒有人知道他是誰，包括一位本地法語專欄作家，

令我非常失望。每次經過滿地可 Guy 街，總會凝望中國贈送的白求恩雕像，心想若毛澤東當年沒有寫《紀念白求恩》，這位白大夫就默默無聞地死在中國土地上了。可見作家為歷史見證是何等重要。

歷史由人寫，而人呢？揚名立萬，轟轟烈烈，不枉此生；隱姓埋名，清風明月，樂渡餘年，都一樣怡然自得，逍遙自在。魁北克山林大火終將熄滅，多倫多垃圾工人必會復工，何必眉頭緊鎖？人生苦短，暫且拋開煩惱，走出書房，去看夏天，去看龍舟競渡，去享受卸除包袱的自由。(第 304 篇)(2002.07.12)

受　騙

上星期三，一大清早便被門鈴聲喚醒。按鈴者是一位年逾六十的老外，高個子，大肚腩，戴白頭盔，右手腕一條 K 金鎖鏈，左手尾指一枚紅寶石戒指。操一口魁北克嗓音法語，劈頭劈腦地指著我屋子外牆，謂磚塊之間的縫隙必須補水泥，否則會掉落，輕則傷及路人，重則外牆隨時坍塌云云。我被他如警鐘般繪聲繪影的一番疲勞轟炸後，睡意全消，竟開了旁門帶他到屋後，再聽他口沫橫飛形容危牆之非修補不可。也不知是他具有說服力，抑或我吃錯了藥，經過一大段頭頭是道的開場白之後，我已接受了他的催眠，完全聽他的指揮棒，終於以七百大元成交。立即動工！

這位名叫馬歇爾・拉龐德的傢伙，憑他三寸不爛之舌，令我的理智、分析能力全崩垮瓦解。他推銷自己在建築行業有四十二年的豐富經驗，他出示名片、單據，謂其建築承包工程包括屋頂、煙囪等，謂將舊牆換新，收價由兩萬五至三萬左右，然後又帶我去看對面小屋剛新換的外牆，評頭論足，預言不出兩年，磚塊一定脫落云云。我很興奮自己能遇上了建築界老行尊，憧憬著裝修竣工後將是如何美奐美侖，於是二話沒說，叫女兒開車去銀行的自動櫃銀機提款七百元回來。

我以為是什麼大公司，原來就只帶了一名小伙子，只見他左耳戴著小耳環，金髮剪得短短的，穿一件迷彩軍褲，黑色背心，擔了梯子，拿著鐵鎚，一把鑿子，就朝磚塊之間敲敲打打，由十一點許開工，下午兩點便混合水泥填補縫隙，四點左右，小伙子奉老闆之命收工。我一直在書房電腦上，偶爾出去看一看，也不想充當督工，反正自己對裝修這一行是門外漢。小女兒正

在弄蛋糕，剛出爐香噴噴的，我拿出去慰勞，小伙子一口一個，一下子整大碟報銷了，我給了他一罐可樂，他一口氣全倒進肚裏，問我能否再給一罐，看來他的確是又餓又渴，惻隱之心油然而生，我幾乎想把廚房裏能吃的能喝的全搬出來。老闆雙手插腰，什麼也不做，也老實不客氣又吃又喝的。然後又開腔，借話家常轉移你的注意力；由他在十幾歲跟隨父親在地盤做學徒，到他剛出生才十一天的孫子，談到起勁處，比手畫腳，又開始鑽營了；他叫我隨他爬上屋頂，謂欲幫我修這補那，又揚言要立刻換屋簷貼塊，還漫天開價，說服我掏腰包，勸我要當機立斷，莫再猶豫不決。

我真的一點也沒有懷疑過，四點許，他開了張單據，我數了卅五張面額廿元的現鈔，還給了小伙子十塊錢小費。他收了錢，還遊說我打電話約定裝修屋頂之事，然後匆匆離開。隔壁意大利佬走過來，問我為何不檢驗清楚就付工錢？他帶我到屋後仔細一看，這是什麼貨色？這功夫怎麼可以見人？牆壁修補後與修補前沒什麼兩樣，舊的水泥脫落部份也沒清除，他答應全幅牆翻新，結果只補了不到五分之一，而且還將屋後照明燈弄壞，將煙囱附近磚塊陷進一大洞，而地面垃圾也沒清理。意大利佬說，這四、五個鐘頭的人工，再加上一包水泥，就收了你七百大元，那小伙子是暑假散工，每小時充其量十塊錢，當然不會是熟練師傅，馬馬虎虎交差，肯定是見不得人！

我給鄰居這當頭棒喝，頓時醒悟過來。受騙的滋味，也不是第一次品嚐，但這區區七百元，是一個星期的血汗錢，換來如此凹凸不平的牆壁，我越想心裏越不舒服，立刻打手提電話，找到了馬歇爾，因怕他不肯來，就說有意要裝修屋頂，他很高興約我明天早上十點，一定準時到來。

星期四凌晨，上網將稿件電傳到報社後，一直睡得不好。未八點便起身，心裏盤算著如何向馬歇爾追究一番。十點許，他來了，依然是帶了昨天那小伙子。我帶他到屋後看其傑作，問他單據上寫明保用五年，這樣的功夫怎可以見人？這貨色怎麼值七百元？他一聽說我原來是找他麻煩的，立刻衝出屋外，火速上車，無法將他攔截，我急了，站在他的車前擋路，心想他膽子再大，也不敢撞我吧！誰知他腳踩油門，踏足馬力，朝著我衝來，我幸好躲閃得及，拖鞋卻已被捲進輪底。這情景，隔壁意大利佬和烏克蘭婆婆都看到了，他們叫我報警。我知道警察是不會管的，除非鬧出人命。於是翻查電話簿，按址找到位於奧運會對面體育村樓下的消費者權益保障委員會。

消委會人員給我一張一式四份的表格，要我將來龍去脈一五一十詳盡寫下，還要拍攝牆壁照片，加上單據、銀行提款收據等，除了郵寄去消委會、建築管理局，還要寄掛號信給馬歇爾，限他十天之內全數退還七百元。消委會還留意到單據沒有編號，上面寫明包稅，叫我到同座大廈樓下魁北克稅務局，查看這單據是否有繳稅？折騰了兩個多鐘頭才離開。回到家，立即拿出相機拍攝，再翻查單據，對照地圖，方知 Rosemere 區沒有那條街，我不死心，到郵局翻查郵區號碼，發現原來此君故意將 Hedmon 街名寫成 Edmond。反正我有的是時間，開車到他家，只見那部沒有公司標誌的 Van 停在他家門口。老伴叫我三思，打消告發念頭，就當作去了大西洋賭場，輸掉七百元算了，因為怕他會報復，對家人不利。我向來耳朵軟，就當成買了一套書或吃一席海鮮餐另加一瓶陳年干邑，便擱下一邊。誰知星期六一早，馬歇爾食髓知味，故技復施，去按隔壁意大利佬的門鈴，問他是否想裝修屋頂。看來還不知有多少人受害，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星期一早上，開車去郵局將三封信寄出，順便到警局 42 分局備了案。至於會否如遭到報復，就看我的造化了。(第 307 篇) (2002.08.02)

糊　塗

鄭板橋「難得糊塗」題字，坊間流傳甚廣，元好問也有「萬事糊塗酒一壺」詩句。人生苦短，何必執著？有人糊塗度日，得過且過，悠哉閒哉，逍遙自在，管他天塌下來，實在令人羨慕。

也不知是健忘還是漫不經心，腦袋能儲藏唐詩宋詞，就是裝不下電話號碼，若問我能背得出哪幾個，答案是寥寥無幾。科技太發達，把一大堆數字輸入電話中，一按就直通，省得去死記，懶性佔了上風，有時忘了帶手機，到了公共電話亭，才發覺連自己家裏的電話也變得陌生，經常打錯線被老外掛斷，每次總後悔沒抄錄下來，而後又從不肯用心去牢記。還有一連串的密碼，更是可怕，於是，將同個密碼統一使用，包括電腦網路、銀行自動提款卡，甚至行李箱數字鎖等。

每次電力公司職員來登記電錶，我就因無法開啟旁門的號碼鎖頭而頻頻出醜，折騰得滿頭大汗，最後只好請這位仁兄從大門入屋穿過家裏到後院，他們當然不會脫雪靴，而且搖頭一番。一怒之下，將所有號碼鎖都換掉，誰知每次找鑰匙也夠狼狽的了。說到開鎖，我已不知出多少次洋相，一次是陪

老師去渥太華，車門一關，機器仍發動，車子反鎖了，幸好有洋妞經過，向她借鐵尺打開；另一次就倒楣，在多倫多，正準備離開酒店回滿地可，將行李搬上，把一大串鎖匙留在後車廂，打電話叫開鎖佬，十分鐘功夫，七十大元，這個代價也沒有收效，依然陸續歷史重演。一次在市中心，車子在發動，自動系統，不能用鐵尺，喚的士回家取後備匙，來回大半個鐘頭。

說到遺失東西，不勝枚舉，數不清的鎖匙、雨傘、手套、帽子、錢包，還有一雙剛買的雪靴，還未帶回家就在商場的食攤遺失了。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法國遺失護照、機票。當時是去里昂銀行兌換法郎，出示護照後，也不檢查清楚就離開，後來發覺時銀行已關門，翌日一早趕往尋找，宛如海底撈針。帶著沮喪的心情，去加航補領回程機票，然後乘搭快速火車由里昂回到巴黎；在喬治五世大道見到加拿大國旗，喜出望外，大使館人員請我上樓，填寫一大堆表格，又跑去地鐵站拍照片，領了臨時通行證代替護照，不能再去英國，只好提前結束旅程匆匆返回滿地可。

每年郵寄聖誕賀卡，總會出現寄錯地址被打回頭的例子，有的則張冠李戴，信封上寫的是澳洲同學的地址，裏面裝的卻是寄去法國給老師的，儘管再三查核，還是有漏網之魚。曾經寄支票交帳單，結果對方沒收到，打電話查詢，告知支票寄失，只有單據；幾個月後，在一本書中發現了這張支票，已被當作書籤使用。每天收到的信件很多，一不小心，掉進茫茫書海中，就很難知道其下落，有封信曾夾在辭典裏，一藏就是經年，再找回來時，發信人已作古，成了畢生遺憾。

和多年沒見的朋友通電話，總愛問人家有幾個孩子？叫什麼名字？今年多少歲？而每次都順手隨便寫在小紙上，很快就遺失了，下次通電話，又重覆問這開場白，對方知道告訴我是水過鴨背，說了等於白說。朋友來電話，提起往事，腦海一片空白，支吾以對，印象實在太模糊。最尷尬的，莫過於問候人家的父母了，他們幾年前先後去世，我還寫過慰問信，但都忘得一乾二淨。

曾在唐人街見到熟人，聊了許久，我卻一時想不起對方是誰，但他卻能說出我們廿多年前的舊事。有一次見到一位仁兄，他滔滔不絕的和我交談，我除了點頭，竟找不到話題，分手後依然記不起他的高姓大名，走進雜貨店，又見到他，我於是客套的說：「我們又見面了。」誰知他一本正經的

說：「我剛從巴士下來，今天還沒有見過你。」我的天，剛才跟我聊天的人到底是誰？

除了記憶力衰退，馬虎也是糊塗的主因。香港立法局議員程介南辭職後，花了納稅人三千五百萬元補選頂替之女議員余若薇，我就曾在《開筆》一文中錯寫成性感女星徐若瑄。「佳偶無猜」變成「佳偶無情」，「千尺浪」成了「千尺恨」。這些出錯還不至於破財，若糊塗到被警察開罰單就更冤枉了。前周四清晨，通宵趕完稿子，上網寄出後，正準備入夢，發現小女未起床，她為了考試開夜車，睡過了鐘，只好送她上學，在巴士專線被警察逮住，抄牌 138 大元，最後還是遲到了；昨晚在工廠外泊車，被頑皮的惡少用硬物在車身上刮了一條又長又深的曲線，像刀子在我心中切出一條血痕那麼痛，我開車去 49 分局報警，又打電話報保險，又後悔一番，如果我早一點上班，就不會貪方便停泊馬路旁；寧可走一段路程而泊車在工廠的停車場，就不會被惡少破壞。

整理書房，才發現不少書籍雜誌都重覆再買而渾然不知。每次準備粉刷牆壁，就照例買一大堆工具，後來又因沒有時間而擱置，下一次再買，再擱置，一有空大掃除，找到從未使用過的工具足足一大紙箱。看來，癡呆症的陰影越來越嚴重，開車沒有方向感，不知何去何從，子漢先生昨天送我一個阿拉丁神燈指南針，謂可幫助駕車時分清方向，然而，記憶力日漸衰退又怎辦呢？(第 326 篇) (2002.12.13)

感　嘆

兩個星期的假期匆匆結束了，懶洋洋地到工廠，一臉的無奈表露在招呼中：「又回來啦！還以為中了頭獎，再也不用捱。」誰知工頭一聲長嘆：「能回來總比不能回來好！」我投以奇怪的眼光，他指著佈告欄：「Donat 走了！明天出殯。」我的天！聖誕節前工友聯歡聚餐，他還和我碰杯，並高興的說：「過了新年，我再幹多兩個月，就正式退休了！」1959 年他進廠時才廿一歲，足足幹了 43 年，從未領過失業金，如今悄悄地撒手塵寰，多麼不值啊！「幸好他還未離任便逝世，才可領到年薪兩倍的保險金，倘若他退休後的第二天便死去，分文沒拿到。」工頭口沫橫飛。

電工 Yves 兩天沒來上班，難道嫌假期不夠？今天見他垂頭喪氣在換工作服，我問他：「你剛從佛羅里達回來？」他搖頭嘆息：「我父親 12 月 19 日病逝，我母親 12 月 24 日跟著也永別了！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聖誕假期。」12 月 19 日那天，Yves 才買輛新的日本四驅車，還高興地說要去渥太華和家人度過最愉快的佳節，人算不如天算，一星期之內父母雙亡，我找不到能安慰他的話。

故事還未完結。寮國朋友的信用卡不知如何被人盜用，他自己全然不知，昨天收到帳單才驚覺被用了幾千塊錢，只見他大呼冤枉，晚飯也吃不下。無獨有偶，日班柬埔寨工友的 Rav 4 新車聖誕節前一天在被購物中心停車場被偷竊，他剛買不到一個月，保險公司按時價賠償，不見了四成。他在飯廳痛罵偷車賊，我於是告訴他，看到一份統計資料，加拿大人平均每三分鐘便遺失一輛汽車，一天四百八十輛，一年十七萬五千輛，僅滿地可就超過兩萬輛，偷車賊果真神通廣大。

一問之下，兩週假期中，不如意的事多不勝舉，好消息卻絕無僅有。小小的工廠，數百員工中，幾年來退休前病逝或因車禍、工傷意外喪生的例子倒還不少，令幾位準備歸隱的老工友談休色變。像這樣惡劣的工作環境，長時間加班，精神過度疲勞，體力消耗極大，特別是大熱天，六十多度的高溫，空氣嚴重污染，噪音震耳欲裂，加上工作壓力，不勝負荷，有幾人能捱到退休？

我的兩週假期總算沒白過，被刮花的車子已噴上嶄新金黃色；一大疊報紙已看完並裝釘成冊；整理《新聞精選》錄影帶，貼上標籤；編製《創作年表》；編製《已填詞牌一覽表》；《無墨樓吟草》已編印草稿，只待付梓成書；在網上列印世界各國概況，將兩百多個國家和地區資料列印成一千多頁，按英文字母排列，由阿富汗到津巴布韋，分別裝釘成六大冊，成了一套自製《世界知識百科全書》；到網上將中共自一大到十六大歷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等名單詳細列印，加上中國共產黨宣言、黨章、大事編年黨史等，裝釘成《中共資料匯編》，三百多頁厚，一冊在手，無所不知；將編彙好的《滿城賡詠集》交給印刷廠，於聖誕節前出版；將編印好的《紅楓片片情》寄去阿省愛民頓給曾習之老師，可望不日付梓面世；編印個人詩詞集另加目錄共八卷，分別贈予各詩友；目前正編印《麗璧軒隨筆》各分卷，希望今年內能出版；清理書房，拋棄廢紙。

時間還是不夠用，最後連頭髮也沒理，牆壁也沒粉刷；原先計劃找醫生檢驗血糖、膽固醇、前列腺、甲狀腺等都做不到。聖誕卡沒寄出，留待農曆春節賀年咭連同羊年生肖郵票一起寄出，寫詩的朋友則將《滿城賡詠集》作為禮物送出。還有一大堆信債未償，也留待寄咭拜年時一次過還清。正在搞賀卡信封，不知是巧合還是冥冥中有主宰，傳真機響了，是阿省卡加里朋友傳來的「訃聞」：邱泉文友前天凌晨三點因糖尿病逝世，才六十開外，我數週前還收到他寄到網上的電郵，想不到回信變成了寫悼詞，世上知音又少一人！只好將已打好地址的賀年卡信封抽出作廢。

杜甫詩曰：「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讀之，深有感觸；這幾間年眼看一個個朋友相繼駕鶴，令我更珍惜活著的每一個人。每當收到信件，獲悉相識的親友患病，心情隨即消沉低落，很怕再聽見噩耗。魯迅詩云：「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正是我此刻內心的寫照。

有幸結交的朋友都十分真摯、坦誠，彼此互相信賴，絲毫沒有虛假。當獲悉詩友子漢先生將遷居多倫多時，我有說不出的難過，雖然傳真機通訊很方便，但畢竟遠隔一方，就像送別敖詩豪先生、姚奎先生、汪溪鹿先生一樣，很捨不得。詩會這個大家庭，需要多幾位像子漢先生那樣急公好義、克己盡責的朋友，為了聯絡印刷廠商榷出詩集之事，子漢先生不辭勞苦，多次往返，任勞任怨；又知悉胡楠仁君即將返回中國，不知什麼時候再有機會把盞高歌一曲，怎不噓唏感嘆？

寫到這裏，還有一件值得感歎的好消息，當蘇朝大姐知道詩會急需一方印章時，二話沒說，立刻請其夫婿、著名金石家陳渥先生連夜精心篆刻「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相贈，隆情高誼，銘刻五中，有這樣肝膽相照的朋友，夫復何求？感歎之餘，謹代表詩會仝人，致以由衷之謝忱！(第 330 篇) (2003.01.10)

遺　憾

遺憾，在外交詞令中包含抗議或不滿：「十分遺憾地指出」；「對於武裝干涉他國的內政深表遺憾」；「我方只能遺憾地從中得出結論」；「更令人遺憾的是」；「表示失望和遺憾」等。

然而，畢生遺憾就不是外交詞令那麼拘謹、客套。每次想起令你到死還感到悔恨或不稱心的憾事，往往仰天長嘆；因為永遠無法彌補而抱恨終生，引以為憾。杜甫慨嘆諸葛亮「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讀之掩卷噓唏；詩聖哭高適「獨步詩名在，只令故舊傷」，惋惜之情盎然紙上；他送鄭虔被貶台州：「便與先生成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說要和鄭十八在死後仍交朋友；他因病而斷絕飲酒：「潦倒新停濁酒杯」；他哭楊貴妃：「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游魂歸不得」，與白居易《長恨歌》中詩句「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有異曲同工之妙。

曾收到郵局打回頭的賀年卡，方知好友已病逝。由於遠居北美，雲山遙隔，每年只憑賀卡互通訊息，像這樣連訣別也沒有的例子很多。多年前到醫院探望一位老友，醫生說他的肝癌細胞已擴散，回天乏術，眼看他躺在病床上，瘦得不成人形，強忍淚水，心如刀割。他說才卅六歲，剛出生的兒子才幾個月大，不甘心這麼年輕就走，他說要回柬埔寨看一看離別多年的故鄉，他說要見到兒子上大學，如今所有希望都化為泡影，所有夢想都成空。不到一個月，他果然悄悄走了。

另一位朋友李君在臨終前和我相處數月，我送了幾首詩給他，還為他畫了一張肖像。他說這些詩應該是他活著能預先讀得到的悼詩，這幅畫像他將放在靈前，我當然好言安慰一番。我和他曾一同遠足登山，泛舟垂釣；我曾答應他，將來我從香港成親後回加拿大，如果他還活著，我一定回來探望他；如果他走了，我會到他墓前獻花，還會讀一篇祭文，李君幽默的說，「現在請先把祭文給我，將來我可能聽不到。」後來，當我離開 Gaspe 返回滿地可，準備飛香港之際，就聽到他病逝的噩耗，享年四十。我始終沒有實現自己當日許下的諾言，沒有到他墓前獻花、讀祭文。

能與朋友訣別，拍下珍貴照片，寫下幾首詩，留下一段難忘的回憶，雖然雪泥鴻爪，總算有個紀念，如果問我，一生中最大的遺憾是什麼？最痛心的，莫過於錯過了骨肉相會而畢生永別，今生今世，無法補償。猶憶一九七

五年初春，柬埔寨局勢日趨惡化，首都金邊兵臨城下，危在旦夕；我隻身困在泰國曼谷，母親特地從金邊來到柬泰邊界的烏祖鎮，托人帶口訊到曼谷，希望我能趕去亞蘭鎮相會，她老人家從烏祖鎮折回馬德望市二姐家中，一等再等，而我因居留手續未辦妥，沒有合法通行證，無法成行。就這樣，母親帶著失望的心情飛回金邊，她剛回去不久，赤柬進城，金邊淪陷，可憐她與侄兒，和其他三百萬無辜生靈的命運一樣，死在波爾布特的暴政下。

由於多年戰禍，兵荒馬亂，和母親拍的照片幾乎全燬，幸好在大姐家還保存碩果僅存的幾張。匆匆來到泰國，在柬埔寨寫的八本日記沒帶走，是又一次傷痛；到曼谷的第一天，我就開始再寫，一直到飛抵加拿大，總共七本，誰知又人為地被丟棄了，這是第二次重挫。一連十五年的人生記錄遺失了，至今每當想起，比失去百萬美元還要疼痛。我足足封筆十年，直到成衣廠結束，由老闆變為藍領工人的第一天，我又執筆寫下第三套日記，屈指一算，已整整十三本了，我會像珍藏珠寶似的把這十三年經歷細心保管，希望不會第三次遺失，我再也經受不了這沉重的打擊。

今生無法彌補的過失，除了客觀環境所迫，還往往是由於疏忽造成。君不見醉酒駕車，橫衝直撞，無辜受害者或被奪性命，或終身殘廢；或一時大意，釀成火災，殃及鄰居，闖下大禍；或不慎診病，妄下斷語，鬧出人命；或草率判案，冤枉好人，逼得當事人自盡以示清白；或不聽勸告，胡作非為，終於踏上不歸路，自甘墮落，臨刑前才醒悟已太遲，惟有盼來生再改過自新也。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是人生最痛苦之事。在父母有生之年不能盡孝，父母死後扮演孝子哭靈，淚濕苫塊，清明時節隆重拜祭，三牲五果，大擺酒席，良心之缺憾，不是焚香祭靈可以彌補的。曾聽說有位仁兄回鄉祭祖，美其名曰尋根，獲得鄉親們熱烈歡迎，傳為佳話，知內情者大惑不解：其父母親之墳墓從未去跪拜過，家中更沒有供奉靈位，還談什麼祭祖？

有人因沒有看鄧麗君或羅文演唱會而遺憾，有人因沒有索取貓王簽名而遺憾。失去的東西太多，我怕再遺失，所以對親友數千封信視若瑰寶，連詩友的傳真字跡也珍藏，女兒小時候之塗鴉漫畫，朋友逐年寄來的賀年卡、明信片，都分類收藏。曾問女兒有何遺憾？她倆都說：「幸好 911 前去過紐約，參觀過世貿中心，否則太遺憾了！」沒有啦？難道這些竹升妹頭腦簡

單，沒啥值得大驚小怪遺憾一番？「有！上次返香港沒有吃多幾個蛋糕仔，這次回去，沒得賣了，真可惜！」(第 331 篇) (2003.01.17)

住 院

這幾個月來，肚子經常無端端疼痛，最初還以為是吃錯了東西，患腸胃炎；後來又懷疑可能是前列腺肥大，反正也算不上是什麼大不了的毛病，於是去唐人街藥材店，聽老闆娘的介紹買了「解結丸」，前後服了十瓶，什麼起色也沒有。朋友介紹幾位醫生給我，都因為「沒時間告假」之藉口而一拖再拖，好友也生氣了：「真不知“死”字是怎麼寫的，肯定會後悔，等著瞧吧！」

一切都沒有改變，依然忍痛去上班，依然胡亂吃止痛藥。禁不住好友再三嚴重警告，我終於去找醫生。他一見到我提到「前列腺」三個字就厲聲責問：「是哪位醫生說的？」診斷之下，認為我患的是 Hernia，是一種器官或組織從正常位置突入其他部位的疾病，中文叫「疝」，病因是長期勞損，用力過度。醫生指出，若屬於「絞窄性」，血液循環受阻，會充血，繼而發炎、感染、壞死，不及時緩解，可於數小時至數天內致命。唯一最安全有效的治療方法就是立刻動手術。

當天上班時，已經發覺越來越疼痛。晚上八點許，把近百個鐵架抬進爐灶後，我終於支持不住，按著肚子蹲了下來。工友把工頭喚來，問我是否需要叫救護車，我知道自己還可以開車，所以不想被擔架抬走，多麼不吉利。連工作服也沒換，冒著零下廿幾度的嚴寒，飛車去奧林匹克運動場附近的梅森涅——羅斯蒙醫院急診部。由於是「工傷意外」，我幾乎不用久等，就直接被送進去，儘管大廳裏最少有三、四十人在輪候。一位女醫生給我作了詳細檢查，答案和今早的醫生一樣，並約了專科醫生給我安排動手術，時間是兩個星期後，護士給了我止痛藥，取了告假紙後離開，逕直回家休息。翌日把醫生證明書交給工廠，剛回到家，工廠女秘書就來電話，謂已經幫我約了工廠指定的醫生，明天就去。也許這位大夫的診斷才更具權威性吧！我依約定時間去見他，不必等候，他檢查後斷定是受傷而非疾病，但必須立刻動手術。隨即與 Jean Talon 醫院的阿斯林專科醫生通電話，問他最快能安排哪一天開刀，他的回覆是二月十二日，還要再等兩個星期。

女兒聽說是十二號，第一個反應就是：「今年的情人節要在醫院度過啦！」誰知當晚大約六點多，Jean Talon 醫院打來，謂二月四日有空房，可以提前住院。也好，可以在家吃團年飯，過個羊年，正月初四才去挨一刀。於是先去剪個頭髮，買套運動裝，並即刻發信給詩友們，要他們務必在星期一之前將詩稿傳來，我也趕緊把文章寫好，在二月四日凌晨兩點之前上網送到報社。

從午夜起空著肚子，睡得也不好，一大清早就醒來，走進書房把幾本《滿城賡詠集》封緘，然後去郵局寄出給其他幾位新詩友。回來後又把本欄文章和詩壇第 163 期詩稿存進一張磁碟中，再三叮囑女兒，如果有報社錄音電話謂收不到電郵，就將這張磁碟按址送去唐人街「楓華書市」。

一切交待清楚，將車泊好，和老伴及告假在家的小女搭巴士去醫院。十一點鐘在一間偌大的房中找到臨時床位，換上袍子，躺在床上等後發落。見同房的病友一個接一個先後被送進手術室，過了很久又被推回來，心裏真不是滋味。下午一點許，我終於說服老伴和小女先出去吃午餐，她們剛走，醫護人員就來找我：「輪到你啦！」那種感覺，就像將死囚推上刑車準備行刑似的。

我知道自己毫無選擇，也從來未進過手術房，只憑在電影中那點印象。我連人帶床被推進去，時間是 1:24 分，先在一個空房等候，我渾身發抖，護士將一張剛從暖爐中取出來的熱被氈蓋在我身上，體溫才慢慢上升。也不知等了多久，又有一名護士來「驗明正身」，怕「殺」錯人吧！戴上帽子後終於被推進四號手術房，時間是 1:48 分。阿斯林醫生和五、六名助手已磨拳擦掌，嚴陣以待，一見我被推進去，個個七手八腳，忙碌起來。我被扶上手術台，雙臂張開，幾名助手為我找尋注射鹽水的脈搏，我還來不及看清楚手術台的燈光到底有幾盞，也不知道是如何全身麻醉，氧氣罩朝我鼻和口蓋上，天旋地轉，耳邊依稀聽見一些聲音，自己就像待宰羔羊任由擺佈了。

我一直沒有醒過來，迷糊中聽見有人在不斷呼喚我，又好像很遠，想睜開眼睛，眼皮不聽控制。我後來依稀聽到醫生吩咐推我到樓上病房，又聽見老伴和兩個女兒在說話。當我真正醒過來時，一問護士，才知道已是晚上十一點半，我睡的這間單人房是在六樓。在醫院度過了漫長的一夜，二月五日一早，老伴和小女來，才知道我昨天下午四點左右被推出手術室後，一直昏迷不醒。我吊了兩包鹽水，已無大礙，但傷口十分疼痛，護士建議我應該嘗

試下床來回步行。當天下午五點許，我終於出院回家。家裏的電話留言很多，慰問信和詩作也不少，姐夫、姐姐、甥女、好友、詩友絡繹不絕來寒舍探望。蘇大姐還借了影片《英雄》和連續劇《人間四月天》給我解悶。

如今我已能下床，能進書房敲電腦。我慶幸可以「奉旨休息」，更慶幸不影響詩壇的出版。(第 335 篇) (2003.02.14)

速 寫

香港著名紅星張國榮於愚人節那天墜樓自殺，留下卅幾字遺書，更留下謎一樣的奧秘，讓娛樂新聞記者去追查。從文華東方酒店的廿四樓健身中心飛下來，需要極大的決心。有求死的膽量，為何沒有「活下去」的毅力和勇氣？且看遺書：「認識一位二十多歲青年，在他與“唐唐”間不知道如何選擇才好，十分困擾，所以要自殺。」如果證實絕筆是出自張國榮的手，如此了結自己生命，愚蠢之至，不值得同情！正當無辜病患的寶貴青春不斷被非典型肺炎的毒菌奪走，正當醫護人員日夜與病魔頑強搏鬥、搶救危在旦夕的脆弱生命之際，張國榮卻把自己交給死神，實感惋惜。想起羅文、余綺霞等抗癌鬥士，堅持到生命的最後一分鐘，永不放棄，更令人肅然起敬。

畢竟是名人，一有什麼內幕新聞，很容易引起轟動，特別是娛樂圈。選擇自殺的林黛、樂蒂、杜娟、翁美玲、谷名倫、鍾保羅、陳寶蓮；英年早逝的貓王、戴妃、李小龍、傅聲、黃家駒、陳百強、鄧麗君、張雨生；死後留下爭產訴訟的新馬師曾等，都曾掀起新聞界一股旋風。張國榮選擇在非典型肺炎病毒蔓延高峰期自殺，的確不是時候，全港學校停課，各行各業面臨癱瘓，談 SARS 色變，沒有必要盡量足不出戶，若個個影迷、歌迷戴口罩赴靈堂，將會是史無前例的奇景。

比起 SARS 病毒和伊拉克戰爭，張國榮的死算不上什麼，相比之下也沒有多少新聞價值。但對於被病毒和戰禍重重包圍得喘不過氣的民眾來說，多虧張國榮自殺，將話題一轉，才不那麼枯燥乏味。刻薄的媒體，健忘的觀眾，沒有夠刺激的爆炸性新聞就提不起胃口，一個演員的死，與千百個伊拉克平民的死對比，當然是談《霸王別姬》、《金枝玉葉》、《春光乍泄》津津有味啦。

開戰兩個星期來，美國新聞媒體刻意突出美軍浩蕩隊伍的強大，盡量迴避士兵之傷亡數字，更極謹慎處理平民被誤炸之負面消息。在介紹新式武器之龐大威力方面，更是不遺餘力，令人懷疑軍火商到底給了媒體多少傭金，因為，伊拉克戰場是當今最大型的武器展銷場，各式各樣的飛機坦克找到了最佳的試驗場，戰後各國的武器訂單源源不斷，就是拜新聞界三寸不爛之舌所賜。

伊拉克局勢惡化以來，每天花在收看新聞節目的時間比任何時候都要多，除了電視、報章雜誌，更多的是互聯網，而伊拉克地圖也派上用場，由法奧半島開始，巴士拉戰役、納西里耶戰役等都按圖追索，未來的巴格達大會戰，又要找來市區街道圖才夠真實感。朋友來電話交換戰情，也有好友指出我的錯處，謂在「戰禍」一文中，「五艘航空母艦上共有美軍 125,000 名」是含糊不清，應更正為「五艘航空母艦及其戰鬥群」，蓋五支艦隊各大小軍艦官兵總計十二萬五千人。另一出錯是馬虎所致，上期「戰魔」一文中，「六英呎厚的鉛」誤植「六公尺」，相差三倍以上。

從未如此對武器感興趣，對戰機編號還是首次知悉，其他諸如：集束炸彈、電磁波炸彈、戰斧式巡航導彈、AH-64 阿伯契攻擊直昇機、F-117A 隱形戰鬥機、陸軍第 101 空中突擊師、重型裝備師、陸軍特種部隊等。資訊發達，上網尋找資料十分快捷，這是上次海灣戰爭時所遠遠不及的。

生活在時事新聞中，不可能對戰禍的危害無動於衷。除非你不食人間煙火，否則你就要正視周圍發生的事。像非典型肺炎，已導致數以百千計的病人喪生，遠在香港，近在多倫多，而且分分鐘會蔓延到我們身邊。病毒太可怕了！領教過住院的滋味，才知道健康比什麼都重要，錢財買不到健康。我第一個反應就是惦掛赴香港、昆明的懷石詩友，希望他吉人天相，平安無恙歸來。

在家休假兩個多月，終於返回工廠，元氣大傷之後，見到重活有如驚弓之鳥，再也逞強不起來。昨天凌晨三點鐘提早放工，四點上床，七點半匆匆醒來，把被撞的車子開去修理，因恐遲到，油門一踩就飛馳滑去，正當沉醉在清晨柔和陽光與新鮮空氣之時，一輛警車緊跟而來，我知道倒楣的時刻降臨了，乖乖將車停下，警伯把車速測探器遞給我看：時速 85.5 公里，我懶得跟他寒暄，不等他開口，很熟悉地照例將駕駛證、汽車牌照、粉紅色保險單

一起交上，順口說了一句：「請快點，趕時間，拜託！」他寫罰單的效率果然快捷，哈哈！兩百一十大元，扣三分，拜拜！

垂頭喪氣地從車行開了一輛迷妳小 ECHO 回來，正準備上網查看巴格達是否已淪陷，誰知電腦也染上病毒，壽終正寢了。再也忍不住，立刻送院急救，醫生說要換腦，20G 的硬碟加上工錢、稅款就報銷了一百五十三元，動手術兩個鐘頭後平安出院。反正是「破財擋災」，一不做二不休，吃餐好的，再喚杯紅酒，回到家裏，一看牆上日曆，農曆三月初一，難忘的一天。天無絕人之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打開信箱，收到了工傷保險金支票，說不定今天晚上 6/49 彩票中獎呢！寫到這裏，已是下午三點，小睡一個鐘頭，再起身趕去上班，今晚回來後才 E-Mail 到報社。(第 342 篇) (2003.04.04)

偶 感

張國榮走了，戴著口罩的歌迷、影迷們在雨中撐傘送他最後一程。就這樣被送進火化爐，草草結束一生，留下歌聲，留下影片，留下話題，留下追憶。腦筋動得快的商人，急忙推出「張國榮自殺專輯」，趁機撈一筆；而積壓多時賣不出的張國榮舊 CD，也頓時成了搶手貨，不亦樂乎！

從八年前的鄧麗君，去年的羅文，到今天的張國榮，似乎藝人一死，才顯得更加身價百倍。君不見多少退休的老歌星，一上台唱懷舊歌曲，竟遭年青觀眾奚落，大嚷「老餅收聲啦！」「讓位啦！」。歲月不饒人，當年紅透半邊天，如今人老聲沙，雖然「風韻尚存」，畢竟已成「過氣歌后」，我曾經殘忍地設想，假如這批昔日炙手可熱、紅得發紫的大牌天王、天后，在歌影事業最巔峰時忽然死去，「不許人間見白頭」，一定會成了「永遠的林黛」、「永遠的李小龍」。

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很快人們就會忘記張國榮，又回到殘酷的現實中，去面對一天比一天嚴重的非典型肺炎病毒，去關心瀕臨癱瘓的香港經濟，去挽救幾乎崩潰的信心危機。回歸六年來，金融風暴，禽流感，減薪，裁員，失業，加稅，哪樣政策得民心？哪樣措施力挽狂瀾？而今禍從天降，又被肺炎侵襲，雪上加霜，喘不過氣的香港人還能做些什麼？還能像中央大

員那樣瀟灑？「我相信，在董先生的領導下，香港一定能度過難關！香港的明天會更好！」說了等於白說。

可怕的 SARS 病毒無孔不入，遠播到加拿大，已令安省死亡人數上升到十幾人。尖端科技日益發達，武器裝備空前先進，卻無法戰勝病魔，從癌症到愛滋病，從登革熱到西尼羅熱，難道中世紀黑死病的噩夢再次降臨？難道「世界末日」那危言聳聽的預見，不是核子戰爭而是病菌蔓延？

有幸生活在沒有戰爭的淨土，有幸加拿大沒有對伊拉克出兵（儘管 31 名加拿大士兵上陣），我們依然在開戰國的隔鄰，天天忍受沒完沒了的嘲諷，包括美國大使幾近挑釁的微言，以及好戰份子瘋狂的叫囂。熱愛和平的楓葉國民眾，以不捲入戰火為上策，以不入侵他國領土為原則。對於美國戰魔的遺傳性絕症，沒有免疫能力的加拿大，只好採取隔離抗菌、自我預防之措施應變。

美軍攻下薩達姆機場，進入巴格達，前天（四月七日）B-1 隱形轟炸機向市內一家餐館投下四枚威力強大共八千磅重的炸彈，這用來穿透掩體的強力炸彈，將餐館炸出一個六十英尺深的坑洞，美國官員聲稱，在餐館開會的薩達姆、烏代、庫賽父子已被炸死的可能性非常大。昨天是伊拉克戰爭進入第廿一天，美軍宣佈已奪下巴格達，並將市中心天堂廣場上一座薩達姆巨人雕像摧毀，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伊拉克駐聯合國大使阿都里承認：「遊戲已經結束。」五角大廈宣佈，美軍自開戰以來陣亡人數達到 96 人，155 人受傷，7 人被俘，10 人失蹤。這個代價遠比預期的少。

戰爭勝利，就應該像阿富汗一樣，扶植一個聽話的新政權，然後從伊拉克撤軍，並開始重建計劃。然而，一切都言之過早，一切都太順利，連遭遇巷戰這樣的預言也被粉碎，便迅雷不及掩耳地閃電佔領巴格達，令人迷惑！聯軍與伊拉克正規軍的交戰規模遠遠小於估計，擁有四十萬人的伊軍到底部署在哪裏？共和國衛隊的主力如同消失一般化整為零？巴格達大會戰難道就這樣如入無人之境，不費吹灰之力？薩達姆為何兵敗如山倒？有軍事評論家認為，伊軍沒有能力與美軍決戰，是因為兵力不足、武器裝備不能正常發揮效能。40 萬伊軍中擁有作戰能力的部隊不到一半，都分散在防禦死守如巴士拉、納西里耶等各城市，保衛巴格達就靠駐守城外的共和國衛隊了。據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國家安全專家科德斯曼之分析，薩達姆沒有把八萬人的共和國衛隊部署在巴格達城內，而是把他們安排在城外，是犯了一個致命

的戰略錯誤。開戰以來，聯軍在伊拉克投下了一萬八千枚精確制導炸彈和導彈，平均每天將近一千枚，摧毀了共和國衛隊 800 輛坦克的大部份，現在只剩下 18 輛，而 500 門大炮只剩下 50 門。與十二年前的波斯灣戰爭不可同日而語。

接下來是如何在廢墟中重建伊拉克。聯合國沒有能力阻止美英出兵，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沒有行使否決權，如今，對美英主管重建浩大工程，聯合國依然無法插手，令人懷疑這個國際組織到底能發揮什麼作用？包括日本、韓國這些不敢得罪美國的數十個國家，就垂涎於日後能在重建伊拉克的龐大藍圖中分一杯羹。反戰國家如法、德、俄等如何才能跨入巴比倫古國，拭目以待吧。

魁北克人關心的，不是非典型肺炎，不是伊拉克戰爭，而是四月十四日省選。根據《滿地可日報》的最新一項民意調查，執政的魁人黨在全省的支持率 38%，自由黨的支持率 33%，民主行動黨的支持率 15%，上述資料是訪問了 1,203 人所得，準確性如何有待選舉結果證實。(第 343 篇) (2003.04.11)

感　慨

五月，雨後的滿地可氣溫攀升至廿度，而加西的亞省降雪超過六十公分。加幣持續上揚，一百元兌換 71.82 美鈔。多倫多汽油一度下跌至每公升 49.9 仙。楓葉旗在魁北克省議會前飄揚。新省長莊社里甫上任便走訪紐約，為魁省經濟打開新局面。香港非典型肺炎死亡人數破兩百大關，人人談「殺死」SARS 色變。新聞報導很少提及伊拉克，取而代之的是土耳其地震、中國潛艇失事。

這一切都改變不了匆匆的生活節奏。依然是忙碌的度過每一天，並不例外。或許，參透了人生真諦，對什麼都看化、麻木、無動於衷吧。因為，要發生的終究會發生，想阻止也阻止不了。

凌晨三點提早放工回來，照例上網查收郵件後才洗澡休息，上床已四點半。今早八點許醒來，將車子開去車行，抵步正好九點。囑咐師傅將冬天雪胎收起，把寄放在那裏的四季輪胎換上，本來只有幾分鐘的操作，偏偏又要建議你換波箱油，謂每逢八萬公里必須更換一次，轉動系統才能正常運作；經不起師傅的遊說，除了點頭，也找不出拒絕的理由。安裝輪胎人工大約六

十元，更換波箱油則需一百卅元，另加服務稅等等。車行有專車接送，下午三點前才能取車。回到家，躲進書房開電腦，將詩壇第 176 期編排列印，逐一傳真給每位詩友校正。午飯後正想小睡，修車師傅來電話，謂寄存的四個輪胎已經太舊，花紋磨損，必須換新，我有點不耐煩了，「不換難道就開不動嗎？」「為了安全起見，建議您立刻更換！我們公司有優惠計劃，三個月免利息，不用立刻付款。」我被師傅那三寸不爛之舌說服了，換就換吧！最重要是「快」！我下午要開車上班。

折騰到來，四點半才取車，一看賬單，嚇了一跳：669.99 元。「祝您好運！」師傅的笑容，使我放心把車開走，花了錢後的確不同，似乎平穩多了，或者是心理作用？管它那麼多，匆匆趕去工廠，一路上交通大亂，進高速公路像穿過瓶頸，阻塞得大排長龍。又沒有第二條捷徑，只好乖乖跟進，抵工廠僅差五分鐘就遲到。利用這短短的五分鐘，又換工作服，又步行數百米跑進車間，也夠你受的了。日班放工的人流如潮水湧來，我看到了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被譽為「最進步的階級」，「特別能戰鬥」的「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這些滿手機油的產業工人，個個買寬敞大屋，開名貴四驅車，假期到歐洲旅遊，他們那裏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伍？

剛接班不久，就見到我最不想見的場面：救護車緊急抵達，兩名醫護人員抬著擔架進廠，又是誰受傷？是 Sok！我的天，就是日班留下來加班的寮人工友。我們晚班同事全部停下手，跑去看個究竟，只見 Sok 血淋淋的右手在淌血，人已痛得暈了過去，救護人員忙將氧氣罩套住搶救一番。

凶手原來是那部整層樓高的大機器。將好幾噸重的大卷鐵皮沿輸送帶傳進機器中，按尺寸切片，每次都必須用手協助推鐵皮，因為手套被夾住，而開關掣離開太遠，無法控制停止，曾大聲呼救，又因噪音太大，留下加班的人不多，沒有誰聽見，等到電工發現時，Sok 的右手已卡在機器中，姆指切斷，其餘四個指頭已輾壓得肉爛骨碎，整個手腕到手背都皮開肉裂，慘不忍睹。今晚，工頭開車去醫院探望，回來後告知，急診室人滿為患，一直到晚上九點才輪到 Sok，醫生說他的右手已經殘廢，手指骨全碎裂，無法復原，想不到才五十多歲，就這樣失去了右手，提早退休。

工廠的安全設施太差，是最主要的原因。老闆只關心生產指數，不考慮如何杜絕機器危險性。過去這部切鐵片機已經先後有四個人受傷，Sok 是最嚴重的一位。而其他幾台機器，也都有工友受傷，屈指一算，廠內被切斷手

指的工友，不下十名。記得當時廠裏有一位電工師傅，是柬埔寨華裔，和我同姓，十年前從高處摔下來，重傷殘廢，聽說到現在仍然坐輪椅，今年還未滿四十。

整個晚上，我們每人心情都極差。平時有說有笑，今晚竟然啞口無言，大家都為 Sok 的不幸遭遇嘆息。他今年嫁女兒時，我因負傷在家，沒有出席喜宴，想不到工作廿年後就這樣悲劇收場。

我在這間工廠十二年了，眼看工友們死的死，傷的傷，能平安捱到六十五歲退休的，沒有幾個。日班數百名工友中，寮國人、柬埔寨人很多，就是沒有越南人；晚班除了我之外，清一色是寮人。他們之中，不乏飽學之輩，有的是過去寮國中學校長，有的是不被加拿大承認其學歷的大學生，有的曾經公費留學匈牙利、東德，能說一口流利德語。他們每人都閱讀西文報紙，能書寫文法非常好的法文，只因沒有文憑，無法找到一份寫字樓的工作，只好到工廠出賣勞力，看到這些文化程度極高的工友，一幹就是幾十年，埋沒才學，我自己也有「良驥無緣遇伯樂」之感嘆。

一天就在緊張的氣氛中過去了。剛才放工回來，在車上琢磨今期要寫什麼，就想起 Sok 來。至於用什麼題目，也頗費心思，已經寫過「感懷」、「感嘆」，若不用「感言」，就「感觸」吧！(第 347 篇) (2003.05.09)

炎 涼

非典型肺炎肆虐，疫情嚴重，病毒繼續蔓延。據截稿前（5 月 14 日）的最新統計，中國大陸已發現病例 5124 人（其中醫務人員 947 名），死亡 267 人；香港死亡 227 人。台灣 30 人，新加坡 28 人，加拿大多倫多 24 人。全球累計病例共有 7628 人，死亡 588 人，治癒出院 3397 人。一場世紀肺炎，鏖戰病魔，歷經生死，令人意識到休戚相關、患難與共的可貴；更看透人情冷暖、體驗世態炎涼。

昨天打電話去多倫多給一位老人家，聽她細述其近日見聞，感慨萬千。她今年七十，與八二高齡的夫婿同往中國大陸探親，適逢廣東遇上了非典型肺炎災劫，令她的行程大受影響；本來打算去北京，結果取消。整日留在潮汕，寸步難行。欲往澳洲和台灣，又因需隔離而作罷。就這樣像坐牢似的捱了一個多月，回到香港，也不敢下樓，像囚犯般被軟禁了好幾天。通過體溫

測量，終於能登上返加拿大的班機，慶幸可以遠離險境，與家人團聚，度過劫後餘生的母親節。誰知航機抵達多倫多機場，兩位老人家見不到來接機的兒女媳婿，連的士司機也不歡迎剛從香港回來的乘客，由晚上十點步出皮爾遜機場，一直等到午夜十二點才有一架計程車肯送他們回到老人院。

翌日星期天是母親節，兒女們只在電話中寒暄敷衍一番，謂不能去接機的原因，是怕感染家中小孩，希望父母見諒。女兒將送給母親的禮物擺放在老人院門口，招呼也不敢打便匆匆離去。老人家越想越傷心，他們體溫正常，在飛機上也不需戴口罩，若感染的話，最先一定是空中小姐和同機旅客，其次是多倫多機場工作人員，因為沒見到有誰戴口罩，反而親生兒女像避瘟疫似的不敢去接機，回來幾天也不敢來探望，令老人家多麼失望。我當時在想，患難見真情，還沒有染病已經如此，倘若果真有了 SARS 的話，兒孫必定惟恐躲避不及，即使臨終也難有訣別之一幕。

從新聞節目中見到溫家寶到山西視察肺炎實況，既不戴口罩，還到農民家中近距離接觸，難道不怕被感染？有趣的鏡頭是，隨行人員中不少人依然是「口罩一族」，形成鮮明對照。在香港，高官們呼籲世界衛生組織盡早將香港從高危疫區名單上除名，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竟然是：回答記者問題的官員個個戴口罩，如臨大敵的畫面，怎能讓人相信香港疫情已經有效控制？見到茶樓推點心的小姐人人像護士般戴口罩，試問在這恐怖的環境、氣氛下飲茶，又能吃出什麼味道？

還是加拿大總理克里靖夠果斷，立刻宣佈內閣會議由首都渥太華移師到多倫多召開，並率領閣員到唐人街吃中餐，所有部長高官沒有一人戴口罩。有樣學樣，滿地可市長譚保利，魁省新省長莊社里，也都先後到華埠走訪一番，起個帶頭作用，讓民眾掃除疑慮，放心到唐人街來消費。

儘管絕大多數剛從香港回來的華人都會自覺留在家中隔離十天，盡量避免與他人接觸，然而朋友還是抱怨，謂老外有種族歧視，見到亞洲人敬而遠之。曾到西人餐廳吃飯，帶位的小姐故意將黑頭髮、黃皮膚的亞洲人安排坐在無人角落，遠離廳中食客，朋友因感受辱，憤然起身離去。

上星期去作全身檢查，到 CSLE 驗血，醫護人員見到來者是中國人，就照例問你是否剛從香港、中國大陸回來？最近幾天有沒有去過多倫多？你不想找麻煩，就一定答：NO，如此例行公事的盤問，根本得不到正確答案的。然而，經此一問，在候診室的許多西人就對你投以提防的眼光，你旁邊明明有

個空位子，他們寧可罰站，也不敢坐下來。在這非常時期，處處要謹慎，千萬別讓人家懷疑你的健康有問題，特別是在公眾場所，更應保持最佳狀態，這個經歷相信很多人試過，就是忍住咳嗽，忍住打噴嚏。此時此刻，如果你戴口罩上公共巴士，相信很多乘客會提前下車。

話說工廠有位寮人工友叫堪詩，日前喉嚨疼痛，又有點發燒，其症狀本來就是初期感冒，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偏偏 SARS 病毒經傳媒繪聲繪影，風聲鶴唳，令人杯弓蛇影，小題大作，就要求將堪詩立刻隔離，並喚來救護車。只見醫護人員要大家散開，然後像拆彈專家一樣全副太空衣，小心翼翼為堪詩探熱，折騰一番後鳴笛送院，翌日詢問工頭，證實是普通發燒，沒啥大礙。

如今，「非典」成了新名詞將被收進辭典中，而大陸「抗典」又出現一大堆「三早」、「四要」、「五不」之類的教條口號，炮製新詞彙的習慣幾十年不變，網頁上全是這些貨色。演藝界又唱又跳，接下來又是掌聲、歌聲、敲鑼打鼓聲。邀請高官逐個上台唸那又冗長又乏味的講稿，來來去去都是「要把抗典作為當前最首要的任務來抓」，全篇都是概念性而無具體實施的空談。

「非典」時期，除了學到 SARS 這名詞，也學到價值觀。最令人敬佩的，是緊守崗位的前線醫護人員，他們不會動輒喊口號嚇唬人，他們只會兢兢業業，任勞任怨，與非親非故的患者一起對抗世紀病毒，甚至犧牲寶貴生命。想起多倫多那群不敢去接機的一伙，相比之下真是天淵之別。(第 348 篇) (2003.05.16)

老　外

晚間新聞有一段感人專訪，是關於老外從中國領養小孩的片斷，其中有一名小女孩患了病，醫生證實不是非典型肺炎 SARS，但仍屬於傳染病之一種；這對夫婦對該小女孩視同己出，心急如焚，日夜奔走求醫，無微不至的照顧，終於戰勝病魔，痊癒出院。他們沒有嫌棄小女孩是帶菌者，沒有後悔領養一名病童，而是想盡辦法搶救，比起遺棄她的親生父母，恩同再造，令人感動。

若要我們中國人去領養一名非洲兒童，相信比登天還難。非親非故，沒有任何血緣，即使領養的是黃皮膚、黑頭髮的炎黃同胞，一聽說對方患有傳染病，躲避惟恐不及，哪會嘔心瀝血、忘寢廢食去照料。可以想像，如果親生父母得了非典型肺炎被隔離，是否有子女敢去探望、陪伴？

無法接受不同種族的婚姻，這觀念始終堅定不移。孩子結交異性朋友，不管對方是名品學優秀的高材生，只要見到藍眼高鼻金髮，立刻大打折扣，分數全不及格，黑人就更休提了，別指望跨進我家門檻。理由很簡單：中國人十幾億，難道真的找不到一位，非要去和老外打交道不可？

其實，很多異族婚姻都十分美滿，洋女婿孝順，洋媳婦聽話，他們勤學中文，愛穿唐裝，不擔心生下混血兒招人非議，反而覺得能嫁給中國人是件很值得驕傲自豪的壯舉。我認識的朋友中，很多鬼妹洋妞都成了小媳婦，她們循規蹈矩，也沒幹「出牆紅杏」的越軌醜事；而洋女婿就更多，他們尊重中國習俗，吃飯拿筷子，出口講中文，過年也派利是，逢人就是「恭喜發財」，有些還能寫一手好書法，泡茶功夫不比潮州女婿差。寮國工友的兒子娶了洋媳婦，兩人都是麥大同學，婚禮按寮國傳統，新娘子穿上寮人嫁衣，連洋親家倆也梳髻穿寮服披肩，還跳「難忘舞」。

曾參加朋友老張獨生女之婚禮，新郎是魁北克男子。收到喜帖時，令我頗感驚訝。猶憶十幾年前，這位新娘子小學還沒畢業，就聽到她爸爸鄭重宣稱：「將來之女婿非華人不選」，至今言猶在耳。酒會上向一對新人賀喜，男的深眼濃鬍，魁梧英俊，女的嬌小玲瓏，冰肌玉骨，粗獷和柔美之搭配，倒也大開眼界。卻見老張緊繃著臉，面無笑容，我和他傾杯，聽他傾一肚子牢騷，深有同感。「錯就錯在不該來這裡定居！試想女兒讀的是法語，交的全是魁北克同學，去哪兒找華人男朋友？再說，她只會講台山話，又不會寫

中文，華人社交圈子那麼小，介紹個中國孩子給她可真不容易。也曾帶她去香港、台灣、大陸走走，希望借此機會結識些華人，可惜沒管用，她無法溝通得來。最後，她帶了鬍鬚仔到家裡吃飯，想反對也太遲了。」這是挺無奈的。作為中國人，誰都期盼能和自己同族嫁娶，最起碼也希望能與有中國姓氏的後裔通婚。而今，環境所限，潮流所趨，異族通婚，將日愈普遍。我還是勸老張：既然沒有選擇之餘地，也唯有退而求其次，盡量向好的方面想，接受這「身在海外」的事實。況且，這或許是融入主流社會的最直接途徑。

在我們的印象中，老外的劣根性就是濫交，大不了離婚，各走各的。如今，中國人的離婚率日趨高攀，不讓洋人專美。既然選擇了洋哥鬼妹，就要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洋學洋，嫁鬼跟鬼。還是那句老話：緣份決定，緣來緣去，緣起緣滅。要分手，勉強不來；是你的，趕也不走。

隨地產經紀去看房子，老外的家，窗明几亮；老外的廚房浴室，一塵不染，乾淨得令人又羨慕又深感慚愧。中國人做菜，又煎又炒，一進屋子，就知道今天的菜色是吃炸魚還是咖厘，廚房單靠抽油煙機還不夠，必須天天抹洗，家庭主婦一家之「煮」，身兼百職，哪有多餘時間消磨？

和一群老外去餐館吃飯，他們各自付款，你不用擔心口袋的錢不夠請客。老外邀請你去他家做客，他會問你帶點什麼來，一點也不客氣。他約你去酒吧，他會請你喝一杯東西，想再喚第二杯，你自己埋單。你約他出席晚宴，他一查看記事簿，「對不起，我那晚上沒空！」很爽快就立刻答覆你；你約中國人，他明知分身乏術，還是無法說「不」，只會說：「我盡量安排，我希望能抽空赴約。」老外很夠絕情，他要炒你魷魚，先說明解顧原因，還會和你握手，祝你好運，找到一份好工作。他和你分手，不留情面，不拖泥帶水、藕斷絲連。曾應邀出席一位洋妞的晚宴，她向我介紹其離了婚的父母親，又介紹父親的新女友，母親的新男友，只見他們四人有說有笑，還又抱又吻的，看不出曾是勞燕分飛、同床共屋的舊鴛鴦，這一點，恕我們中國人難以辦得到。

或者說，老外對事不對人，一切以個人利益為重，先自私後助人。他們不掩飾自己內心感情世界，要哭就號啕大哭，要笑就開懷大笑，喜歡你就公開示愛，合不來就一刀兩斷。他們很會享受人生，珍惜現在，別幻想會為死去的丈夫守寡甚至殉情。老外對錢銀一絲不苟，他們相信沒有免費午餐！他

會將家裏的舊東西攞出來賣，即使一部破舊的單車，收你十塊錢也好過白白送人。(第 349 篇) (2003.05.23)

雜 思

落淚哀思，焚香弔祭，緬懷先祖。全城共悼，孝道繼承今古。念僑賢、加域拓荒，架橋築路熬艱苦。嘆雪鄉老死，楓邦埋骨，返歸塵土。

風雨。留殘墓。問鐵軌西東，孤魂幾許？壇前獻饗，縈繞愁絲千縷。願英靈、庇佑子孫，廣添福澤霖寰宇。盼年年、國泰民安，蔭德垂心腑。

——鎖窗寒・全僑祭祖感賦

今年第八屆全僑公祭大典適逢父親節，氣象局預測週末週日陽光普照，謝天謝地。連續幾年的祭祖儀式都在雨中舉行，有詩為證：第五屆「雨中祭祖感懷」：「天地同悲薤露淋，淒風輓弔泣歌吟。雨中祭祖亡魂哭，傘下焚香熱淚涔。築路豐功堪讚詠，孝親美德莫湮沉。聲聲禱願求何事？華埠昇平吉兆臨。」第六屆「祭壇遇雨感吟」：「祭祀先賢蔭子孫，蒼天感動雨傾盆。焚香獻饗神靈在，追祖思親孝義存。海外幾人修舊墓？天涯萬里哭亡魂。一年一度詩心苦，悼賦吟成滿淚痕。」第七屆「全僑公祭雨傾盆」：「年年祭祖雨傾盆，人鬼同悲欲斷魂。雲裂風呼天落淚，雷驚電閃史留痕。緬懷德業功勳在，憑弔先賢孝道存。傘下追思心默禱，復興華埠福臨門。」

自九八年第三屆公祭起，由墳場改為在華埠中山公園舉行，前後五屆之祭文、祭聯都不同，有其一定的文學價值。祭文依次用十一尤（共 22 韻）、七陽（共 24 韻）、十一真（共 22 韻）、一仙（共 24 韻）、八庚（共 24 韻），一韻到底而不轉韻。此屆第六篇還未撰寫，暫定採用四支韻。

今年有幸邀請「華韻藝術團」參加祭祖活動助興表演。從節目單看來，舞蹈（漢族舞蹈、扇舞、雙人舞）、獨唱、古箏、手風琴獨奏、吉他彈唱，再加上古箏大師彈奏、馮燕薇粵曲伴唱之組合，這將是歷屆公祭中最有專業水準的文藝演出，如果老天作美，晴朗無雨，實在不容錯過。

朋友問我，寫了這麼多年祭文，是否很累？我笑答：祖先庇佑，常寫常有。也曾寫過「祭林達威醫生文」和「祭李俊棠老先生文」，由於講究平仄押韻，局限性極大，很難寫出滿意之作。

寫詩也一樣，剛開始寫一、兩首，興趣極濃；寫四、五十首，迫不及待要裝釘成集，還以為作詩其實沒啥了不起，只要你會作對聯就能作詩；寫二、三百首，方覺得似乎越來越難寫，對自己的詩一點也不滿意；寫了一千首，才發覺作一首好詩，比寫一篇好文章更難，不敢隨便下筆。

「詩壇」編了三年半，酸甜苦辣鹹，五味備嚐。稿源不足，拼命拉稿；詩稿擠壓，又怕版面不夠，寧可將自己的東西抽掉，盡量發表詩友大作。打字出錯，耿耿於懷，又道歉又內疚；見報時方知忙碌中不慎將詩友作品遺漏，內心很不是滋味。一遇上電腦故障，上不了網，星期四一大早驅車去報社送交磁碟，誰知週五出報時，因版面有限，廿幾首詩只刊登寥寥數首，真是欲哭無淚。於是又打電話逐一向詩友解釋，並再三保證下期一定全部見報云云。如此這般，周而復始。

昨天接到許老師多城來電，邀請我出任某日報的《嚶鳴路詩刊》主編，每兩週一期，作者來自多倫多、滿地可、溫哥華、卡加利、溫尼辟、愛民頓等城市，讀者遍及全加，這對未來醞釀成立「加拿大中華詩詞學會」起很大的催生作用。我深恐無暇兼顧，辦得不好，但許老師拍胸脯願助我一臂之力，看來連婉拒的適當藉口也找不到。在不影響本欄和「詩壇」的前提下我接受了。

由公祭聯想到祭文、詩詞創作，又想到對聯。愛民頓曾習之老師《紅楓片片情》面世，將於六月廿七日在該市龍廷大酒樓舉辦新書發行暨加拿大國慶聯歡晚宴，筵開四十席，囑咐撰一長聯懸掛舞台兩柱，思維的野馬在奔馳，遂成此聯：「紅楓片片彤林盡染天涯騷客詩書傳世垂加國；青史悠悠巨卷盈馨海外鴻儒筆墨留芳郁愛城。」可惜近日正忙於搬家，無暇抽身飛往亞省赴宴。

說到搬家，想起搬到溫哥華的姚奎、李錦榮，搬到多倫多的子漢，這回輪到我將遷出滿地可島，首次移居北岸拉娃，電話也由 **514** 換成 **450**，是一次大轉變。一生中浪跡多國，駐足幾洲，來到加拿大廿幾年中先後搬了兩省十次家，是否不再搬遷了呢？誰曉得，說不定過幾年搬到東南亞或是港台潮

汕。不信命運不信風水也要信自己的際遇，從好方面看，或許這是一個人生轉折點。

八年前搬來今址，以為從此長住，又添置多五個大書架，如今再搬，僅廿多個書架和藏書就要跑幾趟貨車。書架要標明第幾個，裝箱的書也要標明第幾層，搬到新居後才能復原，否則很難找到該書下落。曾有捐書之念頭，將數百本不常看的散文小品裝箱，準備捐到圖書館，後來又不知圖書館肯不肯要，又有些捨不得，整晚猶豫不決，最後還是乖乖放回到書架，等待編號入箱。

從祭祖扯到搬家，果然是隨筆。人生就是這樣，活一天便忙碌一天，到了被後人拜祭之日，才驚覺數十年光陰原來是那麼短促，「死去元知萬事空」！陸游的詩句，對祭祖是最佳的註腳。(第 352 篇) (2003.06.13)

尷 尬

每個人都有很窘困的經歷，都有尷尬的遭遇。有些是令你啼笑不得，有些是大出洋相，反正都是人生的點滴記錄，以平常心看待，也就沒啥大不了。然而，一些尷尬的印象，卻永難磨滅。

出席宴會，手提電話響，匆匆離席；一面講電話，一面大搖大擺下樓。走到大街，穿越馬路，奇怪！來往行人不停地望著你，俯身一看，我的天，那塊紅色餐巾還塞在褲腰上，頗像圍裙，十分顯眼，竟能如此招搖過市，又不知如何將其退還給酒樓。頓時臉頰通紅，一定紅得像餐巾。

在百貨公司選購太陽眼鏡，數以百計，琳瑯滿目，任試任挑，任戴任換，不亦樂乎！終於找到了一副滿意的，到櫃檯排隊付款，收銀小姐和藹可親：「送給女孩子的？」「我自己戴的！」她睜大眼睛，笑得合不攏嘴：「這眼鏡是女庄。男的在樓上。」「有分別嗎？」我頭也抬不起。

每天日班放工後，工廠廁所便有清潔工人洗刷。人有三急，肚子一疼，偏偏男廁進不了，管他三七二十一，直往女廁跑去。平時女工五點半就全部下班，誰知那天也不曉得是什麼日子，三、五名女工留下加班。正當我在吟哦「入門三步急，出廁一身輕」的詩句時，聽見兩名洋妞進入女廁，這可大禍臨頭，又不能開門跑掉，又不知她們是否用廁所。我真的希望立刻停電，

混水摸魚脫險境，可惜沒那麼巧。急中生智，我順手拿起倚在牆邊的掃帚，一邊沖水一邊胡亂掃地，還大聲吹口哨，洋妞一聲「Hi!」，也不生疑惑，只洗手化妝，便走出去。可以想像我當時的窘態。

曾坐在中山公園看報紙，猛然被一雙手從後面蒙住兩眼，聽到很興奮的聲音：「你猜我是誰？」我當然猜不出，這把年紀了，難道還有興趣玩捉迷藏？等到兩手一鬆，讓我看清楚了，是一位長髮妙齡女郎，我從未見過的美少女，她羞得臉蛋兒都通紅了：「真對不起，我認錯人了。」

同樣，我曾不止一次從後面搭錯人家的肩膀。而認錯了人還愣住，以為對方失憶，不斷向其灌輸「我就是某某」的訊息，最後還重覆盤問對方：「你真的不是姓張？你真的不記得我啦？」

某日在停車場，以為自動發動器不靈，怎麼車子就是無法遙控，於是掏出車匙，一試再試就是插不進匙孔，再看看車牌，才發現這不是我的車，原來停在老遠處的車子早已升火多時。幸好沒人發現，否則我成了偷車賊。而在超級市場也試過推錯人家的購物車，還把貨品擺上收銀櫃，奇怪，我明明沒有買牛奶、奇異果、衛生巾，最後找到車主，而我已尷尬得想找地方躲藏起來。

曾在醫院輪候醫生，足足等了幾個鐘頭。一名華婦等得不耐煩，求我去追問護士還要等多久，只見護士正和老外聊天，「去問那個鬼佬，幾時才輪到我？」鬼佬轉過臉來，用純正的廣東話回答華婦：「太太，我是醫生，請耐心等候。」看他字正腔圓，你不敢相信是高鼻金髮的老外。

有一次招待外地朋友，去光顧一家馳名越南餐館，侍者見我們講廣東話，就用越語和同伴說：「華人不懂吃越南餐，應該去唐人街吃雲吞麵。」要是在以前，我一定會用越語點菜，現在反而假裝什麼也不懂，先後喚了滿滿一桌，連啤酒等花了百多元，臨走時，恰巧遇見一對相識多年的越南夫婦，他們和我聊了許久，還用越文抄下大哥在越南的通訊地址，令那位侍者目瞪口呆。

這樣的情形，也經常出現在泰餐館。有一家泰餐的侍者講的不是泰語而是柬語，老闆娘是寮人，因為味道不錯，我多次光顧，每次都聽見侍者用柬語笑我們中國人來此餐館用餐一定喚炒麵，只有老闆娘招呼週到，細心介紹餐牌，我每次都用英語或法語點菜，趁機聽他們說些什麼。最後一次光顧，

是和好友李君，他和老闆娘熟識，彼此介紹，還到廚房參觀，廚師才是正宗泰人，這時我的柬語、泰語、寮語派上用場，看那幾名侍者的表情，我從此決定不再到這家餐館吃飯。

有位仁兄喜誇耀自己交遊廣闊，相識滿天下，當朋友問他是否認識盧某時，他竟誇下海口：「當然認識，還很熟呢！我經常讀其文章，還一起喝茶。」某次在唐人街和朋友吃茶點，這位仁兄剛好經過，朋友喚他一塊坐下，也不等我介紹，他就滔滔不絕：「這是在下的名片，請多多指教！請問尊姓大名？」我被他的滑稽逗笑了，「對不起，我沒有名片。」他於是一本正經：「一定要印名片，要有名片與人家交換，這是社交最起碼的禮貌。」我再也忍不住了，跟朋友說我還有要事，先走一步，這位仁兄也傻得夠可愛：「您還沒告訴我尊姓大名呢！有空請出來喝茶。」

寫到這裏，又想起買報紙的事。十多年來向同一家書店訂報紙，幾年前結束營業，每次出報，我總會一次買四、五份《華僑新報》，幾乎每一次都要向職員回答同樣的問題：「哇！五份那麼多？」「你又不投稿，幹嗎買那麼多？」「幫朋友買的。」有位新結識的朋友問我：「您認識盧茵嗎？可以介紹我與她相見嗎？」「當然可以，但我沒法找到她，信件只能通過報社代轉！」(第 352 篇) (2003.06.20)

真　偽

六月廿一日，《哈利・波特》第五集《鳳凰飛起》全球發行，我在書店耐心排隊，以八折購得，加上書店會員另有九折優待，原價 43 元連稅只賣 35 元。為了保密，作者羅琳一直不肯透露新書任何細節，而被盜出售的「漏網之魚」，將循法律途徑索取千萬英磅的賠償。令人想起去年在中國大陸曾經有人推出《哈利・波特》第五集的中文版，成了暢銷書被搶購一空，當時羅琳的書還沒寫完，根本不可能有中譯本面世。然而，又有誰管那麼多，反正故事都是憑空虛構的，自由發揮，可以寫他十幾集，賺個盤滿缽滿，不亦樂乎。此例一開，人人可以放心大膽改編古典名著，像港產電視劇《西遊記》續集，不必繳付版稅給吳承恩，於是天馬行空，連恐龍也加插進去。

其實，何謂真偽，有時是相對的，例如李清照多首詞，有的說是朱淑真作，有的說是向鎬、朱敦儒、周邦彥、牛嶠、趙子發等所作，各自考證，無

一相同。相信李清照泉下有知，一定十分失望。試想有一天，你自己的詩句被人家偷去，然後反過來指責你是文抄公，那滋味又是怎樣難以忍受？1996 年 2 月 11 日，我曾代潮州同鄉會撰寫一聯，賀滿地可越華會新址落成，刊於本地週報全版廣告，該聯以鶴頂格嵌入「越華」兩字：「越土拓南疆，闢地開天僅靠雙手；華人移北國，翻山蹈海全憑一心。」幾週後，在另一家週報上出現了此聯，用來賀某協會成立，將上下聯的前半段砍掉，變成「闢地開天僅靠雙手；翻山蹈海全憑一心。」如此偷天換日，神不知鬼不覺也。

幾年前有朋友告知，國內某地方報紙曾刊登我早期隨筆「藏書」、「藏信」，但筆名被取代了，我一笑置之。後來又有朋友寄來剪報，看來稿費也付了不少，我於是寫了封信去給報社，還附了《華僑新報》，希望老編明察秋毫，誰知編輯部來函寫道：「作者是本市居民，查證無誤！本報保留追究國外報紙轉載之權利。」哈哈！原作者竟變成「被告」，獨家刊登成了「轉載」。

還記得畫家范曾嗎？他曾親自否認多年前繪贈的畫作是出自其本人的手筆，惹來沒完沒了的非議。許之遠老師還為此寫了大量文章駁斥，遂令台灣美術界引起轟動，有誰能告訴我，范曾的畫到底哪一幅才是真，哪一幅是偽？他的「莽神州賦」，他的「辭國聲明」，該不會是偽造吧？

連活生生的今人都可以矢口否認自己的作品，而古人死無對證，就更難以辨真偽了。手頭上有一本《中國書畫鑒賞辭典》，詳細註明每幅畫藏於何處，而這些畫是否真跡，就有待考證了。被稱為權威的一批鑒賞專家，就是握有生殺大權的至尊，一經他們咬定該畫是如假包換，立刻身價百倍，甚至價值連城。然而，他們的可信程度能否經得起考驗，仍然是個絕不能侵犯的禁區。

八大山人的畫，充斥北京琉璃廠地攤，有哪一幅是真的，只有朱刃庵先生自己知道。這位朱元璋的第十六子（《明史》作第十七子）朱權的後裔，考證他的八大山人四字草書連寫，有點像「哭之笑之」。他的作品，散於民間極多，而被模仿就更不勝枚舉，以致真偽難分。你可以大膽假設，不少被名家鑒定的所謂真跡，也許是出自近人幾可亂真的臨摹。八大山人的《河上花圖》藏於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古梅圖》藏於故宮博物院，《隱居來鹿圖》藏於廣州市美術館，《鵪鶉游魚圖》藏於蘇州靈岩山寺，《椿鹿圖》藏

於八大山人書畫陳列館，如果你手頭還有上述作品，誰敢說你擁有的才是真跡而各博物館所藏的也許是贋品？所以你必須有信心，深信自己眼光。

除了字畫，古玉、唐三彩、竹簡等出土文物也一樣真偽難分。日前美國海關將一批走私偷運出海外的西漢古文物交還中國，由駐美大使楊潔篪主持移交儀式，這批文物差點兒就被拍賣，相信不會是贋品吧！由於仿製品氾濫，幾塊人民幣就可以成交，令人眼花撩亂，對古董年份的可靠性不敢抱太大希望。蒐購文物還要講究身份，試想如果一件仿製品擺放在香港首富李嘉誠家中客廳，誰敢懷疑是假的？以此類推，一件良渚文化的琮陳列在我家書房，保證沒有誰相信是真的！

寫到此，想起近日暢銷書《晚年周恩來》，披露了鮮為人知的內幕真相。像《大外交家周恩來》、《走下聖壇的周恩來》，這些書我都收藏，至於內容之真偽，有多少東西是真的，多少是美化的？姑妄聽之，歷史會給予公正的評價。還有艾蓓那本《叫父親太沉重》，不管你信也好，懷疑也好，究竟艾蓓是不是周恩來的女兒已經不再重要，她已賺取了可觀的版稅。還有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英法文版都十分暢銷，大陸也立刻出了一本《歷史的真實》予以駁斥，都賺取讀者口袋的鈔票。回憶錄出版還不到一年，「反叛的御醫」（《開放雜誌社》叢書書名）李志綏去見毛澤東了，歷史的真實恐怕只有他們兩人才會知道。正如江青是否真的自殺？薩達姆和賓拉丹是否仍在人間？伊拉克到底有沒有大規模殺傷力武器？至今還是永遠解不開的謎。(第 355 篇) (2003.07.04)

心　語

上星期六（七月五日）下午，與譚銳祥壇主、鄭石泉、海語、雪梅等詩友在紅寶石酒樓喝茶。適逢加勒比海節嘉年華花車大遊行，唐人街多條馬路封鎖，卅多度的炎熱天氣，眾詩友曝曬在烈日之煎熬下跋涉前往取車，汗流浹背，苦不堪言。交通一片混亂，幾番折騰阻塞，總算衝出瓶頸，離開繁鬧區，在 Duluth 東街 532 號找到了 Ko-Zen 畫廊，猶如尋獲世外桃源，度過了難忘時光。

慕名而來，我們在充滿藝術氣氛的都律街駐足，參觀了顏小梅書畫篆刻展覽。剛好女畫家在場，有幸聆聽她逐一講解，對每幅書畫的創作心路歷

程，娓娓道來，印象深刻。她的字中有畫，畫中有字，那四幅「探戈行草」，已經從嶺南畫派的技法中走出自己的風格來，堪稱大手筆。加拿大洛磯山四季圖：春溜、夏炎、秋紅、冬索，最為傳神。而「呼斗酒，同君酌；更小隱，尋幽約。」把辛棄疾《滿江紅——遊南岩和范廓之韻》一詞中最精華之句子灑在畫紙上，再加上她回憶寫這幅字時的心情，令其字更呼之欲出。她的「飛揚」，跳躍，無羈，瀟灑，放縱；她的「花間一壺酒」，將李白《月下獨酌》中兩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之形態演化成藝術精品。

我們站在「桃源行」前流連忘返，陶醉在桃花源中，羨慕畫中與世無爭的恬靜意境，即使畫廊的冷氣壞了，也絲毫不覺得悶熱。我們沉浸在畫中，在海鷗、白鶴飛翔的遼闊天地間，與畫家一同「臥看雲起時」，一同聽「泉聲咽危石」，一同迎「旭旭初昇」，一同感染「春在柳梢」。

自古詩書畫本一家，好的詩句還要有好的字寫出來。參觀畫展歸來，連續收到各詩友的大作，對顏小梅之畫藝生涯作了很高的評價。畫展到七月十二日閉幕，錯過這次機會，的確太可惜。

剛才放工回來，桌面留了老伴一張紙條，我依照吩咐扭開錄影機，原來是今晚電視節目「大城小聚」中，專訪多倫多許之遠老師的珍貴片斷。我從頭到尾看完，聽他闡述唐人街文學，介紹他出版的廿幾本書，談他對簡體字的看法，以及他對「融入主流社會」這句話的異議。他在《世界日報》連載的「唐人街正史」，我一直剪存，比《唐人街外史》之資料更加豐富。許老師的詩書畫堪稱三絕，他送給我的「墨梅」，蒼勁古樸，猶有暗香，十幾年來一直懸掛廳中；他以孔子「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名句寫成條幅餽贈，勉勵我做人要經得起嚴峻考驗，成了我的座右銘。日前喜接許老師「謝胡爵坤丈贈藏書千冊」七律，方知這位報界老編輯慷慨贈書千冊予知音，真令人羨慕。欣悉許老師答應近日會來滿地可，並到寒舍小住幾天，屆時一定向他求教書道。

看完專訪，順便再看新聞錄影帶，對伊朗連頭姐妹分割手術失敗先後不治身故的悲劇最為震撼。如果她們不動手術，應該還可以活多好幾年，為了結束長達廿九年的如影隨形，終於向死神挑戰，明知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她們還是勇敢的被推進手術台，像上刑場那樣活生生地被切割，最後由

於大量失血，同一天生的姐妹同一天死，令廿四名醫生和一百名醫護人員一輩子內疚。

寫到這裏，想起昨天下午去殯儀館拜祭一位親戚，送他人生最後一程，回來後心中總是很不是滋味。這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家，四年前喪失了最親的夫人後，一病不起，我曾拜祭過老夫人，如今歷史重演，頓時覺得浮生若夢，富貴如雲。我到靈堂瞻仰他老人家遺容，如安祥熟睡；對久困病榻的風燭殘年來說，這樣安息似乎是一種如釋重負的解脫，我默默祝福他老人家天國永生。

每年到過的靈堂不少，瞻仰過的遺容，都是平日經常一起交談的故知。「訪舊半為鬼」，這種恐懼感與日俱增，昨天為那位老夫人撰輓聯，今天為這位老先生寫祭文，明天呢？怎不心寒？《聯海》一書中，有許多名人在生時為自己寫「自輓」，相信他們去了太多的靈堂，赴了太多的葬禮，中國人忌諱，不敢說出來，但心中陰影揮之不去，一定會想：「假如棺木中躺的是我怎麼辦？」死，原來是多麼簡單，說走就走，總之，每次從墳場、殯儀館回來後，心情都那麼惡劣。

這就是人生。從文章開頭參觀畫展的陶醉，到聽許老師專訪的感慨，一下子看到連頭姐妹的不治，聯想到殯儀館，情緒一百八十度滑落。如果扯到伊拉克戰爭，死幾個人只不過是件小事！

天亮了，太陽出來了，到後園走了幾圈，精神恢復，心情也好了很多。再過明天，就有兩個星期的暑假，就可以搬進新居，就可以轉換新環境，想到這裏，心湖的浪潮平靜了下來，洗個臉，上網寄出詩和隨筆，然後睡個好覺。路還很長，幸福還在，詩壇還在，明天還有許多事要做。

幸好還有家庭溫暖，可以驅散短暫的愁緒。那天參觀畫展回來後，晚上十點開車去舊碼頭觀賞煙花，又步行去歌劇院前觀看爵士音樂表演，看孩子們聞歌起舞，我沉醉在藍調旋律和香醇啤酒中，彷彿進入音樂的童話世界，忘掉煩惱，回家的路上，笑聲不斷，令家人看到了另一個我。(第 356 篇) (2003.07.11)

取捨

近日忙於搬家，對家中每件東西的取捨留棄費盡心機，舉棋不定，更遑論權衡人生輕重也。

從訂下遷居日期起，就開始決定哪一樣是非搬不可，哪一樣是可有可無，哪一樣是不棄何待。首先是堆積如山的舊報紙，這個敏感禁區，終於在家庭會議上以三票對一票衝破，運了好幾車往市府的垃圾回收站，由於太多，一處不肯再收，還要到另一處。這是自 1991 年和 2000 年以來，第三次拋棄舊報紙。第一次最多，雖然收藏時間短，但每天三份日報，五年間足足五千多份；第二次長達十年，但只有三千多份，而且新聞版沒有丟掉；今次是最徹底的了，連自 1991 年起的新聞版全清除。由於長年堆積，又沒有時間翻查，紙張變黃，塵埃遍佈，恐怕惹來蟲蟻，加上資訊發達，電腦光碟充斥，微型濃縮，再不需要大量空間。就這樣，將走廊那塊「報牆」拆除下來。

劫後餘生，碩果僅存的就是《華僑新報》了。由於每期都裝釘成冊，自 1996 年九月份開始，約 360 期，每年一袋，封緘密藏，以防腐蝕。而目前尚在取捨邊緣的，是自 1987 年以來，歷時 16 年的《時代》週刊和《新聞週刊》，總計 1650 冊，如果有圖書館收藏，我願意捐出。而中文雜誌就更繁多，自 1986 年起，大部份都保存，有的直至停刊，以前用文件盒子豎起，並用電腦標籤註明年份期數，也惹來大量塵埃，如今封箱，足足就廿箱，把整個地下室都擠滿，總計三千多冊，也歡迎圖書館收藏，我樂意捐贈。主要包括《明報週刊》、《爭鳴》、《動向》、《九十年代》、《廣角鏡》、《前哨》、《解放》（後改名《開放》）、《潮流》、《百姓》、《華人》、《鏡報》、《香港文學》、《南北極》、《漢聲》、《郵票世界》、《世界博覽》、《世界知識》、《博益》等。而各式各樣的飲食雜誌也超過千冊，是老伴的珍藏，天天陪伴左右，不能捐出也。

另一項不能取捨的，就是舊書。有許多是從舊書攤搜集的，年份可追查到 1911 年，丟掉可惜，卻無太大的參考價值，這些書也有三百餘冊，載去送給舊書攤，他們都不肯要，最後的去處，是舊報紙回收站。這批書從電腦藏書目錄中除去，也只佔了二十分之一。另一些散文書，已經變成可無可有之負荷，足足有千冊，主要都是寫方塊的香港專欄作家之結集，以當年書價計算，每本八塊半，也將近一萬大元，如今時過境遷，捐得出，有人要，也

還要花一筆氣力去搬運。可見有些書，未必值得收藏。幸好家中除了世界名著譯本，既少有小說，否則更不知如何處理善後。

每次搬家，我都親自先把書籍搬走，這次也不例外。借了朋友那輛很長的 Van，搬了六次，先把二十幾個書架搬走，擺放成兩排，中間有條走廊，像個小圖書館，每個書架上安裝一盞燈，將不常用的書放在裏面那列，經常用的放在外面那列，而大本工具書則放在書桌旁伸手可拿到的書架。其餘四個高達天花板的大書架放在客廳，存放所有英法文書，都是厚如字典，整齊排列。

除了書報，還有很難取捨的大堆文件夾。幾大箱一定要帶走的，是數十年來多達四千多封的藏信。此外，是幾十本厚厚的傳真紙，包括每週收到的詩稿、傳真信，還有四大箱的賀卡、明信片、甚至請帖。要不要繼續保留，也頗費周章。而以前曾收藏的手稿、作詩原稿，如今丟棄，竟滿滿兩大紙箱。小小的房子，平時不知道藏有這麼多東西，一到搬家，才發現藏的不是錢，不是骨董，不是股票，而都是這些不值錢的紙張，狠下一條心，在取捨之間作個抉擇，忍心拋棄之！

於是，花了整個晚上，一頁頁紙又讀又看，有的又一次從廢紙箱中拾起來，拋棄又再收藏。每當讀到勾引起往事追憶的地方，還呆呆的愣住，如此這般，最後捨不得丟，又全部放回原處。

傢俱舊了丟棄，物品舊了賤送，而書報雜誌，手稿信件，都是歷史留下的足跡，特別是日記，一篇一個腳印，廿幾年來的每一天是怎麼過的，全記錄下來，一天也沒有空白。然而，有些傷心的往事，早已煙沒，一旦再勾起回憶，是很殘忍的；將遺忘了的不幸歷史再次重演於眼前，何苦呢？我就曾有拋棄舊日記的記錄，那是到加拿大之後，將在泰國寫的七本日記狠心拋進垃圾桶，後來反悔，垃圾車已開走了，從此泰國的痛苦回憶漸漸地從腦海中抹去，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人生數十年，要藏的東西太多，但有限的生命，有限的時間和空間，無法將一切佔為己有，像報紙，你能收藏幾年？當你年老，記憶衰退，誰會陪你繼續收藏下去，這件工作交給圖書館去做吧！搬一次家，清除一次舊物件，拋棄許多不捨得又不能不丟的東西，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只有捨舊，才有納新。話雖這麼說，我對舊的新聞錄影帶還是捨不得丟棄，這次又搬來自 1995 年以來所有「每日新聞精選」，每月大約兩卷，一共兩百多卷，又

要騰出一個架子擺放，實在不容易。什麼時候光碟全面取代錄影帶，一張薄片能錄一年，這些帶子又將成了增加廢料的新垃圾。(第 357 篇) (2003.07.18)

遷 居

兩個星期的長假在遷居中結束了。這是比加班還累的假期，每天又搬又抬，起早摸黑，遍體傷痕，時間老是不夠用。每年放假後回廠，都因為肚皮漲了，工作服的褲頭緊；今年剛好相反，肚皮小了，褲頭鬆了，未嘗不是件好事。然而，昨晚放工，竟把車開到舊屋，還到處找泊車位。

就因為沒有車位停車，我才決定換房子。其實，我對舊屋八年的感情，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取代。這裏交通方便，步行幾分鐘就有地鐵，左鄰右舍都是守望相助的好鄰居。我不捨得的，不僅僅是一叢叢碩大的牡丹，數百朵鬱金香，還有那難忘的昔日。書房裏與詩友共聚，客廳中與老師留影，這裏發生過多少故事，也牽引起多少追憶。兩個女兒的中學時光都在這裏度過，我的三百多篇隨筆，都在這小書房中完成。所以，我臨走前，還再次為花園剪草澆水，還把書房粉刷一新，吸塵抹地，依依不捨，還拍了幾張照片留念。我答應隔壁烏克蘭婆婆，一定經常回來看她，又和剛喪夫守寡的意大利婆摟抱，好言安慰一番；我不知道如何把「節哀順變」譯成她能懂的話，但我知道她很激動，很捨不得，我送她一盆鐵樹，又送她幾件紀念品，並答應改天到她家作客。

從決定賣屋子開始，就一直猶豫不決，不知要搬到哪一區。屋子賣後，每星期都到處去找新居，一連看了三十多間，不是太遠就是太貴，不是太舊就是太小，眼看交屋日期漸漸逼近，已做好租屋的心理準備。女兒上網找尋屋子，打印機列印了一大疊獨立屋資料，終於看中了一間，翌日按址驅車前往參觀，由於沒有預約，只能在屋前來回瀏覽，憧憬有一天能成為該白屋的主人。



地產經紀總算約到了屋主，雨中，我們一家四口來到了白屋，主人是一對魁北克教師夫婦，熱情爽朗，很快就和我們兩個女兒熟絡，詳細介紹該屋如何由原來的平房改建為樓房的經過，並將一本相片簿出示，是改建工程中陸續拍攝的，女主人說，由於該屋是按照自己的要求興建，從外型看，你不會找到相似的第二間，這是該屋設計上與眾不同之處。而前後花園那數不清的百花，足見主人之心血。老外的家一塵不染，廚房、浴室更令人陶醉，我們幾乎一致通過要買下此屋，但地產經紀說已經有幾個人出價，價高者得，必須等對方決定賣給誰。女兒急了，如果買不成，又要到處找屋子，怎麼辦？我說：隨緣吧！是你的，一定是屬於你，不是你的，勉強不來也！

我們出的價頗高，只減原價一萬，似乎志在必得。果然，當天下午，地產經紀來電告知，屋主接受我們的價位，只要銀行貸款一批，就成交了。雖然只跨出第一步，我們深信夢想很快成真，當晚吃牛扒、喝紅酒慶祝。一切都很順利，到公證師辦事處簽了買賣契約後，正式入住白屋。



接下來的麻煩就多了，首先是轉換地址，到郵局繳納半年手續費三十多元，將舊址信件轉來新址。換電話，由 514 變成 450，重新安裝有線電視接收系統，還有上網，搞了一個多星期，依然不行，連續兩週將稿件儲存磁碟送往報社，叫電話公司派技術人員來檢查線路，後來才知道是警報系統干擾，又要安裝一個分機。除了房屋保險，警報系統，還要將銀行戶口轉來 Laval 區，又要將新址、電話等資料通知信用卡、駕駛證、健康保險卡、汽車保險、牙醫、稅務局、雜誌社等。

所有東西辦妥，開始搬家。和前幾次一樣，自己先借朋友的貨車搬書和書架，一連兩天，把廿幾個書架安放妥當，將幾車書按照原來位置全部整齊復原。解決了最大的「搬書」難題後，才由搬運公司正式「搬家」。雖然大貨車搬了一整天，也還有大堆手尾。由於未裝箱的、取捨邊緣的雜物，他們不搬，我們再借朋友的 Van，跑多幾次，最後，剩下小件的，又用車子塞多好幾趟。

搬家不難，收拾才難。什麼東西放哪兒，不是那麼容易記得起。十幾天過去了，總算開出一條路來，可以行走，還有大堆東西有待安放。幸好後園

有一間頗寬敞的小屋，可以有退路，一旦被判定是廢物，暫時堆放進小屋內，待星期三搬出去給垃圾車帶走。這一下要丟的東西可多了，有些衣物還很新，有些鞋子連價格牌還在，最佳去處是捐贈太陽青年中心、救世軍等慈善機構。

看來，還要再收拾多半個月，才算安定正常。如今，兩個女兒頭痛的問題首先就是交通，巴士除了票價比滿地可貴一倍之外，班次少，路程遠，當然，也讓大女有買多一部車的最佳藉口。而寂靜清幽的環境，鳥語花香的後園，舒適寬闊的空間，與舊屋真有天淵之別，相比之下，交通的難題也就沒啥大不了。我們是唯一的中國人，這裏的鄰居都是老外，十分友善，一家大小紛紛過來自我介紹，連小貓小狗的名字也不遺漏；我當然水過鴨背，無法一一記住，每次相見，他們都能喚我的姓名，而我就除了點頭傻笑，根本記不清甲乙丙丁，更何況大大小小的孩子貓狗？還是女兒有辦法，按門牌列出一覽表，來來去去還不是馬丁、史提夫、安德烈、派特立，我的天。(第 359 篇) (2003.08.01)

園　藝

東籬無菊待勤耕，忽報今年暑氣横。褐兔頻來閑覓果，黃花漫掩急攻城。

輕瓜寂寞催人探，軟菜飄搖借草撐。但勉倦夫拋舊夢，山妻默默試新羹。

——懷石《後園吟趣》

無瓜無果懶澆耕，獨有殘紅帶刺横。風籟蟬音隨月影，花香草味沁心城。

半壺濁酒園中坐，一葉詩舟肚裏撐。未弄琴絃人已醉，管他蚊血競分羹。

——白墨《秋夜後園獨飲次韻和懷石兄》

酷暑初來熱氣吹，雖然疏影可稱奇。玫瑰朵朵傾城色，芍藥叢叢展國姿。

瓜果辣椒相遇晚，蜜蜂粉蝶再逢遲。今年寒暖無常襲，莫笑閒園亦入詩。

——雪梅《後園情趣》

盼來夏夜冷風吹，醉賞園花鬥艷奇。雨後牡丹留舊瓣，籬前百合吐新姿。

愧無瓜果瓞綿累，幸有玫瑰綻放遲。閒坐幾杯消俗慮，半壺未盡已成詩。

——白墨《次韻雪梅君後園情趣》

搬來拉娃新居後，一直沒有時間料理滿園花草。舊的剪草機送給買家，新買的剪草機還沒有開始啟用，昨天又整日出門。手機急響，小女告知有五、六名鄰居來幫我們剪草，我吩咐她詢問價錢，不可免費白做；後來得知是左鄰右里「歡迎我們的禮物」，令我既感動又慚愧，回來後逐一去致謝。方知右鄰夫婦是園藝專家，每天為客戶修剪花草，他倆來到我的後園，答應幫我負責所有園藝，包括每週一次剪草，清除園中雜草，施肥，除蟲，拔掉不再生長的枯花，重新種植各類花卉。我問他們如何收費，「由八月份起到十月底，友誼價！總共十幾個星期只收九百元。」

園藝專家評估一番，認為有的花顏色搭配得不好，高矮佈局也不均勻，花的品種雖然多，但是太雜太亂。他倆細心講解後，胸有成竹的保證，幾個月後，綠草如茵，百花似錦，一定是這條街上最美麗的花園。如果滿意，自明年四月份起，承包花季所有園藝，倘若不滿意，不再續約。



晚飯後到附近散步，欣賞各家屋前綠油油的草坪，既羨慕又內疚。的確，我們的花園太大，沒有足夠時間打理，很快就雜草叢生，亂枝繁密，草坪青一塊、黃一塊，最怕蒲公英出現，像傳染病菌迅速蔓延，一發不可收拾。平時加班加點，週末又經常出門，能有幾個鐘頭到後園消磨？

前陣子不斷看房屋，也積累了一些心得，想知道這家主人是否整潔，除了參觀浴室和廚房，更可以從花園看得出來。一踏進草坪，到處是蒲公英，不用說，他的廚房、浴室肯定也乾淨不到哪裏去。我們住的這一區，家家屋前屋後都有十分肥沃的草地，像綠地毯那麼令人心醉。想起數年前溫哥華的「怪獸屋」，才明白老外多麼痛恨將草坪鋪填變成停車場，破壞了居住環境之美。

有幸住在地廣人稀的加拿大，你才有機會擁有廣闊的草坪，在尺土寸金的香港，就沒有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了。坐在幽靜的後園，聽鳥兒在枝頭囀，鳥語花香，高高的側柏修剪成綠牆，將後園圍繞，這裏有屬於你自己的天地，與世無爭；喝瓶啤酒，觀賞黃鶯藍鳥，才明白什麼叫做享受人生。原來除了工作，還要有適當的休閒，讓花草調劑緊張情緒，減輕精神壓力。在這裏，廣闊的草地不再是奢侈品，鄰居們像參加園藝比賽似的，人人投入大量時間在花花草草中，每片草坪都是畫紙，每座花園都是精美藝術品，看到他們將樹枝修剪成一座座綠色雕塑，能不讚嘆乎？



以前在舊居，都是隔壁烏克蘭婆婆教我如何分辨什麼是花什麼是雜草，而且種的東西壽命都不長，年年花錢買玫瑰，年年冬季都用發泡膠桶蓋住保暖，而年年都作弔花詩送走花魂。埋下數百粒鬱金香球莖在泥土裏，第一年開得十分燦爛，花一謝就迫不及待將葉子剪掉，殊不知要靠葉片之光合作用，明年才有花開。過去也嘗試為草地施肥和噴灑殺雜草藥水，都因不懂控制份量，用得太多，草地像燒焦似的一片枯黃；花了不知多少錢買肥料、土

壤、草籽，都不管用。如今有園藝專家負責，可以從旁取經，最重要能問他們這些花叫什麼名字，怎樣過冬明年才不會死去。

冰天雪地的加拿大，每年有五、六個月在寒冷中度過，冬長夏短，園藝工作充其量也只有三幾個月，要和時間、氣溫、陽光賽跑，爭取利用短短的夏季享受園藝成果。見老外的後園除了花，更多的是西紅柿和瓜、令我想起懷石、雪梅兩位詩友的《後園吟趣》，田園詩還是最堪讀的。

寫到這裏，又將思維轉移到近日魁省田園洪水，亞省、卑詩省山林大火，真是「水深火熱」。想到千家萬戶災民的房屋一夜之間慘遭重創，或成澤國淹沒，或被祝融吞噬，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眼看天災降臨，百姓束手無策，心中之痛苦難以形容，他們辛苦經營的園藝，更化為烏有，要積蓄多少年才能擁有自己的房子，而保險公司已表示不會賠償，怎不教人寄予深切之同情。

寫園藝竟然扯到洪水大火天災去，看來我還是無法「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第 360 篇) (2003.08.08)

成　功

從明年元旦起，滿地可 Dorval 杜華國際機場將正式易名為杜魯多國際機場，以紀念這位在魁北克省滿地可市出生的加拿大前總理。翻查《加拿大百科全書》，知悉杜華原來是奧爾華 Orval，全名為 Jean-Baptiste Bouchard d'Orval(1658-1724)，是一位皮草商和旅行家的名字，他買下了 Fort Gentilly 大塊地皮，後來這裏成立了鎮，1903 年建市，取名杜華，直至合併入大滿地可。

將加拿大總理的名字為機場命名，杜魯多 Pierre Elliott Trudeau 已經是第三位了。第一位是迪芬貝克 John George Diefenbaker，他雖然出生於安省，但在沙省當律師，並當選為沙省保守黨領袖，卸任總理後又出任沙省大學校長直至 84 歲逝世，長達十年，所以，Saskatoon 沙斯卡通市機場改名為迪芬貝克機場，順理成章。第二位是出生於多倫多的皮爾遜 Lester Bowles Pearson，他是唯一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加拿大總理，多倫多國際機場更名為皮爾遜國際機場，實至名歸。

除了廿元和千元加幣上的英女皇，有四位加拿大總理肖像登上紙幣，五元加幣上是第一位法裔總理洛里埃 Sir Wilfrid Laurier，十元加幣是首任聯邦總理麥唐納，五十元加幣上是皮爾遜，百元加幣上是第八任總理博登 Sir Robert Laird Borden，上述幾位可謂留芳千古，名垂後世也！

怎樣才算名成利就？死後靈柩能覆蓋國旗，全國下半旗？或像馬丁・路德・金那樣，有以他名字的休假日？或像杜魯多那樣有紀念郵票、機場命名？青史留名，是留芳千古還是遺臭萬年？是令人懷念，還是遭人唾罵。像秦檜，權傾朝野，生前無人不識，死後無人不罵。像菲律賓的馬科斯，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古，伊拉克的薩達姆，他們的塑像，遍處樹立，一倒台就土崩瓦解。

有成就的人，還必須有高尚品德，才會被後世讚譽。歷史上成功的名人不多，失敗的名人不少，一本《中國歷史名人大辭典》，近兩萬人中，有六成以上是失敗者，有七成以上是死於被殺的。他們雖然身首異處而死，但還是深受敬重的名人，他們的時運不濟，命蹇事乖，但他們品德修養是成功的。像屈原，就是得不到君王的信任而憤然投水，他當時是失敗者，但後世對他的追念，是他萬萬意料不到的，他的《離騷》被視為詩的鼻祖，他的成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像岳飛、文天祥，他們的民族英雄形象，不是幾篇標新立異的文章之詆毀就能被推倒。成功者生前未必看得到他的成就，死後百千年，才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像著名畫家梵谷，他生前賣不到一幅畫，死後他的畫被炒到近億美元，如果他泉下有知，肯定後悔當年不應該尋短見走上自殺不歸路。

幾年前有越棉寮華人社團籌備出版一本印支華人紀念特刊，主編來電話，要求我撰寫訪問稿，專訪滿地可成功的印支華人。我當時衝口而出：怎樣才算是成功？有何界限？難道一定要家財萬貫的大老闆，或是員工上千的商家？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婦算不算成功？默默無聞地在中文學校傳授中華文化的小學老師算不算成功？到社區中心服務，幫助老人解決困難的義工算不算成功？

兩名女兒的五年中學都在女子私校度過，畢業時，老師向學生訓話：「約定十年後大家再回來母校團聚！要記住：一定要成功回來！成功的定義，說到底就是能找到好多錢。年薪起碼十萬以上！要成為醫生、律師、會計師、銀行家，不要成為只有名氣而沒有大把鈔票的藝術家、畫家、音樂

家、詩人，那不算成功！」老外很現實，他們愛錢，不需要裝腔作勢，用美麗的藉口包裝；他們的成功，首先就是收入。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能賺到大錢就是成功。當問起老師，如果當作家算不算成功時，回答是相當冷酷的：「拿筆桿、寫專欄？年薪多少？有沒有十萬？每年能出幾本書？能賺得多少版稅？有幾人寫出名氣來？有幾人能像寫《哈里・波德》的羅琳女士？」

滿地可太陽青年中心的口號是：能幫助別人，就是成功！助人為快樂之本，能因為你的存在，而令人快樂，就是成功。無國界醫生放下年薪十幾萬美元的優越條件，跑到窮困的黑非洲去，他們能將瀕臨死亡的病童救活，就是最值得驕傲的成功。在非典型肺炎前線奮戰的醫護人員，他們的處境萬分危險，分分鐘斷送性命，他們引以自豪的成功，就是將 SARS 疫情控制，不再蔓延。

成功是相對的。價值觀不同，成功的定義也不同。引爆身上自殺式炸彈，視死如歸，殺身成仁，他們認為自己是捨身就義的烈士，爆炸中罹難的無辜者，則視這些爆炸英雄是兇手。統治者的成功，就是將異己份子一網打盡，畫出「太平盛世」的藍圖。一代梟雄毛澤東生前大權在握，叱吒風雲，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是成功的。他的千秋功罪，留待歷史學家去評鑑，至少，天下無人不識毛，他在歷史上的至尊地位，更甚秦始皇，遠超成吉思汗。下星期（九月九日）是他逝世廿七週年，找他鞭屍的大有人在，而他，依然躺在水晶棺中，未能入土為安，也算成功乎？(第 364 篇) (2003.09.05)

碎　語

著名詩人臧克家於元宵夜病逝北京，享年 99 歲。這位寫了一輩子新詩的「世紀詩翁」晚年酷愛古典詩詞，「夜半燈花幾度紅」，覓句尋章，因靈感一來，一夜多次起身，令人感動又敬佩！

報載前總理朱鎔基退休後，醉心書本，潛心研究唐詩、宋詞。凡是讀過他寫的對聯：「誠信傳家經風雨，廉潔從公治新人」，全不講平仄格律，就明白他應該在「研究」上再多下點功夫。

本欄曾經在《尋究》（《華僑新報》第 628 期 2003.03.07）一文中批評二月河，謂他的清宮系列歷史小說一涉及舊體詩詞就錯漏百出，平仄顛倒，無

一句合格。該文曾引起大陸朋友的興趣，除了驚訝我的有眼不識泰山、大膽冒犯名家之唐突，還答應將拙作寄給凌解放（二月河）閱讀。

其實，名氣所累，是禍是福，心照不宣。善意指出其錯，是對名流的保護，並非欲凌駕其上。試想，如果一位備受敬重的名家，寫東西出錯，早點指正，就不會產生誤導，是對自己和讀者負責任。很可惜，不少名家一旦聽到批評就不高興，結果多少年過去了，連一首符合格律的詩都寫不出來，可見，接納意見除了要有寬宏大量的氣度，還必須有肯放下架子、虛心學習的勇氣。

今天 2 月 12 日，是詩聖杜甫誕辰。他和李白的詩誼，千百年後仍傳為佳話。杜詩的嚴謹、一絲不苟，是後世格律派同道的典範。寫詩是一輩子的事，也許一生寫了幾千首，卻未必能流傳下來。推廣舊體詩的大任，除了在報章刊登作品，更重要的是出版詩集，趁自己思維還清晰、詩路仍寬闊時，將寫過的詩作彙集成冊，是件很有意義的事。當詩集付梓時，一生的心血總算沒白費。

臧克家將一生付與詩，他的名句：「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正是他的寫照。文革的殘酷折磨，並沒有把臧老對詩的熱誠毀滅，他活在詩中，他在詩國永生。

收到朋友的電郵，謂讀到「魁北克中文網」上「精彩專欄」中，「詩壇」各期佳作以及「麗璧軒隨筆」，才知道原來遠在萬里以外的北美，還會有人寫舊體詩詞，而且還十分嚴謹遵守格律，而非不講平仄、胡亂押韻的順口溜，慨嘆「像這樣有水平的詩，在國內已經很難讀得到了。」

我將「魁北克中文網」之網址寄給世界各地網友，如今他們每天都有查看網頁，成了精神糧食。而我也經常收到評語、讀後感之類的回郵，這份收穫，是應該讓報社仝人和詩友們分享的。

拜資訊發達所賜，「易妙」比傳真更方便快捷，而手提電話上網就更先進了。說到手機，我就有又愛又恨的一段經歷。話說上星期五，大雪紛飛，匆匆到唐人街找中醫師把脈治感冒，買了報紙後，又趕緊到皇家維多利亞醫院陪老伴檢查耳水不平衡，折騰了幾個鐘頭，再趕回唐人街藥材店取抓好的藥劑，正想打個電話，才知手機不見了。怎麼辦，萬一給人拾獲，拿去幹犯法的事，證據確鑿，我豈不成了代罪羔羊？不死心，返回泊車處，在雪堆中

翻尋，像海底撈針，最後沮喪離開；回到家立刻打電話去報失，回答一大堆連祖宗三代都要追查的問題。翌日去購物中心，見手機琳瑯滿目，又彩色顯像又多功能組合，經不起推銷員的一番遊說，我又買下第四個手機。正當我在享用高科技產品帶來的喜悅時，昨天皇家維多利亞醫院的保安部門來電話，謂拾獲我的手機，依照機內錄下的電話號碼，知道我是機主，吩咐帶齊證明文件前往領取。我立刻驅車去退回彩色手機，那位美麗的小姐說：你已經使用過，那怕只有一分鐘，就不能退貨，Very Sorry！

話又說回來，有誰願意以原價購買已經使用過的二手貨。我只好乖乖認命，連去醫院取手機的念頭都動搖了。這就是經驗。工友日前放工，急著趕回家，懶得清掃車上的積雪，被老警開了一張 111 大元的罰單。我算幸運，二十年前在亞省愛明頓也曾被警察追，但沒有罰款，只勒令我立刻清除車上所有積雪，直到差大人滿意為止。但上月就倒霉，去看眼科醫生，找不到泊車位，喜見有人把車開走，我慶幸老天爺眷顧，大大方方將車停好。等到離開醫務所回來取車，才發現吃了 42 元牛肉乾，原來此處只准許有許可證的車輛停泊。一年間交多少罰單，必須翻查日記統計。

好久沒有請病假，這兩天再也熬不下去，乾脆休息長週末五天。去年也是二月份在家養傷。但就是閒不慣，硬把「大英百科全書」搬出來，逐一填寫已歿人物之逝世日期，又在網上發現一個網頁，是預測今年誰將會被死神召喚，教宗約翰・保祿二世排行第一，美國前總統里根排名第五。查看 1997 年之預測，鄧小平排名第一（2 月 19 日病逝）；德蘭修女排名第二（9 月 5 日辭世）。

只有災難是無法預測的，年年麥加朝聖都有人被踩死，似乎二百萬人潮中，死兩百多人只是小數目，沒有什麼大不了。禽流感死的人沒有沙士死的多，伊拉克美軍死亡數字已經五百多人，不再像加拿大士兵在阿富汗犧牲是新聞了。輿論的焦點，又要朝向美國總統大選、雅典奧運會。(第 386 篇)(2004.02.13)

閑　聊

省慶和國慶一連兩個長週末，每星期只工作三天，休息四天，如此閑暇實屬難得。除非病倒，否則真的閑不得，每天節目都安排得滿滿的，僅四年一度的歐洲國家盃足球賽就夠我折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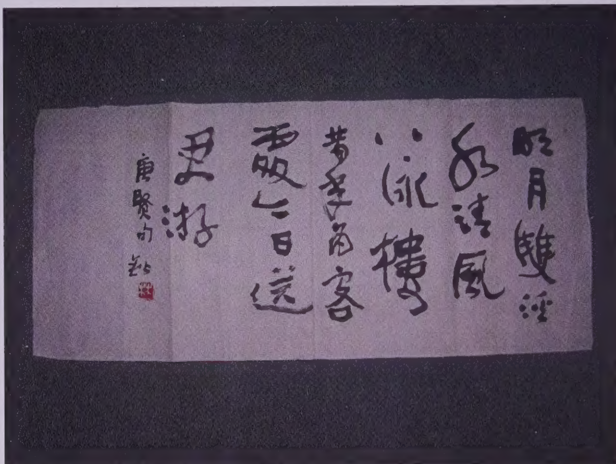
從八強出線開始，每場必抽空觀賞，當然少不了啤酒、薯片、花生、堅果之類的零食。進入四強淘汰賽就更不容錯過，葡萄牙對英格蘭射十二碼生死球，我幾乎屏住呼吸，咬緊牙關，比自己下去踢還要緊張；法國對希臘那場賽事，更坐立不安，搖頭嘆息；瑞典戰荷蘭，又輪到射十二碼寃家球，家裡四個發燒友全神貫注，電話鈴聲響，個個不肯去接聽。最後一戰，適逢公祭，吩咐老伴錄影，但再三下令不許將賽果告知，否則不客氣！為了不想知道是捷克還是丹麥進入四強，我上車不敢扭開收音機，一回到家立刻就看球，誰知不識時務的小女剛從外面回來，一進門就衝口而出：「捷克下半場連進三球，丹麥 Out 了！」我的天，知道賽果後就再也沒興趣追下去了。

葡萄牙能否戰勝荷蘭？捷克會否輕取希臘？哪一隊奪盃？這個國慶長週末太精彩了。我上網將 1960 年在法國舉辦第一屆歐洲國家盃開始，十二屆的資料全部蒐集成冊，對 1964 年冠軍的西班牙、1968 年冠軍的意大利、1972 年和 1996 年冠軍的德國、1984 年和 2000 年冠軍的法國等全部進不了準決賽感到失望。希臘是第一次進入最後四強，葡萄牙只在 1984 年進過一次準決賽，捷克曾於 1972 年戰勝西德奪魁，荷蘭於 1988 年大敗蘇聯贏盃，今屆「盃落誰家」？美國國慶日自有分曉。

雖然看足球已佔去不少時間，但這份享受是值得的。「斯坦利盃」冰球爭奪賽進入最後八強、四強時，我每天都將賽果填在表格中，直到卡加利被坦帕灣擊敗。這是鬆弛神經、消除壓力的最佳調劑品，也是補充能源、保持腦筋靈活的有效方法。有些人連電視、報紙都不看，整天活在象牙塔中，脫離生活，美其名曰：學陶淵明隱居，這在廿一世紀的今天，是行不通的。我們畢竟是平凡的人，並非不食人間煙火的修煉者。寫文章要有敏銳的觸角，知道多一點信息，那怕是娛樂八卦新聞、社會萬花筒、小道消息，要接觸生活，體驗生活，要「俗」一些，不能太「雅」。

說到雅，就想起昨天收到遷居溫哥華的畫家姚奎先生來信，告知他將於七月初去台灣舉辦畫展，八、九月回大陸，十月在深圳也有個畫展，十一月

才回加拿大，他說會隨身帶著小本古詩名句，「希望多些回味和薰陶，不知是否可以助我入境」。他送我兩幅名家的字，一幅是福建八十高齡詩、書、畫、印全才畫家林鍇的字，一幅是成都中年書法家劉雲泉錄杜甫五律「春夜喜雨」，這份珍貴的禮物，高雅無比，愛不釋手。欣賞書畫之靜與觀看球賽之動，恰好成了鮮明對照。



除了姚奎先生的信，還收到子漢先生寄自加州舊金山的風景明信片，又收到他從美國傳真詩稿「三藩市遊蹤」，他在電話中透露七月六日返回多倫多，並問起滿地可第九屆全僑公祭的事。我告知週日那場風雨，是很靈驗的，每年祭祖一定有雨，老人家說這是祖先顯靈，君不見每次清明、重陽掃墓後，總會下一場大雨應景。故今屆祭文中有「滿城祭祖，風雨瀟瀟」句。自從 1998 年第三屆開始在中山公園舉行，先後撰寫了七篇祭文，每篇一個韻，依次為十一尤、七陽、十一真、一先、八庚、四支和今年的二蕭，二、四平仄分明，一韻到底，不許換韻或用鄰韻、寬韻。

四天長週末除了看球賽、喝啤酒，還出席了兩次晚宴，其中一次是歡送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組長周莉音任滿回台，她將調到外交部新聞司。我將《華僑新報》第 696 期送給周組長，內中詩壇第 234 期，刊登譚銳祥壇主和我的贈別詩。我在台上將這兩首詩朗誦，譚公和我各將「贈別」詩

書寫相贈。周組長有柔美的歌喉，她將自己唱的歌灌錄成磁碟贈送每位出席晚宴的朋友。翌日在公祭大典禮成後，她以「何日君再來」向僑胞辭別，並用粵語唱「上海灘」，繞樑三日。

除了弄墨揮毫，還作了兩首七律，填了幾首詞，剩下的時間，就是料理園中花事了。每天一大早就和老伴去散步，看鄰居的花花草草，研究為何柏牆的葉子不夠密，為何草坪不夠綠，然後去花圃請教專家，選購肥料、殺蟲劑、酸性花肥、鈣質土壤、草籽，買關於玉簪花、扁柏的書籍，翻查字典，逐一辨識各類花種，查閱杜絕介殼蟲的方法，又剪草修花，又種新柏樹，鋪土層，移種觀葉植物。家裡買了數不清的工具、藥劑、參考書，相信再這樣下去，我快變成園藝家了。

散步，是最好的消閑活動。逐間房子觀賞，才發現花草樹木的重要性。一間華麗的房屋，寬廣的草坪雜草叢生，蒲公英都開出黃花，與房屋的美觀十分不相稱，令觀感大打折扣。相反，一間普通的平房，雖然不顯眼，但綠草如茵，樹葉被剪得十分整齊，繁花茂盛，園景幽雅，令人駐足，讚不絕口，真可謂「物似主人」，想知道屋主是怎樣的人，看他的屋子就可以猜出幾成來。

「偷得浮生半日閒」，最好的享受，就是在清晨溫暖的旭日下坐在陽台閉目養神，耳邊小鳥吱喳，草地松鼠追逐，噴泉流水淙淙，聽小提琴協奏曲，或拿出瓜子琴輕輕彈一首「梁祝」，自我陶醉在花園中。此一刻，心中沒有煩惱，沒有怒氣，沒有憂愁，要是磨一硯墨的話，還可以吟幾句詩。而翻書的滋味也蠻好，當然，一杯咖啡提神，或一壺茉莉花茶也挺寫意。我就曾經在這悠閒的環境下，填了一首《過秦樓——後園春景》，完全是寫景：「閑坐陽台撥絃，松鼠凝眸，柏牆傾耳。又鄰貓作伴，知足恬情最喜」。李白吟道：「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對著花草、陽光、小鳥，不必理會自由黨究竟是奪得 136 席還是 135 席？你會關掉政客們拉票時的互相謾罵之螢光幕，你會厭倦候選人向對方展開人身攻擊的猙獰嘴臉。午後，一杯冰凍的啤酒，一場精彩的球賽，你會避開伊拉克將人質砍首的畫面，跨越香港「七、一」大遊行的鏡頭，去找尋一點屬於自己的、不受新聞污染的空間。因為，當你回到現實，又要面對血淋淋的恐怖報導，又要被欺詐攻訐的社會眾生相所包圍。我還不能「六根清淨」、「四大皆空」，惟有繼續在大千世界中浮沉。(第 406 篇) (2004.07.02)

求 醫

朋友的四歲小女兒發高燒達四十二度，燃眉之急，刻不容緩，花了一百二十塊錢叫救護車緊急送院，誰知道急診部門是「你急佢唔急」，由黃昏五點鐘一直等到晚上九點半，小妞已奄奄一息，危在旦夕，經多次催促，醫生才慢條斯理傳召進去，還聳聳肩膀，謂政府已關閉了九家醫院，病人太多，等四、五個鐘頭便輪到你已是很不錯的了，結果開了藥房隨時可以買得到的退燒藥，也沒有給抗生素，前後不到十分鐘，便草草了事。朋友很無奈的回來，向我問道：這就是醫療福利最好的加拿大麼？誰說加拿大是人間天堂？當然，只要你有的是錢，肯住私家醫院，你還是會享受到優惠待遇的，倘若你有能力購買一百萬元的人壽保險，「想死都幾難」！你就會明白有錢人為何長命百歲。否則，你分分鐘會被醫生大人判處癌症死刑，再接受一次又一次藥物試驗。

昨天是七月十三日，我又嚐試到十三不祥的滋味。剛開工不久，一個熱水桶從運輸帶降下來，不知是精神恍惚抑或鬼遮眼，我竟將頭伸進去禁區撿拾掉到地上的皮手套，說時遲，那時快，我的頭被降下的鐵桶猛烈一撞，身體本能地縮了回來，頓時眼冒金星，頭暈目眩，天旋地轉，幾乎站立不住。除下帽子，頭顱又腫又瘀，又熱又麻，我知道不幸的事發生了，又一次工傷意外。到餐廳坐定一會，閉目養神，以為沒啥大礙，便起身想繼續開工，誰知依舊昏頭轉向，有點神志不清，只好告知工頭，然後收拾一切，離開工廠，迷迷糊糊中，把車開去梅森涅——羅絲蒙醫院急診部門，身上依然穿著工作服和鐵頭靴，抵步已是晚間八點。辦理註冊手續，因為是工傷事故，我幾乎不用等候，就被喚進診療室，心裡暗自欣慰。我被轉送去另一翼的醫務中心，等了不到半個鐘頭就見到醫生，他檢查一番，認為單照 X 光是查不出會否有腦震盪或內出血，必須去接受腦部掃瞄；於是大筆一揮，潦草地簽了一張黃紙，上面還有「緊急」指令，吩咐我回到剛來的急診部門。當我將一疊卷宗遞交時，已是晚上十點，我苦等了半個鐘頭，才發覺飢腸轆轆，手腳發軟，才想起原來還沒吃晚飯，又恐怕一離開候診室時護士找不到我。「請問還有多久才輪到我？我可以去吃點東西嗎？」「你儘管去，大把時間，最少要等兩個鐘頭。」環顧急診室擠滿了數十人，看來今晚是要呆在醫院過夜不成？我決定驅車回家，好歹先洗個澡，填飽肚子再來坐醫院監。

回到拉娃已十一點，匆匆沖個涼，吃碗飯，老伴堅持不讓我開車，一定要坐女兒的 Echo，我鬥不過她們，只好就範，返回醫院未十二點，以為遲到了，慌忙跑去櫃台詢問，「還早呢，起碼再等一個鐘！」我們三人各自打發時間，我看一會書，老伴玩麻將機，女兒寫她的報告，最後她先睡了，我的書也翻到最後一頁，急診室仍然有近二十位病號在等待。有些已不耐煩，開始罵人；有的主動找人聊天，有的不斷去詢問處質問到底還要等多久。一位小女孩摔傷了腳，不停呻吟；一位老婦人在輪椅上抽泣，表情十分痛苦，她說已等了六個鐘頭；一位患哮喘的老頭是由救護車送來的，也一樣沒有獲得優先治療。看到這情景，急性的我，連催促的勇氣也沒有了，等吧！

當聽到喚我的名字時，壁上的大鐘已是凌晨四點，我的天！很無奈又很慶幸的到小房間繼續等，也不知等了多久，一位漂亮的年輕女醫生終於進來了，她首先深表歉意，並希望我能諒解醫院人手缺乏的實情。她很仔細的檢查我的頭部患處，又問了許多簡單的問題，包括今天是幾月幾日，哪一年？一百減七等於多少？我能否讀出她胸牌上的姓名等等，以證明我的腦袋記憶清晰。又送我去做腦電波掃瞄，然後給我服了兩粒泰連諾，又開了止暈藥，以及一紙工傷證明，批准我休假十天在家養傷，又囑咐廿四小時內如果有嘔吐或流鼻血等現象，要立刻送院云云。走出醫院，天已大亮，回到家五點三刻，從昨晚八點算起，足足九個多鐘頭。果真是難忘的七月十三也。

工廠兩星期休假由七月十六日開始，而七月十五日我必須要 Notre Dame 醫院切除右眼白內障，本來一早就向廠方請假，提前一天休息，如今變成工傷休假，真是人算不如天算！現在是星期四凌晨一點，還有六個鐘頭，我就要去醫院動手術，雖然切除 Cataracte 只是小手術，但一想起將有好幾天不能俯身，不能面對電腦螢光幕，也夠受的了。我最怕到醫院等候，最不喜歡見到生離死別的可怕場面，但一想到從此不用單靠左眼看世界，從此不再把一個月亮看成六個圓圈，連偌大的路牌也模糊一片，我就不那麼心驚膽戰。健康比什麼都值錢！眼睛固然重要，腦袋更應珍惜，如果昨晚的頭顱給摔壞了，所有的記憶都被 Delete 掉，變成植物人，再活下去也沒意思，我寧可請求安樂死。一走進醫院，你就會感覺，如果沒有了生命，一切都變得不重要，還爭些什麼？

我會珍惜體康！對關心我的朋友，沒什麼可以報答，謹借此文，向他們致以萬二分之謝意！(第 408 篇) (2004.07.16)

漫 語

炎夏深夜的氣溫激降到十五度，與白天的卅幾度差別極大。凌晨三點鐘，高速公路幾乎沒有車輛，可以「高速」踩油門。電台新聞報導全是壞消息，當聽到巴拉圭首都阿松森大火的死亡人數增至 423 人，令我倦意全消；若加上被燒傷的三百多人，簡直等於加拿大鄉下一個村落的人口。

回到家，桌面擺滿詩友們一大疊傳真稿件，有的讀後感慨萬千，頗有共鳴；有的佳句連篇，一詠三嘆；有的因不按格律寫，實在無法過關，只好畫圓圈，打交叉，再發回去修正；有的連錯在哪裡也分不清，還理直氣壯地引經據典，來註釋「我沒有錯！」令你哭笑不得，也挺無奈的。

許老師今早來電話，聊了一個多鐘頭，他在多倫多見到子漢先生，知道我的近況，勸我應該卸下肩上包袱，無官一身輕。他指出：空有虛名而無利可圖，吃力不討好，只有傻瓜才會幹傻事！我支吾以對，找不到充足的理由去為自己自圓其說，只好默默無言，洗耳恭聽。放下電話，他又傳來一封長信，有幾句話可圈可點：「詩不得不已不寫，非寫不能洩其情者不寫，所以我的詩作很少。每個人都有一些畏避。緣詩人桂冠，乃人間之公器，而名與利為一物兩面之器，熊掌與魚，每不能兩兼也，是造物主之公平性也。」「弟台提倡詩道，孜孜矻矻者數十年，名氣有了，財氣便少，而且事故每生，是有原因的。」「你獨立提倡風雅，功在詩國，其名位自高，但俗世尊榮因而降到最低，令人低迴不已。余每為你擔憂不已。」許老師提到的「俗世尊榮因而降到最低」，應該是指我的那份消耗體力極大的牛工，這是頗發人深省的。我認識的人中，不乏家財萬貫的商賈、數百員工的鉅富，但都不能對我有所庇蔭，這是很現實的。於是，寒酸文人就會用一句「人到無求品自高」來給自己安慰一番，或者再加上一句「君子之交淡若水」，也挺漂亮的！

寫到這裡，又想起昨天收到的那封寄自英國北愛爾蘭的親人來信。這位內兄年前將獨生女兒從香港送到英國留學，為父牽腸掛肚，乘搭十幾二十個鐘頭的飛機去探望愛女，滿以為會像電影裡面一樣，父女相會，小女孩一定跑過來，又哭又笑的激動場面，誰知見了面，只是冷冷的幾句話：「飛機剛到？為何那麼遲？」儼然沒啥久別重逢的喜悅，喝洋墨水後，親情漸漸被淡化了。

我是重感情的人，很容易衝動，很容易被人家的喜怒哀樂感染。當讀到子漢先生詠小蝸牛，惻隱之心油然而生；當讀到雷一鳴先生悼念他的年青姻甥女早逝，我是一邊打字一邊鼻子酸的。周莉音組長任滿榮歸，我出席告別宴以詩贈別；李峰秘書任滿回國，我是從報紙上才知道星期三有歡送晚宴，因上夜班不能親自餞別，匆匆寫了首七律傳去新報勞托代轉，也沒有細讀，竟然將首句和第二句顛倒了，又一次馬失蹄。我是經常擺烏龍的馬大哈，既健忘又糊塗，知我諒我也。

說到健忘，我竟然擱了曾習之老師的多冊《紅楓片片情》一年餘而尚未轉送書的扉頁上寫的獲贈者。更嚴重的是，我還以為寄出的聖誕卡石沉大海，沒有回音，趁放假時收拾書房，才發現一大疊寫好未貼郵票的賀卡擺在書架上的藏書後面，日期是 2003 年 11 月底，內中附了新地址、電話，由於對方沒有收到，所以信件一直往舊址寄去。幸好有寫日記，才能翻查每天發生過的事。

把重要的約會時間寫在日記上，是彌補健忘最佳方法。白內障切除後，我好像獲得一隻新的右眼，醫生吩咐明年三月再去檢查左眼，如果可以動手術，就有一雙雪亮的眸子。這份禮物比什麼都珍貴，我會好好珍惜這靈魂之窗。許老師笑我未老先衰，他七十歲都沒有白內障，從來不進醫院，而我幾乎是醫院的常客，不知挨了幾刀。我笑說自己久經考驗，百毒不侵，必定長壽也。

要長壽除了素食，還要經常做運動，而散步是最不用傷腦筋的一種。一大清早到公園、森林、山野去散步，綠草可以幫助恢復眼睛視力。但千萬要記住，如果在古木參天的森林保護區中，一定要提防蚊子，我就曾經在巴比諾森林區差一點被毒蚊咬死，幸好跑得及，怕怕，下不為例！

而吟詩寫字，始終是陶冶性情的最佳消閒活動。兩星期休假在家，除了到後園與花草為伴，剩下的時間就是看書、作詩、寫字。要心情平靜，才能集中精神作詩；到後園走走，觀看鳥兒在噴水池中洗澡，你會詩情洋溢，靈感盎然。看百花競秀，綠草添青，你會仰天吟唱，心曠神怡，所有不愉快的東西都拋諸腦後。詩藥真的能醫治創傷，療養病體，能令你消除憤恨，心平氣和。

欣悉《華僑新報》為慶祝創刊七百期，將於八月八日（星期日）中午，假座華埠楓華苑舉辦作者文學交流座談會，屆時並將有詩歌朗誦、即席揮毫

等活動，相信一定別開生面，盛況空前。翻查日記，1996 年 5 月 18 日（星期六）中午，新報 21 位作者齊集楓華苑假日酒店會議廳，討論成立「魁北克華文聯誼會」；時隔八年後，華文聯誼會這個構思能否兌現，應運而生？拭目以待吧！(第 411 篇) (2004.08.06)

理　想

昨天（9 月 22 日）是滿地可市中心第二屆「無車日」，全球約一千五百個城市加入這活動。若從環保的角度來看，沒有汽車的廢氣污染，空氣新鮮，的確是最理想的居住環境。但如果從現實生活的實際情形來看，就不那麼樂觀了。首先是住在郊區的上班族，平時開車要四十五分鐘，如今擠巴士、趕地鐵，要花將近兩小時才能到市中心。其次是「禁區」內的食肆生意大受影響，由於交通不便，要約顧客見面不能選擇無車的下城，而改在禁區以外，餐館、酒吧老闆叫苦連天。

理想總是美好的，而現實卻十分殘酷無情。要發展落後地區，又怕破壞原來的寧靜，將最原始的古老文化摧毀。要將先進科技推廣到貧窮國家，又恐傳統手工業式微、絕跡。以前，讚嘆城市經濟發達，工廠煙囪林立，如今因空氣污染而被評為居住環境最差；過去，城市的象徵是高樓大廈，櫛比鱗次，如今痛罵石屎森林，嚮往鄉間綠化。人們呼籲保護雨林，提倡素食，反對捕殺鯨魚，又因袋鼠比人口還多而研究袋鼠肉中蛋白質含量，希望能全面取代牛肉，減少「鼠患」。當非洲大饑荒，餓殍遍地時，發達國家民眾因營養太豐富，令「纖體、瘦身、美白」等減肥行業門庭若市。有汽車的總愛以自行車代步，有房子的偏偏喜歡露營餵蚊子；賺越多錢的一族，吃得越少；五花八門的飲料再也沒有吸引力，最後只喝一瓶沒有味道的白水，而且價錢比汽水還貴。

女兒又再說服我讓她去參加義工，到第三世界落後國家去「為貧窮兒童服務」。我已經多次表態：「妳會失望，第二天就嚷著回來！」滿腔熱情被澆冷水，她當然不服。曾經報了名，也參加幾次學習班，準備去多米尼加，後來因海地動亂，不了了之。昨天又把一張表格給我看，是國際學生交流計劃，上面列了長長的國名，我於是用筆在上面又打交叉又畫圓圈的，首選當然是沒有戰爭、沒有危險的國家：瑞典、瑞士、挪威、冰島……，打交叉當

然包括戰火連天的以色列、阿富汗、伊拉克，我逐一國家解釋，印尼排華，菲律賓經常綁架人質，巴基斯坦用石塊將女人活活扔死，孟加拉水災連年，北愛爾蘭槍戰不斷，印度神牛隨街亂跑，猴子到處咬人......。總之，不能去的國家太多，一定要去的話，就去亞洲的日本、新加坡，或者去北京、上海、香港。

我看準她的三分鐘熱度，平時不做家務，也沒有多少愛心和耐心，不肯吃點虧，不願當傻子，怎能當義工？要到落後地區去，既怕苦怕髒，又怕蚊子、蟑螂、老鼠，更怕沒有乾淨的廁所。我於是將自己學生時代的抱負、理想娓娓道來，以過來人的經驗，希望她明白父母的一番苦心。

求學時期生逢亂世，因受大陸文革影響，海外掀起一股學毛選之風，還自發成立翻譯小組，將毛澤東多篇關於游擊戰的文章翻譯成柬文，印刷派發。不少同學進入森林「解放區」參加柬共部隊，我因母親的勸阻而猶豫不決，被「進步老師」斥責：「母親的眼淚埋沒兒子的前途！」最後我去了越南。一批留在「白區」的同學被龍奈政權的軍警逮捕，六人被處決，當時我在西貢收到柬文報紙，上面有他們臨刑前的相片，這些勇敢青年，一口咬定自己是柬人，被槍斃前還不肯講一句華語，子彈穿過胸膛時，他們高呼「柬埔寨共產黨萬歲！」一位王姓同學被殺害後，家人全部收監，1975 年柬共進城，並沒有將他追封烈士，他的家人還要逃難到泰國，目前住在加州。

金邊易手，柬共掌權，母親慘死於赤柬暴政下，我的理想破碎。在泰國那段日子，萬念俱灰，整天沉醉在煙酒中，把創業致富的機會放棄了。來到加拿大，重新振作，成功戒煙，發奮學習，大量買書，刻苦創作，又編織新的理想。開了五年成衣廠，出入有積架轎車代步，倒也風光過，還以為可以財源滾滾，但現實不是那麼回事，總算賺了經驗，賺了滿屋藏書，又回去當牛工。

結識一班文人，籌組文學團體，以為可以幹一番事業，理想畢竟與現實有差距，事與願違，只好修心養性，吟風弄月，詩酒常陪。把精力放在蒐集資料的工作上，編了幾種工具書，不亦樂乎！機緣巧合，滿城幾位雅士聚集，成立魁華詩會，實現多年理想。每週撰稿、編詩壇，成了這幾年唯一沒有改變的節奏，如果說寫作也算是享受的話，那麼最終的理想，就是出書。我手頭上已編成《無墨樓吟草一千首》，而四百餘篇隨筆也全儲存於電腦中，一有機會就隨時可以付梓。

有人默默無聞為理想而耕耘，有人轟轟烈烈為理想而奮鬥，到頭來或許什麼也得不到，但只要覺得有意義，值得回味再三，就不枉此生矣。鄭大班封咪卻沒有封嘴，因禍得福高票當選香港立法局議員，拒絕與董特首握手的長毛梁國雄從街頭走進議席，相信立法局從此不再平靜，他們都有自己的理想，至於能否一一實現，就拭目以待吧！想起王實味、瞿秋白為了理想被自己共產黨同志砍下頭顱，今日伊拉克武裝份子不斷將外國人質斬首，引爆自殺式炸彈，都是為他們的理想──「把美國佬趕出去」而一再滅絕人性，喪盡天良。近五十美元的原油價格高企不下，小布什獨霸世界的理想在伊拉克被粉碎。可憐無辜的俄羅斯別斯蘭數百學童，成了恐怖份子實現理想的犧牲品，付出了昂貴的代價。「911」事件令三千生靈罹難，劫機份子腦中的理想到底是什麼？

少年時代的理想是想當畫家、雕刻家，後來又想當考古學家、戰地記者，長大了就想當獻身殉國的革命家，跟著歲月的流逝，畫家、雕刻家當不成，考古學家沒錢當，戰地記者又怕死，革命家輪不到我當，商家賺不到錢，作家出不了書，藏書家、集郵家、語言學家、歷史學家，結果是什麼家也不是，成了空想家。年紀大了，見過世面，歷盡滄桑，人也變得成熟、老練，理想也變得現實、世故，於是會說句「先搏命搵銀」，有了錢就可以很快實現理想，沒有鈔票，理想遲早幻滅。同樣一句話，不同身份的人說，就有不同的收效，所謂「人微言輕」，出自名人的口才夠份量。要實現環遊世界的夢想，就更少不了錢。有了錢，想當慈善家就大灑銀紙，想當考古學家可以到處旅遊，想當古董鑑賞家可以蒐羅天下奇珍，甚至想當總統也可以用錢競選，理想完全買得到。只有一樣難以如願：長生不老，將時間永遠留住！這理想只是夢想，還沒有人能實現。(第 418 篇) (2004.09.24)

權　益

聽說魁北克省政府將立法，強制駕車人士冬季必須換雪輪胎。我早在幾個星期前就去過數家油站，都大排長龍；去加拿大輪胎公司，也要等三、四個鐘頭，於是打電話去拉娃購物中心的些爾斯，安排我在星期一早上。我未八點就到，已有最少廿人比我還早，八點正才開門，取了號碼，竟是廿幾號，總算輪到我，吩咐師傅順便換機油，只見他慢條斯理的搖搖頭，十二月才有換油服務，現在只換雪胎。我以為最多等半個鐘頭，誰知告知中午十二點才能取車，我的天！早知道就不必電話約會。奇怪的是，老外沒有誰發出半句怨言，還客氣地謝了又謝，我怎能那麼多牢騷？無奈。四個鐘頭如何消磨，喚的士還是搭巴士回家？外面風很冷，還是先去喝杯熱咖啡再說。

商場只有食攤開始營業，沒有多少顧客，寬敞的座位，香濃的咖啡，我繼續翻閱那本積壓了幾個月也無法讀完的《晚年周恩來》。時間似乎停止移動，我忽然感到很浪費，很想回家開電腦，後來又想，「奉旨」偷閒，也是人生一種享受。從未清閒安坐超過半個鐘頭，從未如此自由自在過，何嘗不是上天的賜予？想到此，下意識命令自己，開懷放縱一番。於是，逛文具店，跑電腦專賣店，串書店，到家居公司看裝修器材，幾乎所有店舖都進進出出，終於盼到中午十二點。

飢腸轆轆，先去取車再祭五臟廟吧！誰知那位不知哪間院校畢業的修車師傅對我搖頭，還沒有換上雪胎。原來他們折騰了大半天，無法開啟我的車後廂，我說只要按自動遙控的開門鈕幾秒鐘，車後廂蓋就會跳上來，並示範一遍，沒有失靈。師傅說現在是午餐時間，下午一點才開工，你兩點鐘再來。我真的火了，被罰靜坐半天，還要再延長刑期？二話沒說，要回車鑰匙，拜拜，再也不來些爾斯啦！一上車，才發覺放在車後座的第四個輪胎不見了，回頭責問，師傅帶我進修理車間，只見地上橫七豎八，最少幾百個各類大小車輪，哪一個是我的？追究下去，阿甲叫阿乙，阿丙怪阿丁，十分鐘過去了，就是問不出個所以然來。隨便找一個尺寸大小相同的就算了，我也不計較，反正這四個雪輪已跑了兩個冬天。不行！我們公司的規定，不能給顧客留下不良印象，這才是人說的話。我知道已驚動了上級，只見有位經理走過來，很有禮貌地先向我說聲道歉，然後直言，由於職員的疏忽，弄丟了我其中一個輪胎，又不能找到一模一樣花紋的「虎掌」嘜，現在惟有以四個205/75R/15 的「總統」嘜全新雪胎（價值 896.99 元另加稅）為我裝上，只收

取每個車輪 **11** 元的費用，這嶄新輪胎，我分文不用付。經理還連連點頭哈腰，叫我半小時後來取車。

像這樣的經歷，我還是頭一遭。但如果買回來的東西不合用，拿去退還，已司空見慣。我的傳真機幾年間已先後買了三部，才後悔沒有再購買數十元的維修保用服務，一壞就報銷。電腦打印機總共買了四部噴墨、一部鐳射，最後那部惠普噴墨，我買了延續保用，結果一年後真的壞了，拿去「未來店」，舊的款沒有貨，立刻換部新的，雖然價錢比原來的貴，也不須另外補貼。影印機買了五年維修保用，但卻沒有時間拿去例行清潔檢查，五年過去了，白白付了百多元。吸塵機也有五年保用，壞了，因沒有時間而擱置一旁，適逢放假，才抽空拿去修理，師傅告知，如果你上個星期拿來，還可以有保用，修不得就會換一部新的，可惜最後期限剛剛過，勸你最好丟掉，因為修理費和買一部新的差不多。如今，家裡的電器，被我一拆就胎死腹中，無法收尾，我自問不是吃這行飯的，心急，又粗手粗腳，小的從烤爐、麵包機、熨斗、鬚刨，到大的電視、錄影機、吸塵機、剪草機、鏟雪機，一經我的巧手光顧，準提早報銷。因沒有保用還未宣判成廢物的，尚有中央吸塵機、豆漿機、攪拌機，以及女兒今年剛買送給我的百餘元生日禮物：無線聽筒。

顧客的權益受到法律的保障，所以，不必擔心「貨一出門，恕不退還」。然而，往往以息事寧人，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心態，懶得去爭取應得的賠償。傳真機油墨很快就乾，每隔幾個鐘頭，就要隨便影印一點文字，以保持油墨之濕度，我本來可以拿去退換，只因單據不知丟到哪裡，只好天天像例行公事喚醒油墨，否則詩友來稿看不清，又要猜謎填充，或要求對方再次傳來。

女兒的車停在馬路上，被警察開了罰單，她不服，寫信去市政府，謂該地段一向可以泊車，因電影公司拍片，臨時將禁令貼上，而她泊車時，禁令尚未生效云云，結果她勝訴，分文不用繳納。我就沒有那麼幸運，罰單一張又一張如數奉還，甚至錢包被盜，去申請補領社會保險卡，還被拒於門外。我和女公務員理論一番，謂每星期的薪俸，都是這個工作證號碼繳稅，年底報稅，還不是這個賣身契號碼，為何不許補領？她說首先要我去辦理身份證，我說入了加拿大國籍已廿幾年，如今證件被偷，只要將逾期舊護照出示就行，她說沒有這麼簡單。真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講不清，我又沒有那麼多

閒暇去跑衙門，一拖就是幾年，除了駕駛執照和健康保險卡，其他的都沒有補領。政府部門工作效率之低，令人嘆為觀止，不管你數以百人在排隊，我行我素，不慌不忙，有說有笑，再看一看手錶，到鐘吃飯，把牌子一放，穿上外套，瀟灑地甩一頭金長髮，享受她的午餐。你耐心等吧，不高興？寫信去投訴。再看看警察局的報案中心，你去找阿 Sir 投訴汽車被人 Hit-and-Run，他丟給你一張表，自己填寫資料，最後在描述這一欄，一五一十詳述，遞交時他也懶得細讀，又沒有出來看你的車到底損壞到何種程度，就從電腦上抄下報案號碼，吩咐你拿這個號碼去報保險公司。你想再問多幾句，他都不想回答。像昨天上午，成千上百的拖車結集在市長辦公廳，令交通大亂，警察先生是你急他不急，勒令車輛改道，嚴禁通駛，由不得你不服？(第426 篇) (2004.11.19)

世　俗

日前收到一份通知，是關於組團參加國際年會的行程表，主辦單位負責三天食宿，機票自費；然後有旅遊節目任君挑選，價格由二千加元開始，如此遊山玩水，似乎與會議風馬牛不相及。

其實，兩年一度的會議，總是忙得團團轉，由爭取主辦權，到籌備、接待、善後，由機場接送、租酒店、訂筵席，到場地佈置、歌舞助興，又要安排參觀遊覽，真正用來開會討論問題的時間究竟有幾個鐘頭？開幕儀式的冗長演講，閉幕典禮的載歌載舞，只有一樣是會議成果：決定下一屆在哪裡召開，也就是說，下一次去哪裡旅遊。像這樣又吃又喝、又唱又跳的聯誼年會，別指望會通過什麼決議，會擬定哪些方案，反正下一任又不知輪到誰上來當主席，管他那麼多幹嗎？

永遠開不完的會議，永遠吃不完的宴席，經費來源當然要募捐，多多益善，名譽顧問這位子每年可要捐不少錢！於是還必須多設幾個頭銜，曾經見過有些社團，除了理事長、監事長，還有常務委員會主席，除了名譽主席，還有榮譽主席，不知誰才是說了算的龍頭老大？僑領眾多，山頭林立，人材濟濟，出類拔萃，怪不得人家說，唐人街如果一塊招牌掉下來，就有幾位會長、主席被砸傷。你不服氣的話，自己去成立一個社團，也過一下主席癮，逢人大派名片，不亦樂乎！

餐飲業靠這吃喝文化而蓬勃發展；歌舞文藝助興帶動了藝術團體的百花齊放；喜慶喪唁廣告令新聞媒體欣欣向榮；這就是唐人街傳統文化！百年來就這樣代代相傳，薪火不熄。你如果要在唐人街生存，就要接受這老祖宗遺留下來的世俗。有不少新移民問我，應邀出席婚宴，在嘉賓紅綢上簽了名，為什麼還要給紅包？要給多少？我說這是約定俗成，禮多人不怪，我除了登報紙祝賀，還會封利是，至於封多少，就看你跟對方的關係，一般不少於一百元，如果是夫妻出席，就要雙倍。在泰國曼谷，如果登報祝賀，赴宴時只要將報紙用綵帶點綴成禮物，在簽名簿上題名，就可以入席。如果是喪禮，登報拜輓，到殯儀館靈堂時不可「重覆」再給楮儀，否則不吉利也。

世俗眼光又被稱為「勢利眼」，這是幾千年以前就已經有的了。戰國時，趙國大將廉頗失勢之時，客盡去，待他復職，客又復來，耿直的廉頗曾要趕走這夥勢利之徒，他們卻說：「天下以勢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無勢，則去。」開門見山，不轉彎抹角，說得那麼「理直氣壯」。

老人家講故事，話說鄰鄉某某商號死了人，掌櫃叫伙計挑了紙錢、三牲祭品去拜祭，臨走前吩咐一番：先向旁人打聽，如果是老闆死了，就將祭品挑回來；如果是老闆娘死了，再加添一盤生果。原因是商號東主一死，大廈棟樑傾塌，不值得投資；若老闆娘死，老闆還在，知道誰有去拜祭，日後必有利益回報。好友生前樂於助人，一場絕症奪去寶貴生命，死後蕭條，沒有「備極生榮死哀」，同一天，另一位知名僑領之親人仙遊，一連幾大版的輓聯廣告，相比之下，信乎？

「憎人富貴嫌人窮」也是世俗眼光的一種。廣東話叫做「曬命」，炫耀自己的家財，怕人家不知道百萬房價，十幾萬車價。逢人見面就問：最近去哪裡度假？然後滔滔不絕細述第四次歐遊如何乏味，乘豪華遊輪去加勒比海也不外如此，北京和上海的五星級飯店其實一點也不貴，整天搭飛機實在好厭。你想問關於孩子週末去哪裡上補習班，她就說學費好昂貴，每星期才幾個鐘頭，一學期千多塊錢；你問她每年交地稅多少？她答你每個月給園丁打理花園費用高達八百大元。

我就曾經見過某君家中書架上擺了一整套嶄新的精裝大英百科全書，幾乎從未打開過，還來不及問他是哪一年版本，就聽見他傲慢的聲音：這是鑲嵌金邊限量版，八千多塊錢，值得收藏！我的天，百科全書不是古董，不是買來收藏的，裡面的資料要不斷補充加添更新，昨天韓國首都漢城改稱首

爾，今天教皇逝世，明天說不定馬丁總理會下台，這套珍貴到不捨得翻的「寶藏」中，南斯拉夫未解體，德國還分東西，鄧小平仍未作古，世貿中心尚在。我問他：孩子小學還沒畢業，你買給誰看？聽他輕鬆的回答：等他讀大學時就會用到，相信沒有誰能捨得買這麼貴重的書。想起廿多年前我省吃儉用，每月分期付款 40 元足足三年，買下最便宜的平裝本《不列顛百科全書》，成了到加拿大後最大的投資，八千多塊錢在當年可以買到一部小汽車，而不是書架上區區卅二本書。杜甫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萬卷書不應擺飾，必須讀「破」才值回書價。

世俗眼光不只一次問我：你寫這麼多東西，賺取多少稿費？你買這麼多書，看得完嗎？你們詩會提倡寫舊體詩，有誰看得懂？寫不講平仄的順口溜，比作詩更容易，為何不肯刊登？沒有錢的差事不要幹，教人家要收學費才對得起自己的學識。做人要自私，積年累月蒐集的資料，一上網發表就免費公諸同好，版權大家所有，歡迎各方轉載，這又是為誰辛苦為誰忙？我啞口無言！(第 447 篇) (2005.04.15)

角　度

《政體》一文發表後，就聽到有不同的聲音，對一黨專政的中朝越古，不同角度有不同的評價，是很正常的。觀點與角度，可以令相同的事物變成完全迥異，就像六萬多票當選的香港立法局議員梁國雄（綽號「長毛」），有人罵他是「搞搞震」的麻煩製造者，有人讚他是敢捋虎鬚的硬骨頭。魁北克獨立之父拉維克，在魁省人民心中是頂天立地的英雄，但在加拿大人眼中，是搞分裂的罪魁禍首。對毛澤東、金日成、胡志明、卡斯特羅之評價也一樣，以此類推，被美國視為頭號恐怖份子的賓拉登，以及淪為階下囚的薩達姆，在他們的支持者心中肯定是了不起的人物。

角度不同，觀點各異，見仁見智，就讓歷史去給予最後結論吧！董建華精疲力盡，黯然下台，曾蔭權意氣風發搬進禮賓府，對他倆的評價，應該在若干年後，經過歷史之沉澱而真相大白。他們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卑躬屈膝，還是鞠躬盡瘁，是見風轉舵，還是公正嚴明，都難逃歷史學家之董狐直筆。

就像備受爭議的同性婚姻，有人認為是侵犯人權，有人指責是道德沉淪。還有克隆人、墮胎、安樂死，也在道德天平上無法衡量出輕重。一直以來，科技發明與道德之間，幾乎從未取得協調，從炸藥到安眠藥，從核電站到核試爆，從斷頭台到電椅，從 DNA 直至今天複製動物，有哪一種不是被用來摧毀人類文明？科技太發達，人們又嚮往回歸自然，寧可步行而不駕車，寧可點蠟燭而不開燈，有房子不住，到深山野外去露宿，提倡無煙烹飪，生吃素食，有機器不用，單靠雙手，美其名曰：返璞歸真。君不見澳洲袋鼠大量繁殖成災，就是拜保護野生動物條例所賜也。文明的一群又在吶喊：寧可赤裸，不穿皮草！為了搶救地球，保護雨林，就應該徹底消滅現代化城市，回到數千年前茹毛飲血、混沌洪荒的原始時代。否則，再打多幾場伊拉克戰爭也解決不了石油危機，人們寧可不吃飯，不可不加油，原油每桶已破 60 美元大關，油荒之世界末日最終會降臨。

廿年前的今天（1985.06.23）從加拿大起飛的印度航空公司波音 747 飛機在愛爾蘭海岸外墜毀，329 人全部罹難。經過冗長之審訊，疑犯因證據不足被判罪名不成立，令人想起昔日的球星 O.J.辛浦森殺妻案和今日的歌星米高・傑克遜孌童案，他們最後都令法官屈服，宣判無罪，當庭釋放。證據不足不等於沒有犯罪，但只要走出法庭，就可以逍遙法外，自由自在。到底真相如何，天知地知，受害者知，他們自己知。法律是保障有能力聘請收費最昂貴的大律師者，打官司說穿了就是「打銀紙」，誰的鈔票多，誰就贏得法官的「公正審判」，誰能質疑法律？誰敢挑戰法律？

站在不同角度，就有不同立場，就有不同愛憎喜怒。勞資糾紛中，最常見就是罷工，日托服務上星期一連幾天採取「工業行動」，苦了孩童家長，有些被迫要告假在家照顧小孩，叫苦連天；而罷工的一方堅稱十九元之時薪太低，要求廿一元以上。水漲船高，政府只有拼命向納稅人開刀，怪不得有朋友聲稱：加拿大是地道的「共產主義」，薪水未到手先抽稅，剩下的還不完全是你的，買東西再繳稅，年底申報時，還要補稅，讓我們高呼：「加拿大萬稅！萬稅！萬萬稅！」

昨天收到新一期的時代週刊，封面是毛澤東頭像，他身穿的毛裝印著 LV（法國名牌）圖案，原來今期是專題報導：「中國的新革命」，把共產主義中國比喻成「比資本主義還要資本主義」。試看這些數字：北京有 130 萬輛私家車，自 1997 年至今增長 140%；上海有超過 300 座摩天大樓，1985 年只

有一座；深圳人口自 1990 年至今增長 620%，從 167 萬激漲至一千二百萬；甘肅蘭州的個人年平均收入是 859 元，而上海是 2010 元。從正面角度看，中國加速走向資本主義，必將帶動並加快民主選舉進程；從負面角度看，人人向錢看，貪污腐敗情形日趨嚴重，精神文明被物質掩蓋了。

曾經收到大陸寄來的一份詩詞比賽規則和表格，是蘇州一家服裝公司搞的，將其旗下服裝品牌「紅豆」變成了比賽名稱：「紅豆詩詞獎」、「紅豆新詩獎」、「紅豆徵聯獎」，頭獎當然是贈送名貴服裝，以及服裝禮券等等。像這樣的獎，拿到了也笑不出來。而徵聯比賽就更充滿商業味道，以店號名字用鶴頂格為餐館、酒店、花店、裁縫店、眼鏡店、海味店甚至雞鴨家禽批發店寫對聯，奇怪的是，竟然沒有書店。當文學沾上了銅臭，就雅不起來了，還侈談什麼風花雪月？

寫到此，才想起「異族通婚」也是角度問題。儘管口口聲聲說反對種族歧視，但心裏還是接受不了洋女婿、黑人媳婦，試想紅鬚綠眼的鬼仔鬼妹在你面前出現，叫你一聲「哈囉！爹地」、「嗨！媽咪」，就知道在海外若能選上中國人作女婿或媳婦是多麼可貴、多麼幸運、多麼難得！(第 457 篇) (2005.06.24)

矛 盾

今天是滿地可市中心第三屆「無車日」，對環保人士來說是件好事，空氣中污染減少了；但對居住在遙遠郊區、趕時間的上班族可就慘了。平時擁擠的巴士、地鐵，如今更是沙丁魚罐頭，塞得滿滿的，從拉娃區到市中心要花足足兩個鐘頭在公共交通上。駕車人士被逼繞道而行，令附近地區塞車情況加劇；而根據上兩屆的經驗，市中心的酒吧、餐館、商店，生意大受影響，營業額直線下跌，老闆叫苦連天，他們為支持「無車日」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幸好一年中只有一天。

對油價高企不下的唯一對策，就是減少駕車，要省錢的最好方法就是騎腳踏車或步行，能居住在工作地點附近就更理想。然而，時間就是金錢，汽車的發明就是為了快捷，「車水馬龍」是經濟活躍的象徵；可以想像，如果整個城市都是自行車，這一定是市道蕭條、各業低迷的表現。

上個月為了杯葛油價，一群駕車人士紛紛響應號召，在魁北克省內數十個城鎮聯合行動。他們選中一個星期日，呼籲所有駕車者到每個加油站去排長龍，每輛車只加一點油，以信用卡付款，然後上廁所消磨時間，又用洗鏡水抹車窗，打開車蓋檢查機油，測量四個輪胎的氣壓，離開後又重新排隊，重演上述步驟。結果令加油站老闆無法做生意，有的乾脆休假一天，有的掛上牌子：「此油泵不能使用」。我那天跑了幾家，都無法加油，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謝天謝地，幸好在汽油未用罄時找到一家沒有被杯葛行動波及的，收銀的金髮小妞無奈的聳聳肩：「油價上漲，是油公司的錢包滿了，我們加油站除了挨罵，也賺不了多少。」我知道她也只是打工的，向她出示中指抗議，於事無補，最後還不是乖乖加油？想起香港油價每公升兩塊美元，我們還算便宜。

自由的西方國家，要上街示威遊行，只要不影響公眾利益，是沒有誰去管你的。但是，如果像週一那天，一名男子爬上了 Jacques-Cartier 大橋拉「爸爸愛你」橫額標語，而令交通癱瘓整整十二個鐘頭，出動警察和消防隊就太糟糕，因為這位仁兄之瘋狂舉動所造成的損失以百萬元計。

這是個充滿矛盾的世界。因愛護動物而反對捕殺，令澳洲袋鼠氾濫成災。為了環保，禁止使用藥劑，草坪雜草叢生。似乎人類所有新發明，到頭來都「返樸歸真」：有汽車不用，而要踩單車；有電燈不使用，而要點蠟燭；有爐火不烹飪而要生吃，像原始人類那樣「茹毛飲血」；有舒適的房子不住，而要跑到郊野去露營，餵蚊子。電視劇中經常出現到處去找尋絕版的黑膠唱片的橋段，如今已經是數碼世界，還談什麼留聲機、電唱機？潮流「時興」復古，老祖母的衣服再次搬出來走上天橋；老爺車越老越值錢；垃圾堆中的古董，分分鐘會變成流行擺飾；再這樣下去，人們會否拋棄計算機而使用算盤計數？不用電腦打字而用毛筆書寫？不聽 CD 而聽錄音帶、唱盤？不用數碼傻瓜機而找回盒子黑白照相機？被 DVD 取代而逐漸被淘汰的 VHS 錄影帶是否會捲土重來？

昨天看到一則新聞，謂多倫多一位仁兄喜歡環保，不肯剪草，屋前屋後的蒲公英、野花、雜草蔓延，令鄰居十分氣憤，告上市政府。該仁兄說他要保護大自然，想不到卻引起大眾的不滿。

我們住的拉娃 Vimont 區，近幾個月來大興土木，在 440 號公路與 19 號公路交界的樹林被砍伐，夷為平地，變成大型購物中心，屆時 Wal-Mart 等

連鎖公司在這裡開分店。落成後的商業中心將為人力市場增加數以千計的就業機會，這就是發展。城鎮要開發，就要砍伐，然而，環保人士不斷抗議，挨家挨戶大派傳單，希望這一區的住戶聯名杯葛，如果搜集足夠的簽名，就可以告上法庭，阻止商場營業。理由是：這裡是住宅區，不宜讓大型購物中心建於附近。那乾脆搬到深山野林中，過著與世隔絕、閒雲野鶴的神仙生活，既沒有汽車污染，也沒有人氣噪音，更不需要購物。

曾經問老外工友，為何不買汽車，寧可每天由固定的計程車接送，豈不浪費？他說這是「消費」，他每年花在度假的錢加起來，可以買幾間房子，而他目前依然租個小單位，小兩口既不結婚，也沒生育，更無儲蓄，賺來的錢都報銷在看球賽、聽音樂、租酒店。他分期付款給旅行社，跑了加勒比海多個國家，又跑歐洲，近幾年則喜愛拖著旅遊車去美國各州。他笑我們一群亞洲人，只顧加班，不肯休假；只知埋頭苦幹，不願遊山玩水，把辛苦血汗錢都給了銀行，每月供房屋、汽車貸款；省吃儉用，到接近退休時，各種疾病也來了，生命提前到期，就去見上帝，何苦？

這是頗無奈的！曾聽到許多有心人的忠告：你不要再那麼辛苦工作啦！提前退休吧！到處去旅遊，身心愉快，才會長命百歲！我笑著無法作答。每當想到千萬家財的殷商，七、八十歲高齡依然沒有退休，我這打工仔算什麼？老人家經常說：「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雖然這是「宿命論」，你能挑戰命運嗎？矛盾！這就是矛盾，在矛盾中生活，在矛盾中悟出道理。(第 469 篇) (2005.09.23)

認　命

雖然人漸老，記憶漸差，但小學時讀過一課，數十年後的今天仍能背誦，可惜題目給忘了：

「老鼠想做貓，貓說：我怕狗追。老鼠想做狗，狗說：我怕棍打。老鼠想做棍，棍說：我怕火燒。老鼠想做火，火說：我怕水澆。老鼠想做水，水說：我怕牛喝。老鼠想做牛，牛說：我怕繩綁。老鼠想做繩，繩說：我怕鼠咬。老鼠說：我還是做老鼠好！」淺白而富哲理，值得回味。

到頭來被貓欺負的老鼠終於認命，高高興興地繼續當牠的老鼠。我從來就死不認命，不甘心被命運作弄，折騰了半世紀，依然兩袖清風，乏善可

陳，這才驚覺青春不再，歲月催人，是你的終究屬於你，不是你的，勉強不來。佛學以「認命」為核心，講因果報應，雖然迷信，但卻是最有效的撫慰良藥。佛家語錄：「你隨時要認命，因為你是人。」不肯認命，就必須挑戰命運！結果當然焦頭爛額，美其名曰：經得起嚴峻考驗，理直氣壯地自我安慰一番：命運掌握在我手中！

然而，星雲大師對認命卻不以為然，他的四句真言：「求人不如求己，動口不如動手，妒他不如學他，認命不如改命。」沒有辦法改變命運的人，只好認命，能把握時機，扭轉劣勢，改寫歷史的人，他不會認命，他會在逆境中殺出一條血路，闖出新天地。對於敢於戰勝命運的人，算命先生會怎樣分析？他命中註定是天子，是領袖，是人中豪傑，他可以，但你不行，乖乖認命吧！

少年玩命，中年知命，老年認命。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出現奇蹟、扭轉乾坤，這些都是神話，除了天時、地利、人和，更少不了「命運」！末期病患有兩個選擇，不肯接受死神審判，一定要與病魔作戰到生命最後一刻，與頑疾同歸於盡；或是喪志認命，將肉身交給醫生，任由宰割。有一點相同：不管你甘不甘心，長壽九十歲或短命十九歲，異途同歸，最後還是在人生終站相逢。

一場大地震令巴基斯坦變成人間地獄，在短短一分鐘奪去四萬生靈，除了慨嘆命運作弄之外，還能說什麼？同樣在努力學習，偏偏只有聶海勝和費俊龍兩人能被挑選隨「神舟六號」上太空，上次「神舟五號」上不了天的翟志剛，今次又沒有飛上去。上了「神六」，聶海勝就成了「飛天英雄」，他曾就讀的襄莊小學命名為「海勝小學」，聶母張金秀獲頒「英雄母親」稱號，湖北棗陽市號召全市人民向飛天英雄聶海勝學習。默默做科研工作的一群幕後英雄呢？是他們的辛勤努力才能將兩名宇航員送上太空，又有誰向他們學習，授他們「英雄」稱號？不「認命」行嗎！

「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成王敗寇，自古已然，陳勝、吳廣揭竿起義，無法一統天下；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成了宋太祖；臭頭和尚朱元璋草莽出身，竟然成了明太祖；論才幹學識，趙、朱豈能稱天子？如果他們「認命」，不玩弄權術，就無法登上九五之尊；也因為他們之「皇帝命」，才能脫穎而出，開拓帝業。國父孫中山無法大權在握，而毛澤東卻能

穩坐龍椅，除了打天下後會不會治天下，還關係到是否有「天子命」。袁世凱不能稱帝，原因也一樣也。

所以，宰相命的周恩來也只能位居總理，沒有領袖命的王洪文只爬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就被拉下來，最後死於獄中。靠白手起家的億萬富豪，推算其八字、紫微斗數，一定是非富則貴的命格。乍聽起來都是迷信的宿命論，但時間會印證，信不信由你，有的人遇險獲救，逢凶化吉，一生好運，往往絕處逢生，否極泰來，有些人命蹇事乖，凡事受阻，好事多磨，不管如何勤勞努力，發奮圖強，到頭來一事無成，碌碌終生。本欄寫過《命運》、《生死》等篇，都探討這個謎底。

算命就是叫你不要認命！知命而抗命，要付出昂貴的代價。既要知命，又不能認命，於是就不斷挑戰命運，以達到改變命運的目的。若能「有瓦遮頭」試問有誰願意露宿街頭？能三餐溫飽又有誰願意沿途行乞？在沒有人權的國度，除了認命，就只有逃亡，成了政治難民。要改變一窮二白的命運，就要含辛茹苦工作，把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讓他們的命運掌握在他們自己手中。我的一位朋友就努力向命運挑戰，他確實做到了，賺了很多錢，買了豪宅，成了命運改寫者，可惜的是，一場癌症奪走他的生命，臨終時我去醫院探望，他流著淚水說：我不甘心，我絕不認命！

認命是認別人有那麼好的命，不認命是不認我們與生俱來坎坷崎嶇的命。生命一天還沒有結束，就還有改變命運的一天。如果說認命是消極的，不認命才是積極，也不一定；知足常樂，不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而是隨遇而安，樂天知命，安於天命，「既來之，則安之」，心情開朗。不自量力，屢臨險境，「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時刻與命運作對，猶如踩鋼線，不成功就成仁，即使隨心所欲，也已精疲力盡，元氣大傷矣。想到生老病死，連神仙都幫不了忙，你就會珍惜活著的一分一秒，回首一生，捫心自問，無愧於天地，無愧於良知，管他認不認命！(第 472 篇) (2005.10.14)

錢 財

上星期三（10 月 26 日）的 6/49 六合彩獎金高達 5400 萬加元，創下加拿大彩票史最高獎金紀錄，幸運兒是西部亞伯達省 Viking Holdings 鑽油公司一群員工，共 17 人分享鉅款，每人平均獲得獎金 319 萬元，又一批新的百萬新貴誕生。為了爭奪這多寶，全加拿大投注額空前踴躍，僅魁北克省就賣出 6/49 超過一千萬張，我們工廠的工友更瘋狂地「孤注一擲」，每人由十元至數百元不等，我也被多次應邀加入各種集體投注中，和大夥一起編織「發財夢」。明知中六合彩的機會是幾千萬分之一，比二百萬分之一的空難墜機還要微乎其微，也要嚐試一番，試問有誰會「嫌錢腥」！

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難肥，6/49 由一元漲到兩元，買的人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多，以區區兩塊錢去買個千萬富豪的夢幻，這交易實在值得！甘心排長龍、掏腰包用現金去換來一個個渺茫的泡影，好過將血汗錢拿去繳稅，讓高官政客用納稅人的錢去釀製一個又一個政治獻金醜聞。

這是個有錢能使鬼推磨的世界。儘管金錢不是萬能，沒錢卻萬萬不能。不管你有多清高脫俗，自命不凡，口袋空空就再也瀟灑不起來。所謂「人到無求品自高」的境界，只是寒酸文人自我安慰罷了。那些天天大魚大肉、鮑參翅肚的有錢佬，有的是錢，就高喊「澹泊無求」、「不為五斗米折腰」，如果他們是杜甫詩中「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後者，連吃飯都成問題，還談什麼「無求」？李白要是餓著肚皮，別說喝酒，更別說「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

常言道：「人貧志短，馬瘦毛長」，無錢則無勢，有錢講話就大聲，「沒問題，一切包在我身上！」多豪爽，多瀟灑，沒錢就豪爽不起來，瀟灑不起來。有朋友組團去柬埔寨故鄉訪問，相邀成行，謂到時捐贈萬元給母校作為經費，問你出多少？要是有錢，一萬八千，小菜一碟，若是沒錢，拿出一、兩百，唉，多小氣。有詩友提議組織「詩詞之旅」旅行團到中國大陸十五天遊，「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一路遊山玩水，一路吟詩作賦，人生樂事也！正所謂「寫意人生盡是詩」，先決條件是要有孔方兄，才能這裡飛、那裡飛，如果像龔自珍詩「著書都為稻粱謀」那樣，每天仍為三餐衣食奔波勞碌，還能有什麼「詩情畫意」？「文窮而後工」，是多悲哀的事。

陶淵明辭去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澤縣令，棄官歸隱，「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其實他一點也不窮。王維官至尚書右丞，40 歲就亦官亦隱，用鉅款買下了輞川別業，生活悠哉閑哉，才寫出大量山水田園詩篇。陸游出生高官世家，父親陸宰是朝廷官員，金人入侵，他們全家從開封逃難回越州時，連奴僕婢妾共百口。遍查《全唐詩》，2300 多作者中，沒有哪一位貧困詩人能名留詩卷，那些名不經傳的「佚名」，相信就是沒有功名官職、沒有錢財的落魄文人之「代號」也。

只要你有大把銀紙，又善於運用，你就會有地位、權勢、名氣，你身邊就有一批甘心為你鞠躬盡瘁的擦鞋仔，隨時挺身而出，效勞賣命。只要你出手闊綽，肯大撒鈔票，就會有搖筆桿的文人為你歌功頌德，樹碑立傳。只要你家財萬貫，就會有孝子賢孫繞膝，更會有數不清的人喚你契爺、乾爹。因此，想搏出位不如先搏命賺大錢，有了錢，莫做孤寒守財奴，要懂得利用，捨得揮霍，慷慨好施，才能換來知名度，換來高貴的光環。世上哪裏會有死心踼地為一毛不拔的鐵公雞賣命的傻子呢？最緊要有錢，五花八門的名銜，千奇百怪的桂冠，戴得連頭都抬不起來，主席的位子到處都有得你坐。有了錢，人人向你埋堆，個個為你爭氣，交遊就廣闊，朋友遍天下。人微則言輕，有了錢就有份量，「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你說一句話就成了指示，立刻見效。你只要打一個噴嚏，人壽保險公司的專科醫生就心驚膽戰，買了幾百萬重保險金額，「想死都幾難！」

女兒的大學同學中，銀行戶口十萬以上的大不乏人，他們都是不富則貴的，父母每月按時匯款過來，不用半工半讀或勤工儉學，開名貴跑車，揮金如土，一擲千元而面不改容。認識一位朋友，買下百萬豪宅，來加拿大多年，卻從未打過一天工，也不見得就「坐食山崩」，寫個服字！

有錢還必須青史留名。陳嘉庚捐款建校，以黃金時價，相當於今日的一億美元；李嘉誠興辦「汕頭大學」，前後捐出了 20 億港幣，數月前又捐 10 億港元給香港大學醫學院，卻因獲命名而遭非議。全球約有七百位家財超過 10 億美元的富豪，身家 465 億美元的世界首富蓋茨 Bill Gates 認為：「當你有了一億美元的時候，你就會明白錢只不過是一種符號而已。」富不但可敵國，還可疏財買命，被叛死刑的億萬富翁袁寶璟，用 500 億人民幣「刀下留人」。我們加拿大的馬丁總理是全世界最有錢的政治領袖，排名第三是美國總統小布什，而名列第二的，竟然是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別看他那副寒酸

模樣，還以為是餓著肚皮鬧革命，卻原來身家二億，真是「人不可貌相」。(第 475 篇) (2005.11.04)

時　運

七年前，緬省溫尼辟一名男子傑拉德中了彩票頭獎一千萬美元，成了千萬富翁；今年 10 月 2 日，一貧如洗的他在父母家中的車房上吊自殺。想當年這位仁兄一夜之間橫財從天而降，他揮金如土，給自己和朋友們各買豪華跑車，又買一座房子專門用於狂歡派對，甚至曾經在一天之內給朋友們送出八臺價值昂貴的大電視機。眼看錢一天一天花掉，傑拉德也嚐試投資做生意，他經營伐木公司，又因木材賣不出去而關門大吉，輸掉一大筆。他以時速 180 公里飆車而被警察逮捕，關了三個月；老婆去世，他因試圖非禮一名 19 歲清潔女工又被叛罪，再度入獄三個月；兩次官司報銷大筆律師費。最後，傑拉德被「打回原形」，成了窮光蛋，在一家農場幹苦工，養活女友和六名孩子。昔日的朋友個個離他而去，誰也沒有伸出援手，終於，傑拉德用一條繩子結束如夢人生。

時運不濟，往往還是人為的成份居多。然而也有例外，如果老天爺不放過你，總是與你過不去，你也拿祂沒辦法。這幾年跑醫院不知多少次，左右眼的白內障都切除了，滿以為可以高枕無憂，誰知又輪到耳朵。左耳後面無端端生了塊乳凸，好幾年都相安無事，月前突然破開，流出黑色膿汁，發出惡臭，找劉醫生取了一星期抗生素，也不見好轉，似乎有惡化跡象；最後排期到猶太醫院，給密馬克醫師切除，麻醉藥一過，痛得腦袋欲裂，左臉像被火灼燙，紅腫一片，奈何！

油價每公升漲到一塊二，女兒就勸我開她的小 Echo，而將大 Buick 留在家。從拉娃住宅到工廠來回 60 公里，大車消耗汽油像喝水，所以也乖乖就範。平時工廠的停車場可容納五百輛車，這幾個月製造業蕭條停滯，倉庫存貨已無法堆積，老闆租用兩、三百個大貨櫃，將數萬個熱水桶存放於貨櫃中，泊滿了停車場，工友的車只好停在馬路邊。昨天，我照例將小 Echo 泊在 Notre Dame 大道旁，放心進廠開工。七點許，工友跑來找我，上氣不接下氣的叫嚷：「你的新 Echo 被撞毀！」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連奔帶跑直衝出馬路，只見一輛紅色 Mazda 將我的小藍車撞上了人行道，殃及前面工友的 Van，還有前面另兩輛車也移了位。我看愣了，紅車的前蓋被彈開，機油流遍地，機器直冒煙。車頭凹陷進駕駛座。而我那剛出廠 158 天的藍精靈可慘了，左邊自後輪開始一大塊凹陷，車燈全碎，避震桿脫落，車牌扭曲，車身也撞歪了。工友打電話去消防局喚來救火車，我打 911 報警，又打回家叫女兒這車主立刻趕來瞻仰夭折的小寶貝遺容。一位工友告訴我，他親眼看到肇事司機偷偷將兩個酒瓶藏在路旁樹叢，後來又交給他朋友拿去丟掉，懷疑是喝醉酒才闖禍的。

消防隊抵步，將滅火沙覆蓋機油，切斷紅車電池電源；警察先生姍姍來遲，女兒也準時趕到。一連串冗長的問話，填寫表格，因時間隔了太久，警察沒有為闖禍小伙子做酒精測試。但他將面臨多項控罪，包括車牌不屬於該車的，保險資料也不符，危險駕駛，嚴重超速，警察說我的車因使用手拉煞車系統，前面的 Van 才輕微受創，從損害程度看來，估計紅車時速在 120 公里以上。



警察給了報案號碼，車子被拖去 Toyota 車廠，我回到工廠，吃晚飯時已經快九點了，繼續開工，心情一直好差，總覺得很內疚。凌晨三點，女兒和老伴開我的 Buick 來接我放工，她好言安慰我不必擔心，似乎很看得開。今早九點便醒來，外面下了入冬第一場雪，增添多一份慘淡氣氛。中午，女兒從銀行來電話，謂已經報了保險，今天下午放工後去租車公司取車，費用一

切都由對方保險支付，分文不必繳納；保險公司將派人去車廠驗車估價，如果不可修理，會賠一輛新車。

這已經是賠過新的了，今年 5 月 19 日，女兒開她的兩門 Echo 與迎面而來的 BMW 相撞，兩個氣袋都彈出來，車毀人沒傷。保險公司於 6 月 9 日賠了一輛新車給她，另加幾千塊錢，換了四門的 RS 型。我們開過這小巧玲瓏的迷妳車跑了 Gaspe 半島一大圈共兩千多公里，又跑加東一千多公里，女兒還去過多倫多和附近幾個渡假勝地，想不到就這樣傷重入院。可見禍從天降，想避也避不了，你小心開車，奉公守法，誰知停泊馬路旁也會無端端惹禍上身。我的 Buick 在大雪天泊於街邊就曾經被撞了兩次，都是 Hit and run，又被頑童用硬物刮花車身，鑰匙孔被撬壞，總之多災多難也。

蘇東坡認為：「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歐陽修云：「不如意十常八九。」凡事都難有十全十美，風調雨順的祈願，並沒有遏止天災，年年歲暮感言，總是牛去虎來讚美猛山君，送羊迎猴歡呼孫大聖；雞年即盡，狗歲將臨，美好的祝願都加到狗兒身上，可以預料，一到了 2007 豬年又會慶幸一番，然後回憶雞飛狗跳、雞犬不寧的過去兩年。周而復始，十二生肖又轉了一輪，年年都一樣有颶風、地震、海嘯、洪水，年年都有饑荒、空難、戰禍、病患，現在又多了禽流感。不管怎樣，當明天一早，太陽又會升起，新的一天又將面臨，這就是人生！(第 477 篇) (2005.11.18)

苦　樂

苦和樂，是相對的，觀點與角度相差，感覺和認識各異，對苦樂的看法迥然不同。烈士視死如歸，慷慨就義，在外人看來是苦不堪言，而在英雄心中則是捨身取義，殺身成仁，是名留青史，死得其所。寒士安貧，不為五斗米折腰，寧可簞食瓢飲，隱居陋巷，與世無爭，自得其樂也。

腰纏萬貫，富甲一方，終日為謀權爭位而操心，為死後遺產瓜分而費煞周章；九五之尊，位極天子，為求青春常駐而遍訪名醫，為歲月催人老而對鏡沉吟，茶飯不思。他們到底是苦是樂？

無國界醫生赴窮鄉僻野為病患診療，到災區成立臨時救援中心，搶救死亡線上的災民，他們在惡劣環境中日以繼夜工作，樂在其中，是什麼原動力令這些人道主義者苦中作樂，任勞任怨？

緬甸反對派領袖、人權鬥士、1992 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昂山素姬，與丈夫均擁有牛津大學學歷，可以在英國度過安逸的生活，偏偏回到緬甸，參加反對軍事獨裁者奈溫政權的抗爭；1990 年的議會選舉中，她所屬的「全國爭取民主聯盟」贏得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席位，但選舉結果卻被軍政府否決，這位民族英雄昂山將軍的女兒遭到軟禁，至今已十五年。軍事當局提出，如果她肯離開緬甸即可獲得自由，但她聲稱除非國家恢復文職政府和政治犯獲得釋放，否則拒絕去國。

波蘭的瓦文薩，捷克的哈韋爾，南非的孟德拉，韓國的金泳三、金大中，都因政治鬥爭坐牢，最後成為總統；菲律賓的阿基諾在返回國門時被暗殺，他的遺孀做了六年總統。昂山素姬呢？

上述這些成功的政壇寵兒，能坐完牢籠再坐總統寶座的，畢竟是鳳毛麟角，絕大多數都是捐獻生命，拋顱喋血，或銷聲匿跡，老死獄中。他們是悲劇人物，他們的苦和樂是用鮮血換來的。

美麗的戴安娜王妃嫁入英國王室，羨煞天下少女，個個都想做「灰姑娘」的美夢，可惜事與願違，戴妃的深宮生活並不美滿，終於以離婚收場，最後，一場車禍奪去了她 37 歲的短暫青春。

查爾斯王儲娶了美若天仙的妻子，但他不覺得快樂，寧可與半老徐娘的卡蜜拉私下交往，戴妃走後，他不顧世人的反對，毅然續弦，娶了卡蜜拉，英女皇也只好承認事實，是苦乎？樂乎？

無獨有偶，香港出生的文雅麗，於十年前下嫁丹麥王子約阿希姆，成了歐洲王室第一位亞裔王妃，十年的「灰姑娘」夢終於醒了，兩人於今年 3 月 23 日正式向王室法院提交了離婚申請。和戴安娜一樣，也育有兩名小王子。文雅麗出生於香港，父親是中英混血兒，母親擁有奧地利和波蘭血統，她通曉粵語、英語、法語及德語，如果不在晚宴上遇見約阿希姆王子，不應邀一同遊歐，不因王子再度來港、單腿立跪仰首求婚而心動，不嫁入王室，相信她的傳奇童話故事重新編寫。

另一位是巴勒斯坦領袖阿拉法特的遺孀蘇哈，1991 年 10 月，兩人在突尼斯秘密結婚時，阿拉法特已 62 歲，蘇哈才 28 歲，年齡相差 34 歲。為了照顧患白血球過多症的女兒為由，蘇哈從 2000 年起一直住在巴黎，並已成為法國公民。據傳聞，蘇哈曾客居巴黎五星級酒店一年餘，包下整層樓，每晚

租金 8700 英鎊，又在香榭麗舍大道附近住宅區買下價值數百萬英鎊的公寓。英國《泰晤士報》於 2004 年 8 月曾譴責道：當成千上萬巴勒斯坦人在暴力衝突中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時，阿拉法特每個月還要給妻子蘇哈和女兒 8 萬英鎊的生活費。蘇哈反駁，丈夫每月匯款 10 萬美元有何不妥？

老夫少妻，只要有幸福，何樂而不為？蘇哈繼承了多少遺產，不得而知，她在《我嫁給阿拉法特》一書中寫道：「成為阿拉法特這樣的人的妻子，不可能要求他把政治放在一邊不談，這是不可設想的，他的血管裡流的全是政治，對於他來說，政治即祖國，即土地。我在阿拉法特身邊盡量發揮夫人的作用，然而，談何容易，我改變不了他的生活，他繼續過著長久以來過慣了的那種生活。」讀完這本自傳，我對蘇哈的印象改觀，她是銀行家的女兒，她並不是為了錢才嫁的。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在與他相依為命 54 年的妻子、國民黨將領杜聿明的千金杜致禮病逝一年後，娶了比他小 54 年的潮州新娘翁帆。這段破天荒的祖孫戀、忘年之戀，引起了廣泛爭議，反正是他們兩人的事，「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兩廂情願，是苦是樂，冷暖自知也。

凌晨三點放工，外面氣溫零下十七度，若加上風速效應是零下廿五度，回到家，躲進書房，打開電腦，將身上大張、小張的紙掏出來，上面密密麻麻，都是在工廠構思時寫的，潦草得要慢慢辨識，列出提綱，開始敲鍵盤，偶爾翻查典籍，完成這篇東西，天也大亮了。是苦乎？樂乎？

為了趕在聖誕前將《滿城賡詠集》（312 期合訂本）清樣交給印刷廠，這幾個週末哪裡都不敢去，天天在電腦前埋頭排版，縮小字體，更換尺寸，加插頁碼，編列目錄，尚欠詩友簡歷、照片，又收到多倫多許之遠老師寄來的序文（聽說將在《星島日報》專欄發表），出書之喜，樂也！(第 481 篇) (2005.12.16)

凡　人

日前好友的孫子彌月之喜，他特地送來紅雞蛋、燒肉，我祝賀他這麼年輕就榮晉爺爺輩份，成了祖父級人物。入鄉隨俗，還記得廿幾年前首次當上父親，也曾學人家大派雪茄給老外同事。

來加拿大近卅年，依然保持舊習俗，除夕給孩子壓歲錢，大年初一「封利是」派紅包，赴喜宴送賀禮，商店開張吩咐花店送花藍，靈堂拜祭獻花圈呈楮儀，紅白事不可怠慢，人情世故也。

認識一位朋友，他說從來不喜歡這一套，覺得「虛偽」。新年見面，他不會對你說恭喜，更別說給晚輩一個紅包；朋友嫁娶，他一律不出席婚宴，當然也就不需送禮；你病重入院留醫，他不會去醫院探望；他孫子誕生，做爺爺的也不會給小生命取個名字或送點吉利的紀念品。反正這一切都是世俗，不值得跟隨。我對他的「自命清高」不以為然，我只是個平平凡凡的「凡人」。

是凡人就免不了做凡人愛做的事，說凡人愛說的話。我告訴那位朋友，我也愛看娛樂八卦新聞，也喜歡流行歌曲，電視連續劇我幾乎每集都沒有錯過，不管是「低級趣味」、「水平很差」的街市小品，還是俗不可耐、情情愛愛的肥皂劇、七日鮮，我都會涉獵；只要有時間，我還會去狂追韓劇、日劇，並對娛樂圈每位中、港、台、韓、日、歐美演員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感興趣。至於花時間去計較劇中故事是否與歷史真相有出人，而認為不值一看或不屑去看，那又何必呢？

畢竟是凡夫俗子，而非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喜怒哀樂，七情上面，想發牢騷就聲色俱厲，欲抱不平則挺身而出。何況是草根階層出生，「溫良恭謙讓」那一套當然恕難奉陪，「有碗說碗、有碟說碟」，要我裝斯文，而把話憋在肚子裡，吞吞吐吐，或繞道兜圈、拐彎抹角，辦不到！

星期六出唐人街取報紙，整個華埠遍處找不到一份《華僑新報》，難道印刷廠發生故障而延遲出紙？乾脆到報社大本營，總會有一兩份吧！結果出乎意料，答案是：對不起，連一份也沒有！怎麼搞的？今天才星期六，很多讀者週末才到唐人街飲茶買雜貨，想找份本地報紙竟然「派完了」。我寧可像過去那樣，每週出來買五份，花幾毛錢就能「肯定」可以買得到。我到處打電話，看看能否找朋友幫我留一份，即使買也無所謂，誰知他們說已經好

已幾個星期看不到《華僑新報》，我這作者都讀不到報紙，讀者就更難說了。發行量大應該充足供應，至少週日還有報紙。

有幾位讀者寫信給我，謂喜歡讀現實生活中的東西，最怕看到談詩論詞的文章，也不愛看時事評論。有些還提及人生百態、俗世風情、往事回味、點滴隨思，希望多寫這樣的小品，特別是有收藏價值的資料性短文，如生肖系列，這些帶有迷信意識的東西都是凡人所喜歡的。還有算命、風水、鬼神、靈界、緣份、命運、詭異、忌諱等離奇雜錄，雖然難登大雅，但卻可增廣見聞。

寫到這裡，長途電話響，傳來一則噩耗，林盛羽兄因肝癌病逝亞省愛民頓，享年不滿六十，他是詩會中第一位謝世的詩友，我深深後悔贈他的詩集未能及時寄出，只好在夢中與他相聚矣。

我寫過的悼詞、輓聯、祭文很多，但很怕寫這些體裁。凡人最怕生離死別，這幾年好友、師長、親人相繼病逝，每次電話中要求寫弔文，我就悲從中來，一次又一次打擊，都留在詩詞聯賦裡。如今真的麻木了，眼淚也乾了，寫不出悲情來，一個字也寫不出來了。父親病逝時，我未滿週歲，當然不知什麼叫切膚之痛，母親之喪，我是事隔半年後才知道的，也一樣沒有機會奔喪。最親的雙親之逝，我沒有表示，反而為非親非故者代撰數以百幅輓聯，這或許也算是另一種悲哀。

遵命的東西就談不上有什麼文學價值。應酬文章、賀喜詩詞、悼念聯句，來來去去千篇一律，沒有多少真情流露。漸漸的，步韻唱酬也不再那麼起勁了，凡人真的好煩，做什麼都變得沒意思。寫文章也一樣，當你寫到「觸及靈魂深處」時，又因為其他因素而被迫重新改寫，不能暢所欲言，多沒癮！你寫一千首詩時，要找新的句子才能避免老調重彈，你寫十年、五百篇、一百萬字，就更要小心翼翼，隨時會忘記這句話已經說過，這個題目已經用過，因為凡人的確很繁瑣！

凡人總會落俗套，會發脾氣，會囉嗦嘮叨，會唉聲嘆氣，也許，聖賢就例外吧！凡事都有個階段性，到了一定時候，楓葉會紅，花落草謝；到了某個階段，人會衰老，燈殘油盡。凡人不能成為超人，凡人不能只當詩人、文人，還應該嘗試當狂人、閑人。不平則鳴和明哲保身都是凡人可以選擇的，劣者選擇前者，會得罪人，也會招來禍患；智者選擇後者，與世無爭，左右逢源。

以前讀到好文章，會剪下傳給朋友，公諸同好，如今連這一點衝動也沒有了。過去對自己文章敝帚自珍，剪貼成一大本，文章一多，就懶得理，已經好幾年沒有剪存，有些因拿不到報紙，也就不了了之，失散了。凡人就是凡人，凡事看開些，就能平平凡凡過日子，開開心心活下去！(第 494 篇)(2006.03.17)

享 福

福祿壽中，以福排在先，是有道理的。能享福才最重要，高官厚祿次之，長壽居末。享福不一定大富大貴，享兒孫福，享天倫福，即使清茶淡飯，知足常樂，無拘無束，悠哉閑哉，這福份不是人人能享有。君不見家財萬貫的鉅富，身邊兒女各散西東；名成利就的顯赫賢達，年逾古稀而無孫繞膝；或長壽而多病，經年在醫院度過，有大把鈔票而沒有口福，除了吃藥，其他美食不能享用；或兒孫爭家產而鬧得雞犬不寧，或晚年惹上官司，身敗名裂；或孤獨終老，身後蕭條。

能享兒孫福又健康長壽，這世間美談真令人羡慕，下面試舉幾個活生生例子，與諸君分享。

昨天接到法國薛世祺（理茂）老師 3 月 16 日來信，謂收到詩會贈送的《滿城賡詠集》312 期合訂本。他在信中寫道：「偌大工程由你獨力完成，殊深敬佩。編輯詩集工作繁忙，字數多，詞彙繁，每錯一字面目全非，我出版四集拙作，深知其苦，出書難，難在難符心願。你的毅力，成功編成三百多頁巨冊，可敬！」「我有意寄拙集贈貴詩社好友，惟未悉其地址，可由學棣轉贈。」並附來他為兩位孫兒各得曾孫而寫的兩首七律，「百齡宜我情尤雅，四代同堂德播芳」，「且賀書香傳有後，更懷故國溯同根」。薛老今年已九七高齡，寫信洋洋千字，筆跡雄渾剛勁，行雲流水，手不顫抖，思維清晰，下筆成章；夫人王琳也已九十一歲。聽巴黎同學告知，兩位老壽星健碩，耳不聾，腰不彎，走路不需拐杖，每天到街市買菜，上下樓梯，竟然不喘氣，真是人瑞也！

薛老先後出版《八十長青集》、《花都塔影》、《山水情唱和集》、《跨世紀前塵錄》。每次出書我都有幸獲贈。今年 1 月 27 日，適逢薛老九七榮壽，我填了一闋小詞《千秋歲》誌賀：

期頤百歲，吟海逢人瑞。宜唱詠，堪回味。春風桃李滿，壽酒蘭亭醉。心不老，《花都塔影》長傳世。

學府師生誼，遊子鄉愁繫。揚國粹，盟詩會。壇前瑤韻雅，筆下詞鋒銳。千里隔，但憑一闋真情寄。

那天許之遠老師在我家飲酒聊天時，電話鈴聲響，是曾習之老師從北京打來。他和廖如真老師夫婦自去年五月去中國旅遊，逗留到十月才離開，途經美國出席世界越柬寮華人團體聯合會，返回亞省愛民頓不到一個月，又風塵僕僕，遠赴柬埔寨金邊參加十二月初端華同學會活動，然後到越南、香港，又去澳洲，今年正月初一想打電話拜年，德國同學告訴我，曾老師夫婦刻在紐西蘭；三月初飛往北京女兒家小住，五月份才返回加拿大。我那本《滿城賡詠集》必須寄往北京。

除了非洲，差不多走遍澳亞美歐，像曾老師那樣這裡飛、那裡飛的晚年，除了有豐厚的錢財，更重要的還必須有健康的身體；七七高齡，每天堅持練氣功，一頭密密黑髮，精神奕奕。五個女兒非常孝順，集資為父親出書，一本厚厚的《紅楓片片情》就是老師晚年享清福的最佳寫照。

為慶祝《紅楓片片情》出版，筵開四十席，我曾撰賀聯懸掛於愛民頓龍廷大酒樓舞台兩柱：

紅楓片片、彤林盡染，天涯騷客詩書傳世垂加國；

青史悠悠、巨著盈馨，海外鴻儒筆墨留芳郁愛城。

老伴護照過期，申請新護照又要重新找醫生簽名，伍兆職詩翁知道後，答應幫我搞掂，原來他家裡女兒、女婿、兒子、媳婦全都是專業人士，任何一位都可以簽保。擁有兩家餐館的伍老，五十八歲就退休，七女一男，兒孫成群；觀看其七十大壽錄影帶，洋女婿跪下拜壽敬茶，場面令人既感動又羡慕。說到享清福，伍老堪稱是詩友中之佼佼者，讀他的「麻將樂」、「天倫樂」、「兒孫樂」、「開心十詠」等詩篇，分享其晚年福氣，若能有他這樣的幸福大家庭，夫復何求？

伍老熱心公益，榮任伍胥山公所主席、台山寧陽會館副主席，我曾填《滿庭芳》向他賀壽：

三祝歡歌，九如添壽，古稀華誕欣臨。宴酬親友，桃酌聚知音。尤喜榮稱杖國，盈懷是、寬闊胸襟。天倫樂，齊眉白首，風雪見情深。

真金！猶竹節，高標傲骨，純潔紅心。讚僑社留名，眾仰人欽。老驥常思伏櫪，騷壇上、賡詠行吟。詩緣結，頻傳頌唱，霜鬢步儒林。

愛民頓有一位何景星老先生，以 93 高齡於 2002 年病逝，他可算是福星高照的幸運者。生於海南島，19 歲隻身到香港闖天下；25 歲返鄉成家，翌年移居北越，經營洋雜、飯店；越南南北分割，南撤西堤，繼續經營洋貨。將七名子女全部送出國外留學，長子是物理學博士、物理核子專家，二子是化學博士，三子是建築師，四子是物理學博士，二女是水利工程系教授，三女是橋樑碼頭設計工程師，他們的配偶也全都是博士、教授和專業人士，而且十分孝順。何老仙逝時，我曾代撰輓聯一幅：

求學瓊鄉、謀職香江、發跡越南、終老加邦，九秩期頤登壽域

經營洋貨、投資飯店、栽培博士、扶興僑社，一生功德在人間

然而，也有幾位我認識的長者，晚景淒涼。一位享年九十的老人，生了五個兒子，也一樣將積蓄送孩子出洋留學，但洋博士不認土阿爹，老人家臨終時還念念不忘散居在外國的兒子，誰相信他們真的沒有回來奔喪。在泰國曾經認識一位老人，生了六名兒女，各人都事業有成，買豪宅，開雜貨店、餐館、塑膠廠，老人家和多病的老伴被送進老人院，後來老伴先走了，他自己得了老人癡呆症，孩子去看他，也認不出是誰，「久病床前無孝子」，最後默默無聞，在人間消失。我來加拿大前曾去探望他，只聽見護士在破口大罵：又拉屎又撒尿，活得不耐煩就快點死去吧！(第 495 篇) (2006.03.24)

小 別

老伴和大女兒三個星期的香港之旅從週日開始。機票早在一月底就買好，仍然是忙忙碌碌，直到最後幾天才有時間收拾行李。週六還抽空半天去鄉村品嚐楓樹糖，晚上才驚覺還有許多東西尚未搞妥。我用電腦將香港親友的地址、電話號碼打成一覽表，縮小列印數張備用；又將母女倆的護照資料掃瞄儲存，以防遺失時可參考；將港幣、美鈔安全存放；似乎還有什麼遺漏？別忘記帶藥，別忘記我那張購書目錄，別忘記幫我找中文地球儀，還有最新版本《中國大百科全書》。

小女兒可忙透了，她雖然沒一塊去，卻要取代媽媽的職責，肩負「煮」婦神聖使命。只見她細心取經，一字一句抄下十幾樣食譜，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兩饌一湯，週末、週日到外面吃，也被悉心安排，不得吃巨無霸漢堡包加炸薯條，不得喝汽水，不得這不得那的，儼然像個營養專家。我這從來不入廚的「廚外漢」終於也要接受命令，將擺在桌上的菜加熱，才發覺原來我是那麼愚蠢，連如何使用微波爐這樣最基本的常識也不懂，更別說洗碗機、洗衣機、烘乾機之類了。

大女兒樂透了，她雖然去了四次香港，可每次都是以孩子的身份隨行，這一次真正自己買機票、換外幣，感覺似乎不一樣。她在忙啥？上網查看香港天氣，哇！零上廿度，要帶夏天衣服，要帶涼鞋。要嚐試香港風味的大排檔，要拍下街景，每天上網將拍到的照片全部寄回加拿大給我們分享；要帶一本旅遊日記，從第一天開始寫起；要參觀香港證券交易所，了解香港金融股票。

老伴又是千叮嚀萬囑咐的重複說幾遍，出門前要查看爐火，在工廠要小心工傷，週末晚上不許通宵敲鍵，不許整天對著電腦，肚子餓要到廚房找東西吃，感到不適要立即服藥看醫生云云。

星期天一大早起來，將行李搬上車，小女兒哭得像個淚人，這應該是她生平第一次與媽媽分離。我們好言安慰：廿天很快就過去，姐姐哄她：我會買個名牌手袋送妳，我每天會給妳發電郵，我會幫妳買 Ipod，總算把淚水收起。機場人龍好長，由於是經紐約轉機，必須接受美國海關檢查，所以要提前入閘。早餐吃不出味道，就匆匆動身，機場分手那一刻，小女兒又哭了，我拉她快速離開。九點半的飛機，十一點鐘抵達紐約，要等到下午三點才起

飛，再搭十六小時才能到香港。幸好大女兒買了四本書，可以打發漫長的時間。我們回到家後，才發覺家裡頓時冷冷清清。



小女哭累了，進房溫習功課應付考試，我則繼續將三套百科全書逐頁翻查，補充人物逝世日期，估計要花好幾個星期才能全部完成。整一天就躲在書房中，直到凌晨兩點許才上床。星期一未七點醒來，桌上放著小女的字條：「Good Morning Dad！Have a nice day！Sabrina」，然後畫一個 Happy face。又將弄好的菜擺在飯桌上，賣相似模似樣，味道要吃過才能評鑑。十點許，才聽到老伴從香港打來的長途電話，堂哥移民夏威夷後，尖沙嘴有一層樓空置，給她們住下，三房一廳，十分寬敞，家裡設備齊全，交通方便。由於時差，日夜顛倒，可能整個晚上睡不著覺。

這一趟香港之旅，適逢岳父逝世十週年，散居法國、英國、加拿大的兄弟姐姐聚集，趁清明佳節一起到國內掃墓，去辦理入境簽證，最快要週末才進深圳拜山。大女兒果真天天上網寄照片來，又和妹妹通了好幾次電話，一談就是整個鐘頭，小別勝新婚，姐姐情深也因小別而更顯著。



讀女兒的電郵：一到香港，就被親情所感染，姨媽、舅父、表姐等人熱情周到，令我深受感動，媽媽的家人給予溫馨，畢生難忘！這是我在加拿大所沒有過的，我現在才明白尋根的意義。



而我，每天埋頭於龐大的資料蒐集工作，列印好幾千頁紙，編成了幾本工具書，包括：《當代世界政治人物資料彙編》、《世界各國歷任總統、總理、國家元首、外交部長》、《世界各國政府內閣歷任部長》、《加拿大歷任各省督、省長、市長》、《國際組織歷任負責人名冊》等。

這幾部工具書已編好幾年，就一直沒有時間打印裝訂成冊，趁這段日子哪裡也不出去，閉門造「書」，收獲匪淺。但必須有個先決條件：放縱自己！沒有時間限制，沒有命令下達，想吃就吃，想不睡就通宵伏案，因為健康理由，這「特權」在平時是要申請的，只有這幾天「破例」。

偏偏工廠總是有幹不完的活，天天回到家已是凌晨五點半，糊里糊塗睡它幾個鐘頭，九點就醒來，看昨晚新聞重播，十一點打電話去香港閒聊，十二點邊吃飯邊看香港新聞，搞一會詩詞打字，下午兩點再睡一會，四點鐘小女兒會打電話喚我起身，料理便當趕去上班。誰知昨天電話沒有響，我也沒有預設鬧鐘，一覺醒來，已經快五點，就算能飛也遲到，工頭笑著問我：老婆不在，整夜沒回家？剛從二奶家來？我支吾以對，才發現自己的狼狽樣：鬍子沒刮，散髮鬆卷，倒真像隻醉貓。這才發覺我原來不是什麼都能幹，沒有老伴這一家之「煮」，一切都變得亂七八糟。(第 496 篇) (2006.03.31)

插　曲

人生峰迴路轉，起落浮沉，既有多姿多彩的經歷，也有撲朔迷離的奇遇，有死裡逃生的驚險，又有逢凶化吉的幸運，有禍不單行的巧合，更有出乎意料的結局，還有畢生難忘的各種插曲。

老伴和大女兒終於結束了三個星期的香港之旅，我幾乎每天都收到電郵傳來的照片，足足五、六百張，加上長途電話從未間斷，對她們的行蹤瞭若指掌。女兒回來後，繪聲繪影描述親身體會，除了大力抨擊國內的廁所和服務態度，也大讚深圳的現代化城市建設，對香港日愈嚴重的空氣污染深表反感，耿耿於懷混亂的交通，念念不忘澳門的小食，當然也對狄斯尼世界回味無窮。

而我，這三個禮拜都在匆忙中度過，但遭遇到的小插曲，說不上精彩絕倫，也夠刺激的了。

首先是差一點發生火警。那天是星期六，小女兒不舒服，感冒發燒，服了藥後，很早就睡去，我依然在書房鑽進書堆中，聞到廚房有異味，巡視了一會，也發覺不出有什麼不妥，上床已兩點多。睡不到三個鐘頭，警鐘尖叫聲把我從夢境中驚醒，跑到廚房，只見濃煙嗆鼻，一大鍋燒乾的東西擺在爐灶上，不銹鋼鍋燒焦成黑炭，原來爐火整個晚上還開著，趕緊打開全屋所有

窗戶，喚醒女兒，她還睡得糊里糊塗，一問之下，才知道鍋裡面是菊花，已變成像多層黑壓壓的紫菜。

一連幾天活在焦味中，買了不知多少除臭劑，空氣新鮮劑，就是不管用，足足兩個星期才恢復正常。火已領教過了，誰知還有二樓廁所沖水系統壞了，我這三腳貓功夫只會搞破壞，想自己拆除更換，誰知卻漏水不停，最後乾脆把供水掣給關上，吩咐暫時停止使用該廁所。而地下室廁所已多時經常阻塞，時好時壞，如今只剩下三樓可用。打電話叫水喉匠來，整個下午連鬼影也沒一隻，我要趕著上班，家裡沒人，就用「拖」字訣，反正還有最後一個洗手間可以「洗手」。

等到老伴回來那天，我請假在家，女兒因下午沒有課，中午就放學，一起去吃 Pizza，然後趕回來收拾房間，分工合作，我負責吸塵，清理垃圾，她將堆積如山的衣服拿到樓下洗衣房洗。我從後園小屋將灑水膠管取出來，接駁水喉，先把供小鳥沐浴的噴水池清洗乾淨，裝滿一池水，然後洗停車場，又澆花又淋草的，足足有兩個鐘頭。只聽見女兒尖叫的聲音，我還以為是她媽媽到了紐約，打電話回來報平安，誰知她跑出花園，大喊救命！我立刻關掉水喉，跟她跑到地庫，我的天！整個地下室都是水，原來水從天花板的通風系統像瀑布直瀉下來，我才驚覺剛才開水喉澆花時，沒有先將水管放水，就直駁長長膠管，經過漫長冬天，也許還有結冰，把屋裡水管爆裂。

只見我的十幾個書架最下層的書都浸泡在水中，我們手忙腳亂，六神無主，只知道需要布料來將水吸乾，女兒把家裡多條大毛巾剪成十幾小塊救災，累得喘不過氣時，老伴的電話響了，問我在忙什麼，我說在水深火熱之中戰鬥，六點前一定會到機場接機。放下電話，才忽然想起我們家裡有一部可以吸水的吸塵機，這一發現真是有建設性，用大毛巾吸水，擰到手痛也不行，如今一桶桶水吸進吸塵機中，總算忙出一點頭緒來。如何收拾殘局？哈哈！歡迎母女回來的竟是水。

總算接到了飛機，將又大又重的幾個行李搬進屋，去 St-Hubert 吃雞餐，吩咐大家不要用其他兩個廁所，不要到地庫。睡了個覺，整夜發的夢都是水，一大早醒來，也不管吸塵機多吵，再吸滿滿一桶水。然後將所有書架搬進小女兒房間，把鋪在地毯上的膠塊剪除，最後乾脆掀起地毯，這工程也夠龐大的。如今當務之急是找水喉匠，終於盼來救星，足足三個鐘頭，工錢和零件 263 元，如果給現金不必另加稅。地下室廁所疏通，但不保用；二樓廁

所要等零件，下星期抽空再來修理。水喉匠走後，老伴才想起她的自動平針縫衣機一定被水浸壞，果然，接上電源，一動也不動，打電話找方師傅，他從老遠驅車趕來，拆下衣車的電腦箱，竟然倒出一大半桶水，花了幾天修理，昨天來安裝上去，謝天謝地，有驚無險，只收象徵性 180 元，就救回價值三千多元的縫衣機。

好友曾兄來電話，我告知災情，他二話沒說，立刻開車來，還借來了一部抽濕機，加上我自己的一部，一起將潮濕地板抽乾；又和我去市政府規定的垃圾收集場將掀起的地毯、膠塊拋棄。然後到 Rona，買了十三盒木板，每盒約 26 元加稅，又買兩大捆薄海綿，還有工具等大約五百元。回到家已經黃昏近五點，隨即開工，花了四個鐘頭，晚上九點大功告成。想不到不懂裝修，也可以自己鋪地板，一種成功感，令我飄飄然。如今尚欠天花板，必須等週末不用上班再拆掉更換。

剛買這間房子時，知道屋主養貓，深恐地毯滿是貓毛，加上當時考慮到要在地庫縫衣，所以花了近三百元買了大塊膠板鋪在地毯上，如今膠板、地毯連同貓毛都一律清除，換成保用 15 年的木板，這次水患豈不因禍得福？誰知，大女兒又在呼叫：地庫廁所又塞，滿是黃金，臭死人啦！(第 499 篇)(2006.04.21)

泛　言

凌晨三點提前放工，回家的路上照例收聽廣播，昨天那名爬上 Jacques Cartier 大鐵橋離地面 30 米高廣告牌的男子 Mario Morin 仍然沒有被制服，自昨天凌晨一點至今已經超過 26 小時。這位離了婚的仁兄，為了能見到七歲的女兒，做出如此愚昧又自私的蠢事，警察拿他沒辦法，唯有關閉大橋，令滿地可通往南岸之交通癱瘓，在繁忙的上下班時間切斷大動脈，其經濟損失無法估計，駕車人士恨不得將他五花大綁給抓下來。將個人的情緒發泄在數十萬人身上，如此父愛要不得。

這就是「自由的氾濫」！今天你可以大搖大擺爬上大橋頂端，明天你可以堂而皇之攀登國會大廈，將「我們不需要派維和部隊去阿富汗」的巨幅標語從塔尖垂到地面，一夜之間成為報紙頭條人物，即使被警察控告也值得。如此類推，學韓國人集體砍手指頭，或學昔日越南僧侶當街自焚，為了捍衛

國家領土完整而犧牲，多麼「可歌可泣」！若是只希望給離婚父親多一點自由能探望兒女，而影響公眾利益，剝奪他人的寶貴時間，這小題大做之舉動應該受到輿論的一致譴責。

拜這位仁兄所賜，昨天住南岸工友幾乎全部遲到，連鎖反應之下，我住北岸拉娃也被殃及，花了 45 分鐘才抵達工廠。電台節目都是聽眾的投訴電話，特別是放工趕去托兒所接孩子，遲到就要繳交昂貴的額外款項，而車子密密麻麻，像烏龜甚至蝸牛慢慢在爬。有的聽眾建議警方用直昇機從天空將這傢伙弔走，解除大橋戒嚴。可是人命關天，誰敢冒這個險去捕獲「麻煩製造者」？

我朋友說，要是在中國大陸，不用十分鐘就可以把這廝給拿下！我相信大陸公安的效率比加拿大高百倍。不一樣就是不一樣！就像在其他地方，很難想像為了阻止自殺，談判專家可以與精神失控者對峙十幾個鐘頭，最後不幸失敗，以自殺收場，輿論嘩然，警方還必須面臨失職調查。

日前讀到新華社一則新聞：「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優秀的外交戰士，外交部原駐外大使張偉烈同志（部長級醫療待遇），因病於 4 月 25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95 歲。」張偉烈是潮州人（廣東饒平），是繼柴澤民之後第二任駐泰國大使（1978.08-1981.06），在此之前曾出任駐伊拉克、摩洛哥、蒙古大使。我在曼谷僑團聚會時曾和他見過幾次面，並與他用潮語交談，十分親切。令我關注的不是張大使九五高齡逝世，而是「部長級醫療待遇」這六個字。也許在大陸已尋常見慣，但在海外，對註明級別的醫療待遇很不以為然。上網查看大陸幹部之逝世資料，幾乎每個人都有這樣或那樣的註明：享受省長級（副部級、副省長級、副市級、副廳級、正大軍區職）醫療待遇，究竟他們之間的區別是什麼？如此嚴格劃分等級，不可逾越，加拿大人一定百思不得其解。

除了對犯人束手無策，加拿大對病人的享受待遇雖然不至於一律平等，但也相差不遠。除非你買百萬元人壽保險，去私家醫院，否則，不管你是市長、省長、部長，你的身份只有一個，就是「病人」，「享受醫療待遇」是每一個加拿大人都能擁有的。護士的職責就是照顧病人，她們不會去打聽你是有錢佬還是窮光蛋，也不會因為你是大人物就會對你另眼相看，因為她們不會向你要錢，換言之，在中國大陸如果不能「享受」某某級的「醫療待遇」，病人又會是怎樣的呢？

我前後進過多次醫院，動過好幾次手術，所「享受」的「醫療待遇」不知道是什麼級別，但還挺不錯的。老伴在亞省愛明頓和魁省滿地可生了兩胎，所「享受」的「醫療待遇」非常優惠。如今輪到女兒，她從香港回來後，證實得了格雷夫斯氏病 Graves' disease（甲狀腺功能亢進），開始接受專科醫生的治療，必須完全休假在家，薪俸照發，這「醫療待遇」還相當優厚。為了照顧她，我臨時取消原定 5 月 19 日赴法國的十天行程。加拿大醫療水準是可以信得過的，普羅大眾人人都有權享受一流的醫療設備，我是沒有官職的納稅人，兩次切除雙眼白內障之手術十分成功。

特權階級不是沒有，但盡管他們瞞天過海，醜聞遲早還是會曝光，一旦從政治舞台消失，他們就和普通人沒啥兩樣，只是多了一份退休金。我工廠老闆的父親是魁北克前省長 Jean Lesage，我問他關於其先父貴為省長（這裡稱總理）有什麼特權，他聳聳肩，「Not thing！」英雄見慣也常人。要是在中國大陸，他父親的「醫療待遇」就是省長級，不知有多少醫護人員輪流值班呢？

寫到這裡，已經早上七點多，上網查看新聞，那位仁兄還沒有下來，滿地可今天（星期四）的交通還是十分糟糕。「自由」的底線受到了挑戰。「民主自由」和「享受醫療待遇」兩種不同的價值觀，產生兩種不同的後果。民眾有上街示威遊行的自由，有享受醫療待遇的權利，也應該有遵守公眾利益的職責，有保障社會秩序不被破壞的義務。民眾的公民教育和文明意識提高到一定的程度，就會自動自覺的奉公守法、循規蹈矩，就會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行使民主自由權。(第 502 篇) (2006.05.12)

隨　筆

寫了五百多篇隨筆，才發現還沒有用過「隨筆」這題目。其實也不是隨便下筆，隨處停筆，隨意戲筆，隨時收筆。只不過要符合隨筆的特色，從小處落墨，像撥玉米那樣，一層層漸次；想到就寫，切忌說教，不宜長篇大論。難怪朋友笑說讀我的隨筆像看日記，起居飲食，全在其中。寫小文章難登大雅，但只要能將人生經歷與諸君分享，能引起小小共鳴，也就不枉通宵敲鍵也。

收到伍兆職詞丈從神州旅途中寄來的萬里長城明信片，是他返回滿地可後數天送達。他說忘記帶地址，回到無錫才補寄，郵局工作人員翻查資料，也不知道寄往加拿大應該貼多少錢郵票。又追憶去參觀毛澤東紀念堂，排隊半個多鐘頭，瞻仰遺容只有數秒鐘，距離十呎遠，不準停步。他的最大收獲就是一路觀光一路行吟，寫了很多詩作，由於《詩壇》版位有限，必須分期刊登。

伍老未克出席譚公壽筵，其他詩友陸續寄來感吟之作。懷石兄的「煙酒、研究」一文有賦的味道，將所有吟侶名字嵌入，很不容易。久未拜訪，時深惦念，趁週五工廠休息，與老伴到磨瓚坊閒聊。帶了特製潮州糕點：水晶包，請懷石夫婦和小女品嚐，嫂夫人也親自下廚弄了一大碟星洲炒米粉，談笑間，知悉她拜師學古筝，這可是多麼美的雅事，一曲《平湖秋月》，懷石兄還填了詞，妻彈夫唱，琴瑟和諧，有板有眼，羨煞我們只會聽不會演的訪客。我一時技癢，蠻以為古筝與瓜子琴原理差不多，斗膽撥弄琴絃，頓時五音錯亂，一片鴉噪，大煞風景，令耳朵活受罪。

回到家遍查有關古筝的資料，對古筝演奏家饒蜀行之簡歷頗感興趣，還在網上拜讀他的《談筝》。滿地可藏龍臥虎，國樂宗師很多，像姚立言老師、子漢詩翁、何宗雄校長等都是能彈能奏的國樂高手，「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若有緣拜師學藝，即使為時已晚，也要急起直追。

學古筝是以後的事，現在最要緊的，是先寫祭文。這門差事的確令我望文興嘆！自 1998 年第三屆全僑公祭大典改在中山公園舉辦開始，到今年已是第十一屆，我由十一尤韻開始寫第一篇祭文，之後每屆換一韻，依次為：七陽韻、十一真韻、一先韻、八庚韻、四支韻、二蕭韻、一東韻，如今找遍韻譜，只剩下為數不多的韻可用，最後選定「七虞韻」。每句四字，平仄分明，全部 48 句，共 24 字押韻。朋友曾問我，難道不能用舊的祭文？我問回他：你能將舊的祭品拜祖先嗎？

星期六整日下雨，看世界盃，看泰皇登基 60 年慶典，女兒悶得慌，要求我陪她去看恐怖電影《預兆 666》。我曾經於 1978 年在泰國看過《預兆》，所以也想知道新版本有何不同，老伴和小女兒怕鬼，怕晚上發噩夢，我們父女倆自以為膽子大，冒雨去戲院排隊。除了加插「9.11」、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病逝、南亞海嘯等鏡頭，以表示這是最新「世界末日」之外，其恐怖的程

度遠遠不及想像中，連《驅魔人》都比不上。回家的路上，我們以「恐怖片也不外如此」來慶幸和壯膽。

氣象台一連幾天都預測週日有雨。星期天一早，烏雲密佈，雨點時大時小，我到唐人街時，特地帶了三把傘，以供觀禮來賓之需。老天作美，祖先有靈，中午突然陰霾漸散，天氣轉晴，當六頭舞獅在祭壇上跳動時，已經麗日當空，艷陽普照。中華天主教堂杜寶田神父主祭，八位陪祭都是僑團領袖。中華會館譚銳祥主席致詞，回顧先僑開山築路之豐功偉績，緬懷前輩墾荒斬棘之奮鬥精神。何宗雄校長、姚立言老師、吉勝英女士等人隨蒙城中華文化教育學院國樂社上台奏樂，琴聲高雅悠揚，場面莊嚴肅穆。兩名女兒乘搭巴士、地鐵來觀禮，還和汪溪鹿詞丈夫婦拍下合照留念，並全程錄下宣讀祭文情景。是晚，我先到金豐酒家出席中華會館晚宴，然後趕往東坡樓赴吳瑞琪姐夫八秩晉四壽筵，我們倆在「赤竹東坡」巨幅畫前拍照留念，還喝了一瓶人頭馬干邑，散席由女兒開車，以防警察逮住作酒精測試。回到家卻沒有一點醉意，上網追看世界盃戰績。



週一大清早起來，精力充沛，邀老伴和小女去河邊散步一個多鐘頭，然後去沖洗昨晚拍的壽筵照片，一個鐘頭可取。中午，姐夫、大姐與甥女、甥兒等抵步，我開車去取照片相贈，然後到意大利餐館用餐，今天才是姐夫的農曆生辰，小女私下告訴侍者，當用膳完畢，餐廳一群員工捧出蛋糕，上面插上煙花，唱的是意大利文的生日歌，別開生面。回憶與姐夫約半個世紀的

親情，感慨萬千，從孩提四、五歲時他揹著我去看柬埔寨 2500 年佛典；1971 年去越南，他親自陪我去找醫生；1989 年他來加拿大，我們一起走過難忘歲月，一起切磋詩作，一起研究佛理，如煙往事歷歷在目。我在席上向他提議：等到 2012 年姐夫八十大壽，國良胞兄七十大壽，我虛歲年滿花甲，咱們三人再一起歡度壽誕。但願胞兄屆時能從越南出來，1974 年兄弟柬國離別，瞬間已 32 年矣！



歲月匆匆，每一天都有難忘的追憶，每一天都可以用隨筆記下，每一天都會銘刻在腦海中。(第 507 篇)(2006.06.16)

證 件

2003 年 11 月 17 日，有賊人光顧我們工廠的工友更衣室，用特大剪刀將所有衣櫃的鎖頭全部剪斷，偷去幾乎所有夜班工友的錢包和其他有價無價的物品，包括香煙、手機、鎖匙甚至即食麵、手電筒等。我們都蒙在鼓裡，直到放工時大家才發覺，這一次損失不只是錢包，有位工友甚至連剛出廠不到一個月的四驅車也不見了，賊人偷了車鑰匙，一按遙控系統，就順手牽羊，把名貴的車也偷走。雖然報警，但警察並沒有來，而要我們去警察局，每人自己填寫一張申報表，詳細列明案發時間、地點，失竊財物價值。警察估計，這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偷竊，最少有兩人以上。

離開警察局，天已經大亮。我問值班警員，為何沒有派巡邏車到案發現場做記錄？他說除非有命案發生，否則，人手不夠，分身乏術。我們這些納稅人，只好眼白白看著自己的財物被偷而束手無策。翌日，起身後就忙著打電話去銀行取消遺失的提款卡、信用卡，然後開車去魁北克交通局補領駕駛證，順便辦理健康保險卡。此外，還有圖書館借書證、汽油站計分卡、書店會員卡等等，也記不起還有哪些塑膠卡放在錢包裡。直到聖誕節假期，打算去美國紐約，這才發現原來加拿大入籍卡和社會保險卡也同時遺失了。我一向不會將這兩張卡帶在身上，案發前一天，我陪從法國來的朋友過美國邊境，所以才隨身攜帶，誰知回來後忘記收起，就這樣被偷了，而報案時竟然想不起來，所以沒有開列。眼看護照就快過期，我卻一拖再拖，直到上個月才下決心補領。

首先去補領社會保險卡，回答是：你必須是加拿大公民或擁有合法居留文件，我笑說用這個卡納稅已超過廿五年，而且每星期的薪金還繼續憑此卡號碼繳稅，為何不能補領？她小妮子聳聳肩，無奈的說「Sorry！」，我碰了一鼻子灰。跑到滿地可冰球場對面的公民部，以為稍等幾分鐘，就可以像拿駕駛證那樣，對鏡頭拍張照片，便可以順理成章補領加拿大國籍身分證。誰知黑面神遞給我一頁宣傳單張，上面有電郵號碼和免費電話號碼，吩咐上網或致電領取申請表格。我十分沮喪，回到家裡，依網址填寫姓名地址，按滑鼠寄出；一星期後，收到加拿大移民及公民部寄來一份表格，以及一張繳款收據，吩咐我去銀行繳交 75 元，蓋上銀行大印，我一一照辦了，拍了兩張照片，在照片下面空白處簽名，花了十三元餘，用郵政掛號寄去位於新斯科

舍省悉尼市（不是首都渥太華）郵政信箱一萬號，心想這一回十拿九穩了吧！如無意外，六至八個星期便搞掂。

猶憶 1983 年 9 月 14 日，我在亞伯達省愛明頓取得加拿大公民證，除了一張小卡，還有一紙證書，上面除了沒有照片之外，入籍卡號碼和日期都清楚寫明，心想反正我是如假包換的加國公民，於是填寫護照申請表格，附上照片，帶了這張入籍證書，理直氣壯去拉娃市聖馬丁路護照科，排了一個多鐘頭的隊，終於輪到我，這回是位金髮女郎：「你什麼時候補領公民證？有沒有郵局掛號收據？何時起程？如果有機票在手，我們可以發一本臨時護照給你。」我被問得啞口無言。

昨天去開信箱，經過半個多月，終於收到移民及公民部的回信，喜出望外。打開信封，只有薄薄一張紙，沒有硬卡。裡面公式化地通知我：「收到補領公民證申請表格，正在審查中，若有其他需要補充，將會與你聯絡；如果沒有別的意外，你將會在五至七個月內收到新的公民證。」

五至七個月？我的天！要不是我親身經歷，誰告訴我這結果的話，我打死也不肯相信。也就是說，從現在起到聖誕節甚至春節前，我連到美國都不行，想旅遊也只能在加拿大國內兜圈子。

如今，因為有數萬本加拿大假護照之傳聞，對補領公民證和護照就更謹慎了。1986 年 9 月，我在法國里昂遺失了護照，跑去加航補領機票，然後乘搭 TGV 快速列車出巴黎，到喬治五世路加國大使館，花了幾個鐘頭填寫表格，去地鐵即時照相櫃拍照片，領取臨時通行證，當時幸好加拿大公民證還在，所以很快就補領證件。大使館職員還問我錢包被偷，是否有錢吃飯租酒店，除了可以給我們每天借五百法郎，還可以提供免費住宿，借款可以等回到加拿大後再寄去渥太華償還。謝天謝地！我深為自己是加拿大公民而感到驕傲、自豪。回到滿地可米拉貝機場，我以為自己遺失護照，所以跟著新移民排隊等候辦理入境手續，當輪到我時，移民官笑說：你是加拿大公民，這裡是你的家，為什麼回到自己家門還要申請？趕快回家吧！原來只要你身上有一張公民證，即使護照遺失了，也照樣可以飛回來，那張臨時通行證只供我離開巴黎時，出示給法國海關看而已。

聽說將來到美國也要使用護照，這條例如果真的實行，影響肯定很大。以前從泰國去馬來西亞、新加坡，使用護照但不必簽證；從柬埔寨去越南、寮國，就要去大使館辦理入境簽證。1971 年，從金邊飛西貢的單程機票只有

34 美元，記得我使用的護照，不是一本，而是一大張硬紙皮。(第 513 篇) (2006.07.28)

珍 惜

星期二凌晨五點許放工，繁星璀璨，七月十五中元節的月亮又大又圓，徐徐向西沉下。我趕緊回家，箭步跑去取相機，再出門開車「追月」。可惜太遲了，眼看又黃又亮的圓月落在高速公路的前方，除非搭航機朝西飛去，才能捕捉如此詩畫奇景。我想起夸父追日，但日總是圓而不會缺。月圓月缺，花落花開，凡是會失去的東西，才顯得格外珍貴。繞個圈子回來，似乎有點失落感。天已大亮，東方朝霞盡染，又大又圓的橙黃旭日在地平線升起。將車子停在路邊，拍了十幾張日出，彌補了追不到圓月的不足，也算有收獲。從目睹月落到迎來日出，我滿意地進入夢鄉。

一連幾天上不了網，心情十分沮喪，昨天終於破解謎團，又生龍活虎起來。誰知存檔的電郵不翼而飛，詩友來稿未打字，同學來信未回覆，重要文件未細讀，全泡湯了！上班前留紙條吩咐女兒：想辦法到硬碟深處找回來，果真不負所托，全部「搞掂」！失而復得，喜出望外，更珍惜剛尋獲的失物，趕快複製多個備份，以防萬一，並將本欄五百多篇隨筆分別儲存入多張光碟中。

最值得珍惜的，除了親情，還有牢不可破的友情、同窗情。最近加盟柬埔寨金邊端華校友會網站，努力揀拾失去的舊夢，離開母校卅五年，散居全球各地的同學能夠憑一冊《通訊錄》而重新取得聯繫，這是多麼難能可貴的啊！我在登記「為何加盟」時寫道：「因為一份歸屬感，像流浪的遊子找到自己的家。卅五年的時光一去不復返，尋找失落的腳印，重拾難忘的回憶，維繫珍貴的友誼，往昔這段同窗之情，這就是緣份；心中留下永不磨滅的烙痕，就是兩個字：端華。」

以詩會友，在詩會的大家庭裡，結識了許多前輩俊彥，獲益良多。何宗雄校長日前傳來了九十七歲老壽星張運權詩翁的兩首七律，在詩壇發表後，譚銳祥壇主步原玉敬和，我與何校長通電話，知悉張老前輩的近況，並欣喜其堂妹張琍玲女士將會出席紅寶石晚宴，屆時可以介紹相識。張老與法國薛世祺老師同齡，都是 1910 年生，薛老比他大半年。老壽星作詩功力深厚，

用詞遣字，穩重、蘊藉，非數十年詩齡難以寫出這水準也。星期日晚上，在出席華僑協會總會滿地可分會成立宴會上，何校長介紹我拜會張女士，她說張老手已顫抖，筆跡潦草，加上眼花耳聾，要將詩稿打字，還必須花點功夫去辨認，上兩期就誤將「極目」打成「極自」。張老前輩勤奮作詩，啟發後輩不可偷懶！我們非常崇敬張老堅持筆耕的可貴精神，更盼望能經常讀到他老人家的大作。

是晚，我慕名而赴宴，除了拜會張女士，還有一位久仰大名的伍世文將軍。我在為許之遠老師《唐人街正傳》打字時，第七回「台山伍氏人才多」中，就提到伍將軍的為人，讀後令人欽佩。第十四任海軍司令伍世文原是唐飛任國防部長時代的副部長，陳水扁剛上台，要穩定軍心，把唐飛提升為行政院長，伍世文升任國防部長。當阿扁坐穩總統位子，就把唐飛踢走，台獨份子知道伍世文清廉，想找機會對付他不容易，就故意問他：「你是什麼人？」答曰：「中國人！」或問：「你不是台灣人嗎？」伍世文巧答：「你要說省籍、祖籍嗎？我是廣東人！」他堅決不說台灣人，最後乾脆掛冠而去。我想起中國大陸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真是無獨有偶。伍世文退休後出任華僑協會總會理事長，這個民間組織秉承國父孫中山先生「華僑為革命之母」的旨意，於抗日時期向南洋華僑募款救國，其前身是「南洋華僑協會」。席間，他還特地帶我到鄰桌，介紹我認識著名書法家、越南前中文資深報人陳毓墀先生。我將即席口占的一首七律抄贈給伍將軍：

《贈台山名將伍世文》

台城名將伍鄉賢，萬里奔波責在肩。

有志不阿真氣節，無求好義薄雲天。

一生戎馬赤心烈，兩袖清風傲骨堅。

報國為民儒道在，詩文會友賦新篇。

人的可貴之處在於氣節。伍世文面對強權剛正不阿，我行我素，值得令人豎大拇指。他為人和藹可親，沒有官架子，論輩份，他比伍兆職詩翁小幾代，所以每次見到伍老，就用台山話親切的叫聲：「叔公」。譚銳祥壇主將詩會出版的《滿城賡詠集》相贈，並邀請他寄來詩稿；拜讀他為馬六甲鄭和文化館題的聯句：「三保西洋留勝蹟，鄭和四海振雄風」，就看得出其詩詞造詣。

寫到這裡，想起昨天中午接到美國費城長途電話，是作家余良（林紹強）打來，他說星期四晚上抵達滿地可，下星期二才回去，我們神交紙上，素昧平生；猶憶十年前他來過，我因上夜班緣慳一面，我填了一首《小重山》贈他：

昨夜知君到滿城，東坡樓上客，是韓荊。奈何未克赴鷗盟，窗外雪，悵惘寄愁情。

筆墨結群英。讀《紅林別傳》，夢魂驚。有緣千里酒樽傾，心儀久，肝膽照平生。

他的卅一萬字長篇紀實小說《紅色漩渦》，獲好評如潮，詳細紀錄了波爾布特紅色高棉如何對柬埔寨人民和華僑實行慘絕人寰的血腥統治，是印支難民文學作品中的佼佼者。

與端華校友的昔日同窗之情，與張運權老前輩的忘年詩友之誼，對伍世文將軍、陳毓墀先生的由衷景仰之情，與余良先生的高雅文友之誼，這些都是堪比日月的珍貴情誼，值得留書紀念。(第 515 篇) (2006.08.11)

鐵　證

虎口驚心，屠場漏網，更逢生死。追思往事，滿腹怒潮難止。想當年、血洗故鄉，一聲令下家園毀。嘆無辜百姓，慘遭吞噬，命如螻蟻。

流逝！湄江水。又滾滾奔騰，浪花濺淚。千古奇冤何恥！亂葬崗、多少斷魂，每聞哭泣悲聲起。敢直言、《紅色漩渦》，見證滄桑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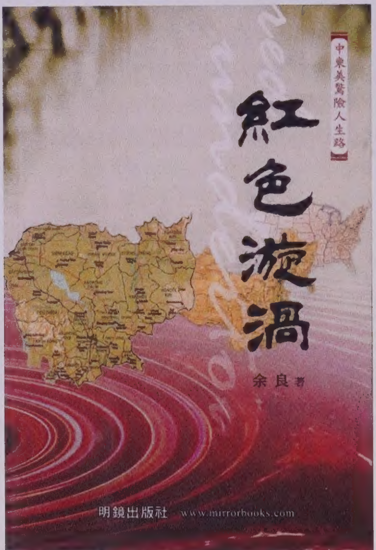
——鎖窗寒・讀余良君《紅色漩渦》有感

費城華人作家余良到訪滿地可，將其新書《紅色漩渦》相贈，厚五百多頁，卅一萬字，由明鏡出版社出版。我一連幾天細讀，思維又隨著書裡的情節回到卅年前，回到腥風血雨的柬埔寨。

赤柬暴政，臭名昭著，三年多的血腥統治，殘殺了二、三百萬人，震驚世界，其消滅人口、廢除貨幣、解散城市、杜絕宗教等倒行逆施的荒唐施政，可謂曠古空前。今天，柬埔寨的歷史悲劇已漸漸被人們遺忘，其原因很多，有的人認為「俱往矣」！過去的就讓它過去，不要再提傷心事，認為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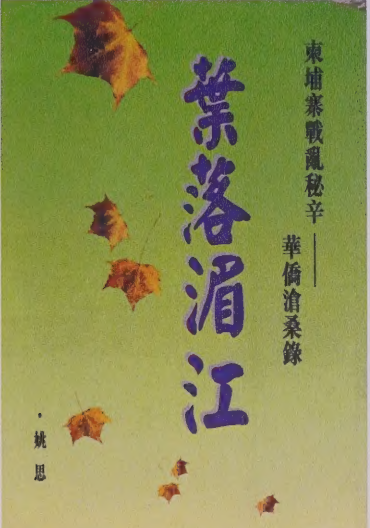
珍惜眼前快樂，下意識不去想它；有的人認為是明日黃花，老生常談，反正是咸豐年的舊事，沒有新鮮感，不值得追憶，人總是往前看的；也有的人深恐得罪強權，招來橫禍，像當年主演《戰火屠城》、曾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男配角的華裔醫生吳漢，不幸於 1996 年被殺害。

余良君是一名中醫，他的經歷充滿戲劇性，由十三歲離開潮州去柬埔寨，到金邊淪陷，赤柬屠城，越南軍入侵，逃到泰國難民營，又被遣返扁擔山，最後來到美國，這曲折的人生路程坎坷崎嶇，有血有淚。他在這歷史悲劇中失去了親人，但沒有氣餒，決心拿起筆將人類最恐怖的活地獄公諸於世。這要有道德勇氣，要有良知，才敢將真相揭露；他的這份執著，令讀者由衷敬佩。



虎口餘生的柬埔寨難民很多，能寫文章的也不少，但敢寫的就不多。這麼多年來，關於柬埔寨的電影，也只有 1984 年的《戰火屠城》The Killing Fields 算是涉及赤柬暴政，其他都是蜻蜓點水，不痛不癢。而中國大陸出版的書籍，都將柬埔寨共產黨的民族解放戰爭之勝利大加歌頌，而隻字不提數

以百萬生靈慘遭屠殺。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9 年《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在第 13 卷第 372 頁「Pol Pot 波爾布特」條目下，有這樣的評語：「高棉政治領袖，其極權主義政權給柬埔寨人民造成嚴重苦難。他的極端共產主義政府強迫大批人口撤出城市，造成數百萬人死亡或流離失所，並留下了疾病和飢荒的後果。」「據估計，1975-1979 年間他的政府造成約 200 萬人因強迫勞動、飢餓、患病、受刑或被鎮壓而死亡。」在第 3 卷第 347 頁「柬埔寨歷史」條目下有這樣的評語：「1975 年，紅色高棉佔領金邊後，即將居民清離城市。其他城市的人口亦被強行遷居農村，大搞挖掘巨型灌渠和其他公共工程，以推進農業生產。悲慘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導致了全國性的飢荒和瘟疫。這些，再加上紅色高棉有計劃地消滅受過教育的人、中產階級和其他所有被視為與現政權敵對的人，到 1979 年，柬埔寨人至少死了 100 萬。」這是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的出版物中，對柬埔寨歷史悲劇最中肯的評論，也許因為是「譯文」的緣故，要保存原意吧！



赤柬魔頭波爾布特於 1998 年 4 月 15 日死去，惡貫滿盈的赤柬「屠夫」達莫又於今年 7 月 21 日死於獄中，避過了被審判的法律制裁。當年紐倫堡

審判和東京審判，戰犯都被判絞刑伏法，而殺千刀的赤柬頭子竟然瀟灑歸西，天理何在？猶憶 1996 年 6 月，傳聞波魔喪命，我當時填了一首《菩薩蠻・欣聞殺人魔王波爾布特喪命》：

深仇未報元兇死，千冤化作湄河水。地府鬼門開，罪魁投網來。

殺人三百萬，血債今朝算。償命若瓜分，鞭屍存幾斤？

後來證實是誤傳，我又填了《搗練子・又聞殺人魔王波爾布特未死三首》：

天地怒，鬼神憎，一死難除滿地腥。仇恨化成連夜雨，洗清冤債祭慈靈。

亡萬次，死千番，狗命難填曠古冤。殘喘苟延能幾日？眾人公審眾魂鞭。

穿萬箭，殺千刀，此恨綿綿怒火燒。妖孽未除仇未雪，豈因真死怨全消？



「難民文學」是印支大逃亡的產物，柬埔寨難民死裡逃生，越南船民投奔怒海，產生了一大批優秀的文學作品，如澳洲黃玉液的《沉城驚夢》、《怒海驚魂》，澳洲黎樹的《苦海情鴛》，法國姚思的《患難餘生》、《葉落湄江》，法國金城的《鬼域逃生記》，加拿大聞山新詩集《印支船民的歌》，白墨的《泣歌詩集》等，而余良君自傳體《紅色漩渦》，更是難民文學佼佼者。

希特勒屠殺猶太人，日本屠殺中國人，這些歷史都不能忘記，赤柬的殺戮罪行鐵證如山，怎能輕描淡寫，不了了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柬埔寨的悲劇不能重演，必須讓我們的下一代知道卅年前發生的事。如果《紅色漩渦》能譯成英、法文，能拍成電影搬上銀幕，或拍成電視連續劇，相信影響會更大。(第 516 篇) (2006.08.18)

流　毒

一代梟雄，與世長辭，霎時卅年。問千秋毀譽，蓋棺可論；百載恩怨，入土難安。建國功高，殃民罪大，禍福皆因手上權。誰能比？嘆書生意氣，詩劍稱全。

華章語錄流傳，讚筆墨、風騷名滿天。數文韜武略，超今越古；經綸才幹，絕後空前。善用陽謀，兼施妙計，當代無雙忠與奸。思成敗，是龍蛇烏鳳？青史評鞭。

——《沁園春・毛澤東忌日感吟》

九月九日是毛澤東逝世卅週年忌日，英籍華裔女作家張戎與洋夫婿哈利戴 John Halliday 合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趕在九月六日於紐約、香港、台北同時發行。這本七百頁厚的新書，英文版於去年五月份發行以來，已譯成三十幾種文字，唯獨中文版一再拖延，由張戎之弟張樸翻譯。該書耗時十二載，訪問了許多名人，包括六位總統、六位總理、六位外長，如基辛格、達賴喇嘛、美國總統布什、英國前首相希斯、剛果總統蒙博托、菲律賓馬科斯夫人等。

不管你同意與否，毛澤東與中國現代史分不開。他的一生，他的經歷，他的舉止，他的功過，都充滿毀譽，都備受爭議。有人評他：打天下有功，

治天下有過，文革有罪。張戎認為，七千萬中國人在和平時期因毛澤東的政策而死，這個數字是英國的人口，所以不能對毛澤東三七開。

據中共黨史出版社發行的《文化大革命簡史》統計，到 1967 年，《毛主席語錄》共印刷出版 6.28 億冊，毛主席像印刷 12.4 億張，到 1969 年 3 月，毛主席像章製作了 3.22 億枚，以當時七億人口計，平均每人三枚多。可以想像，一窮二白的中國，花費多少人力、財力、物力於造神運動中。

文革的流毒傳到海外，我們這些天真幼稚的學生，被捲進這巨大漩渦中，沉迷於個人崇拜，不可自拔。毛澤東的話是聖旨，毛澤東的權威神聖不可侵犯！記得當時流行的一首歌：「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寶，誰要是反對它，誰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與大陸紅衛兵一齊接受文革之洗禮，回到家，要與開店做生意的父母劃清界線，把他們當成剝削階級，動輒要向他們開火。在學校，又不斷懷疑哪些老師是走資派，是修正主義在學校的代理人，要向他們貼大字報。

當時大陸「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的社論又長又臭，都是口號，來來去去盡是概念性的教條，我們分組學習、討論，天天開會，大談「三忠於」（永遠忠於、無限忠於、絕對忠於）毛澤東思想，壁報畫的都是「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每天到學校究竟學到什麼東西，現在回想起來，才知道浪費了多少寶貴青春於瘋狂的歲月中。毛語錄背得滾瓜爛熟，還嫌語錄歌不夠，親自為語錄譜曲，我自己就譜了三首，包括「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等。由於時時刻刻做好準備，隨時隨地會參加戰鬥，為柬埔寨的革命事業犧牲，這日以繼夜的灌輸，令學生像接受催眠似的，潛意識已被流毒侵蝕，分分鐘希望早日赴前線，像董存瑞手托炸藥，像黃繼光、邱少雲、歐陽海，像江姐、許雲峰、李玉和、小鐵梅、老奶奶，多麼希望成為烈士。在左毒的不斷侵蝕下，多少同學走進森林中參加游擊隊，多少同學為柬埔寨拋頭顱、灑熱血。到頭來，柬埔寨「解放」了，赤化了，最先遭受殺害的，首當其衝竟然是華人。這慘痛的教訓，不堪回首。所以我不止一次地指出，柬埔寨「愛國進步」學校師生到鄉村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對全國早日赤化起了積極的催生作用，是柬埔寨紅色政權的「幫兇」。這些碩果僅存的「愛國進步」老師，在夜闌人靜的時候，是否會懺悔一番？

毛澤東死了三十年，他留給後人的政治遺產是什麼？有一點可以肯定，三十年後的今天，他的幽靈還在。曾收到某校友會一份紀念特刊，裡面有幾篇文章，是「愛國進步」老師的回憶錄，當然又回味當年如何在僑校中向學生灌輸「愛國教育」，使莘莘學子成為「革命隊伍」，為人類的「解放事業」獻出寶貴青春，言猶未盡，回味無窮，令人掩卷長嘆。就是這夥傳播左毒的「靈魂工程師」，助長了赤柬迅速成長壯大，取得政權，將魚米之鄉的柬埔寨，變成人間煉獄。每當想起在波爾布特極權暴政下死去的幾百萬無辜生靈，我就對這些「左仔」恨之入骨，恥與為伍。

曾經參加某校的結業典禮，文藝節目助興時，一群十歲大的孩子上台大合唱，個個胸前繫了紅領巾，音樂開始，只聽見歌詞一開頭唱道：「我們是共產主義的接班人」，原來是《紅色少年先鋒隊之歌》，忘了身在海外的加拿大，還以為是到了延安。日前聽老師從外地度假回來說，他和同學們聚會，還有「唱支山歌給黨聽」的小合唱，對虎口逃生的苟活者來說，的確不寒而慄。

過去，毛澤東由神壇走下來，現在，他老人家又重返神壇了。君不見大陸出租車內懸掛毛澤東頭像，耗資 2.9 億，佔地 60 多畝的韶山毛澤東文物館正式動工，明年落成。手頭上有份資料顯示，1956 年 4 月 27 日，毛澤東帶頭在倡導遺體火化文件上簽字，想不到他死了卅年，不但沒有火化，連「入土為安」也難辦到，落得個死無葬身之地，供遊客觀賞，這是一代梟雄生前無法預料的。他死後不到一個月，屍骨未寒，遺孀就成了階下囚，最後也死得不明不白。難道是因果報應乎？(第 519 篇) (2006.09.08)

夢　想

6/49 頭獎 2400 萬，由三張彩票平分，每張 800 萬，其中兩張是同一人擁有，得獎者是一位 86 歲的多倫多老太婆，她說是夢中獲得該組號碼。幸運之神將 1600 萬元賜給長壽的婆婆，福有雙至也！

靠一場夢而成為千萬富婆，「夢」想成真，這當然是玄之又玄的傳奇故事。每個人都有夢想，有的人渴望發財致富，有的人希望健康長壽，有的人期望親人團聚，有的人盼望早日回鄉。小孩子剛懂事，就懂得「擁有」是一種快樂，大人能滿足他們想得到的，那怕是去一次遊樂場坐過山車，或者買一個價值才幾塊錢的玩具，他們就會感覺好夢成真，格外興奮。隨著年齡漸漸長大，夢想也在變，送禮物已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他們的夢想越來越複雜，也許不再是一臺新電腦，不再是一趟紐約遊，究竟要些什麼，有時連他們自己也未必弄清楚。人心不足蛇吞象，夢想越來越難實現。

當人們擁有太多的東西，想得到什麼就可以隨心所欲，當然談不上「夢想」。物以稀為貴，只有無法實現的承諾，一旦降臨，才倍覺珍貴。像沉痾不癒的病人，喜獲名醫良藥，絕處逢生，成功根治痼疾，猶如再生。一場災難，瀕臨死亡邊緣，千鈞一髮之刻，忽有奇蹟出現，死裡逃生，這當然是絕無僅有的創舉。然而，當你活在飢寒交迫的惡劣環境下，乞求上蒼憐憫，施捨一點溫飽，這不僅是「夢想」，已經是「奢望」。當你在極權統治下苟延殘喘，甚至不敢奢望能有吃的，只央求不要被屠殺，寧可忍受飢餓，但求活命，那已不再是夢想，那是向死神討價還價，與魔鬼講條件。

哀莫大於心死，在生死線上掙扎，如果沒有一絲夢想，就會失去生存的意志力，如果對明天還存有希望，才會振作，咬緊牙關，從死神手中奪回命根。讀了老同學寫的一篇感人文章，催人淚下，題目是：「信不信由你——一個很玄的夢」，寫她在 1976 年赤柬殘暴統治下的一段追憶。由於村裡斷糧，她家裡親人「因熬不住饑餓，都先後在睡夢中離開了人間」，終於輪到她了，「當時的我，對死並不是太畏懼，生不如死，死其實是一種解脫；但我很不甘心就這樣死去，我心中還有希望。」她在迷迷糊糊的「彌留」狀態下，夢魂到了「鳥語花香、青綠蔥翠的小島上」，一家老少正在野餐，小弟、侄兒「手上都握著雞腿，正大口大口地咬著」，她在島上看到了爸爸、嬸嬸、二哥、妹妹、妹夫、小妹、三弟、小弟、表妹、眾侄，正當她「盡情地陶醉在與兄弟姐妹歡聚的天倫之樂中」，突然間聞見遠處雞啼聲，爸爸大

喊，下令眾人送她回去！「不！我不回去！」爸爸和二哥合力將她推下船，妹妹趕快撐船離開，在第三次雞啼時，妹妹將她推上岸。終於，我這位老同學活了過來，捱過了生死關，30 年就這樣過去，這場夢卻永遠留在腦海中，與親人團聚，成了「夢想」。

比起這位老同學，我是多麼的幸運，她吃的苦比我不知多千百倍，她眼看親人一個個離開人世，那種悲痛，非筆墨能形容。然而，她沒有倒下，沒有屈服，依然堅強地活下去，而且活得多姿多彩，活得有意義。同學們說得好：「我們就是妳的親人！」有大家的關懷、愛護，願她幸福長伴！

經常讀到詩友祝福天下太平的詩篇，這只是美好願望，君不見羅馬教皇年年聖誕文告都是祈禱世界和平，但戰爭不但沒有結束，而且是一天比一天糟糕。駐阿富汗的加軍死亡人數已攀升至 40 人，從執行維持和平任務到圍剿塔利班份子，加軍士兵的夢想，就是早日平安返家團聚，與父母、妻子、兒女歡度感恩節、聖誕節，以後不要再上戰場。但不知政治人物的夢想是什麼？當初出兵伊拉克，是希望找到大規模殺傷力武器，如今，薩達姆已成階下囚，伊拉克變成火藥庫，天天爆炸個不停，小布什還有什麼新的夢想要實現？朝鮮在反對聲中已成功進行第一次核試，金正日的夢想難道就那麼簡單？美國自 1945 年以後總共進行過 1032 次核試，前蘇聯 715 次，法國 210 次，中國和英國各 45 次，印度和巴基斯坦各 6 次，你們大國可以實現核夢想，怎麼輪到朝鮮、伊朗就不行？「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老百姓的夢想當然希望永遠沒有核子戰爭，永遠沒有 9.11 發生，永遠沒有奪去卅萬生靈的海嘯。昨天的小飛機撞擊紐約大樓，多少人以為 9.11 歷史重演，阿彌陀佛！

誰不希望家財萬貫、無憂無慮實現夢想、悠哉閒哉到處旅遊？曾經在鄉下認識一位坐輪椅的小女孩，才十來歲大，問她有什麼夢想？「可以走路、騎自行車、游泳。」相信盲人的夢想是可以看得到東西；殘障人士的不幸，局外人根本無法切身體會，他們要比常人付出多幾倍的努力，才能活下去，相信他們的求生意志一定十分堅強。想起那些動輒自殺的人，四肢齊全，無病無痛，為了感情的事去輕生，或跑進校園大開殺戒，然後吞槍自盡，這些人不配活在世上，他們連夢想也沒有！

問小女兒的夢想是什麼？「不要再有校園槍擊案，讓我平平安安讀完大學。」問大女兒，「早日能拿到律師身份。」她們問回我，「太多，一時說不清。」哪一件最希望實現？「出幾本書。」(第 524 篇) (2006.10.13)

相 對

本文既不是探討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不是研究唯物辯證法的「相對與絕對」，短短一、兩千字的隨筆，當然扯不上哲學範疇，且不去涉及深奧理論和枯燥名詞，只漫談些人生中遇到的。

小布什去了越南，世間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過去是死敵的美帝國主義今天成了席上貴賓，敵友的定義，在不同時代有不同詮釋。落後的越南追趕上來了，世貿大門為她開，誰相信戰火洗劫後的廢墟竟像鳳凰浴火，煥然一新走上國際舞臺，令人刮目相看。可以意料，在未來日子裡，柬埔寨、寮國、孟加拉、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都會逐漸擺脫昔日貧窮境況，成為亞洲新小龍。強大的日本，到了今天也不外如此，老人家說的「風水輪流轉」，現在看來倒是很有哲理。

貧和富是相對的，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凡事總是退一步想，就會知足常樂。租房子住的，希望有朝一日能買一個樓房單位，「有瓦遮頭」，終於買了一層二房一廳，又渴望換一間大的獨立屋，人往高爬，水往低流，無可厚非。以前趕巴士、擠地鐵，夢想有一部二手車代步，不需要冷氣，後來買了美國舊車，又嚮往日本新車，現在換了四驅車，又想擁有歐洲跑車。你說自己一無所有，是窮光蛋，請到非洲看看飢餓的孩童，瘦骨嶙峋，且別說沒有書讀，就連下一餐能否有東西下肚都不知曉。無國界醫生到印度為病人切割白內障，每次只需卅五加幣，身無半文的病患根本付不起。

美軍「解放」伊拉克，到底是對還是錯？答案永遠是正反兩面。古巴總統卡斯特羅是好人還是壞人？是忠的還是奸的？毛澤東寫的詩詞，是郭沫若所吹捧的「錯比不錯好」還是強差人意？畢加索的畫是因為名氣才被炒高天價，還是他的藝術水平達到頂尖？生前賣不出一幅畫的梵谷，他的藝術天才是被後人推崇，還是因為收藏家玩弄成了商品的遺作，令售價超過八千萬美元？有誰知道登基逾半個世紀的英女皇，位高權重，她的內心是苦是樂？她的一生是悲是歡？她真的活得幸福嗎？

美國前總統福特，已經活了 93 歲，比里根總統還長壽，成了美國歷史上活得最久的總統。以前活到七十歲稱古稀，如今人越來越長壽，將來一百歲的人瑞不再稀奇，洪學智上將前天以 93 歲高齡辭世，一週前榮高棠逝世時享壽 94 歲，今年逝世的壽星中，超過 90 的很多，如 98 歲的前貴州省長李立，97 歲的台灣元老馬樹禮、作家張中行，96 歲的前台灣教育部長朱匯森，95 歲的外交家張偉烈，94 歲的畫家蔡振華，93 歲的前台灣行政院長孫運璿，90 歲的舞蹈家戴愛蓮、前廣東省長梁靈光等。

1982 年黎巴嫩總統基瑪雅被暗殺時他的侄兒只有 10 歲，昨天，這位 34 歲的工業部長小基瑪雅又被刺殺身亡，他沒有機會繼承叔父遺志出任總統，這遇害是恩是怨？世界在變，魁北克省因為哈帕總理承認是加拿大國家中的一個「國家」，這地位是毀是譽？也許未來的法國、美國會出現女總統，這樣就不會讓鐵娘子戴卓爾夫人專美，這從政之路是難是易？當湖北雞蛋含有蘇丹紅，山東多寶魚驗出孔雀綠，這危機是虛是實？薩達姆面臨絞刑，這結局是榮是恥？是慷慨就義還是罪有應得？

一百萬元對升斗小市民來說是天文數字，對億萬富豪是九牛一毛，紅色資本家霍英東家財億貫，比起富可敵國的微軟老闆蓋茨就小巫見大巫，多與少是相對的。曾開車四千多公里橫貫加拿大，這路程可以走遍整個歐洲，但比起俄國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就相差太遠了。1982 年 10 月 5 日，亞省愛明頓的日間氣溫加風速為零下 33 度，當時打電話回滿地可，一問之下，零上十幾度，冷暖是相對的。我曾用四個鐘頭時間開車去五百多公里的多倫多，又用四個多鐘頭開車去兩百多公里的魁北克，速度的快和慢是相對的。地球是圓的，中國在加拿大的東部，中國也在加拿大的西部，中國向東部跨越太平洋就到加拿大，中國向西部跨越大西洋也到達加拿大，東和西是相對的。近日有冰山漂浮到紐西蘭，引來了大批遊客爭相一試登上南極的滋味，冰山有多大才稱之為大？大和小是相對的。

你說臭豆腐有多臭？好此道者大有人在；藍芝士是一種非常臭的乳酪，價錢越臭越貴。吃不慣榴槤的朋友會嫌這果王像雞屎那麼臭，在泰國，榴槤飄香的季節，有人去當舖典當，為的就是無法抗拒的金枕頭。孰香孰臭？見仁見智。愚公移山是愚也，笑他不自量力的智叟難道真的是智者？

1994 年用 2500 元買一部 386 電腦，又用 500 元安裝 CD 光碟機，記憶體每 1Ram 售價 50 元，折騰結果已 4000 大元，還沒算買中文字體，如今一部

二手的手提記事本 300 元有交易，貴乎賤乎？最新版本的百科全書光碟剛面世時，郵購 180 元，如今十塊錢兩套；舊書店買了一套「Who's Who」名人錄，只花十多元，我家裡那上下冊用了 240 元訂購，內容竟一模一樣，新和舊版本售價相差天淵之別。

罵你狡猾和讚你精明，其實是一樣的。以此類推，美醜、優劣、強弱、是非、勝負、遲早、輕重、清濁、深淺、急緩、剛柔、疏密、厚薄、軟硬、利鈍、光暗、先後、善惡等，也都是相對的。(第 530 篇) (2006.11.24)

感 悟

加西大雪，溫哥華由 11 月 25 日晚上到 27 日連續降雪，舊雪未除，29 日再添新雪，降雪量前後達 30 至 50 厘米，不少地區斷水斷電，學校停課，機場航班取消。不久前溫哥華因暴雨污染，食水供應受影響，連刷牙也要用瓶裝淨水，如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令人憂慮。亞省卡加利和愛民頓則大寒侵襲，氣溫急降至零下二十幾度，加風速效應接近攝氏零下 40 度。滿地可今天天氣攀升至零上 17 度，明天星期五將下滑，氣象局預測只有零下兩度，然後就開始降雪，人們還不相信冬天真的來臨。一向暖和的溫哥華已積雪厚及膝，有雪都之稱的滿地可如今仍然像秋天，老天爺開這麼大的玩笑？

由於時間不夠用，更由於懶性發作，我是這條街上搭汽車帳篷最後一家。好友曾君專程來幫忙，先將鐵架豎起，上緊螺絲，天色已暗，我提議改天才加篷。上星期六天氣晴朗，陽光普照，是應該動工了，一早喚醒小女，將大捲帳篷搬出來，我和她一左一右，老伴總指揮，把 36 呎長的車篷加蓋，累得兩父女像老牛直喘氣。這又笨又重的龐然大物，是誰發明的？為了與大雪打這場冬天之戰，勞民傷財；市政府每次鏟雪費用以百千萬元計，大撒鹽粒，寒冬去後，馬路傷痕累累、滿目瘡痍。

車篷套上後，還要加繩綑綁。小女趕著去健身院做運動，我答應開車送她一程，才五分鐘車程，本來不需要帶齊紙張，臨走前老伴叫我上樓去拿錢包，以防萬一，我懶得動，她補上一句：別忘了你是「黑仔」，運氣一向不好，還是不值得冒這個險。我知道她和我一樣，經常有預感，正所謂「好的不靈，醜的靈」，只好乖乖去取錢包。送女兒後回來，本來沿剛才來的 19 號公路回家，因懶得繞個彎子，乾脆取道羅倫迪路，誰知前面那車子慢得像

烏龜，我跟在後面似蝸牛在爬，如果是女人或老人家，我會體諒，但看其背影牛高馬大，是個大男人，開起車來扭扭揑揑，一點也不爽，我不能再循規蹈矩了，老虎不發威還以為是病貓，一踩油門，才知道我的車要多快有多快，還是挺管用的。前面有個男人怎麼跑到馬路中心來？難道不怕車虎？當我定神一看，只見他朝我一指，命令我將車子開進路旁停車場，我的天，原來是警察，怪不得這麼多車開得那樣慢。我停下車，只見角落有四輛警車「躲」在一旁，大約六、七輛待宰羔羊正排隊等著受刑，警察叫我把駕駛證、汽車登記證、汽車保險等給他，我苦笑問他：我開得很慢，難道也錯了？「這裡規定時速 50 公里，你剛才的車速是 74 公里！」也不知等了多久，才輪到我那熱辣辣的「牛肉乾」出爐，罰款 110 元，還扣兩分，夠小女健身院幾個月的月費。沮喪地將車子開回家，老伴問我去哪兒兜風，這麼久才回來，我將手中罰單一揚：「不怕一萬，只怕萬一，承妳貴言！」如果我沒帶錢包，沒有駕車執照，就會像工頭一樣，被拖車，車子還被關一個月，拖車費，卅天停車費，沒帶執照罰款，加起來上千大元。

「唉，錢財身外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市政府發窮惡，到處找人開刀，我的車輕輕一踩油就跑一百，區區 74 公里算什麼？」一陣牢騷過後，很快就忘記傷心事，又嘻嘻哈哈大讚今年的車篷搭得比往年好，又開開心心和朋友在電話中天南地北，口沫橫飛，大話西遊。一看時鐘，哇，快五點了，匆匆洗澡，整裝出門，忘了虎視眈眈的警察到處埋伏，一路上依然急速飛車，直驅唐人街。

當晚天主教堂筵開卅席，賀杜寶田神父榮壽、榮休、榮歸三慶。我於 1980 年就認識杜神父，當時為了擔保未婚妻，必須向移民局呈交杜神父的一封信，證明我所言屬實。後來我再去找神父時，才知道他因車禍入院，我向修女說明來由，她竟從抽屜裡取出杜神父早已幫我寫好的信件，當時令我深受感動。我搬去愛民頓住了三年，又搬回滿地可，在中華會館聚會中與杜神父見過幾次面，女兒也在中華學校讀了幾個學期的中文。由於我不是教友，所以很少到教堂去。杜神父 1957 年到滿地可，服務僑胞半個世紀，中華學校創立 40 多年，桃李滿天下，85 歲的杜神父退而不休，繼續為教友、為僑社作貢獻，席間聽到來賓上台發言，讚頌杜神父功勳，我即席作了一首七律，親自送神父。

陳東璧代表問杜神父，他長得眉清目秀，氣宇不凡，為何不去拍電影當明星，寧願吃苦當神父？神父妙語回答，並回憶滄桑往事，更顯現其高尚品德，豁達胸襟。杜神父一生，以「寬恕」二字處世，他在僑胞中的崇高形象，無人能比，市長弟弟稱，政客想爭取選票，應先爭取神父的支持。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做人能「寬恕」，就沒有爭鬥不休的冤冤相報，就沒有永無寧日的攻訐欺詐，回顧杜神父默默無聞為眾人服務的一生，想起毛澤東在祝吳玉章壽辰時說過的話：「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說這番話的毛澤東到底做了多少好事和多少壞事，歷史會給他公正的評價，而我們活著的人，做不了好事，只要不做壞事，或「好心做壞事」，蓋棺之日，捫心自問，對得起自己，對得起良心，對得起天地，也就「不枉此生」矣！(第 531 篇) (2006.12.01)

精 彩

懶洋洋的星期一，沒精打采，抵工廠頭也沒抬就上樓換工作服，正好碰見工頭，他指著我的儲物櫃，「你的隔鄰 Locker 那位墨西哥 Amigo 死掉了！」我的天，上星期還見到他在牆上寫字：「永別了，朋友！天堂或地獄見！」唉！一語成籤，才 34 歲，怎麼就走了？七月份工廠放假，他進醫院切割喉嚨良性硬塊，回來上班才幾天，就嚷著肚子痛，我們還以為他得了盲腸炎。後來醫生證實他患腸癌，他自己有預感會離我們而去，所以寫下絕筆。我跑去他工作的地方，那歪歪斜斜的字還在，他的工作靴、眼鏡擱在我櫃子隔壁，人已不見了。留下一個五歲的兒子寄在前妻娘家，新結識的魁北克姑娘成了人壽保險的受益人，還答應今年聖誕節陪他返墨西哥見其父母。他是我們工友棒球隊的主將，動作粗獷，樂於助人，又勤勞能幹。有一次我工傷，是他扶我去找藥箱包紮傷口，雖然他做日班，但經常加班到晚上，我們在一起用餐，當他知道我有朋友被派去墨西哥公幹，便滔滔不絕回憶他如何從墨西哥偷渡到美國。工友丹尼爾感嘆道：「Amigo 雖然命不長，但他活得精彩！」

說到精采，朋友昨天來電話，「聽說你又被警察抄牌扣分？」我笑說，「不止這些，還有更精采的。」上星期五氣溫激降，豪雨傾盆，大女兒開她朋友的小紅車準備去魁北克參加法律座談會，我們不放心，勸她將小車子留在車篷裡，開我那笨拙但穩重的大 Buick 去。整個晚上狂風橫掃，樹倒燈

搖，多處地區停電。星期六清晨未七點，老伴把我從睡夢中喚醒，叫我趕快出去外面看，我穿上大褸跑出門口，惺忪睡眼立刻驚醒過來，36 呎長的車篷被時速 ˉ140 公里的疾風吹得傾斜向一邊，儘管地上有 20 塊大水泥磚壓著，有一半已經搖搖欲墜，隨時會倒向隔壁意大利佬，他的車正停泊在那兒，分分鐘會被壓壞；而女兒朋友的小紅車依然停在車篷裡面，已無法開出。老伴喚醒小女，我們三人也無法支撐住，因為風力太大，把帳篷吹得鼓漲，隨時會將我們扯上天。對面的老外看到了，跑過來幫忙，我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想辦法撐起一條通道，可以把小紅車開出來；折騰了好久，終於救出，但車身被鐵架的螺絲釘刮得傷痕累累，幸好及時脫險，不會被壓扁。風力一陣比一陣強烈，我們已無力再支撐下去，我決定放棄，叫小女兒騰出手來，跑進屋子找出幾把剪刀，我和老外兩人托住快倒下的車篷，她倆快速將纏住鐵架的繩索全部剪斷，不一會，車篷幾乎整個飛上天，強風終於可以通過，不再鼓漲，危機總算解除。我們一齊放手，鐵架就嘩啦倒了下來，原來有四、五條鐵的彎角已經被狂風吹得斷裂。冷風中，我們忙著收拾殘局，竟忘了用相機將災情拍攝下來。

怎麼辦？翻查黃頁分類，找到拉娃區的 Tempo 汽車帳篷專賣店，職員叫我們先打電話申報保險公司，並拍下照片作為證據，原來一場風暴令數以百計的車篷吹毀，而且車篷內多數汽車都被壓壞，我們的車給女兒開去魁北克，也是不幸中的大幸。打電話找房屋保險公司，一直由音樂陪伴著，半個鐘頭後才有人來聽，由於是星期六，接線生只負責登記，要等星期一才能辦理賠償手續云云。

大女兒從魁北克回到家已深夜，她會蒙頭大睡。星期天一早，雪花滿天飛，我和老伴陪小女兒去她報讀的麥基爾大學西島分校。一路上交通癱瘓，高速公路車禍頻繁，險象環生。接見我們的，是一位校工模樣的老頭兒，我們後來才知道，他就是食品科學和農業化學系的系主任，這位食物學家是法國 Nancy 大學博士，著述很多，是這方面的權威。他很高興小女有興趣就讀食品營養學，隨即帶領我們到實驗室去參觀，並逐層逐樓介紹這佔地數十萬平方呎的校園，包括聚居各類動物的偌大農場。我們到他的辦公室聊天，他語重心長闡明食品科學的重要性，民以食為天，隨著生活質素的改善，人們越來越注重飲食營養、衛生、安全，「健康第一」的概念已被普遍認同，食物營養學、食品檢驗等學科在未來大有作為，能夠就讀世界名校，前途無限。這裡有八百多名學士、四百多名碩士生，實驗室有最先進的儀器，圖書

館有包羅萬有的參考資料，這裡的學習環境一流，但必須寄宿，否則，每天花在交通上的時間非常浪費。憧憬著未來，小女兒興奮得幾乎要哭了出來。我帶了相機，讓她和教授拍張合照留念。教授送我們到大門口，原來他是特地等我們的，晚上將飛去法國巴黎出席會議，三天後回來。返家的路上，我們聽小女談她精彩的讀書計劃，當她說到健身院三個月體重減去十五磅的驕傲成績，更是得意忘形。很快的，我們已經將車篷被毀的事一一拋諸腦後。去糖果店買一盒巧克力，去賀卡專賣店，買到一張寫著法文「Merci」和中文「謝謝」的感謝卡，寫幾個字，簽我們一家人的名字，叫小女拿去送給對面的老外致謝，並問他到底叫什麼名字。

今天，保險公司答覆我們的申報，換新的汽車帳篷一千二百多元，我們只須付三百，其餘的由保險賠償。有驚無險又過了一關，人生漫漫長路，還有多少精彩的每一天在等我們去迎接、度過。(第 532 篇) (2006.12.08)

感　喟

凌晨三點許回來，一路大霧，零上三度的天氣，誰相信這是十二月廿一日冬季第一天？看來，如無意外，今年應該是百年來第十三個沒有雪的綠色聖誕。詩人愛詠雪，沒有雪的冬天，似乎欠缺了點什麼。壇主譚公感喟：「氣象人心幾變遷，冬來歲暮雨潺湲。」雪梅兄嘆道：「無奈暖和欺，惜白雪、姍姍到遲。」而劉運仁詩友最幽默，他這樣寫暖冬：「想必天庭漲雪價，蒙城冬暖似春秋。」並笑「製冷眾仙無妙計」，還將中國的灶君趙公明和希臘的雪神喀俄涅都請出來，堪稱一絕。

今晚是工廠最後一天工作日，老闆臨走前來向每位工友逐一握手，祝賀節日快樂，他明天飛去佛羅里達度假，吩咐管理層慰勞我們一番。晚餐有外賣烤雞套餐，我們提前於一點鐘收工，然後是老闆送的兩大箱荷蘭啤酒，經理送我們幾瓶香檳。工友們各自從家裡帶來珍藏的好酒和下酒的牛肉乾、果仁、鹵肉等，擺滿一桌，香檳、啤酒、紅酒、烈酒，後來還有人再找出一瓶陳年 XO 干邑，老外安德烈帶來音響，又唱又跳的，這下子可熱鬧了。醉意中笑聲震耳，舉杯互相祝福，情緒高漲到頂點。我因要回來寫稿，提前兩個鐘頭離開，他們還在鬧騰，工頭說酒氣未散，不宜開車，所以要大家凌晨五點才走，還特別優待我不用打工卡，讓我無端端有兩個鐘頭工錢。一路上打

開車窗，猛吸冷風，吹走酒味，幸好沒有遇見老警，也許因為大霧，路上車子像烏龜爬，所以也減低危險性。

就這樣又過了一年。今天日班有幾位工友獲頒廿五年服務大獎，是一枚名牌手錶，而更多工友是三十年以上，有一位叫馬利奧的意大利佬，十六歲就來這裡，一幹就是四十多年，明年六十五退休，整個人生都報銷在這裡，多無奈！但他們卻不那麼想，有份穩定的工作，何樂而不為？今年兩週長假，日班有六位柬埔寨工友回鄉探親，夜班也有兩位回寮國，他們活得挺開心，不會因為自己是藍領而自卑，他們的生活條件不錯，有漂亮房子，開四驅車，每年出國旅遊，還經常匯款回鄉給親人。這就是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中所指的產業工人？難道也配稱「無產階級」麼？

我一直不甘心困在爐邊，想不到年年感喟，也年年原地踏步，一幹就是十五年。老闆在和我握手時，特別叮囑的一句話，竟然是：「Be Careful！no more accident！」看來，在他的印象中，我是工傷次數最頻密的一位。我問米歇爾，你打算幹到退休？「那當然！有了退休金，我就可以到處去旅遊。」然後他問回我，我搖頭：「不知道，也許中了頭獎，拜拜！」明知中彩票的機會是幾千萬分之一，我還是那麼天真。電工佛朗斯瓦笑道：「要提前退休，何必等中 6/49，娶個有錢的老婆不就行啦！」他說得很認真，原來和他拍拖的小妞，家裡開了幾間加油站，又是獨生女，難怪！

回到家裡，用冷水洗個臉，跑到地下室開電腦，先上網查看電郵，一共七個「易妙」，有寄詩來的，有問我為何上一期《詩壇》遺漏其詩作的，還有祝我旅途愉快的。又到傳真機查看，倒也收到好幾張詩稿，我糊里糊塗全拿上臥房，輕手輕腳開了房中的中文電腦，先為《詩壇第 363 期》定稿，把所有賀年的詩作留下，以便加進下一期的《送舊歲、迎新年特輯》中。酒意令我不得不爬上床小睡，老伴喚醒我時，壁上掛鐘已經七點半，才開始寫這篇稿。用「感喟」，也是我的現況也。

儘管上網通訊已經十分方便，我還是收到很多親友的聖誕卡，而我每年總是等到郵政局推出生肖郵票後才寄出新春賀年卡，往往會寫一、兩首詩或填詞應景，以前用電腦打印，有同學來信，希望我用毛筆手寫，這樣才有誠意。我每年都收到廣州表姐寄來精美的生肖賀年卡，如雞年大吉、狗年行好運，這樣的賀卡，在加拿大是有錢也買不到，所以我會去文具店買些硬紙，

然後彩色影印，自製賀卡，並附上生肖郵票寄出，一年一次，由於喜愛集郵，我這些年搜集生肖郵票的確也不少。

寫到這裡，才想起還有幾封信未寄出，包括《時代週刊》的續約信，以及舊屋主的一大堆來信，雖然他已於年初病逝，但信件絡繹不絕，我必須去郵局填寫一份表格，希望不再收到這無法送去給他的郵件。還有一封信，是信用卡公司寄來的，我打電話去，謂已經多年不再使用，為何還是不斷寄來結單，電話中的女孩子用很有禮貌的語氣回答：您的戶口還有幾毛錢餘款，除非您同意捐出來，否則我們會每個月繼續寄出結單？我聽後哭笑不得：「這麼多年來，你們每月花 51 仙郵費，就為了我的幾毛錢？」還有一封政府稅務局的信，謂我 2003 年的報稅單中，忘了申報兌賣股票，必須補稅，這已不是第一次了，以前我以為女兒的私校學費可以退稅，一連幾年都報上去，後來「吃蕎頭吐蒜」，我必須補稅一千五百多元。最後是警察罰單，除了超速，還有一張熱辣辣剛於上週日出爐的違例泊車，42 大元。為了能買到兩本最新出版之《2007 Almanac》年鑑，被抄牌的錢比書價還貴，哈哈！別了！多姿多彩的 2006 年，我將在亞伯達省的愛民頓歡度 2007 年元旦，怎不令我感喟？(第 534 篇) (2006.12.22)

感　觸

詩友區家相於上星期六那天火化，我只有默默為他在天之靈祈禱，願區兄安息，永生天國極樂世界。收到溫哥華李錦榮的傳真信和詩，讀後感觸很深。他說家相病情惡化入院後，他每天都寫一封長信和一首詩寄給嫂夫人，由她唸給病床前的家相聽。家相辭世後，他即以隸書重抄這五首詩，用快郵寄去溫尼辟給家相嫂，區太收到後即在電話中問錦榮夫婦，能否將這些詩連同其他詩友的悼念詩詞放入家相的木盒裡一同火化。錦榮兄說他在雨中踱步到溫哥華市中心最大的教堂，燃一小杯蠟燭，為家相禱念。猶憶當年是錦榮兄把家相介紹進魁華詩會，我們曾通過好幾次電話，出版《滿城賡詠集》時，我特地致電問他籍貫和出生地，告知祖籍是廣東順德，出生於香港，肖蛇，比我小兩週。他是繼泰國李少儒、愛城林盛羽之後第三位詩友逝世，可惜到現在我連他的相片都未見過。

和多倫多子漢先生通了好長的電話，知悉他於元旦翌日因病入院兩天，我勸他應該注重身體，不要再像他詩中寫的「應酬致病」那樣：「三天四次

應酬邀，五六時間吃不消。」我們互相勉勵的一句話竟然是：「今後應學會自私一些！」並希望他與時間賽跑，時不予我，務必趕緊為《子漢詩詞集》的出版做好準備，愈快愈好，最好能在今年內付梓面世。子漢先生已七十八高齡，為潮州音樂鑼鼓的籌組奔波操勞，經常參加潮樂演奏，還客串業餘攝影這爬高俯低的工作，體力消耗極大，每次通電話，都聽到他說這個星期有幾個宴會要出席，有幾場演出要參與。我告訴子漢先生，應以體康為理由退下來，專心療養好身體，有空就吟詩作賦，彈曲弄絃，不亦樂乎！寫到這裡，剛收到多倫多張清姻兄電郵，告知子漢先生因胃出血，昨天再度入院，目前仍在醫院留醫，情況令人擔心。祈求上天保佑，吉人天相，早日康復，詩友們正等著他的詩詞集出版，端午雅集正等他來出席。

這一回去亞省，見到那些追求名利地位的人，為了提高知名度，不惜一切代價，可謂用心良苦。除了爭奪權位，還為自己臉上貼金。有的則遍尋書畫家名畫懸掛家中，逢人介紹該畫是出自某公的手筆，有一張山水畫還以萬元人民幣買下，並向我遞了畫家的名片，令我大開眼界，特抄下公諸同好：「著名中國畫家、水彩畫家、XX 大學教授，1993 年起享受中國國務院特殊津貼」，且不說自稱「著名」畫家，就說這「享受特殊津貼」，令人想起「部長級醫療待遇」，把這「特殊津貼」寫在名片上，又能起什麼作用呢？整理一大疊名片，不少人的履歷都是密密麻麻，詳細列明「前任」、「曾任」、「現任」職位。可見名位還是挺吸引人的，口口聲聲說「澹泊名利」者，到底有幾位真的肯從名利場上退下來？看到「著名」畫家的名片，令人想起季羨林，他在最近出版的《病榻雜記》中，希望摘掉「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和「國寶」三頂桂冠，還他「一個自由自在身」。

在愛城和卡城拜訪僑團，乒乓球、攝影、象棋、電腦、舞蹈、歌唱等活動還很活躍，僑團的領導作用功不可沒。普遍聽到的問題是「後繼無人」，創會元老逐漸退下，年輕一輩對僑團活動不感興趣，他們大都是專業人士，受過高深教育，對傳統文化一般都敬而遠之，形成青黃不接的現象。愛城有《愛華報》、《光華報》和《加華報》三份報紙，都是免費贈閱，以前還有《加中報》。主要靠廣告維持業務，副刊不多，剪貼不少。《光華報》每週社論由主編遲女士執筆，因知悉李錦榮兄有一個專欄叫《思燈錄》，所以我特地拿了兩份回來，還在報社前拍照留念。我很驚訝王羽侯先生的愛城京劇研習社能堅持辦下去，而且還可以邀請到梅葆玖率團 50 人來登台。名攝影

家林傑每個月為亞省攝影藝術學會主編出版月刊，貴在堅持！卡城志成中文學校辦得相當出色，更值得一讚！



在愛城曾抽空探訪一位老朋友王大姐，以前早在泰國難民營就相識，她精明能幹，雖與家人失散，仍在茫茫人海中到處托國際紅十字會尋覓，皇天不負有心人，夫妻兒女終於在加拿大團聚，我到愛民頓時曾與王大姐共事三年，想不到一次中風導致半身不遂，去探望她時見她坐在輪椅上，我哽咽了，拍了幾張照片留念。非常敬佩她的夫婿林先生，常伴左右，開車陪輪椅上的愛妻遊美加一圈，上下車托輪椅，如廁洗刷一人包辦，這種不離不棄的真愛，令動輒叫嚷離婚的年青一輩汗顏。

雖然人在旅途中，手提電腦依然上網，感謝詩友合作，提前寄來詩稿，沒有因為我離埠十天而影響詩壇的出版。知悉鄭石泉詩友將返回湖南老家過年，四月份才回加拿大，他寄了許多詩作以備傳真失誤之補缺，謹祝他一路順風，保持每週寄來大作之習慣。新加盟的劉運仁和墨浪兩位詩友以清新的風格令詩壇注入新血，可喜可賀！想起這七年來詩友們辛勤不懈耕耘墾拓，怎不令人感觸？

懶洋洋返回工廠上班，方知有幾位工友回柬埔寨和寮國未歸。聽說堪詩的母親已九十多歲，一直等著見兒子一面，而做兒子的怕回鄉，一是怕嚐再次分離的痛苦滋味，二是怕母親了結了多年心願後會病逝，只要一天未見到兒子，老人家就會一直活著，一直等下去。工友立迪猜去年回泰國探親變成了奔喪，到醫院見他母親最後一面，辦理後事完畢才返回加拿大。我經常在

想，既然已沒有戰亂，為什麼無端端還要骨肉分離？父母年老，不宜遠行，這訓語已行不通，膝下兒女天隔一方，回來見面成了父母的奢望，難道不能在有生之年陪伴老人家度過夕陽桑榆晚年？我自幼沒有父母，見到人家回鄉團聚多麼嚮往，誰知他們有老邁父母在天涯盼望而不肯歸，這道理怎麼也說不過去。(第 537 篇) (2007.01.12)

得　失

昨晚，伍兆職詩翁傳真來一則大陸新聞剪報，標題竟是：「詩狂擺擂台，懸賞十萬」，謂有位仁兄自稱其詩在某些領域已超越李白、杜甫，就算蘇東坡的詩也「僅夠陪襯」云云。這位名不經傳的詩人周國志，今年六十，語不驚人死不休，口出狂言：「我相信，沒人能拿走這十萬的獎金。因為，我是海內外第一詩人。全中國，沒人能超過我。」他在「狂詩一束」稱：「自從李杜聲名巨，縱使蘇黃僅夠陪。」「豈甘大雅垂荒廢，重振雄風看我來。」讀他的「黃鶴樓組詩」也不外如此。

寫詩不同於打功夫，上擂台一較高下，只要把所有對手打倒，就算天下第一。詩無達詁，詩的好壞、優劣，不是你說了算，除了觀點、角度不同，除了寫作技巧，起承轉合，尋章煉字，還要講求意境，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歷千百年而不衰，流傳至今仍詩味不減，才算好詩。所以，作為古典詩詞評鑑專家的許老師，每年評審詩詞五千多首，也不能一口咬定哪一首詩最好，只能在某個方面做評議。毛澤東的詩詞，儘管各方評價不同，見仁見智，但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他的豪氣、霸氣、王氣，是其他政壇人物所望塵莫及的，但卻無人敢說毛詩「第一」。終於，這位周國志露出了尾巴：「通過媒體將古體詩炒火，我的詩集才有望發表。」為了出詩集而動這樣的腦筋，也怪可憐的。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能像杜甫那樣認真寫詩，的確不容易。杜甫有「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名句，最能表白詩聖的內心世界。寫詩如果是為了出名，肯定寫不出好詩，只會糟蹋了詩的高雅；如果是為了賣錢，換取想得到的東西，成了奉命之作，大量生產，那更談不上文學成就。詩言志，詩如果因為被評為第一才是好詩，那已成了商品，失去了詩的靈魂，可悲！

區家相辭世後，我在電腦檔案裡整理其遺稿，雖然只有 14 首，但讀之詩味無窮，他的那首「栽梅」：

「惜花野老恨開遲，苦待春回日暖時。幾度梢頭尋嫩葉，多回夢裏望新姿。籬邊閣影昂仙骨，粉白脂紅泛玉肌。一日飽看天上色，怎辭勞力護芳枝？」

起承轉合，恰到好處，全詩沒有一個梅字，透過一日多回觀賞的細膩描寫，渴待梅開的心情躍然紙上，梅花綻放之意境呼之欲出。一首耐人尋味的好詩，清新脫俗，不需要堆砌詞藻，讀之蕩然迴腸，一詠三嘆，何必要打擂臺自吹自擂？

家相在詩會的日子不長，但他的詩能引起共鳴，詩友紛紛唱和，他的病逝，對詩壇來說是極大的損失，對我來說，更是不小的打擊。我還沒來得及到緬省溫尼辟一瞻他的神采，就陰陽各異，人天永隔。此次去愛城，在曾老師家中翻看相片時，終於一睹林盛羽詩友的豐采，幾年前曾經說過有機會遊亞省一定會到他府上拜訪，如今親臨愛城，林兄已先走一步，緣慳一面，有說不出的傷感。

畫家姚奎在遷居溫哥華前蒞臨舍下，他說詩畫如果能合作，一定是最美的藝術品。他說有個構思，將加拿大各省湖光山色盡入畫中，每幅畫填上一首詞，題上一首詩，這計劃希望有生之年能實現。此次去愛城，我曾經與攝影家林傑兄提議，搞一次攝影之旅，將加拿大的美麗風景拍攝下來，每幅照片配上詩詞，出版一本攝影詩詞圖集，他十分贊同這個構思。我還有個詩詞之旅的夢想，在有生之年，走遍加拿大每個角落，從大西洋到太平洋，每一處留詩一首。這個夢想只有等待退休時才能實現，而條件必須有三，第一是有健康的身體，第二有清晰的頭腦，第三有充裕的金錢，缺一不可。人生就是如此矛盾，現在有能力走得動、有靈感寫東西，就欠缺時間和金錢這兩大條件，將來有時間、有經濟能力時，人已衰老，思維已遲滯，想寫什麼，也不能得心應手。訪舊半為鬼，屆時到每處地方，只能去墳墓憑弔故人，想起來是多麼令人傷心的事。多愁善感，就落得如此神傷。

得與失本來就是相對的，你以為是得到了，其實失去的也許比得到的更多，得不償失；你以為失去了，結果因禍得福。凡事不要太計較得失，日子反而會好過些。曾經不止一次勸同學將網上零零落落的文章結集成書，相信「書比人長壽」，留下一本文集一定十分有意義。這本來就是一廂情願，所

謂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有寫文章的當然舉手贊成，旁觀者不表態也是理所當然，沒有寫文章的，最多不買，也無傷大雅，反正誰想出書誰就拿錢出來，太計較得失，最後什麼也得不到。

寫到這裡，又想起此次西行，曾經勸服曾老師趕緊寫回憶錄，他說記憶日漸衰退，很多舊事都逐年在腦海中消失，我急了，提議他老人家用口述，把昔日點滴追憶錄在錄音帶裡，我負責整理，像唐德剛根據口述寫的那部《李宗仁回憶錄》一樣。近八十年的豐富人生本身就是一部歷史，如果任由湮沒，太可惜了。我每逢見到七八十歲的老年人，總是勸他們寫回憶錄，總覺得他們沒有什麼留下來，也該有點追憶。如果每個人都能寫日記，就能將陳年記憶拉回來。可惜，有些朋友下意識不想記舊的事物，他們主張凡事往前看，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往事不想回味，活在過去中太累了！(第 538 篇)(2007.01.19)

投訴

曾與《華僑新報》一位讀者張女士通電話，她說讀了本欄《桂折》一文後，對加拿大郵政服務之耽誤，深有同感，問我能否找尋有效的投訴管道，或要求報社作一次專訪，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據張女士描述，她在中國的老父病危，已屆彌留狀態，而飛機票最快也要等到三月六日才能起飛，為了能讓父親及時見到珍貴照片，她於二月十五日到郵局投寄速遞服務，職員告知，有五到六個工作日送達的，她問能否再快，只要能立即送到，那怕是上百元也在所不惜，回答是：最快三個工作日，但非常昂貴，大約五十多元加幣。沒問題！張女士恨不得明天就將照片交到父親手中。誰知直到二月廿三日那天，她媽媽從國內來長途電話，謂照片仍然沒有收到。向郵局交涉，告知已經準時抵步，適逢中國春節，郵政服務休假，「三個工作日」不包括週末、假期，如果是「速遞」，就應該在限時專送的期限內一定送達，那怕是全國休假。我的天！這真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講不清。

《子漢詩詞集》三天特慢送到，花了約二十大元，前幾天以 52 仙平郵將一百元支票寄去多倫多交付拜祭子漢先生的花架，竟然兩天就送達。我正月初一才寫的豬年賀卡，大年初二才到郵局貼上豬年郵票寄出，初五晚上法國

同學在電郵中稱已經收到，比寄本國還要快，真是不可思議。我在魁北克加斯佩半島寄回家的明信片，一直到我渡假結束，返回滿地可後一個星期才姍姍來遲，奈何！

女兒收到手提電話帳單，竟高達 190 多元，怎麼搞的？打去客戶服務部，先聽音樂足足二十分鐘，才有人「服務」，將苦水吐完，小妞慢條斯理的答應，將線路轉去投訴科，又再苦等十五分鐘，佛都有火，是個小伙子，把剛才說的話再重覆一遍，「也許有人盜用妳的手機上網！」「午夜三點半？我正在睡覺，手機在我床頭，難道三更半夜有鬼借我手機上網？」「妳真的沒有用手機上過網？」「我家裡三部電腦都可以隨時上網，19 吋大的熒幕，幹嗎要對著手機瞎按？八分鐘收費 41 元，比月費還貴。」折騰了半個小時，終於有了答案：我們現在相信妳，但這個月的帳單必須全數付清，下個月才回扣。「我決定換公司，請立即中止線路！」「對不起，妳簽了三年合約，即使不用，每個月依然要繳付月費。」這也不行，那也不行，見鬼去吧！女兒掛掉電話，直氣得咬牙切齒。

收到百貨公司大減價廣告，老伴吩咐我去買特價廁紙，驅車趕到，貨架上空空如也，一群師奶正找職員興師問罪，我也學人家去求見經理，「對不起，這是特價品，賣完即止！」「現在是早上九點半，有什麼理由一大清早售罄？」「我們正在等新貨送來，明天再來吧！」「那不是騙人的嗎？至少要給我們一張特價券，下次來買可享有優待價錢。」「我們公司不會騙人，但沒有存貨。」

像這樣的廣告，我受騙得多，所以很少會專程趕去購買。然而，網上的騙人花招就千奇百怪，層出不窮，幾年前我曾在多維網上看到一個廣告：恭喜你，你是第一百萬個上網的人，將獲得一份神秘禮物，請在今天之內打這個電話！我當時竟幼稚得相信自己是幸運兒，平時買彩票連十元安慰獎都不中，怎麼可能天降橫財？最後，我還是不死心，打了網上的電話。「你就是我們要找的人，恭喜你，現在你將獲得雙人旅遊佛羅里達州的來回機票、七晚酒店、餐飲和租車服務，總值超過三千美元。請把你的信用卡號碼給我，因為你必須先繳付每人 649 美元的服務稅、機場入境稅和獎金稅。」「既然是獎品，我為什麼還要繳納兩人 1300 美元？」「你中頭獎，也必須扣除近一半博彩稅。」我把電話掛上，幾天後，那個「第一百萬名上網者」之廣告依舊每次在多維網上來回閃爍著。

由於糊塗，我來加拿大這二十幾年，也不知上了多少次當，僅裝修房子一項就受騙了好幾回，直到去年還被通渠佬騙了一筆，第二天廁所又塞，只有電話，沒有地址，找到那傢伙時，他說通廁所是不保用的，你說氣不氣死人。修車師傅也一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永遠是「車子老了，毛病一定有，不是我們的錯，只有一個方法，換部新車！」怪不得有人說，必須多交「師」字輩朋友，患病緊急入院有醫師朋友，遇到法律難題有律師朋友，招惹稅務麻煩有會計師朋友，簽署買賣合約有公證師朋友，深造修讀學位有講師朋友，房子出問題有裝修師傅，車子拋錨有修車師傅，迷信風水找堪輿師，扮靚找髮型師、化妝師，唯一最沒有用的是搖筆桿的寫稿佬，什麼「師」也不是。

被律師敲一筆，白白花掉幾萬冤枉錢，相信官司打輸的朋友就有這段經歷。到消費者權益委員會投訴，我也試過幾次，剛開始還有點頭緒，跟進幾次後就束之高閣，不去追問，最後不了了之。

像郵政服務沒有保障，除非惹上公眾人物，借助名人效應，登上英、法文報頭條，甚至鬧到法院，或許會收效。君不見 Park avenue 換名一案，發動四萬多人簽名反對，市長最後被迫收回成命，不再堅持以羅伯・布拉沙取代用了百多年的舊街名，這就是群眾投訴的勝利果實，值得一讚也！(第 544 篇) (2007.03.02)

敢 言

童話「皇帝的新衣」裡面的小孩，天真無邪，有話直說，把皇帝根本沒有穿衣的殘酷事實揭發出來，其實所有人都知道，但就是沒有誰肯講、能講、敢講，因為，講真話是要付出昂貴代價的，輕則朋友反目成仇，重則人頭落地，死無全屍。識時務者不會一針見血講真話，就算要講，也要轉彎抹角，切忌開門見山，要給人家留點面子，有下台階，這叫做「講究策略」。逢人只說三分話，就不會到處樹敵，這是明哲保身的要訣。好聽的話多說，揭穿人家面具的話最好不要說，或想辦法借別人的口說出來，由他去當靶子，去成為眾矢之的，傷害一人，可以保住其他想講而不敢講者。

歷史上多少講真話而首當其衝的人，死諫極權，慷慨就義。雖千萬人，吾往矣！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敢向毛澤東進諫，丟了烏紗帽，最後被迫害致

死。胡風給毛澤東寫了三十萬言的《關於解放以來文藝實踐狀況的報告》，被判刑、監禁超過四分之一世紀。如此硬骨頭好漢令後人肅然起敬。

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夫子就曾經以「益者三友、損者三友」來區分擇友之道，「友直、友諒、友多聞」為益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為損友。友直，正直的人；友諒，誠信的人；友多聞，博學的人；友便辟，慣於逢迎的人；友善柔，工於獻媚的人；友便佞，喜歡花言巧語的人。社會上酒肉朋友很多，患難之交很少，阿諛奉承的傍友多，敢講真話的諍友少，偏偏就愛聽好話的人多，肯聽諫言的人少，所以，要在這社會立足，除了有真學問，還要學會如何講客套話、漂亮話。

讚美的話多講，挑剔的指責少說；逢迎的吹捧令人舒服，批評的言論教人難受。要向人家提意見，還要講求說話技巧，用詞不可太過激烈，語氣切忌太過嚴厲，還要剛柔並重，讚彈齊下，這還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忠言逆耳，良藥苦口，自古已然。自己文章，人家老婆，由來如此。文人相輕，要對文人說真話，就更難了，你指出他文章中的出錯，必須言之有物，引經據典，令他心服口服，你挑剔他的詩出錯，就要耐心分析格律、平仄、韻部，還要考慮到其它方面，詩無達詁，也許他的詩是要表達某方面的意境，所以一定要用這個字，你如果不深入了解，就單刀直入，傷了對方。

子漢先生的謙虛，令我這敢言的詩友不敢多言，他的那首《長相思——遙寄亦師亦友》，我就不客氣地改成「遙寄知音」。他逝世後，張清老師在《我所認識的詩人子漢》一文中，引用這首詞時，就加了按語：「我則深感人生得一紅顏知己，可終生無憾矣！」把子漢先生心中的亦師亦友，變成了「紅顏知己」，令不是紅顏的我讀之哭笑不得，但子漢先生已遠去，他不會去追究也。我敬佩他肯虛心放下架子，不講面子，在每次討論某字時，他先聲明已查過字典，證明沒錯，然後被我以大量證據推翻，事後他會平心靜氣，接受意見，這種認真的學習精神，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得到。

水太清則無魚，人太直則無友，如果每件事都要認真處理，嚴肅正經，連一刻喘氣的餘地也沒有，那裡有誰肯與你交朋友。幽默會是最好的調劑品，如果一句玩笑，可以將拉得太緊的弦鬆弛一些，那何樂而不為呢？我就曾經因為敢言，得罪了相識近四十年的好友，大家唇槍舌劍，相持不下，我也被罵得狗血淋頭，體無完膚，看來如果誰也不肯退一步的話，這段友誼就會被毀於一旦。我知道彼此情緒高漲時，說什麼話也沒有用，除了雙方冷靜

下來之外，唯有自己先站出來，接受對方的制裁。這不是「認低威」，而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如果你還珍惜這段感情，就不計較個人得失。我以幽默的口氣，要求對方判我死刑，推出午門斬首，以平心中怒氣，然後再問：我到底觸犯了什麼天條？能否在我上刑場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哪條死罪？我是否十惡不赦，非死不可？能否判死緩，再上訴駁回，最後才人頭落地？結果，我那位老朋友殺不下手，判我無罪釋放，挽回友情。

敢言不一定是好事，有些時候，隱瞞才是上策，要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就切忌口不擇言。不該說的，就別動輒「敢言」，會將事態越鬧越僵。有些隱私，需要保密，若將秘密揚開，到了「敢言」口中，就像捅「馬蜂窩」，一發不可收拾。敢怒不敢言，是悲哀，敢言而不能言，是無奈，不該言而敢言，是魯莽。禍從口出，言多必失，敢言的結局也許成功凱旋，也許失敗收場，宜謹慎。

今天是國際三八婦女節，當年敢言的巾幗英雄蔡特金走上街頭，為婦女爭取權益，流芳千古。環觀當今世界，走出廚房、登上政壇的女流，撐起半邊天，不讓鬚眉，敢言敢幹、敢作敢為，令大男人主義者汗顏，令世人刮目相看。敢言的弱國，在聯大挑戰布什，令人豎起拇指。愈來愈敢言的民眾，不畏強權，吶喊出民主自由的最強音，讓人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一言興邦，一言喪邦，敢言的政治家，登高一呼，帶領潮流，扭轉局勢，改寫歷史，可歌可泣！只要言之有理，言之有物，大鳴大放吧！「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為正義事業敢言而不惜犧牲，後人會永遠懷念。(第 545 篇) (2007.03.09)

沉　思

每天周遭發生的事，多不勝舉，如過眼雲煙，雪泥鴻爪，如走馬燈，周而復始，來去匆匆，有多少件印象深刻，值得沉思？錄下十幾年的新聞報導，除了有需要時才找出來重溫，絕大部份冷藏塵封，偶爾想起某件大事，才會去大海撈針，取出來追溯。廿幾本日記，就像金字塔裡的木乃依，平時是不會去翻查，有些日子因為心情惡劣，書寫潦草，竟分辨不出原字何義，至今還在解碼中。而剪報就歷盡滄桑，幾次遷居，幾番遭遇，到如今碩果僅存的，就剩下五百多份《華僑新報》了。

思維的容量畢竟有限，能使用得到的空間到底有多少？如果每件事都要沉思，都必須深思熟慮，那麼做人的確好累。有時放縱自己，由它去！刻意不去想某件不愉快的往事，下意識將這段追憶從腦海深處刪除，然而，每當舊地重遊，觸景生情，潛意識又浮現出來，剪不斷，理還亂，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這時候沉思就變成了罪魁禍首，逃避現實的有效方法往往是短暫的麻醉，於是詩人就喜歡喝點酒，讓太清醒的頭腦醉醺醺，把憂愁和煩惱沉澱，將無奈與悲哀過濾，詩就這樣出爐。

昨天聽新聞，關於警察每天開罰單的最低指標是 16 張，警方澄清是誤傳，但空穴來風必有因，我相信退休老警這段內幕，女兒前幾天在路上就因為時速 83 公里被抄牌，吃了一張 186 元的牛肉乾，另扣 3 分；這是今年第二份厚禮，上個月她載妹妹去西島麥大，因不能左轉而被罰了 153 元，扣了 2 分。我們父女每年繳納的違例泊車、超速駕駛等罰款不少過千元。我當然擺出鐵面無私的臉孔：警察做得對！如果妳奉公守法、循規蹈矩，哪會無端端破財？心裡還是在暗罵「最低指標」害人。

那天趕著上班，在十字路口，一輛被我跟得緊貼的小黃車突然煞車，我別無選擇就這樣猛撞過去，心想今天一定是 13 號黑色星期五，又要惹麻煩了；小黃車在前面路邊停下，駕車的是名乳臭未乾的黃毛小子，戴一隻耳環，我以為他一定兇神惡煞跑過來找我的負氣，誰知他不斷向我點頭哈腰說對不起；他求我不要報警，因為他的駕駛執照是臨時的，這輛車是他趁老豆睡著時偷偷開出來買香煙，立刻就要趕回去，不能讓警察找他老豆。我見他怪可憐的神情，就揮手叫他走，看他又謝又舉手敬禮又點頭鞠躬，我還能不放過他嗎？而我的車子就慘不忍睹，反正是 1998 年舊車，管它去！

年青人做錯事，知錯肯改，善莫大矣；若不給他機會，葬送他的前程，這一生就完了。日前槍枝意外，兄弟在生日宴後喋血地庫，翌日在律師陪同下向警方報案，挽回清白，皆大歡喜。如果逃亡，成了通緝犯，終日憂心忡忡，豈不更糟？君不見多少遊蕩街頭小伙子都是有家歸不得的青少年，見車子停在交通燈，就跑出來行乞，或三五成群用洗鏡水抹車賺取零錢，在車水馬龍的繁忙時刻往往險象環生。我有時見他們一無所獲，會按下車窗，招手叫他們過來，給他們一塊零錢，但不要他們抹玻璃。女兒反對我這樣做，認為是在害他們，會助長不良風氣，我說他們用勞力賺錢，洗鏡水也要錢買，總比伸手向人乞討要好。有些乞兒的樣子比我還健壯，四肢齊全，可以像我

一樣去打份牛工，沒錢可以到救世軍排隊吃飯，話又說回來，或者他們是非法居留者？總之一定有苦衷吧？

昨晚在工廠飯廳，一場爭論差點釀成打鬥。我剛坐下，飯還沒吃，就聽見老外安德烈與阿傑發生口角，細聽之下，原來是談論下星期一魁省大選，安德烈說如果不是你們這些移民，我們魁北克一早就公投成功，脫離加拿大獨立了。阿傑說，幸好有我們大批移民，否則魁北克歷史已經改寫，災難已經降臨，魁北克人應該感謝我們移民。安德烈有火了，滾出我們魁北克，去找你們的加拿大！阿傑不甘示弱，你們魁北克人也不是這裡的主人，印第安人才有資格說話，要滾就滾回法蘭西！我們晚班除了安德烈之外，全部都是移民，包括來自摩洛哥的電工和來自意大利的機械佬，對於這樣的爭論，我能插嘴嗎？前魁北克省長巴里梭就因公投失敗歸咎於移民，他的話不無道理，站在魁北克人的角度來看，是移民的大量湧入，令他們獨立的千秋大業泡湯，他們獨立之路將更加坎坷。

這是言論自由的國家，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發言，不會被扣上高帽，更沒有說錯話而坐牢的危險，想投給那個政黨，完全有選擇的權力。選民手中一票，只有在政客需要你的時候才顯得重要，他們一旦順利爬上臺，坐穩位子，就很快食言，對開出一張張空頭支票不兌現，或找出大堆藉口推搪。所以我對選舉不懷好感，但又不忍心見自己討厭的傢伙粉墨登台，所以明知選出來的人，到時也是我想推倒的人，我還得乖乖到投票站排隊，你說有多矛盾？魁北克大選的結果下星期一就揭曉，少數政府的好處是他們必須盡量討好別人，壞處是分分鐘會垮台，只要財政預算案推出不獲通過，就是他們的死期，又要再搞另一次勞民傷財的大選。疲於奔命的政客四出拉票，醜態百出；絞盡腦汁的智囊出盡法寶，互相攻擊；滿腹牢騷的選民水過鴨背，蚤多不癢；這就是民主，這就是政治。(第 547 篇) (2007.03.23)

烏　龍

上星期五，接到伍兆職詞丈的電話，問我一個有趣的問題：「今期（詩壇第 378 期）譚銳祥壇主七律《敬老培英頌》中，為何出韻？而你步譚公原玉也同樣犯忌。」伍老笑我和譚公是「老貓燒鬚」！我莫名其妙，趕緊找出打字稿一看，譚公押的是一先韻：遷、年、賢、傳，怎麼第六句竟變成「精華」？我步韻也用了「風華」？以譚公一向作詩嚴謹的風格，應該不會這麼粗心大意，我於是到分類文件中找到譚公傳真原件，一看之下，才知道是我的疏忽，打錯了字。由於復活節提前一天交稿，星期三凌晨三點回來，沒有戴老花眼鏡，將「廿秋作客愈情牽」的「情」字讀成「精」，「牽」字看成「華」，「情牽」變成「精華」，馮京馬涼，魯魚亥豕，也不加懷疑，立刻就在電腦上複製、貼上，然後亦步亦趨地步原玉奉和，以「風華」對譚公的「精華」。如今已刊出，來不及更正，唯有待以後出個人詩集時再校正，我步的「倫常處世正風華」最後三個字改為「不纏牽」。

馬失蹄的窘態已不知多少次，有時張冠李戴，笑話百出。今早整理書桌，才發現譚公的傳真，原來他當天在收到我的打字稿時已經將「精華」改正為「情牽」，我這烏龍大王沒有細讀修正稿。

說到烏龍這詞源自粵語，老廣觀足球賽時，將誤踢入自己龍門的 Own Goal 球叫「烏龍球」，又有人還將「烏龍」寫成了典故，編進《掌故字典》中，謂來自廣東民間傳說，久旱不雨，人們祈求青龍下甘泉，以滋潤萬物，誰知青龍未至，烏龍現身，反而給人們帶來了災難，這說法當然很牽強附會。福建的烏龍茶，據說是清雍正九年一位叫蘇龍的安溪人氏將種於家鄉的茶苗移植到建寧，後人以訛傳訛，誤將蘇龍茶變成今天的烏龍茶。這些都是插曲，與我的擺烏龍「風馬牛不相及」也。

我曾寫過《糊塗》，就因為糊里糊塗才會擺烏龍。每次到商場逛公司，經常遇到的麻煩就是：糟糕，我的車到底泊在哪裡？幸好老伴會提醒我按圖索驥。日前自己去買文具，順便逛書店、電腦店，大包小包的，回到停車場，猛按遙控器，就是不聽話，看來電池可能快用完了，走到車前，用鑰匙插入，就是無法開啟車門，唉呀！今早不該去洗車，也許天氣太冷，結冰了。怎麼辦？我本能地朝車內一望，一本《花花公子》擺在鄰座，奇怪，我什麼時候買的？又見倒後鏡下掛了一串十字架，我終於明白了，再看車牌，我的天，這不是我的車。幸好剛才插車匙時警報沒響。問題來了，我的車停

在哪兒？我用了最少十分鐘，從剛踏進這拉娃最大購物中心第一步追憶起，也許在 The Bay？在 Sears？在 Rona？繞了一大圈，謝天謝地，我的車就停在 Bureau Engros 前，離剛才那輛雙胞胎兄弟才幾步路。我的健忘嚴重，上班前到油站加油，然後踏上回家的歸路，竟忘記了去工廠。

曾打電話找朋友，接聽的是一名小女孩，「妳爸爸在家嗎？」「不在。」「妳告訴爸爸：星期六中午十二點半，在唐人街富麗華酒家四樓聚會，聽清楚了沒有？有沒有筆，立刻寫下，我再說一遍！」然後掛了線。晚上，我的朋友來電話，約我星期六去他家聊天，我問他：「難道你女兒沒有告訴你星期六到唐人街相聚？」「我哪來的女兒？我就一個兒子，他自己搬出去住。」我今天跟誰的女兒講電話啦？我撥的是哪個號碼？電話簿在哪？我約了誰去聚會？折騰了整晚，就是想不起。

打電話去香港，一連幾次都是傳真機的聲音，怎麼對方家裡的電話老是打不通，只好寫了幾個字傳真過去：「Sindy：接到此信，請速回電，我有重要事情與妳洽商。」幾天過去，石沉大海。前天朋友來電，問我為什麼一直沒有與她聯繫，「你家電話老是接到傳真機上。」「我家沒有買過傳真機，你打的是什麼號碼？」原來我將香港 852 打成 8522，再看信件，Sindy 是誰？相信收信人肯定一頭霧水。曾將文稿電郵到別的郵箱，報社催稿，我說一早就寄出，原來誤寄去澳洲另一報館。

打字時如果漏了一個字，意思截然不同，我那篇《心路》中說弄丟了伍老的詩稿，他一點也不計較，我少打了個「不」字。給同學的電郵中，我澄清此事與她無關，我打漏了最重要的「無」字。換時間撥快一小時，我撥慢一小時，加起來相差兩個鐘頭，孩子起身時還以為是清晨六點。寄賀年卡，寫錯姓名、地址，給法國老同學的聖誕卡寄到美國朋友家，被她退了回來。最常擺烏龍的，就是在街上與人打招呼，竟猜不出這位仁兄是誰而無法正確喚他的高姓大名，有位師奶在唐人街和我聊了許久，直到現在，我還是想不起她是誰。買東西經常出錯，買了百張+R 光碟回來，無法錄影，必須再買-R，已拆了出來就不能退。最要命的，是去赴宴，竟記不起今晚到底酒席擺在金豐？富麗華？紅寶石？後來遇到朋友，才知道是東坡樓。一位姓吳的好友當年結婚，拍外景時，我臨時充當攝影師，誰知後來發現照相機內沒有裝菲林，可憐大家對著鏡頭微笑又擺「甫士」，在植物園和奧運會前的集體大

合照最後連一張也拍不到，這烏龍可大了，新娘子說她這一輩子會永遠記得我。(第 550 篇) (2007.04.13)

世 事

星期六中午，約定譚銳祥壇主到唐人街飲茶，車子剛出門，右邊前輪又震又響，看來又是珠盒和連接桿磨損，如果不修理，車輪隨時會飛脫。把車子開去找師傅，順便更換雪輪。經過一番仔細檢查，開了藥方，是一張估價單，1034 元。這部舊車的時價也不外幾千元，我當然呱呱叫，師傅說要另約時間，最少花三個鐘頭，勸我小心駕駛，不要開高速公路。我到嘉華公司接了譚公和一位財經顧問陳小姐到富麗華飲茶。陳小姐有講座先告辭，譚公說他有兩張優待券，我們兩人於是去參觀貨車展覽；走馬看花，然後又驅車趕去蒙城中華語文學校出席結業典禮，並為才藝演講比賽頒獎。蒙劉聚富教授介紹，我將李錦榮夫人李寶珠姐的《園》水彩畫冊托葉山教授轉贈麥基爾大學圖書館。譚公提議將車子開去他相熟的車行，我們匆匆離開，趕在關門前找到師傅，他上車兜一圈，就知道病情，約我星期一來修理。我問師傅是否有危險，他說最好抄小路回拉娃，而且車速越慢越好。

星期天本來不想出門，聽到張嘉先生電話錄音，立刻趕去唐人街會面。原來《子漢詩詞集》已經全部印好，我手捧剛新鮮出爐的詩集，內心百感交集，十分激動。子漢先生仙遊兩個月，不能看到心血結晶問世，但願他在天之靈有知。我先取了幾本，到圖書館托陸小姐交一本給譚公先睹為快，又去伍兆職詞丈的家送交，其他詩友必須郵寄。晚上打電話給子漢先生的兒子陳國雄告知詳情。

星期一大清早出門，濕雪加雨點，路滑車多，交通大亂，抵車廠九點許，留下電話聯絡，然後步行去雪梅兄家，將《子漢詩詞集》送交。車廠師傅來電話，謂估價八百多元，我懇求減價，他說看在與譚公多年交情，友誼價：750 元。雪梅兄開車送我，下午兩點許，取了修好的車，師傅說譚公吩咐我去找他，我趕去嘉華時，他已出門。就在取車後收聽新聞廣播，驚聞美國維吉尼亞理工大學發生槍擊案，趕緊回家，與考完試的小女兒在電視機前追蹤最新發展，她七個月前的道森學院驚魂猶在，一聽見噩耗，就哭個不停。短短幾分鐘時間，卅二條生命就被奪去，多麼慘不忍睹的殺戮場。由於

已近四點，狼吞虎嚥扒幾口飯又急忙去上班。一路上靠收音機了解詳情，心情格外沉重。

星期二凌晨六點半才放工，汽油用罄，亮了訊號燈和不停「的的」響，趕快到油站加油，順便在便利店買了四份英法文報紙，由於九點鐘要去社區中心驗血驗尿，昨晚七點半吃晚飯後就一直餓著，回到家已累得無法沖涼就爬上床。睡不到兩小時，就被老伴喚醒，冒雨到 CSCL，等了一個鐘頭才輪到我們去抽血。但願身體檢查沒有大礙，就像測試心電圖一樣，有驚無險。肚子餓得慌，去吃碗金邊粿條，送老伴上班後，又去車廠找師傅，因為前輪一右轉就發出響聲，他說沒空，叫我下午再來。我去嘉華公司謁見譚公，他送我一大卷宣紙和好多枝毛筆，並邀約我 5 月 27 日到唐人街（忘了是哪家餐館）出席馮雁薇詩友胞姐馮燕薇的粵曲欣賞晚宴。譚公說他發覺我近來臉色很差，精神恍惚，人也蒼老了很多，很關心地問我身體有什麼毛病。沒有時間再回去車廠，就逕自返家。什麼也不管，倒下床就去見周公。三點半老伴來電話喚我起身去工廠，汽油已漲價到每公升 1 元 15 仙。

星期三又是凌晨六點許才回來，九點的電話把我喚醒，是外國同學打來，我閉著眼睛迷迷糊糊聊了一會，咿咿呵呵，也記不起說些什麼，就再睡下去。十點鐘郵差按門鈴，原來是小女的護照簽收，幸好能趕得及在她兩姐妹去法國之前收到。我終於完全醒了，第一時間就是上網，追蹤槍擊案兇手到底是誰，傳媒說的亞裔，有誤導成份。後來證實是 23 歲的南韓學生趙承熙，而非中國留學生江偉恩。曾在典當店買過手槍，五個星期前又以 571 美元再買半自動手槍和子彈，向手無寸鐵的學生行刑式大開殺戒，每個死者身上最少三槍，射殺了包括以色列教授和加拿大女教授在內的 32 名師生，又有約 20 名受傷；兇手一共開了兩百多槍，最後吞槍自殺。有學生用手機攝錄連續開槍片斷，聽之毛骨悚然。到附近便利店買了四份報紙，將最新資料剪存。沖涼後到廚房，老伴已將我吃的東西都擺出，還留字條：湯要加熱，記得吃藥。一碗雞炒薑上面貼了小紙，寫上幾個字：帶去工廠。

星期四凌晨提前在三點放工，令工友羨慕，因為他們又要捱通宵。我回到家，立即上網繼續追蹤，原來兇手在學生宿舍殺人後還到郵局寄了郵包給 NBC 電視台，內中有照片、視頻和信，看來他是決心要血洗校園的。又讀到中國博士生程海燕機警救人的故事，唉！一場槍擊案，多少辛酸淚。

布什夫婦出席校園追思會，晚上燭光集會場面悲傷莊嚴；人們痛定思痛，一定會思考很多問題。為什麼兇案氾濫？僅 35 元登記費就可以輕易獲得槍枝執照，共有 38 州的法律允許私人擁有槍枝，全美國私人擁有的手槍、步槍、獵槍等槍枝超過兩億，而且每年以 300 萬支的速度遞增；全美國從事槍枝買賣的軍火商有 30 萬人。美軍在伊拉克用槍殺人，這負面新聞一定對校園槍擊案產生影響。(第 551 篇) (2007.04.20)

百 感

曾參加一次關於儒家思想的座談會，主講者闡明為何要弘揚道德教育，比較東西文化之差異，像這樣的講座，肯來聽的人實在不多；主辦單位除了致函邀請，還要有吃的、喝的，能坐滿前面幾排就已經很難得了。如果是關於如何賺錢，例如財經、股票，或者是健康、醫藥方面，相信會有很多人出席。只見主講者在台上引經據典，子曰又子曰的，台下一些聽眾，已顯得不耐煩，為了避免冷場，主講者只好將原來廿多張紙大刀闊斧，以快速減去一大半，草草結束，留下時間給大家自由發言。後來到台下，發現桌上留了一份報紙，上面寫著：空談什麼孔子、孟子，有銀紙才最重要！

記得去年曾打電話去多倫多，邀請一位著作等身、很有名望的老師來滿地可主講孔子學說，他首先問的一句話是：有些什麼人來聽？可見聽眾是最重要的。如果在座的都是對儒學有研究之學者，大家有共同話題可以討論，有新的觀點可以發表，這講座一定很有意義。好多年前我就曾經出席過一次關於如何與兒女溝通的座談會，台上那位心理學家口沫橫飛，聲嘶力竭，台下一群師奶充耳不聞，交頭私語；後來散會時，聽見她們說：我們已兒孫滿堂，難道還用你來教如何學做人父母？

說的也是！如果聽眾都是年逾古稀的長者，來加國數十年的老僑，食鹽多過你吃飯，還用聽你小輩講做人的道理？更何況僅僅紙上談兵，與付諸行動相距甚遠，姑妄聽之，你想得到什麼反應？

驚悉一位畫家好友患重病，而且是絕症，我聽後心裡十分難過，一直懷疑這消息的可靠性，到處打電話求證，最後證實是末期肺癌。我不知如何安慰這位朋友，也不知能為他做點什麼。人就是這麼脆弱，平時無病無痛，嘻嘻哈哈，一旦染上沉痾，竟找不到適當的話，似乎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句：保

重玉體啦！吉人天相啦！希望有奇蹟出現啦！而一生中最怕聽到的四個字就是：節哀順變！

數年前外省有位與我同齡的詩友患了肝癌，他不想別人擔心，所以一直保密；我從另一位朋友口中得悉後，也不顧慮忌諱，沒有想清楚，就寫了一首七律去慰問，祝他化險為夷，早日康復。想不到這首詩令他很不開心，質問究竟是誰將病情洩漏出去，而且一直到逝世，再也沒有收到詩作。《滿城賡詠集》出版，我打電話問他需要幾本，他說一本也不要！我心中有說不出的難受，他到死也沒有給我機會解釋。經過這一次教訓，心有餘悸，我現在連寫封慰問信也難提筆，知我諒我乎？

聽朋友訴說遇到的不愉快之經歷。他帶了幾個老外到唐人街飲茶，想向他們介紹中國食品，侍者服務態度很差，老外顯得不高興，結賬時小費少給了些，被侍者喚了回來，指著桌上的幾塊錢：給乞丐的？他不想讓老外見到此尷尬的場面，就匆匆掏出多幾塊錢放下就走。誰知老外猜出幾分，回頭將小費拿起，說要見經理，投訴一番。勸了許久才放回錢在桌上，憤然離開。到雜貨店買東西，收銀的小妞當然不會向顧客說：你好！謝謝！而是愛理不理，連多少錢也懶得開口，要老外自己去看收銀機，更別說會給你一個微笑。我們大家中國人見怪不怪，見慣了不新鮮，老外就很介意。

恰恰相反，到醫務所找華裔醫生，你想多問兩句，他都懶得睬你，可是他對老外就不同，有問必答，而且畢恭畢敬，還開門送病人出去，又點頭哈腰，笑容可掬。曾經上過一家餐館，我們這桌先到，坐了十分鐘，也沒有誰來接待，連餐牌也沒遞上；隔鄰老外剛坐下，熱茶端上，九十度彎腰，說了許多風馬牛不相及的廢話；最後，那兩夫婦只要了兩碗雲吞麵，結賬時只見放了幾個 25 仙硬幣，充其量最多一塊錢。他們前面一走，後面就聽到破口大罵，問候人家爹娘。而我們這桌個個已飢腸轆轆，終於等到了侍者大人，喚了滿滿一桌，加幾瓶青島啤酒，大快朵頤，連小費兩百大元。

都說文人多愁善感，感情豐富，百感交集。本欄五百五十多篇中感想的隨筆很多：感懷、感言、感慨、感歎、感悟、感喟、感觸、有感、偶感、隨感、雜感、雜記、雜思、反思、沉思、見思、雜想、浮想、隨想、聯想、遐想、狂想、夢想、泛論、泛言、縱言、放言、直言、散言、暢言、贅言、敢言、漫言、漫語、碎語、心語、冷語、漫談、漫筆、隨筆、我見、淺見、管

見、獨白、閑聊、閑話、真話、熱話、心聲、心路、偶拾、拾掇、瑣記、牢騷，合計共五十四篇，約佔十分之一。

有感而發，不平則鳴，詩言志，騷人以詩唱詠，感吟慨嘆，感賦抒懷；盡言責，文人以筆著書，感懷時局，感喟人生。這些在世俗眼光看來，搖筆桿、爬格子，都是難成氣候、沒有出息之舉。

一位著名香港女作家在電台接受訪問，聽眾在電話中說她的文章連家裡的貓狗叫什麼名字也寫出來，這位才女溫和的說：我的專欄是寫給大家看的，我和讀者是朋友，我有什麼東西，第一時間與讀者分享。我不會說大道理，只會與讀者談心，不會將讀者當外人，所以，我有什麼不能說的？

我完全同意上述這位女作家的話，本欄是隨筆，所以內容比較鬆散，想到就寫，沒什麼秘密。(第 547 篇) (2007.05.04)

冷 言

這個星期滿地可最大新聞莫過於巴士、地鐵無法全日行駛。由於擁有 2200 名機械及維修技師工會星期二開始發動罷工，令運作大受影響，交通面臨全面癱瘓；除了上下班時間各三小時和深夜兩小時，其餘時間沒有巴士、地鐵。這是 40 年來滿地可公共交通系統第 15 次罷工。和以往每次一樣，就是要求調升工資，改善待遇，增加福利。譚保利市長昨天在記者招待會上誓言不會輕易就範，因為，如果開了先例，今後的工潮將沒完沒了。可以想像，緊跟著而來的，必將是巴士司機工會也有樣學樣，然後各行各業接踵相呼應，今天是垃圾工人，明天是救護車司機，後天是醫護人員、教師，就像「倒瀉一籮蟹」，一發不可收拾。省勞工廳長希望議會通過決議，下令工會 48 小時內復工。

目前滿地可巴士、地鐵維修工人的時薪是 25.78 元，在隆基是 25.88 元，在魁北克市是 26.09 元，在拉娃是 27.46 元，而水漲船高，每一次罷工的後遺症必定是車費加價，令乘客負擔百上加斤，叫苦連天。巴士票連年漲價，像拉娃、滿地可的月票已漲到 103 元。有聽眾打電話到電台，痛罵這些傢伙貪得無厭，如此高薪還不滿足；有的要求立法，強制規定公共運輸系統不准罷工，像警察、消防員等紀律部隊，哪有罷工的理由？有位聽眾說得好：外

面失業大軍中，能維修巴士的大不乏人，你不喜歡這份工，另謀高就，讓真正需要這職務的人來擔當。總之，怨聲載道，罵聲不絕於耳。

罷工的合理訴求，會獲得民眾的支持，但一而再、再而三的過分要求，到頭來將負擔轉嫁到民眾身上，這是不得人心的。為了趕時間，乘客提早出門，地鐵像擠沙丁魚似的人滿為患，水瀉不通，買了月票的人大呼冤枉，小女兒的工作由下午一點到晚上九點，根本無法搭巴士，要踩單車從拉娃去滿地可，一個鐘頭也未必趕得到，只好和幾個同事一起喚的士，但長遠來計也實在不是辦法。

市中心到處停泊自行車，然而也只限於居住在附近的人，自從汽油漲價，不少人選擇乘搭巴士，如今，遠離市區的民眾還是要重新將停在屋裡的車開出來，估計有一萬五千輛汽車重新加入交通網，令廢氣污染更趨嚴重。除了單車，穿溜冰鞋的也急速穿梭在人群中，整個城市因此變得沸騰起來。再看看食肆，生意額普遍下降，休閑的老人只能留在家裡，逛公司的閒人就更少得可憐。罷工令多少病人取消約會，有修車廠因顧客需要用車而取回所有待噴油的車輛，員工被告知提前回家。

的士的生意滔滔，以聯邦大廈為起點，到 Henri-Boudassa 總站的車程 26 分鐘，收費大約 25 元。由於拉娃的巴士沒有受罷工影響，只要能穿過橋到 Cartier 新地鐵站，就可以乘搭任何巴士回家。

譚保利市長希望市民盡量少將車子開到市區，多些使用巴士、地鐵，多騎自行車，甚至步行。他的願望當然是好的，但落實下去就不是紙上談兵那麼瀟灑。「無煙城市」這個環保美夢，聽起來的確很吸引人，試想人人騎自行車，像當年中國大陸百萬市民兩輪車的奇景，這童話般的仙境，將會出現什麼結果？好的方面，從此空氣清新，沒有烏黑廢氣從貨車噴出，不再為汽油漲價而咬牙切齒，不再為因超速駕駛被開罰單而操心，不再擔心酒後駕駛會被吊消牌照，不再為汽車保險又加價而煩惱，不再為昂貴的泊車費罵娘，不再因一位難求而令約會遲到的尷尬理由辯護，不再為舊車經常維修而破財，不再因時刻以車代步而變得懶散臃腫，不再忍受塞車之苦，不再為換名牌新車而省吃儉用，不再因嚴重車禍而導致大量傷亡。總之，沒有汽車的城市，簡直是夢幻、神話般不可能。

然而，沒有汽車就象徵著百業蕭條，市場不景氣，購買力差，經濟危機開始。這是競爭的世界，文明的代價就是不斷發明創造和不斷摧毀，新車出

廠，舊車銷毀，新陳代謝，收入增加就會刺激消費，經濟效益令市場活躍，資本主義社會的繁榮，破壞了生態環境，也促進了人類文明，這是互相矛盾的。澳洲大量捕殺袋鼠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環境保護與經濟繁榮如何成正比，不是開幾次會就可以解決的事。資本主義世界的工人罷工此起彼伏，令大老闆學會了如何改良機械化取代人手操作，當銀行不再雇用員工站櫃檯，當工廠車間只需一個人就可以控制整部機器自動運作，罷工的威脅對資本家來說，也不過是小菜一碟，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歷史的車輪還是繼續向前滾動，這個潮流是任何人也改變不了。所以，巴士司機也好，垃圾工人也好，他們想罷工就由他們去，沒什麼了不起，人們還是有辦法應付一次又一次的大起大落，幾千年的歷史就這樣走過來的。

角度和觀點不同，看法與結論也就有異，香港醫生每天連續工作十六小時，他們需要休息，所以他們需要採取「工業行動」，病人當然有權痛罵醫生如此高薪還要罷工，然而，假如你是醫生呢？君不見魁北克每年多少醫生流失，他們跑到安省、亞省，跑到美國，收入比留在本省高出一倍以上，水往低流，人往高爬，他們的崇高理想還要豐厚收入來支撐，還有誰會高喊「為人民服務」？(第 556 篇) (2007.05.25)

感 受

伍兆職詩翁連續兩個星期五到醫院切除左右眼白內障，手術十分成功，可喜可賀。我的左右眼手術相隔一年才完成（2004 年 7 月 15 日右眼，2005 年 7 月 28 日左眼），未切割前，看東西非常模糊，晚上望月亮，一個變成六個，偌大的路牌什麼也看不到；右眼動手術後，左右相差很大，右眼看白色牆壁，鮮白得幾乎微藍，左眼就將白色看成了啤酒黃。兩眼全換新後，藍天綠草，紅葉黃花，所有顏色都非常鮮明，美麗遠景一收眼底，雙眸就像將望遠鏡鑲嵌，我這才相信「千里眼」的比喻。

醫院給我晶片卡，保用五年。醫生說他的病人大多年逾古稀，我是唯一年紀「最輕」的。他問起我的職業，我說在數千度的高爐邊操作，他終於明白，是高溫引起白內障提前形成。翻查百科全書，白內障為眼內晶狀體混濁的眼科病，長期暴露於高溫（如吹製玻璃及攪煉熔鐵）、X 射線或受到亞原子微粒（特別是中子）的轟擊時可以引起白內障。糖尿病患者，尤其是病情

控制不佳的青年患者可出現白內障，老年性白內障最常見，是晶狀體隨年齡的增長而密度增加的結果。我的眼睛未動手術前，近視力增進，達到不戴眼鏡便能閱讀的程度，切除白內障後，看書就要配老花眼鏡了。

我和伍老的感覺一樣，像上天賜予一雙新眼睛。我現在才明白，這「靈魂之窗」太重要了，想起盲人的痛苦，我更慶幸自己擁有的一切。感同身受，必須在你親身經歷之後才深切體會。四肢齊全，從未坐過輪椅的人，怎麼會想到傷殘人士不能過正常人生活的痛苦滋味，不會明白照顧他們、給他們提供方便的重要性。人只有失去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可貴，太子女芭麗絲・希爾頓在監牢裡度過難忘的廿幾天，出獄後對人身自由倍感珍惜，發誓以後要做「乖乖女」，絕不會再回到牢籠。

昨天聽新聞，又有六名加拿大士兵在阿富汗陣亡，使死亡人數攀升到 66 人。如果這裡面有一位是總理哈帕的親人，他會有什麼感受？他還會不會又說出那番話：我們的士兵是為了加拿大犧牲的，我們保衛和平的神聖任務不會因此放棄，加軍會繼續留在阿富汗。像這樣的官腔，布什說得最多，伊拉克戰場三千多條美軍性命令總統麻木，如今，即使美軍傷亡再大，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猶憶前幾年陣亡加軍回國，總理親自到機場迎接靈柩，全國下半旗，葬禮可以媲美大人物，漸漸地，死亡人數增多，都麻木了！再也沒有下半旗，沒有隆重國葬，無名英雄回國的新聞不再是報章頭條。

還記得台灣當年對駕機「起義」回來的大陸飛行員重金獎賞，後來「義士」漸多，也就不了了之。台灣《自立晚報》記者徐璐、李永得首次到訪中國，所有報章連篇累牘，將他們每一天的活動詳盡報導，後來到大陸的台灣人一多，就沒有什麼新聞價值了。連戰到中國，傳媒轟動，宋楚瑜再去，氣氛還可以，郁慕明包尾，就遜色了，接下來的李敖，掀起一點小浪花，很快就沒有人提及。

打響第一炮的意義就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世間多少事，都是這樣大起大落，所以，聰明的藝人就善用「激流勇退」的一招，但切記不可食言，否則，「告別演出」之後又「復出」，就會有反效果。君不見，多少名人隱退後不知所終，任由搖筆桿文人加油加醋，就是不肯出面澄清。

感同身受，也多次發生在我身邊。很多夫妻鬧上法庭，最愛說的一句話竟然是：「彼此性格不合，因瞭解而分開」。有好友夫妻因緋聞鬧翻，粵諺曰：「寧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我們作為朋友，一定會好言相勸，看看

能否有奇蹟出現。或許是一時衝動，待事情漸漸淡化，也許會有轉機。我們詳細分析彼此得失，衡量雙方利害關係，幾十年的夫妻感情，怎麼可能一刀兩斷，說離就離？「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或者是平時的小誤會沒有機會冰釋，積少成多，一發不可收拾。如果有第三者介入，只要夫妻同心，外遇的糾纏，謠言的干擾，都是暫時的，煩惱終將過去，多想到對方的優點，多回憶彼此的昔日是怎麼捱過來的，有痛苦，有歡樂，有辛酸，有甜蜜，這些歲月的積累，是一筆豐富的感情債，一輩子也償還不清。美色當前，男人會魚與熊掌，兩難取捨，但一腳踩上兩船，就踏上了不歸路，要付出昂貴代價，包括婚姻、家庭、事業、財產、名譽。我深知婚外情的危險，所以對感情路上的美麗野花，眼看手不採，觀賞也只能點到為止，不敢跨越雷池半步。

維繫婚姻的最重要因素，是「愛」字，只要有了這個字，對彼此的缺點可以包容、原諒、接受；只要有了這個字，就有任何理由去保護家庭不會被拆散，去冰釋誤會，去美化對方的缺陷，包括年紀、容貌、身材、學識、出身。當你將結婚戒指戴在對方的無名指上，你就已經對自己的選擇負上畢生的責任，不需要海誓山盟，不高談地老天荒，不稀罕幾卡拉鑽戒，只要在有生之年履行你的承諾，攜子之手，走完人生最後幾年。謹以此文，贈予一對我十分敬佩、仰慕的夫妻，祝他們平安度過難關，度過婚姻危險期，珍惜來之不易的這段愛情，以愛的聖藥療傷，早日康復，永結同心！(第 562 篇) (2007.07.06)

心 境

上星期六中午到嘉華公司見譚銳祥壇主，準備一起去唐人街飲茶。我帶了一個文件夾給譚公參閱，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詩友之作品結集清樣，譚公問我能否約這位詩友出來一起飲茶。我打電話去他家裡，沒有人接聽，又打手機，他說正在紅寶石酒家午宴，於是，我們相約半個鐘頭後去見他。

驅車去唐人街的路上，我告訴譚公，曾聽見這位詩友透露，他的舊患有復發跡象，醫生經過幾次檢查，發現他頭部近太陽穴附近有四個黑影，懷疑是腫塊，如果不及早治療，會隨時致命。醫生還說，如果接受治療，或許還有機會活下來，但倘若不去管它，最多只能維持六個月壽命。我因為有子漢

先生臨終無法見到個人專集單行本問世的先例，於是決定暫時將許之遠老師的《中國酒經》擱置一旁，先為這位詩友的詩集彙編。他自己的詩大約九十首，詩友唱和與贈詩六十餘首，加上目錄，還有準備再邀請譚公和其他詩友作序，也有百餘頁，可以付梓成書。譚公聽我說後感嘆一番。

到紅寶石酒家，大家相見，我們很關心這位詩友的病情發展，再邀請他們夫婦一起同桌，聽他將近況娓娓道來。原來他星期五才去見專科醫生聽最後報告，經過數次磁力共振影像 MRI(Magntic Resonance Imaging)，醫生初步斷言腦部黑色陰影是上次電療(放射治療)後被灼傷的壞死腦細胞，而非腫塊，由於無法作 Biopsy 活組織切片檢查，必須再等一段時間後另做腦部掃瞄，如果黑影仍然沒有移動，就證明不是腫瘤。幸好是一場虛驚，彷彿到鬼門關走了一趟回來，我們大家都鬆一口氣，我將詩集打字稿送呈老詩人，他笑說九十首太少，暫時不打算出書，等再寫到幾百首時才結集。

人逢喜事精神爽，今次見到老詩人，紅光滿面，神采奕奕，談笑風生，心境十分開朗。常言道：哀莫大於心死，如果我是醫生，實在不忍心將未有最後結果的推測透露給病人，他們在等待檢查報告的那段日子裡，天天提心弔膽，生不如死。雖然經常說不怕死，但等死的滋味比死更加難受！



那天從多倫多回來的路上，我就有過一段神奇的經歷。夕陽大約九點下山，車子剛過京士頓，老伴和兩女都睡了，天色暗了下來，我一人聚精會神開車，不敢怠慢。忽然一個人影由右向左橫過高速公路，我本能地剎車減速，還哇的一聲叫了出來，驚醒了老伴。向左右望去，既沒有車輛停在路旁，前後也沒有車子，剛才高大的黑影難道跑進叢林中？而如此快速跨越，腳步幾乎在空中跳躍，我的眼睛跟著黑影，直到消失在黑暗叢林中。這時雙手開始冒汗，我不斷將手掌抹牛仔褲，汗還是流出來，足足有好幾分鐘，林肯轎車的方向盤是上了釉的漆木，所以一有汗水就更加溜滑，一股無名的陰氣由天靈蓋直下腳底，球鞋內的襪子也被冷汗滲濕。我必須找個加油站停下，用冷水洗個臉，喝杯熱咖啡，才能繼續最後兩百公里路程。老伴說我因為太疲倦而產生幻覺，睡一覺就沒事。



回滿地可後，一連幾天，渾身不舒服，刮了一身痧。這個心魔不驅逐，我也許還會不斷發噩夢。上週日一早起來，老伴提議去三寶山大叢林寺參拜，求個心安。我們去年八月底來過，今次再來，適逢佛寺維修，十八羅漢都拆下來，重新修補被風雨侵蝕、斑剝部分，還有好幾尊觀音，也重新粉刷顏彩。我們到大雄寶殿禮佛上香，添了香油，到觀音像前焚香禱告，又到食堂用齋膳，烈日當空，萬里無雲，因感不適，只稍作停留，便匆匆離開。去附近的唐布朗山 Mont Tremblant 逛一會，心境漸漸平和。紫雲去年曾來過佛

寺，回去後填了一首「千秋歲——三寶山拜佛和黃公度韻」，我離開大叢林後，詩緒起伏，偶得數句，回家翻查詞譜，選定詞牌，填了一首「洞仙歌」留作見證。

紫雲到歐洲一遊，她知道我喜歡蒐集風景片，所以陸續從各國寄來明信片，分別貼了荷蘭、比利時、瑞士、德國郵票，有荷蘭阿姆斯特丹的木屐，比利時布魯塞爾孟尼根童子撒尿銅像，瑞士琉森湖畔哀傷的獅子，德國海德堡、萊茵河。住泰國時，我有筆友從荷蘭寄木屐給我，是一整塊木頭挖鑿而成，根據荷蘭傳統，木屐是用來慶祝結婚的，從前荷蘭男人要娶妻前，必須先學製作木屐。好友王君歐遊回來，送了一座童子撒尿銅像給我，聽說遇有慶典時，會以啤酒代替平日撒放的自來水，遊客爭相以口承接而飲，視為樂事。瑞士琉森 Lucerne 很多旅行社誤譯為洛桑 Lausanne，琉森公園中橫臥一隻以巨雲石鑿成的雄獅，左足懸伸岩穴外，尾巴蜷起腹部下，一支箭深深地射入牠的背部，張口閉目，作痛苦呻吟、奄奄一息垂死狀。文豪馬克・吐溫形容牠是世界上最哀傷的獅子。原來是紀念 1792 年法國大革命時代，為保衛路易十六及瑪麗王后而戰死的 786 名瑞士軍人所建的紀念碑，想不到楚材晉用，護衛法王往瑞士逃至奧國的竟是瑞士人。旅遊歐洲而讀歷史，不亦樂乎！

譚公相約我這個週末去觀看龍舟賽，我因有約在先，的確可惜！多愁善感，往往會影響心情。人的心境，喜怒哀樂，變化無窮；一句話可以由悲傷破啼為笑，逢凶化吉，起死回生，孰可不信？(第 565 篇) (2007.07.27)

休　假

上週三晚上的工傷，使我「奉旨休假」兩個星期，也算壞事變好事。由於摔傷右邊肋骨，瘀黑一片，照 X 光後證實有裂痕，怪不得疼痛難耐。醫生開了大堆止痛藥，有一種還含嗎啡，喝後有麻醉作用。還是傳統的好，一拐一拐的到唐人街找跌打師傅，取了六劑中藥驅散瘀血，用兩碗水和半碗白酒煮成一碗，到今天已服完最後一劑。這次的意外，給我很多啟發，認清了許多事物的本質。

首先是魁北克的醫療服務之差，已到了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我從晚上十點四十五分到急診處掛號，取了 141 號，等到午夜十二點多才辦理登記；

服了止痛藥後，就一直在候診室呆坐。女兒帶了功課來陪我，她看完幾個法律訴訟案例，我也填了一首「桂枝香」；老伴一人在家，用新買的手寫板，將詩壇第 400 期詩作逐一輸入電腦中，幫了我一個大忙。清晨七點，女兒要趕去大學上課，她回家把媽媽喚醒，載她來陪我。醫生在八點多才喚我進去，他不斷向我解釋，昨晚整個急診處只有一名醫生值班，而救護車不斷將重病、重傷的患者送來，還能行能走的，當然要等了。離開醫院已經十點！這個號稱世界最先進、最富裕的發達國家，要等十多個鐘頭才能「急」診，多麼恐怖！

其次是老闆之尖酸刻薄，令我再次領教。我打電話回去工廠告假，老闆吩咐女秘書通知我，再去工廠指定的醫生檢查。小女星期五中午從西島麥大回來，由她陪我去工廠，見到老闆女兒米雪，將醫生發的 CSST 工傷證明出示，上面清楚寫著：右邊肋骨損裂，必須停止一切工作，兩星期後覆診再作決定。米雪深知嚴重性，她父親出來，聽女兒的一番話後，還用懷疑的眼光看我：歡迎你隨時回來，不用工作，只坐在飯廳看報、讀書也可，薪水照發。我說：謝謝關照，還是留在家裡養傷。

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我總算看透。工友阿速的手被機器夾斷，成了殘廢，休假兩年，老闆叫他回來做一些輕活，只有一隻手怎麼能幹活？他開始遭親友鄙視，嚐試到比生理上更嚴重的心理創傷。起初還會有人慰問他的傷勢，後來連多看一眼都覺得反胃，他的太太甚至罵他不該將衣袖捲起，露出醜陋的斷手。兒女也漸漸疏遠他，朋友就更少了。我每次見到他，心裡總有說不出的難過。

意外，就是意想不到、突如其來的，事後的指責都是「馬後炮」。經常聽見旁觀者說風涼話：只要小心，就不會受傷，小心能駛萬年船。你經常發生意外，一定是太疏忽、大意、開小差。你精神不集中，睡眠嚴重不足，太疲倦，才會惹出禍來。甚至還有朋友叫我乾脆辭工不幹，提前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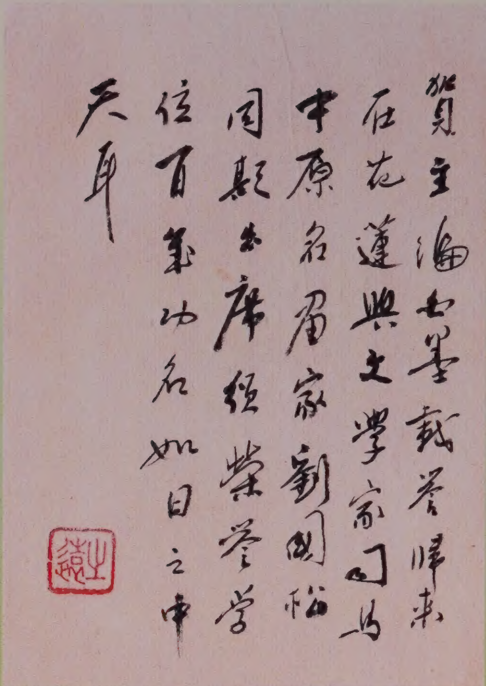
似乎有預感將會遭遇突發事故，我在離多倫多前特地去買手寫板，回來安裝後訓練老伴，以防萬一。果真應驗，我人在醫院，分身乏術，幸好有手寫板，電腦能正常運作。老伴於是問我，難道其他詩友沒人能分擔你的工作？每週二、三十首詩詞，僅僅打字一項就夠繁忙，還未涉及推敲定稿。我聳聳肩，作無奈狀。聽說有不少朋友到楓華書市門市部，打聽詩會聯絡途徑，我在想，誰能將家裡的私人電話公開給大眾使用？或公開電子信箱接收

詩稿，還必須經得起一項考驗：對不符合格律的詩作提意見，未必有人肯謙虛接受。不是誰都會放下架子虛心就範，我就曾多次碰一鼻子灰。

我是閒不得的人，儘管行動不方便，還是用口用腦。雖然養傷，可沒有一天不用電腦。首先是將家裡六部電腦中的三部拿去給師傅升級、安裝 DVD 燒錄機，加 1G 的記憶功能。這可苦了老伴，她將笨重的箱子抬進又抬出，總算平安接回家，小女兒帶一部去她宿舍，我書房、臥房各一部，地下室那部全家共用。兩部手提筆記本也再升級，我將所有資料製作備份儲存進光碟中，又將詩友電郵逐人儲存。看堆積如山的報紙、雜誌，清理信件、單據、剪報，搞藏書目錄、《鴛鴦譜》、《人物生歿錄》，填寫人物逝世日期：馬力、巴瓦羅蒂、徐四民。屋外草坪也要料理一番，吩咐老伴和女兒開車去買一包四公斤草籽，一大包秋天肥料，十包黑土，指揮她倆將肥料、草籽用推車均勻撒播，然後將黑土鋪蓋，趁這幾天連續下雨，十天內會有密密新草長出來。今早有收廢料的貨車來，我答應將舊車篷鐵枝拋棄，幸好老外力氣大，不用我出手，他把鐵條全拿走，當然還可以賣不少錢。

曾習之老師從北京到了香港，今天去拜訪八八高齡的郭燕芝老師，郭老行動不方便，還特地打電話給我，令我又感動又慚愧。伍兆職詩翁來電話祝福我早日康復，紫雲在電郵中關心我的傷勢，李錦榮詩兄和李寶珠嫂夫人特傳真慰問信，同學、朋友們關懷的幾句話、幾行字，尤其珍貴無價。

過去每次去墳場回來就病倒，今次沒病，卻受傷，多麼幼稚又無法解釋的迷信。找出九月三日拜祭子漢先生回來後在許之遠老師家裡填的那首《玉蝴蝶》，原來夾在報紙堆中。平時忙得連吃飯、睡覺的時間都要擠出來，如今休假在家，才發現日子是那麼漫長，必須充分利用一分一秒，讓每一天都精彩。我還要畫女兒的肖像補送她的生日禮物，還要編《全唐詩》索引留用，還要........(第 572 篇) (2007.09.14)



ISBN 978-1-7778664-0-2

9 781777 866402